集柳公權元祕塔碑銘字

東方

大清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八卷第五號

The Eastern Miscellany

EIGHTH YEAR JULY 1911 No. 5



中國山河之形勢

宣統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第八卷第六號要目豫告

意大利統一之紀念
後四國借款抗議
俄國極東之軍備
日本之生活難
長顱與圓顱
歐亞之關係
南歐種族情形
通歷介紹
論美商賄買報館新法
地理哲學上之美國觀
登泰山記
尊欲說
男女兩性自由產出法
人種別之起原
歐洲祕密談

月出一冊

項目	一冊	六冊	十二冊
定價 現款及兌票	三角	一元六角	三元
定價 郵政票（以一二分及一角為限）	三角一分半	一元六角八分	三元一角半
郵費 本國日本	六分	三角六分	七角二分
郵費 外國	一角二分	七角二分	一元四角四

東方雜誌廣告價目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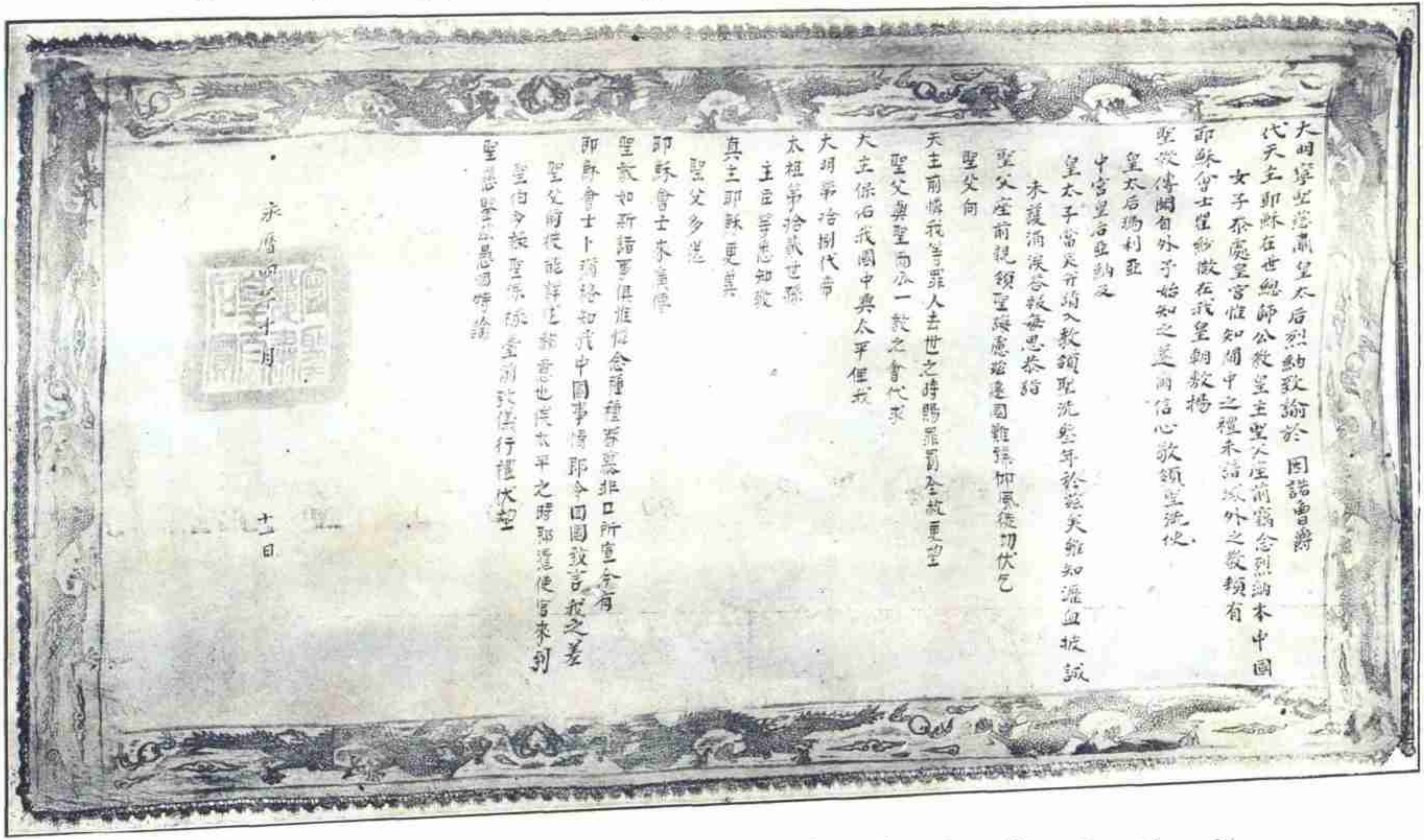
等第	地位	一冊	三冊	半年	全年
特等	一面	四十元	一百十元	二百元	三百二十元
上等	一面	三十元	八十元	一百五十元	二百四十元
普通	一面	二十元	五十五元	一百元	一百六十元
普通	半面	十二元	三十三元	六十元	一百元
普通	每行	五角半	一元五角	二元八角	四元五角

不許複製

宣統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發行　第八卷第五號

編輯者　華陽陳仲逸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奉天 龍江 天津 蕪湖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福州 杭州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瀘州 廣州 潮州 商務印書分館

永歷太妃肅羅馬教皇箋



大明寧聖慈肅皇太后烈納致諭於 因諾曾爵
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皇主聖父座前竊念烈納本中國
女子忝處皇宮惟知閫中之禮未諳域外之教賴有
耶穌會士瞿紗微在我皇朝敷揚
聖教傳聞自外予始知之遂爾信心敬領聖洗使
皇太后瑪利亞
中宮皇后亞納及
皇太子當定並請入教領聖洗三年於茲矣雖知瀝血披誠
未獲涓涘答報每思恭詣
聖父座前親領聖誨慮茲遠國難臻仰風徒切伏乞
聖父向
天主前憐我等罪人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更望
聖父與聖而公一教之會代求
天主保佑我國中興太平俾我
大明第拾捌代帝
太祖第拾貳世孫
主臣等悉知敬
真主耶穌更冀
聖父多遣
耶穌會士來廣傳
聖教如斯諸事俱惟憐念種種眷慕非口所宣今有
耶穌會士卜彌格知我中國事情即令回國致言我之差
聖父前復能詳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時即遣使官來到
聖伯多祿聖保祿臺前致儀行禮伏望
聖慈鑒茲愚悃特諭
永曆肆年十月 十一日

（參看本號永歷太妃遣使於羅馬教皇考）

永歷太監龐天壽奉羅馬教皇書(一)

大明欽命總督粵閩恢剿聯絡水陸軍務
提調漢土官兵兼理財催餉便宜行
事仍總督勇衛營兼掌御馬監印司
禮監掌印太監龐亞基樓契利斯當
膝伏　因諾曾爵
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真主聖父座前
切念亞基樓職列禁近謬司兵戎寡昧
失學罪過多端昔在北都幸遇
耶穌會士開導愚懵勸勉入教恭領
聖水始知
聖教之學蘊妙洪深夙夜潛修信心崇奉
二十餘年罔敢少怠獲蒙
天主庇佑報答無繇每思躬詣
聖座瞻禮
聖容詎意邦家多故王事靡鹽弗克遂
所願懷深用悚仄但罪人一念之誠為國
難未靖特煩
耶穌會士卜彌格歸航泰西代告
教皇聖父在於
聖伯多祿聖保祿座前兼于普天下聖
教公會仰求

(參看本號永歷太妃遺使於羅馬教皇者)

教公會仰求
天主慈炤我大明保佑國家立際昇平俾我
聖天子乃
大明第拾捌代帝
太祖第拾貳世孫
主臣欽崇
天主耶穌則我中華全福也當今
寧聖慈肅皇太后聖名烈納
昭聖皇太后聖名瑪利亞
中宮皇后聖名亞納
皇太子聖名當定虔心信奉
聖教并有諭言致
聖座前不以宣之矣及愚罪人懇祈
聖父念我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多令
耶穌會士來我
中國教化一切世人悔悟敬奉
聖教不致虛度塵劫仰徼
大造實無窮矣肅此少布愚悃伏惟
慈鑒不宣

永曆肆年歲次庚寅陽月弦日書

慎　餘

海圻唐艦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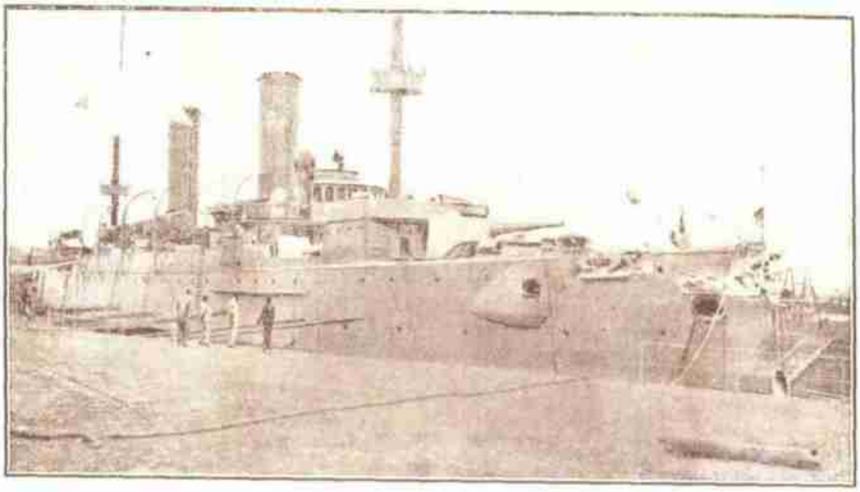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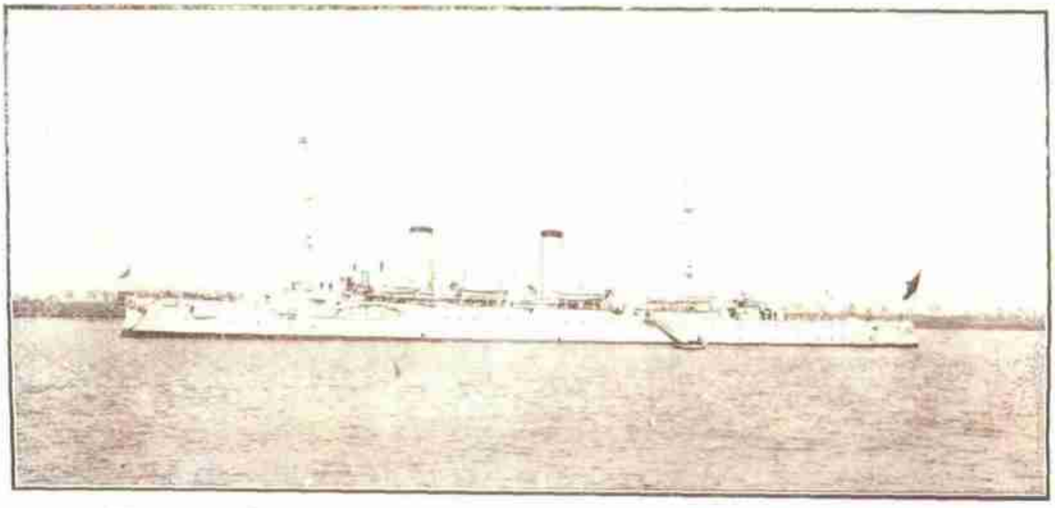
遣英專使振貝子

駐英劉公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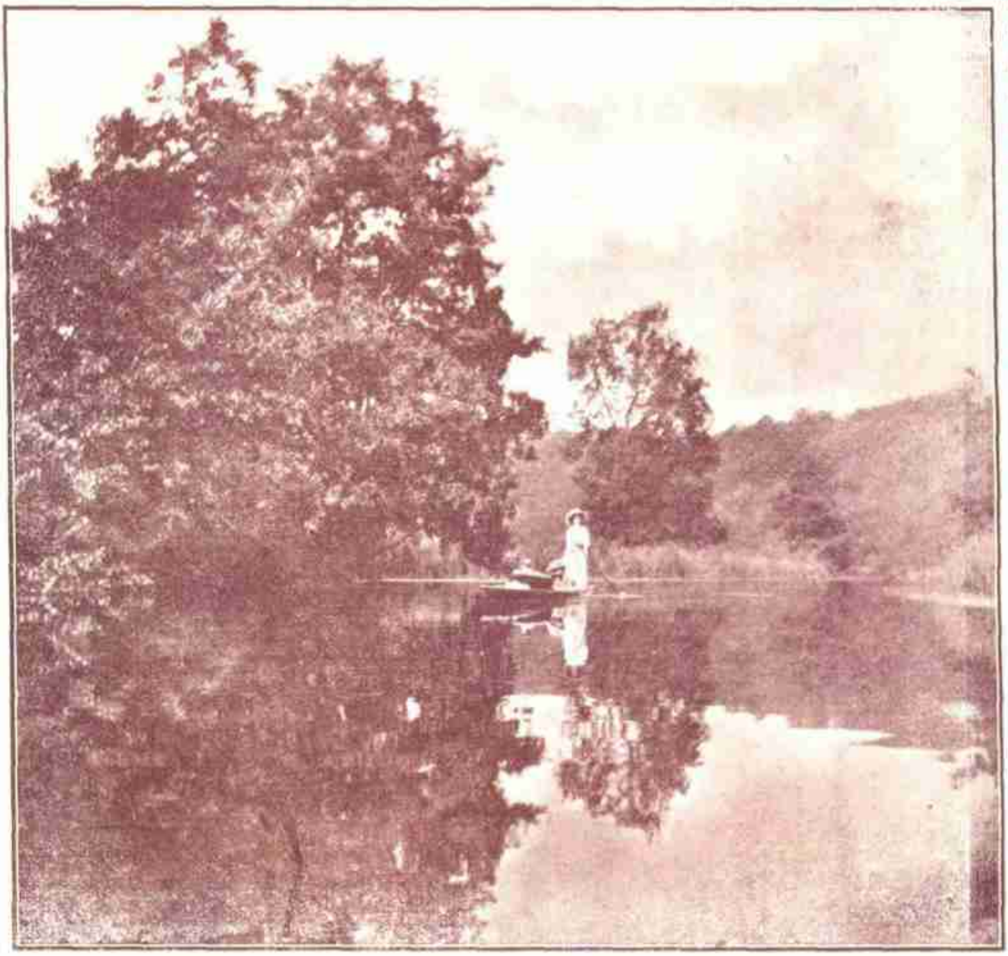


在英倫太晤士河碇泊之海圻軍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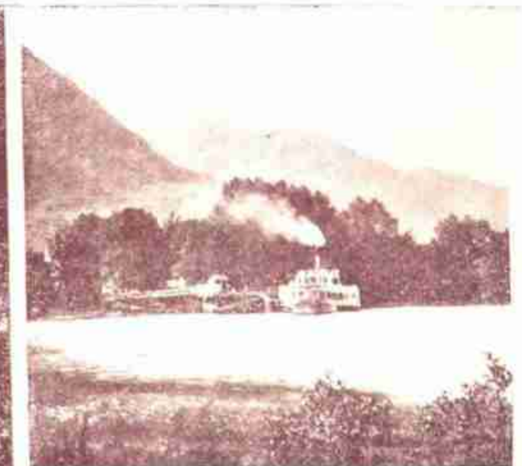
在上海黃浦江碇泊之海圻軍艦

英國泰晤斯河夏日之風景



英國絡克羅夢河夏日之風景





比利士鄂斯登之海水浴場



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五號目次

●論對於責任內閣制人民與政府兩方面之誤解　盆之
●法學協會雜誌序　張元濟
●黃報緣起　比京遠東通信社
●馬可波羅事略 附圖一　高勞
●紀中國幣制改良始末　甘永龍
●中國南方之通運事業　甘永龍
●東三省商業統計表　甘永龍
●日本在高麗之進步　甘永龍
●日本鹽專賣法與兩淮鹽法之比較觀　適園
●鄂爾多斯游記　甘永龍
●美國精琦氏選舉論　錢智修
●再紀摩洛哥事件 附圖　傖父
●滿洲之將來　甘永龍
●新中國與鴉片問題　佩玉
●少年土耳其之婦女　楊錦森
●法內閣之更動 附圖二　蓬仙
●俄人對於蒙古新疆之陰謀　蓬仙
●美國郵政 附圖一　楊錦森
●墨西哥革命黨殘害華僑事件　杜山佳
●英國之國外投資額　高勞
●西洋立身編　前劉
●說性　簡宗實
●歐洲之下流社會　楊錦森
●歐美之關亡術　甘永龍

●永歷太妃遣使於羅馬教皇考　高勞

●美國賓西花尼亞大學之猩猩 附圖一　楊心一

●西藏宗教源流攷 附圖四　張其勤

●攝影術發明之略史及現今之方法 附圖十九　杜就田

●二千五百萬美金之科學研究費 附圖八　楊錦森

●模型製造之進步 附圖五　楊錦森

●新發明之單片活動影戲 附圖二　楊錦森

●無人燈塔 附圖一　楊錦森

●南極探險之效果 附圖六　許家慶

●言情小說 碎琴樓　何諏

第十五章　瓊花夜閱飛龍箭雲郎以家難與瓊花離居

第十六章　有客密謀於橫江秋夜九環以囈語嚇雲郎

第十七章　瓊花卻百金綺裳雲郎來問疾

●理想小說 新飛艇　天游

自第十六章至第十九章

●五十故事　東吳舊孫

●中國大事記

●外國大事記

插圖

●永歷太妃致羅馬教皇箋

●永歷太監龐天壽奉羅馬教皇書 二幅

●遣英專使振貝子

●駐英劉公使

●海圻艦長

●海圻軍艦 二幅

●英國泰姆斯河夏日之風景

●英國綠克羅夢湖夏日之風景 二幅

●比利士鄂斯登之海水浴湯

宣統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發行

宣統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發行

東方雜誌

第八卷……第五號

論對於責任內閣制人民與政府兩方面之誤解

盈之（徵文當選）

責任內閣制者。世界各立憲國通行之慣例。而亦世界各立憲國所以能猛進文明之左劵。無論憲政成立時必不可缺。卽憲政過渡時亦必不可不先。如日本憲法發布於明治二十二年。而責任內閣制已成立於明治十八年。其一例也。至於責任云者。憲政國固無論已。卽非憲政國如我國。舊例大臣固以公忠體國爲尙。而以竊位素餐爲戒。自非大奸大慝。鮮有公然以不負責任爲言者。今我國上下。關此問題。所最不可解者。人民一方面視此若強大臣以難能可貴之希事。而政府一方面視此又若置己身於天荆地棘之畏途。試閉目澄思此果我歷史上所已有之現象乎。抑我國數千年來所謂明良喜起。先憂後樂者。及今固當然日卽於退化而已成此野蠻國之政府乎。或又每逢叔季之世。大臣之唯諾無能。模稜誤國者。固前後必有師承乎。不獨誣我

歷史。誣我國體且重誣本朝。 列聖登崇俊良之特典。雖然。詆譏政府與夫仇視國民。際今危局。復何暇出此。此又著者本論所根據而務爲和平忠告之意也。

今不暇爲空言。試揭本論立言之要旨。則第一。在辯明人民對於責任內閣制之誤解。第二。在辯明政府對於責任內閣制之誤解是也。

第一。人民之誤解何在。曰、在於以憲政上當然之學理。斷斷解釋此責任內閣制。其學理愈精深。則其言論愈剴切。因而其責任制之實行愈遲緩。此何謂者。蓋以摯牙詰屈之學說。鋒稜緊逼之言論。首鼠兩端之實行。困政府諸老所不能了解。不能誠服。且又不能無所顧忌者也。著者非反對此制者。曷爲而指爲誤解。蓋人民所欲以責任加諸政府者。要不外憲政上所慣行之(一)副署說(二)身代說(三)制裁說而已。於憲政未告完成時。遽求其完成憲政之必要機關。宜乎反對之之政府。振振有辭。以偸一日之安也。然則今終不至於實行此制可乎。曰否。曰然則將如何。曰人民欲加以責任之意則可。而特加以責任之言則不必。云然。蓋憲政上之副署身代制裁。我國雖無前例。而非憲政上之副署身代制裁。我國及今固不乏前例也。試言之。

(甲)副署說 憲政國通例。以大臣副署爲輔弼君主負責任之一種標識。我國前此於此等標識。固已有之。去年資政院以軍機署名詰問政府。政府曾答以爲先朝舊制。非憲政上之副署。蓋專制國亦有副署之例。惟爲君主之任意行爲。使大臣於某種詔勅加以副署而已。故憲政國必以副署定於法律。始可以責大臣。然著者之意。謂專制國君權固重。憲政國之君上大權亦不爲不重。專制國之副署。君主雖可任意撤除。而當未撤除時。卽不啻憲政國之法定。責任專屬大臣。故憲政國大臣不負責任爲違法。專制國則此卽爲抗君。其罪適均。且較重也。又憲政國大臣於不能副署之詔勅。可抗不副署。專制國雖有斜封墨勅。而骨鯁之大臣。固亦以封還詔勅爲美談。此我國歷史上可徵者。夫然。故論副署之名。今 聖上沖齡。詔旨必加署名者。卽爲君上使

負責任之形式而論副署之實則大臣固當致身授命且今更不必以忌諱爲嫌則所謂責任內閣制者徒責以形式不責以精神徒責以未來不證以既往此人民之誤解一也

(乙)身代說　憲政國凡君主行爲必使大臣任責之理由學者間有扼要之說明謂君主有過君主不負責任大臣身代之而任責也又有謂君主不能爲惡有過非君主之過乃大臣之過故大臣須代負責任也前說係强令無過失大臣使負過失責任理論上無可解釋大臣所以應生責任之理由終未揭明故今尚多聚訟而最近解釋之之說則以大臣所負之責任爲其自己之責任非代負之責任因大臣既有以副署自當責任之義務卽有以不副署自保責任之權利然則如我國今日憲政雖未實行而試問大臣所應爲者何事雖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與身代說頗相近而責之大臣勢必以憲政上之權義自解惟如孟德斯鳩之說謂專制國之大臣與雇傭相似則我國大臣今卽以雇傭自命雇傭亦有雇傭之權義故今日人民對此責任問題不當直揭憲政國大臣自當責任之義務而當直揭專制國大臣應盡雇傭之義務所謂身代說者已毫無可置議之價值此人民之誤解二也

(丙)制裁說　憲政國大臣有不法行爲所以制裁之者各國不同英法美皆設最高裁判所奧國則特設政治裁判所德日則國會幷無彈劾之權惟由君主獨斷而黜陟之然則我國他日卽仿英法美設最高裁判所或仿奧國設政治裁判所其制裁之結果如何在憲法未頒前權仍在君主卽憲法已頒後如非憲法明定制裁之結果則權亦在君主惟憲政既成立雖無制裁大臣責任之明文而據近今各國最新之理論與實際皆僅以『不信任大臣』一語謂卽可爲大臣自然罷免之結果然則我國憲政未行前制裁說固毫無根據卽憲政已行後制裁說亦不過具文要之當視吾民政治上之實力如何實力已充無制裁而實有制裁實力不充有制裁亦將奈大臣何哉今乃先以此爲大臣違心刺

目之障害物。其安能強使就範圍乎。此人民之誤解三也。

人民之誤解既如此。政府之誤解。卽亦因此而益深。何則。人民既以憲政上國務大臣之責任。種種責之政府。因當視爲憲政上國務大臣之責任種種避之。故著者今宜更闢政府之誤解。

第二。政府之誤解何在。曰在於以非憲政上當然之諉卸。斷斷解釋此責任內閣制。其諉卸愈致力。則其心跡愈不明。而其責任制之眞相愈晦匿。此何謂者。蓋以理無可卸之諉。卸隱而難示之心跡。急欲共睹之眞相。固一般人民所不能誠服不能信任。且又不能了無芥蔕者也。於此亦有三大要綱。卽(一)法律上之關係。(二)政治上之關係。(三)身分上之關係是也。夫所謂憲政者。自外國政治沿革上言之。其視專制政體。因懸如霄壤。或幾經擾亂。或屢次更改。始見完成。中間遷變既多。二者之相去遂不可同語。若我國則不然。溯歷史上之陳跡。選舉之制。察言之法。古代已多。可稱暴君酷吏。固非常見。蓋政教相爲維繫。雖專制而實與憲政之程度。不甚相睽。特患無成文之憲法與確定之權義耳。故論大臣之責任。雖無憲法上之防制。實不可謂無道德上之防制。今政府對於責任二字。務爲謙讓不遑。是不啻自放棄其歷史上所已進化之人格。並自放棄其道德上所早推許之人格也。試言之。

(甲)法律上之關係　憲政國通例。大臣責任。有民法刑法上、官吏法上、及憲法上三種之區別。關於國務。則從憲法。所謂特別法律上之責任也。而官吏法。實際不適用於大臣。因國務大臣與一般官吏不同。不受懲戒處分也。惟關於民刑訴訟法上之不法行爲。則大臣與一般人民官吏同。就我國舊法律上之關係言之。雖無憲法規定。而視大臣。實與一般官吏同。一般官吏舊法律上本有公罪私罪之分。私罪本與人民同視。而公罪則處贓私尤甚。如貽穀案法律上本難回護。而以　特旨寬之。又近今東省之焦湞案。固直處以就地正法。然此。尚非大臣在歷朝誅戮大臣之事。雖不多見而近徵

之明代洪武暮年慘殺功臣罔其前例蓋惟以君主之喜怒係其生死也然則爲大臣者果以專制政體法律上之責任爲優乎抑以立憲政體法律上之責任爲優乎不待智者而決矣至於大臣之不法行爲。在專制國罔有議親議貴之特例。然憲政上所特遇之國務大臣豈無優於議親議貴之處且法律所明定固無待以親貴爲言轉生出入也而不法行爲。尋常自好者。猶知檢束。矧在大臣。故今日之大臣而言不願負法律上責任者即直自外於特優之典也此政府之誤解一也

(乙)政治上之關係 憲政國有議會。大臣所負政治上之責任。惟在對於議會。所謂責任者。受議會之批評。應議會之詰問。負議會之彈劾是也。在無議會之國。凡此種種。大臣皆不負責。今日關於責任內閣制。政府所以萬不能甘者即在於此以謂倘承認此責任。則名位之榮祿廩之豐必有朝夕難保之慮而大臣之一舉一動皆將受議會之偵伺又有寢饋不適之憂雖然。政府誤矣。我國從前雖無議會。關於批評詰問彈劾之事豈竟絕無從、前、之、批、評、在、民、間。以訛傳訛甚且加甚其詞。以爲快所謂衆惡所歸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以全國私議之妄評至積毀銷骨何如議會公論之確實而一語解紛之爲善乎從、前、之、詰、問、在、君、上。如 諭旨有著抄給閱看。明白覆奏者。及大官之受 特旨查辦者皆是。即云可以腕力爲之出入。然罪能故出即能故入其危險孰甚則又何如議會之決諸討論毫無假借而亦毫無屈抑之爲善乎從、前、之、彈、劾、在、言、官。言官不肖者不難受情賄之嗾使架詞以爲攻擊而其正直者。亦不難以個人獨見危言以聳聽聞以大臣之勢力進退之雖甚易然受其彈劾而不復置辯禍至且不旋踵受其彈劾而即予黜除不特不足彰一己之無私且轉以成個人之直譽兩皆無可自便又何如議會之言必有物無所徇無所隱而黜陟大權固仍操於君上之爲善乎今政府但見議會有此政治上種種監督權能而不思其種種權能之監督決不能無因而至無故相妨此政府之誤解二也

（丙）身分上之關係　法律上政治上之大臣責任。既如前述矣。則身分上非與政治上爲緣。卽與法律上爲緣。固無待別舉論之。雖然。親貴執政爲我國責任內閣制之特別關係。其在法律上政治上。當如何處理。固最大疑問也。憲政國例無皇族任內閣總理者。因責任不宜加諸皇族之故。日本自內閣組織成立前。卽已無親王柄政之事。他日我國自應如此。惟今日內閣總理。仍任親貴。據憲法上學理解釋之。則皇族亦臣民之一。君主雖稱神聖。然但限於君主。雖刑法中不敬皇族者有特定之罪。亦僅保習慣上階級之尊嚴而已。惟憲法外。別有皇室典範。爲受君主之欽裁者。我國憲法及皇室典範。雖未頒布。而向例皇族有罪。皆由宗人府奏請欽裁。則亦與皇室典範之規定類似。然則皇族之任國務大臣。既不以褻尊嚴爲嫌。自當仍從舊例。遇有應負責任之處。卽由　欽裁處理。故今日之親貴內閣。不能以身分之關係。而不加責任徵之成例。固無可解免者也

要之今日如不言責任內閣制則已。如言責任內閣制。則並無足容過渡之觀念於其間。無論時勢如此。大臣決難以過渡時代。置危難於不顧。而回溯我國舊法。以合於憲政新制。其精神上。本無大差。卽形式上亦不過無憲法之明定耳。如謂其他未訂之法令。關係此問題者甚多。然固可以新法之精神。準於舊法之慣例。行之以徐求完備耳。著者竊怪一國上下。値此時艱。絕不從根本上著想。甚且幷我國舊法上之責任精神。悉放棄之。而認爲毫無存在。此其誤解之主因。而近今過渡內閣說之所由來也。夫今日之所謂內閣責任者。不過完全其責任之明定。全爲形式問題。至於精神問題。質言之。卽一在人民監督力之强弱。一在政府自愛心之有無不然。雖形式具備。而精神不存。有責任內閣制。亦將何所用之。本論之旨趣。在勘破人民與政府關此問題數月來糾結不分明之誤解。而冀闢除此過渡內閣說之謬妄。蓋無論責任內閣制之成立與否。及成立後之程度。如何要皆以責任之精神爲斷。而觀近時政府關

於此制勢必不久須行夫既必至於須行則人民與政府兩方面卽當應乎時勢揆度國情視爲確已成立愼勿以過渡之制爲藉口而嘵嘵爭辯置責任精神於不問也。

本論作於新內閣未成立以前故原稿中間有不符於現狀之處經編輯者妄爲刪節附誌於此

法學協會雜誌序

張元濟

管商諸子。號稱法學之祖。然不過爲政治家思想之偏重法治。未嘗認法律爲一種科學而分科研究之也。漢唐以後。但有箋註律令之學。絕少攻究法理之儒。至近世怵於歐美各國之强盛。自摹倣戰器工藝時代。漸進而窺見其法制之明備。頗有與吾古法家言相合。因此漸有研究歐洲法學者。光緒己亥以後。東游漸衆。聰穎者率入其國法科。因文字之便利。朝受課程於講室。夕卽迻譯以餉祖國。斯時雜誌之刋。前後相繼。稱爲極盛。鼓吹之力。中外知名大吏。漸爲所動。未幾而 朝廷有考察憲政之使命。又未幾而仿行立憲政體之國是定矣。溯厥原因。雖至複雜。然當時輸入法學。廣刊雜誌。不得謂無絲毫助力也。至今日則所謂預備立憲者。既四年矣。舊法之修改。暨新法之須行。彙錄而置之案。其高幾可隱人。此法治之效果也。雖視歐美法制美備之國。尚不逮十二三。然返觀社會。頗若於 朝廷立法之本意。及法治國國民之本分。均有未甚了解者。則社會於法令之須布。尚無有加以研究而糾正之推闡之指導之之故也。然以箇人而研究法令。則智識有限。不如以學會共同研究之之所得爲多。以學會研究之誠善矣。尤不如以雜誌刊布之之所及者廣。故以學會研究法學。以雜誌發表研究法學之所得。誠爲今日至急之事矣。約舉其利。蓋有數端。

今 朝廷設修訂法律及編查憲政之館。網羅中外明法之士。無慮數十人。又廣延通才。充顧問諮議之選。然

大率身任數事。精力未能專注。或更尸位素餐。無所可否。其實行握管起草者。不過三數人。此三數人之學問經驗如何。姑無暇論。以吾國幅員之廣。風俗習慣之不同。政治歷史之繁複。謂以三數人之智識所發表可以通行無阻無是理也。故近年所頒法令。其不利於實行者。實不勝枚舉。然非身受其痛苦者。雖明知其不善。亦膜不相關。至執行之官吏。本相習無實行之觀念。亦明知其不能實行。而姑爲奉行。且深利法令之不能實行。可預爲諉卸之口實。若夫身受痛苦之人。則又以知識之不足。至無所控訴之時。橫決暴動。以自爲救濟。然其藉口以爲橫決之事實。又率非其所受痛苦眞實之原因。因此法令之不善。反得借此以自匿。而永無改良之望。若有學會焉。於法令之已頒布而未善者。共相研究。指其得失。而加以糾正。以雜誌公布之天下。則修訂者可藉爲攻錯。執行者可預爲補救。卽身受者亦可心知其故。而爲正當之訴願。此學會雜誌之利一也。

且聞從事起草法令之人。亦有明知法令之未善。而不能救正者。則以政府意旨所在。或一二要人爲迂謬錮蔽之論所刼制。甘以一時之感情。冒天下之不韙。新進下吏。或因利害所關而不敢爭。或爭矣而未見信。遂致前後牴觸。違背法理之法令。時時成爲問題。若有學會焉。於法令之正在起草尚未頒行之際。預爲研究。凡今日政府所易蹈之謬誤。先爲痛論其得失。則政府或有所顧忌。未敢任意。雜以私見。卽起草諸君之稍明法理者。亦可藉以自壯。不敢終於緘默。此學會雜誌之利二也。

凡法律之解釋。最易起疑問。有同一條文。而當事者雙方各主張自己之利益。各有堅卓之理由者。故各國解釋法律之書。汗牛充棟。學派頗多。其他施行細則判例批評等。應用之際。疏解之方。亦至不一致。然立法之本意。決無甘違反人情者。法律而有不順人情。非字句之偶疏。卽解釋之或歧耳。故法律解釋之當否。其關係甚鉅。其權決不能全委之官吏。必有學者以爲之監督補助。蓋官吏因其地位感情之不同。而觀念遂淆。或至狥

一時之利害。若學者則以學理人情為標準。必能顧世界之公論。故若有學會雜誌。於已頒行之法令。共為研究。而加以箋註解釋。則非特可祛誤解法令之弊。且可防官吏曲法之害。庶可得公平之結果。此學會雜誌之利三也。

且法律文字雖謹嚴。而意義則包含甚廣。往往手段則如此。目的則在彼。以普通人之見解觀察之。頗易失其精意。如本為保護多數之權利也。或誤為增加義務。本為增進多數之幸福也。或疑為限制自由。或較舊法為嚴。而反以為寬。或視舊法為輕。而反以為重。或本已概括。而指為疏漏。或本為防遏。而疑為獎勵。非有學者將法律之精意。時時推闡之。演繹之。作為淺說。以指導國民。則雖有最良之法令。而吾民不能心知其意。因疑懼之故。不特不能食良法之利。或反釀成惡果。若有學會焉。共相研究。而以雜誌發表之。則推行之際。補助必多。此學會雜誌之利四也。

綜以上數利觀之。則今日法學雜誌之刊。誠宜多多益善矣。乃環觀海內外。凡六七年前留學界所刊行之雜誌。已十不存一。而海內新刊之專攻法學。能備上述數利者。尤為絕少。是不特於向者鼓吹輸入之功。實為未竟。即如從前箋註律令之勤。亦覺未逮。憲政前途。其將焉賴。元濟頗以為慮。不揣譾陋。今年與同人在上海創立法政雜誌社。月刊雜誌一冊。冀上助憲政之進行。下為社會謀幸福。今發行亦數月矣。乃者吾鄉明法諸子。於杭州行政長官所駐之地。有法學協會之集合。以研究法學為宗旨。而以雜誌報導所研究之狀況及結果。將卽日出版。書來問序於元濟。因將平日所懷之意見。及吾國法治之現象。述其所感而為之序。

黃報緣起

比京遠東通信社投稿

中國之爲國也。在西洋歷史十九世紀以前。固素以老死尨大之帝國見稱者也。此老死尨大之帝國。在西人心目中視之。億萬千年。不特其形體結合無所更變。即其精神組織亦無更變。上下今古。如一日也。雖然。此數千年中中國固已進於文明。彼之聖君賢相。皆以尊祖敬宗憲章成法爲治。聲教所迄。文物炳然。當是時也。歐州大陸。尚未開闢。更無所謂文化也。教育道德。科學工藝。尚未發生於地中海岸一帶。遑論及大陸乎。即以物質文明言之。中國亦居先進。姑舉通俗所習知者。若紙張。若火藥。若指南鍼。若船舶帆楫。若鳥鎗。若印刷。固皆中國首先發明。至於文章語言。尤稱完美。詞客詩人。不可勝計。經史百家。汗牛充棟。實爲歐土彼時所未夢見。彼之社會情狀。政治組織。雖不能劑合於今之世界。然就君權統御。三綱五常立說。固亦發揮精透。達於極點。以聲教文物而論。其高尚美滿之花。固早燦耀於太平洋以西而莫之敢諱者也。報紙者。傳達文明之利器。中國有鈔報者。其發刊實在法國字格加貝王家時代。蓋已千數百年。不得謂非世界報紙之始祖。

莊嚴華麗之歐美兩洲。當其團社時代。榛莽狉野。而同時亞陸之中國。固已良田美宅。道路交通。都邑城市。星羅棋布。其民已離穴居野處而有宮室。其士農工商。已分途專攻。而各世其業。哲理文學之書。鴻博縉紳之士。彬彬乎極一時之盛。早已結成一聰明勤勉性好平和之民族。回視惡木蔽天未經開闢之歐美。固未可相提並論也。嗚呼。斷垣頹壁之印度。影響糢糊之埃及。高尙美妙之巴比倫。暴虐殘酷之尼尼沸。長生不死神仙縹緲之希臘。浩翰磅礴統一全歐之羅馬。而今固安在乎。雲消煙散。流風衰歇。在上各古國中。巍然獨存。翹立於全世界者。僅有一中國而已。

前此中國人民。棲息於美麗之河山。涵濡於舊有之文化。深自滿足。無假外求。初不注意於世界之變遷。固無足怪。蒙古鐵騎西來。起絕大之風潮。其在歐洲。掀天動地。而中國人殊淡漠置之也。

黃人不知白人。歷來記載見諸歐籍者。班班可考。其最

早者。蒙古某王。接見歐土加特力教士惠卜里基斯。與以詔令轉諭法王路易第九。强其服從。彼視法王。與其部下一小酋無以異也。後此復有遊客壞第卜郎家奔者。足跡亦至蒙古。蒙王屬其寄語羅馬教皇。謂彼親受命於上帝。得以殘殺世界之人類。蓋上帝旣賦彼以武力。則彼卽有此權利云云。當時黃人之視白人。如是而已。

其在白人一面。剏造文化。固遠後於黃人。然其删除世界之荆榛。溝通全球之山海。又絕塵而疾馳。有足令人驚歎者。至其不知中國。則與黃人不知歐洲無異。千二百九十年頃。馬可波羅以威尼斯之旅人。遠來戈壁。居蒙王宮邸者十有七年。其從行者。如尼哥羅波羅。瑪菲阿波羅等。曾徧遊蒙古各地。歐人與中國交通可稽考者。當以此爲權輿。馬可波羅之回威尼斯。約在千三百七年。彼曾記其所聞見於遠東者。介紹於威尼斯人。而威人皆河漢其言。莫之敢信。當其病革。其友尙勸其聲明所記載之謬妄。以當讖悔。此又白人不知黃人事實之明著者矣。

自馬可波羅時代。以迄千八百年間。歐洲固早與中國交通。然其關係淺薄。時斷時續。直至十八世紀之中葉。黃白兩種之交通始大發達。此時在白人固仍認定黃人之中國爲老死厖大之一帝國而億萬千年無或變更者也。

時至今日。中國現狀。非復前此所可料度者矣。自千九百年至千九百十年以來。其改革之速率。一日千里。殆縮短其數千年之程途。而一蹴於此十年間。百川俱達。萬花怒發。其波瀾至壯闊也。其魄力至雄毅也。其國家及其人民。皆將攜手以入於政治工商之新天地。其一種之國民教育。將普及於四萬萬之黃帝子孫。彼於政治組織。則取歐陸之代議制度。彼於物質文明。則取歐陸之火車鐵路電氣機械。茲數事者。皆將助中國以長足之進步。從此永靜不動之中國。將一變而爲魚龍漫衍之中國。二十世紀新歷史上。嶄然露頭角者。舍中國其誰屬。

東西兩半球。今其眞行賓相見禮之時期矣。亦卽黃人世界與白人世界眞行賓相見禮之時期也。人類性海中將發生一新生命。其氣磅礴而其境寥廓也。此新歷史之紀元。其在今日。僅發凡耳。此新改革之演舞。其在今日僅開幕耳。彼將介紹兩大世界互相提攜。互相融化。而其未來之歡好幸福。固日繼續而未有已。卽此歷史及此改革。亦日繼續而未有艾。秉筆而記此歷史及此改革者。則黃報之責也。

遠東通信社之刱設。彼其志願。專爲傳達黃人世界之新聞。以公布於白人世界。發揮公理。聯絡感情。辨正訛謠。祛其膈膜誤會。固夙借重於歐美各國之大報。提倡奬藉。不遺餘力矣。今此黃報之發刊。正所以爲此機關之補助。而完成其未盡之緒云爾。

馬可波羅事略

高勞

馬可波羅。爲歐亞最初之介紹人。本誌屢引用其故事。玆撮其事略及遺像。入本誌餘幅。又史君久潤。有馬可波羅游記書後一篇。投寄本誌。當於次號揭載。

馬可波羅 Marco polo 者。歐洲威尼斯 Venice 人。生於一二五四年。父名尼哥羅。Nicolo 營商業於君士但丁。Constantinople 一二六〇年。尼哥羅偕其弟瑪菲阿 Maffeo 冒險踰黑海。至克立米亞 Crimea 貿易。時亞洲韃靼種人方擾中歐。道路中絕。不得歸。遂東行越巴格哈拉 Bakhara 大沙漠。羈留三載。應大可汗成吉思汗 The Great Khan Kublai 之召。游亞東。蒙大可汗優待。旋遣之使歐洲。令于教皇。派宗徒百人至亞洲傳其教。又令取耶穌幕中聖燈之油。一二六九年抵威尼斯。則其妻已死。所遺一子。年十五。卽世界聞名之馬



馬可波羅遺像

可波羅也。一二七一年尼哥羅偕其弟返亞洲報命。馬可波羅與焉。歷時三年有半。始抵北京。大可汗優待如前。尤愛馬可波羅。馬可波羅少年英俊。居都未久。盡通韃靼之語言風俗。大可汗授以官職。令出使遠方諸屬國。馬可波羅所至。記其人情風俗。可汗覽而大喜。馬可波羅居北京十七年。以一二九二年偕其父及叔起程歸國。遂於一二九五年抵威尼斯。馬可波羅回國後。以所著游記示其國人。其國人咸嗤其謬妄。蓋當時歐人固未嘗知亞洲之事也。



紀中國幣制改良始末

譯文匯報 甘永龍

一 回溯

十年以前。中政府嘗以設法鼓鑄舉國一例之錢幣自矢。自是以後。西人商務總會及各國商界代表之陳說。北京外交團之勸告。官場所上之奏牘。 朝廷所頒之 諭旨。政府所擬之章程等。多有涉及此問題者。然而此十年間。幣制之混亂。有加而靡已。其結果則商業為之限制。且受重大之損害。貧民因而愈困。全國經濟之穩定力。因而陷入於危險。凡此種種。 朝旨亦明認之。然而政府雖欲挽救。專使雖嘗考察。外債雖經借貸。外國之顧問員雖有條陳。而其弊害則仍絲毫無所輕減。且不特無所輕減而已。自一九〇六年之後。彼各省之官吏。以官辦銀行商辦銀行自由不羈之鑄幣局等。濫用其活潑之力。以至全國之中。被無數之惡劣銅元及毫無存款以為擔保之紙幣所充斥。而其禍遂更甚於泛濫之洪水矣。

二 籌畫改良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英人所設支那會社。有見於濫發紙幣。而無實力以為後盾。則其禍將不可勝窮。於是一面則大聲而呼。一面則條陳補救之方法。而中國商界中領袖諸公。及通商口岸之商業公所。亦窺見官場之所為。實與加莫大之捐稅於商工業無異。於是漸起運動。而影響遂及於北京。是以前此二年中。政府對於幣制改良之急切。勢不得不承認。一九〇四年時。政府鼓鑄一種國用之銀元。非第無裨於財政。而反於流行之錢幣外。更增一層紛擾。一九〇八年十月。唐紹怡既自美洲奉使而歸。政府遂於全問題奏報於朝。其所主張者。則以銀為本位。(稅務司赫德嘗條陳金本位幣制)並以庫平銀兩為單位。當時贊成此議者。其理由皆極幼稚。然巍巍省憲中。有十一人信以為然。朝廷因亦俯從其議。在輿情固早知其無成。當世所謂小產者是也。自是以迄一九〇九年之秋。幣政仍游移無定。而各省鑄幣局中取之不以其道之財。且大獲而未已。政府請於朝。 特旨令鑄新庫平銀。並指斥各省鼓鑄參差不一之弊。謂此所以啓奸商詐取之風。而因以為利。其遺害及於各種社會。故令度支部定章嚴禁云。

三 馬瑟氏之議論

然而度支部對於諭旨所言。初未嘗一勞其心力。所謂新庫平銀。將恃以爲幣制統一之標準者。亦隨龍圓而入於無何有之鄉。同時幣制之紊亂。愈趨愈劣。愈弄愈壞。而尤以武昌奉天及各省省城爲最甚。惡劣銅元之鼓鑄。與夫鈔票之發行。殆類於狂熱。據亞烈山德霍西氏所估計者。一九〇五年至六年。各省所鑄十文之銅元。爲數在九千兆以外。其流弊遂使億兆人民。所恃以流通之貨幣。當用銀計算之時。則價値大落。而購買力亦因以大減。其所落所減。約居百分之七十云。有馬瑟氏者。於中國幣制。研究最精。嘗謂重慶一府。其所用之銀。約有六十種之多。而四川省城成都府亦有七種。大抵中國之銀圓。旣標明爲七錢二分。而圓價與銀價。又到處無一定。蓋視需要與供給之多寡。而逐日定其價値之高下者。至於輔助之小銀圓。固大圓之小數也。然亦視平匯兌之上落而定其價格之貴賤。是以同一龍圓。今歲可易小圓十一角者。明歲則僅止九角半矣。又如銅圓。有於圓面註明爲一分者。亦有註明爲十文者。然其實與龍圓之價値。全不相合。卽以銅圓身價而論。其面値雖曰一分或十文。然實則相去甚遠也。

四　唐紹怡之奉使

目前統一幣制之計畫。其關係所以重要者。則以中政府決計貸外國之款項。而對於後四國借款。實有應負之責任故也。此事之起因有二。不難追溯而得。是二原因者。一起一承。要皆起於政治上之景況。而此政治上之景況。則以日人在東三省肆其壟斷主義而發生者也。所謂第一原因者。中國之治東三省。其經濟上之緊迫。日益加增。而第二因則奉天巡撫於一九〇八年奉使至美國是也。

唐氏之奉使。就表面而言。雖爲道謝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而其實則與美政府磋商。請其用一種奇異之政策。就論理學言之。固與美國昔時所主張之開放門戶主義吻合。實不患無辭可託。而就實際言之。則日本於東三省創作如是之情勢。無非從鎭定冷淡中來。以如是鎭定冷淡之手段。而欲以奇異政策挫折之。蓋萬不能成之事也。惟唐氏之使。其實接之功效。則中政府幣制改良及假貸外款兩計畫是也。然唐本奉天巡撫。於日人在該省之壟斷情形。素所深悉。故欲美國插足於該省。藉以殺日人之勢。美國瑙克斯君。昌言東三省鐵路中立計畫。此計雖似難成。然在美國殊非無益。蓋當時奉天美領事史屈來武君。嘗一再得唐氏之矢言。謂必有所以爲美國地者。不幸瑙克斯之計畫挫敗。遂歸無有。否則美國於財政上經濟上當能獲極有利益之地位也。

五　美國借款

瑙克斯滿洲鐵道中立之計。其用意甚善。而無如發之太早。且其結果似不免略受屈辱。遂使日政府藉俄國之後盾。得以在北京力抗齊齊哈爾鐵路歸英美承造之舉焉。同時奉天督署財政之

缺乏。仍未得補救之策。雖一再設法。欲借各國之款。而終於無成。蓋中政府所提議之直省擔保品。雅非各國銀行所饜羨者也。於是美國率先倡為幣制改良之計畫。此即所以代建築鐵道之前策。而亦即藉以達大可欲之目的者也。所謂大可欲之目的者。即於可畏之東三省。與美國之利益也。至於始則純由美國承借。繼則改為四國借款。美人之種種手續。及後來之種種變更。則無待贅述矣。

六　後四國借款之宗旨

改良幣制之借款。據去年在華盛頓所訂草約。意在揭示中國改良幣制之誠意。而由美國財政顧問官監督而引導之。美國並願與中國以道德上及經濟上之扶助。俾得恢復此兩大端。而其實即在遵行美人海氏於一九〇三年所籌之計畫也。然此等想望。旋亦歸於泡幻。其所以無成之故。則前文已略及之矣。此次借款之約文。即由華盛頓草約更改而成。中政府經濟之窘迫。雖獲補救。然他國之熱心期望其能以誠實之治法。置財政於堅鞏可靠之地位者。則殊未愜所願。蓋此次條約中。於顧問官監督官等並皆未及。雖嘗於訂約時。議及聘請一荷蘭財政家藉資顧問。然職權不明定。則誠不如其已。至於借款名義。則英美德法四國財政團。以六閱月為磋商之期。俾得擬定發行債票時。究用改良幣制之名義否。此名義乃中國度支部所擬交者也。既而中政府忽思得一相當之策。欲以一兆金鎊供東三省之用。以又一兆金鎊備改良幣制之用。當時商諸四國。若四國以為可。即用此名義。其最後議決者。則如太晤士報訪事所謂其二百五十萬金鎊可用以清償庚子賠款是也。是即此次借款之原因。而亦中國實行改良幣制之發軔。至於財政監督一端。雖未實行。然終望中國能達其所以借款之目的。而不至受借款之累以增重其擔負云。

中國南方之通運事業

譯太晤士報

甘永龍

據香港美領事報告。中國南部之鐵道。頗有發達之望。現南省人民。大都已知通運事業之需要。不可不立求便易。即以所有小鐵路而論。如新甯鐵路。潮汕路線。漳廈鐵路等。開辦後均稱勝利。是以其他各線。觀感而起。其由華人興辦者。現時為數殊不少也。有某公司正在組織。資本約一百六十八萬鎊左右。擬築一鐵路。自九廣鐵路之新昌起。以達於淡水、海豐、陸豐、普甯、揭陽、潮州。而由潮州就現有之路線以達於汕頭焉。最後則當推展至廈

門與福州。並擬自汕頭建一輕便鐵路以達鎮海。(粵省) 須費三萬鎊左右。

內河用電氣艇以運貨物及旅客一事。現亦極形發達。廣西省之西江。有電艇六艘。據云。係香港中國行家承造。惟船樣則係英人所繪。長七十五英尺。闊十四英尺。純用中國杉木製就。滿載人貨時。吃水僅十八英寸。其引擎有七十五匹馬力。所燃則係煤油。每艘共值一千二百六十鎊。引擎去其七百五十鎊。近有華商擬疏濬蚶江。俾利於駛行電艇云。

東三省商業統計表

譯裕商報　甘永龍

據海關報告册而觀。中國各省。其經濟最發達者。莫如東三省。實有年盛一年之氣象。東三省人口約十四兆。是則居全國人數百分之三又小數三四。其一九〇九年之出口貨。約居全國出口貨百分之十七。中國全國之出口貨。共值三百三十九兆兩。而東三省則居五十七兆兩之譜。其出口貨中之最多者。即今日著稱於世界之油豆。一九一九年。油豆之出口數。共值銀三千二百五十萬兩。然此僅就運諸口外者而言。至其銷售於中國內地各處者。爲數亦有十兆兩至十二兆兩之多。除油豆而外。其次要者。爲穀類、牲口、豆油、木料、皮革、羊毛、動物油、動物骨、各種餵料、本地煙葉、魚類、禽類、毛皮、煤、蛋、水果、瓦器、絲繭等是也。而絲繭一物。則幾全數出口至日本。東三省之人民。其生活程度。皆不甚高。因是。供給品之需求。亦甚有限。此其所以能將全部之出產。出口至如是其多也。其經濟之發達。出產之蕃盛。無論如何。終能立於卓然自見之地。加以空地尚多。大半皆未有人居。工力又富。不足則招自南省。將來滿洲一地。其所造正未有限量。然開闢扶殖之功。日俄兩國。亦當居其一分。蓋鐵道政策不興。則今日之滿洲。必不能如是也。惟不幸疫禍猝興。恐此後一二年之商業。必受影響。迨既過此時期。祇須上下交勉。秉程以進。則不特原有之氣象可以回復。或者成蹟所見。能遠出於一九〇九年之上。未可知也。

日本在高麗之進步

節譯字林西報　甘永龍

朝鮮爲世界王國之名。今則公牘往來。悉稱高麗。蓋已變而爲日本之一省矣。日人經營高麗之費。在一九〇九年之一年中。凡日金二千三百三十八萬八千五百八十二圓。較之上年（即一九〇八年）所減少者。約七百萬有奇。此其故半由陸軍經費之裁節。半由交通項下歲入之增多。朝鮮王室所借國債。全數凡日金二百三十八萬七千二百九十六圓。此數之中。由日本人爲之償淸者。計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十三圓。此外如何處置。尙未聞於外。然日人對於擁有債權之人。則頗多不滿之辭。以高麗進步言之。農工兩業之發達。姑置勿議。即以收回劣幣而論。其有造於高麗之財政者。已非淺鮮。蓋高麗全境。本爲賤劣之銅鎳兩幣所充滿。而日人於五年之間。至一九〇九年十二月止。竟將此項錢幣。盡行收回。合計日金一千三百六十五萬六百四十一圓。並頒佈新幣。合計日金六百十二萬四千四百四十五元。俾流通於全國。同時紙幣之發行。亦加以管理。此又令人滿意者也。日人所最難處者。爲土地註册一端。其在高麗。實屬顚倒矇混。不可收拾。例如土地之屬於國有而出租於人民耕耨者。當朝鮮爲日本保護國時。其總數居全國土地二十分之一。然此皆虛浮之甚。莫能究其實際。即以私有之土地而言。又大都賄託官吏。隱匿實數。以至實在耕種之土地。恆得免於國賦。而其無用之荒地。則反負極重之稅則焉。日人丈量全國土地之舉。始於一九〇五年。於是雜亂矇混之象。漸井井就序。兼以調査戶口之舉。亦已告成。日本駐韓統監。因得明定稅制。俾不至如舊日之任意矇混。貧富有不均之嘆。然稅則既定之後。高麗農人。頗疑日人將搜括所有。輸歸日本。統監乃再三開導。俾各就範。其所遭困難。亦殊非細也。

自戶口既已淸查。高麗人民之確數。遂可得而言。當一九一〇年五月十號。高麗十四行省中之本國人。凡一千二百九十三萬四千二百八十二名。此數之中。其男子之多出於婦女者。約八十萬左右。是亦一有味之談料也。外國人之僑寓者。凡十五萬六千五百七十四名。此數較之一九〇八年約多出二萬名。所謂外國人者。日本人凡十四萬六千一百四十七名。英人凡一百五十九名。美人凡四百九十三名。比人僅一名。英國屬地人。則加拿大人十一名。澳洲人六名也。中有一端殊不能令人無疑者。則高麗之官吏及政府之用人。當一九〇九年時。僅四千七百八十一人。及一九一〇年。則增至九千二百六十七人。此在日政府。果足爲得計乎。殊未敢信也。夫官吏之增多。自由於邦國之發達。然欲求殖民地之進步。則實無取於官僚主義。蓋官吏以愈少爲愈善。況以高麗人之生性善疑。又何取於廣設局署乎。以出口貿易而言。當一九〇八年時。僅日金一千四百十一萬三千三百十圓。及次年則增至一千六百二十四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圓矣。至入口貨則由日金四千一百零二萬五千五百二十三圓減至三千六百六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圓。此其主因。多由米價既賤。而高麗人之購買力。亦因以減弱也。就各國通商情形而論。英人減少日金二十五萬九千一百十一元。是不可謂非失敗。英

貨之輸入於高麗者。較諸高麗貨之輸入於英者。反見減少。德國則增多日金十四萬七千二百七十一圓。此數之中。其歸於人口貿易者。計有十一萬七千三百四十七圓。至於日人所辦衛生事宜。教育事宜。墾荒事宜。農工業。電政路政等。則以限於篇幅。不能備述。（字林西報原文止此下節譯裕商報增入）日人在高麗所設公司。現共九十三家。資本共日金九百四十三萬五千二百二十五圓。其由高麗人創設者。凡二十家。資本共日金五百六十萬六千二百圓。日本與高麗合資者八家。資本共日金十五萬八千四百圓。合上數計之。則公司共一百二十一家。資本共日金一千五百十九萬九千八百二十五圓。此外又有公司二十八家。則皆日本總公司之分行也。

日本鹽專賣法與兩淮鹽法之比較觀

適園（徵文當選）

緒論

我國鹽法。本係專賣。惟兼有官專賣與商專賣兩性質。故與日本有殊。查奧意等國。鹽亦專賣。蓋國家本得爲商人。收其利以補助經費。亦不得已之舉。各國歲入門中所以有專業收入也。惟我國鹽法紊亂。非特各省不同。卽一省之中。其辦法亦不一。而其稅目尤至煩瑣。夫徵收之制度複雜。則事多而費多。若制度簡單。則事少而費少。此固徵稅行政之公例也。而現行之鹽法。則違反乎公例。治絲而棼之。其弊遂不可董理。則甚矣政令之不可多歧。而機關之宜謀專一也。議者或主張劉晏就場徵稅之法。未始非根本之計。而積重難返。事未易行。政府以關係至鉅。不敢輕於更變。故去年資政院。亦提議而未決。惟日本專賣之法。則雖我國能採與否不可知。但其法。不過政府總售。並非一切盡攬於官。與我國鹽務大致爲相近。雖暫不破除引界。猶可變通以試辦。非如就場徵稅之不能不盡破引界。而悉變成規。大煩締造也。蓋官專賣者。不過去今之商專賣耳。收包商運商之利以歸國家耳。其製造鹽者仍商。其分售鹽者仍商。故爲國家利益計。則甯取官專賣。或者不察。一若以官專賣爲盡奪商人之業。而予人民以至重之擔負者。審如是。則其法亦不能行。烏有立憲國家。而能存如此之秕政哉。要之官專賣而行於今日。乃取大商之收益。以爲國家之收益。國家既增鹽稅之收入。人民可免他稅之加納。是犧牲少數大商之利益。以保全多數人民之利益也。或謂日本鹽專賣。其國人詆爲惡稅。不知鹽爲必要品。本不當稅。既有稅。卽爲惡。卽就場徵取之稅。

亦不得謂之非惡也。或又以官專賣有種種弊害。平心論之。政事亦各有利弊。未可執一以論。要當權衡輕重。立法以補救之耳。不佞非必主張官專賣。但以爲稅鹽國家既負其名。而使商人因以爲利。緣以爲弊。則非計之得耳。卽以兩淮論之。淮商之弊。陶文毅公陳淮鹺積弊一疏。曾痛言之。奏牘具存。今不異於昔之所云。或加甚焉。若運商之利。其最顯者。卽貼斤一項。已獲利不貲。查鄂湘西皖四岸。現在年銷六七十萬引。每引例得貼斤一成。計已六七萬引。（中雖有耗然其稱餘一項足以補之）是六七萬無課之引佔正銷。而商人陰收其課也。與昔年漕局之餉鹽何異。此引票之價格。所由逐日以加乎。今之論者。又有謂先採就場徵稅之議。再進而圖專賣。則其說尤不敢附和。蓋就現狀以爲官專賣。其勢順。由就場徵稅以爲專賣。其勢逆。況既爲就場徵稅矣。則政策已定。更何用再圖專賣。爲此紛擾也乎。茲姑不暇詳論。第我國今日之鹽法。既各省殊異。而引地則以兩淮爲最大。課額亦以兩淮爲最鉅。章制亦以兩淮爲最紛。故談鹽法者。莫不注重於兩淮。馮氏桂芬所以有兩淮舉而餘可勿論之說也。茲因以兩淮現行辦法。與日本鹽專賣法。比較參觀。兼附己意以說明之。將與世之談鹽務者一商榷焉。所據日本鹽專賣法。則用卞氏緒昌所譯稿。（見商務官報十四期內）惟我國行政。向無完全之規章。鹽務亦然。曾文正公定章後。越數十年。已有沿革。後來者每定一案。亦卽爲通行之條件。率散見於案牘之中。臨事或待查於書吏。東鱗西爪。所司無完備之成編。習慣不文。辦事有多歧之適用。今姑就現所行者。比附於日本法。每條之下。加按字以別之。其與日本法無關者。概不援及焉。

日本鹽專賣法

第一條　政府有鹽專賣權

按我國鹽商亦有專賣權。

第二條　政府擇便宜之地設置鹽取扱所俾辦理鹽之收納及賣付

按日本法。收納及賣付。皆政府爲之。是爲官專賣。兩淮則由商收商賣。官但爲收發其鹽價。而徵收其課釐。至辦理事務之官廳局所。亦設置於便宜之地。

第三條　鹽非屬政府及有政府之命者不准由外國輸入與由不施行本法之地移入

按我國鹽法。既省自爲政。則此界彼疆。自不能互相移入。獨外國輸入。雖亦爲條約所不許。而零星小數。實際上不能免焉。

第四條　鹽非經政府之許可者不准製造

按此條自同。我國私掃私煎均有禁。

第五條　非政府賣付之鹽不准所有所持讓付質押及消費等但於繳納期日以前或因正當之事情延其繳納之時又如由製造者之自用所有所持不在此限

按此亦略同。但以引界各分故。雖係已課之鹽。若一越其境。卽不准所有所持讓付質押及消費矣。

第六條　政府得限制製鹽地之區域又製造期間或生產數目前項之限制不適用於鹽之試製

按此蓋慮生產過多。而害及製鹽者。故必限制之也。兩淮本有額定引數爲生產之數。然又有溢額之獎勵。其結果。爲虛報。爲壅積。此十餘年前情形也。近年則以種種原因。產不及額遠甚。歲歲借運東蘆之鹽以濟岸銷。雖頻督增產。而積衰之後。成效難期。蓋理財之道。必先注重統計。而保護政策。尤必使供求相劑。我國向無統計。於供求之間。亦不甚觀察而調劑之。故淮南於同光之交。則以兵燹之後。銷滯產壅。商竈失敗者數十萬人。及比歲以來。則以人口繁殖。銷暢產絀。倉卒乏鹽以應付。是以昔則聽竈歇業。今則迫場增產。大率爲事後之補苴。而並未爲事前之豫算。考鹽政立法之始。原計戶口之數。以定額銷之數。計額銷之數。以定額產之數。故場與岸呼吸相通。首尾相應。方持久而不敝。汪氏鹽法芻言。及沈文肅公奏收引地一疏。亦言及於此。惟產與銷因時而變動。故尤必相時以消息。計學家言人口以幾何級數而增。承平數十年。戶口之增加日衆。設有精密之統計以爲比例。而主其事者。能推立法之原。以預爲之地。或無今日之現象也。

第七條　鹽製造者所製造之鹽政府收納之但命令所定限制數量以內之鹽如供鹽製造者之自用者又依政府所賣付之鹽所再製之鹽不在此限

按此蓋政府儘其所產而收之。以杜其外溢也。兩淮本儘產儘收。惟商力有限。流弊無窮。斯則辦法之未盡善耳。至鹽之再製。在我國其例甚少。淮南昔有重淋名色。乃精製。非再製也。

第八條　鹽之賠償價格由政府定之豫行公示

按所謂賠償價格者。即收鹽之價也。兩淮商人收鹽。或以筦計。或以桶計。其價有一定。現淮南桶價。於光緒三十四年加增。凡眞正場分。每桶加錢二百文。頂梁和及廟灣場分。每桶加錢一百二十文。

第九條　願製造鹽者定製鹽之方法採鹽地名地號製鹽段數製鹽場收藏場及一年生產豫算數申請政府須經許可如變更之時亦同

按此亦略同。兩淮凡鋪池添竈地段產數。均須稟准。方許開業。又如移埣移竈。有所變更。亦須稟准。

第十條　鹽之製造業及鹽之買賣業不准同在一地兼辦但依政府所賣付之鹽再製不在此限

按此係防弊之法。兩淮亦有此禁令。場商之與食商運商。池商之與票販水販。皆各有區域。不准同在一地兼辦也。

第十一條　因相續承繼鹽之製造時其情須要報明政府　除因相續之外如承繼鹽之製造時須經政府之許可

按我國民法未頒。相續亦無稅。故相續事。國家向不過問。其承繼製造。非因相續。而由他人承接者。習慣上有賣頂租

辦之分。均須稟准所管官廳。更立花名。方許營業。

第十二條　鹽製造者願停止鹽製造時至少於一個月以前須要申報政府但經政府之許可停止製造不在此限

按兩淮製鹽之業。亦不准自由停止。須先呈報閉歇。

第十三條　鹽製造者如有違反本法又基本法所發命令規定政府得撤去製造之許可

按此為製鹽違法之處分。

第十四條　鹽製造者有製造之鹽總當納付政府但該當第七條但字以下所載者不在此限　政府得命鹽製造者將依前項應納付之鹽交付其指定者於此時照政府所定鹽之數量交付視為製造者納付政府者

按此條與第五第七條法意略同。皆所以杜私弊也。但第五條注重賣付之鹽。此條及第七條。則注重收納之鹽。第七條政府有儘收之責。此條鹽製造者有儘納之責也。兩淮係由商受納。而官為監督。官所重者課。其鹽固不必視為納付政府者。而命製鹽者以定數之鹽。交付其所指定者。則固通常之辦法也。如淮北則籤派垣鹽。以給票販。淮南則命場商運儲圩棧。聽候輪售。食岸則得由商自行指明敍買某場某垣。請發重照。名曰指重。

第十五條　鹽製造者納付鹽時政府俾鑑定人鑑定其品質應交付相當賠償金　製造者如不服前項之鑑定得求再鑑定但如有請求賠償金不在此限　關於再鑑定規定以命令定之

按日本民事訴訟法。有鑑定人之規定。其負有鑑定義務者。有二種人。一係為必要之鑑定。受有公之任命者。一係常從事於為鑑定所必要之學術技藝及職業者。本法亦適用此項人。而應交付相當賠償金。此賠償金。乃鑑定人日當旅費之辨濟也。兩淮雖無此項鑑定人。而淮北則有西壩棧戶之驗色。即由棧戶出驗明收單。淮南在十二圩交收時。則江船戶有責成。其鹽色有不合時。船戶得拒絕。而由本商交涉。特無一定之鑑定人為之鑑別耳。

第十六條　鹽製造者擬納付鹽如其品質甚粗惡政府得命俟更為相當處理後再行納付

按我國定例。竈戶將鹽攙和沙土。照例治罪。勒令改煎。

第十七條　政府得定鹽之製造又包裝方法納付地方納付日期及其搬運通路

按鹽之為眪為袠。應由官定無論矣。兩淮包裝方法。淮北每引四百斤。加滷耗四十斤。分捆四包。淮南綱岸。每引六百斤。加貼滷耗六十三斤半。分捆八包。食岸則分捆十包。納付地方。淮北以西壩為總匯。淮南以十二圩為總匯。納付日期。如淮北之由垣至堰。由堰至壩。淮南之由場至泰。由泰至圩。亦均有期限。至搬運之路。則內河外江。亦均有一定。不准繞越。若有意外障礙。不得已而改道。必須稟准方可。

第十八條　政府當以定價為鹽之賣付　前項定價遇有交付賠償金所收納之鹽於其賣付時按照當時品質相當賠償金加算每一

石金二圓五角又每一百斤金一元四角八分比例金額爲賣付之定價不得超過於此外

按日本加稅於鹽價之中。兩淮收稅於鹽價之外。至鹽之賣價。有牌價岸價之分。故價目不一。淮北賣付於票販時。每引定價六錢。票販售於水販時。每百斤定價一兩有零。蓋票販之賣付。爲納課故。其價遂高也。淮南賣付與運食兩商。例以鹽色之種類。定牌價之高低。以呂四真尖爲最高。每包價一千三百七十七文。以東台鹹片爲最低。每包價一千一百十四文。至四岸之售價。則每百斤或售三兩五錢。或三兩七八錢。食岸則設店零售。價亦有定。

第十九條　如左列之鹽政府得依命令所定以特別之定價賣付

一運往外國者　二以命令所定用途使用者　依前條所賣付之鹽如命令所定用途使用從命令所定下付交付金

按此爲特別之事。兩淮無之。

第二十條　政府非以命令所定數量以上不爲鹽之賣付

按專賣但能總售。自不能賣付少數。故必有如此之規定。兩淮亦然。淮北以十引爲一號。鄂湘西三岸。以五百引爲一票。皖岸以一百二十引爲一票。均有一定之數量。卽各岸分銷局售與子店時。亦有定數。

第二十一條　鹽買賣業者不得混和他物販賣

按兩淮向有販賣鹽泥乾醬之案。亦係混和他物。惟此乃私販之事。非鹽業者之事。所謂混和他物者。乃係攙和沙石屑參入石膏粉等於鹽之中。船戶岸店。均有此弊。沈文肅公奏摺中。亦言及之。蓋鹽價既貴。則賣鹽小商。乃作此以射利。由是鹽味不可問。而私鹽乘之。官銷乃受其影響。我大清現行律。凡客商將官鹽插和沙土貨賣者。處八等罰。與本法第三十一條之罰則略異。

第二十二條　鹽製造者及鹽買賣業者須調製帳簿從政府之指示記載關營業要件

按日本舊商法採放任主義。對於商人。無命作成商業帳簿者。新商法則已採歐洲大陸各國法。用干涉主義。一般商人。均有作成法定帳簿之義務。不特鹽業者然也。我國向本一切放任。舊商律商人通例中。雖有帳簿之規定。亦無記載之方法。等於具文。故鹽業者。亦無法定之帳簿。想竈戶煎鹽。於稽查火伏時。其竈頭竈長。應照領牌繳牌時刻。登記循環簿扇。按十日塡送一次。此乃稽察鹽產之法。亦非帳簿也。

第二十三條　當該官吏得進入採鹹池製鹽場藏置場其他可認鹽所在地方檢查鹼水鹽器具機械建築房屋又帳簿書類當該官吏監督上如認其必要得施封印於前項物件

按兩淮亦同。官有監督之責。均得檢查並封印之。

第二十四條　當該官吏得檢查在搬運之鹽質問其出處及運往地

前項之時當該官吏監督上如認其必要得停止其搬運又施封印於貨物或船車

按兩淮凡各要地。均設有局卡。派員查驗而處分之。

第二十五條　該當左列各項之一者處十圓以上五百元以下之罰金將其犯罪者之鹽沒收之如既讓付又消費追徵相當第十八條賣付定價之金額　一違反第三條第四條又第五條者　二於不經許可土地製造鹽者　三知情讓受不由政府賣付之鹽者

第二十六條　倘有鹽製造者無正當之事由不爲交付於政府所指定者處五圓以上五十圓以下之罰金如不從政府所指定搬運通路搬運鹽者亦同

第二十七條　倘有鹽製造者於政府所定製造期間以外製造鹽又於政府所許可地方以外製造鹽或藏置處五圓以上一百元以下之罰金將其犯罪者之鹽沒收之知情借與其地方者亦同

第二十八條　除該當前條時之外倘有鹽製造者不經許可變更第九條所經許可事項處三元以上三十元以下之罰金

第二十九條　倘有違反第十條者處三元以上三十元以下之罰金

第三十條　倘有違反第十一條又第十二條者處二元以上二十元以下之罰金

第三十一條　倘有鹽買賣業者違反第二十一條規定處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罰金將其犯罪者之物件沒收之

第三十二條　倘有鹽製造者又鹽買賣業者不調製關其營業帳簿又怠其記載或爲不正之記載處三元以上三十元以下之罰金

第三十三條　倘有對於當該官吏之尋問爲虛僞之答辯又拒當該官吏之職務執行忌避之或加妨礙之者處三元以上三十元以下之罰金如其刑法有正條者依刑法

第三十四條　不由政府賣付鹽如係犯人以外所有者政府收納之於此時除混和他物之鹽外準第十五條交付賠償金

第三十五條　倘有違反本法又基本法所發命令規定者不用刑法減輕再犯加重及數罪俱發之例

按以上十一條。大率爲鹽業者違法之處罰。我國行政官向無處分法。而得用刑法。大清現行律。課程門鹽法項下。律十一條。例十五條。皆處罰私鹽之法也。特與此不同耳。

第三十六條　倘有鹽製造者鹽買賣業者爲未及歲者又禁治產者依本法又基本法所發命令規定當適用於營業者罰則適用之於法定代理人但如其有關營業已及歲者或同一能力之未及歲者不在此限

按日本民商法。凡未成年及禁治產者。以其無行爲能力。不許其自營商業。故有代理人之規定。當此之時。其罰則。當然以代理人負其責。至未成年者之能力發達。自認爲能營商業之時。其代理人得履法定之條件。許其自營商業。在此時。未成年者所營商業。與成年者有同一之能力。故曰不在此限。我國民商法均未制定。自無此等法制。惟舊商律商人通例第二條。有凡男子自十六歲成丁後方可爲商之文而已。

第三十七條　鹽製造者又鹽買賣業者倘有其代理人戶主家族同居者雇用人及其他從業者關其業務違反本法又基本法所發命令規定不得以不出於自己指揮之故免處罰

按此條中之代理人。乃有代理權之支配人。與三十六條之代

理人有別。日本商法中有支配人使用人之規定。本法則範圍較大。悉使業鹽者負其責。蓋鹽業易於生弊。嚴其法。所以使業鹽者對於此等人。不得懈怠也。我國舊律上。雖有類似之規定。然對於此項事實。無確定之處分法。

第三十八條　間接國稅犯則者處分法及明治三十三年法律第五十二條規定於依本法又基本法所發命令犯罪準用之

按我國向以大清律爲統攝一切之法。對於違犯鹽法者。均準用之。

第三十九條　鹽製造者受撤去其製造許可又如鹽製造者或鹽買賣業者停止其業務而在製鹽場藏置場又販賣場之鹽現存時仍適用本法之規定

按我國於此等場合。臨時斟酌處理。無一定。

第四十條　關依本法所收納鹽賠償金之支付得行先付現金於主任官吏

按兩淮鹽之收納。固由商任之。惟淮南有時以竈有餘鹽。商力不敷。亦辦官收。淮北亦由官收餘鹽。近年且以此爲濟南要需。皆臨時支款付之。

附則

第四十一條　本法自明治三十八年六月一日施行之但第四十四條第四項及第四十五條不在此限

第四十二條　本法不施行之於以勅令所指定之地方

第四十三條　關本法施行之際係於鹽消費者之所用鹽不適用第五條

第四十四條　本法施行之際製造者之所有及所持鹽須要納付政府於此時準第十五條交付賠償金　如以售出之目的所有及所持鹽每百斤須從金一元三角之比例納鹽稅　將前項鹽所有及所持者其數量及所在地須要申告政府如怠於申告又爲不正之提供對其數量處相當稅金三倍之罰金　關鹽稅徵收之規定以命令定之　從第二項納完稅之鹽視爲政府所賣付之鹽　關於納稅期日以前鹽之所有及所持不適用第五條

第四十五條　自本法發布以前製造鹽者自本法發布之日期於三個月以內從命令所定須經許可　從前項所經許可者視爲從第九條所經許可者

第四十六條　本法施行之際製造鹽者自本法施行之日期於一個月以內從本法須經許可其期間內得爲鹽之製造

按右列附則各條。皆初行本法之施行法。我國向於施行法不甚注意。鹽法如果改良。其蛻嬗之際。糾葛甚多。固不可無此項施行之法矣。

結論

綜觀日本鹽專賣法。與我國鹽法。其相類之點甚多。以專賣性質。略相近也。故日本名我國鹽法。亦曰專賣。惟法無一定。大綱雖是。節目未能强同。國家如果改定鹽法。自當熟度社會之狀況。參酌中外之成規。我定我法。如浙江新擬之官運商銷。其辦法十條。已參用日本專賣之法。而師丁文成公四川官運前

規。裕國計而培人才。實因時救弊之制也。惟請負法。則各國均不用。故徵稅行政之制度。以直接管理法爲最善。既直接管理。則認岸包課之法不能用。而專賣之法可用也。惟鹽務之大敵曰私。透私之原因不一。而以造鹽之地爲其源。故日本於鹽製造者取締獨嚴。然不能保其遂無私也。故論淮鹽者。謂欲杜私梟。宜爬梳場竈。而恤育竈丁。增其工價。更收買餘鹽。使不漏私。其論亦何嘗不是。苟實力行之。亦何嘗無效果可言。特是海濱斥鹵。隨地可鹽。刮地攤灰。盡人能作。而況海邊廖廓。白蘆黃葦。一望無窮。勢不能時時地地以稽查之。是有籍之丁竈之私或可絕。而丁竈以外之私煎私掃仍不能絕也。於是乎有緝私之法。我國於緝私之法。亦既嚴且密矣。而私乃日盛而不勝緝者。其故何耶。無他。民無正業。游惰偏於國中。生計所驅。不得已而爲之耳。是故治國之道。理財之政。非枝枝節節而能收其效也。欲求鹽稅之日裕。則求私販之衰息。求私販之衰息。則必求民之守法。求民之守法。則必求民之有以自養。求民之有以自養。則必國家爲之籌生計。而行經濟政策。以保護而助長之。觀於歐洲各國。其爲人民謀生業者。至纖至悉。凡根本上之規畫無論矣。卽補救之方。亦不可殫述。行政上有豫戒之命令。司法上有懲治之教育。勞働之困苦也。則限傭值以維持之。地力之有限也。則謀殖民以發展之。其保護民生。如是之周且詳也。然且有作奸犯科。以漏稅爲事者。而以我國之生業凋零。游民滿地。乃徒爲是私販之禁防。甯有益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增兵以邏之。重刑以嚇之。彼救死不贍。何有於國法。有朝鐵趾而夕泛鱗耳。緝私云乎哉。

鄂爾多斯遊紀

譯中國公論西報

甘永龍

陸軍少佐畢蘭勒 Major Pereira 者。英國之陸軍人員。素有聲聞於中國者也。近嘗自北京啓程。遵陸道往遊緬甸。途經鄂爾多斯高原。地在河套之內。因著有鄂爾多斯遊紀。載於三月分地理學報。今轉錄之。

予遵陸遊緬之方針既定。卽於千九百十年六月三號由北京出發。乘火車西北行。抵張家口。路長一百二十三英里。由張家口至歸化城。路長二百七又二分之一英里。僱車三輛而往。歸化城地皆童禿。亦無樹木。居民甚鮮。皆中國人。昔日多係蒙古人。惟四十年來。爲漢人漸購其地而驅之使北。故蒙古人殆將絕跡矣。其歲獲大宗凡三。曰小麥。曰黃豆。曰雀麥。塵土飛揚。皆自西而至。山西北部之人。所操方言。音極剛直。凡諳京話者。對於北中國他部分之方言。尚易領略。而獨至於北山西。

則幾瞠乎無應矣。予由此一路至甯夏府。(甘肅)除於薩拉齊(廳名在山西歸綏道) 一瑞典教堂中之烏保君 Mr. Oberg 及來訪烏保君之西人數輩外。惟於道途間偶值比利士傳教士數名。此卽予所僅見之外國人也。

直隸與山西交界之處。其邊境穿過一鎮。名曰西穎子。(譯音 Hsi-ying-tzu) 今世所繪地圖。大抵將此鎮位置過於偏東。殊屬非是。山西一省。近已向西推展。將黃河流域(鄂爾斯多之北)包賅於內。直至相近東華協府(譯音 Tung-wang-yeh-fu 其實係鎮名非府名也)之處而止。東華協府在地圖上稱爲阿赤。其名爲華人所不知。而此處卽今與甘肅省毗連之地也。歸化城之名。見諸公文則曰歸化廳。其丁口約自七萬至八萬名。山西省人煙稠密之地。殆以此爲首。其次則推大同府。有滿人所居之城。在歸化廳東北一〇半英里者。乃綏遠城也。

予於綏遠城僱北京騾車三輛。準備渡鄂爾多斯以達甯夏。自綏至甯。路凡三百〇三半英里。須二十日而至。車每輛僅該處本地銀四十兩。約合英五金鎊六先令八辨士。予又自置一篷帳。專供沙漠中之用者也。

六月十五號由歸化啟程。西向而進。渡一廣而且腴之平原。平原之北。爲一參差兀突長約二三英里之大山脈所界。其名曰大清山。延亙而南以及於黃河。中國移民之至此者。時有其人。然亦有豔該處工值之高。僅來田中工作數時。時過卽返者。其歲獲大宗。則大小麥黍菽芝麻五者是也。

其城邑之大者曰畢喜子。(譯音 P'i-hsieh-ch'i) 約有居屋一千五百所。曰薩拉齊廳。曰包頭。薩拉齊廳在歸化西七十八英里。然據予所見之輿圖。則無一不誤識者。薩拉齊之居民。約共八千人。

包頭與歸化相去。計一百英里正。是爲此部主要之城池。其居民約自一萬五千至二萬。羊毛貿易。以此爲中心點。煤商亦會萃於是。煤之出處。則在城北十八英里處之山中。城內有車極多。足資行旅之用。然每年之往甘肅者又絕少。此則以道路艱難故也。當冬令時。車輛遵黃河北岸而行。旋復南向。沿上都河而至甯夏。於途約須十八日或二十日之久。然在夏令。則以水勢泛濫之故。此路殊不適於用。故大抵渡越鄂爾多斯也。然鄂爾多斯係沙漠之地。行者非挾九日糧不可。遊歷家往往喜乘舟逆黃河而上。此則非一月許不可。且沿途須三四人牽挽而行。」取道於鄂爾多斯者。駱駝雖稍遲緩。然究勝於車。蓋駱駝隨處可行。若用車。則記者敢勸人每車一輛。必駕以騾三頭。毋惜費而僅用二騾也。予所僱車夫中。其一係識途之老馬。故予一入此荒漠。未嘗不驚異於引道之人雖少。而彼竟能擇途而行。無稍歧誤也。彼又自詡能操蒙古語。然此則純係浮誇。無足致信矣。車夫中又有一人。係染有煙癖而終日踡臥者。然予則時時驅迫之。使下車步行焉。

予於六月二十號。率僕役二人車夫三人。由包頭啟行。於蘭桂窯子(譯音 Lan-kuei-yao-tzu) 相近處。乘筏而渡黃河焉。蘭桂

毓子者。在包頭西南。相距可二十英里之地名也。渡河後。沿沙堤一線。西向而行。此沙堤者。介乎黃河與鄂爾多斯沙邱之間。居者皆漢人。然亦如四散之晨星。寥寥無幾。旣而抵德盛汗。(譯音 Te-sheng-heng)是爲沙堤之終點。於此乃稍有文明迹象。蓋建有旅店一所。足資小駐。並有堡城一所。堡中約漢軍十一二人也。當予乘筏渡河之後。予不幸爲騾所踢。車輪騾覆。壓於予踁。沿途旣無醫藥可乞。而予骨亦幸未折損。故蹌伏車中者二日。然一路依舊進行。未嘗以此而輟。

六月二十三號。予離德盛汗時。駐防兵相率出堡。有向予行軍禮致敬者。閱一英里許。抵一沙脊。其高約自一百至二百英尺。其形勢略如與黃河作並行線。而鄂爾多斯之北界。卽藉此沙脊爲之。

鄂爾多斯一地。就予一路所經過者而言。其長約一百七十二又四分之一英里。至石瑞池(譯音 Shih-tsui-tzu)而止。此一百七十二哩又四分一之地。可分爲四段。

首段凡四十七英里。至大白生諾爾(湖名 Da-ba-sun Nor)而止。沿途純係荒漠。間有沙邱突起。沙邱之上。多一二英尺高之矮叢樹。然亦有高至三英尺者。惟不多見耳。間或與漢人之爲苦力者相値。此輩皆傭役於本地之蒙古侯王。力作已畢而歸者。其有井泉之處。漢苦力之環繞者。往往有一二羣。而皆以蒙古人監察之。此段行程甚劣。每小時祇能進行二英里耳。

二段凡三十七英里。至石里諾爾蘭(譯音 Shih-li-nor-rai)而止。蓋鄂爾多斯最爽塏之地也。其中有蒙古人之喇嘛小寺院五六起。其地勢亦較寬曠。有綿羊、山羊、犢、駝、驢馬之屬。嚙草其間。每羣皆有蒙古人二三名看守之。首段之矮叢樹。本段亦有之。有沙脊一道。高自三百尺至四百尺。由本段綿延以向於西北。此段之行程。較前段爲優美。

三段凡五十九英里。至山燕井(井名 San-yen-ching)西南九英里而止。本段有小沙脊連綿不斷。其勢亦漸進漸高。如山坡之斜削而上。終乃抵一平原。全段中僅有二井。且一路不見有蒙古人之草屋或畜羣。亦未嘗與一人相邂逅。是眞不愧爲荒漠。荒漠之上。惟乾燥之莠草。間或有二三英尺高之矮樹而已。

四段凡二十九又四分一英里。至黃河而止。有斜削之高原。其勢遞降而下。沿途見喇嘛寺二所。間或有中國商人或苦力之往村中者。

就予一路所經者而言之。則鄂爾多斯實一荒漠之鄉。未見有絲毫文明氣象。且直至黃河之岸而始見有樹。若向所謂樹者。不過叢灌而已。沿途人迹尤稀。其來往者非入村卽離村者也。卽以村而論。其居民全賴井水。井之四周。有築以土牆者。有衞以石子者。是皆小小之中心點。蒙古人之畜牧者。皆鄰近於斯。無以名之。名之曰村而已矣。統鄂爾多斯而言。凡予所見之蒙古人。殆不滿百名。間有二三圓形之小舍。近井而築。舍以竹木片爲之。頂上蓋以氈。其圓徑約十二英尺。高約九英尺至十二英尺。此卽所謂村落也。然於最後之八十八英里中。則非特

不見有村落。幷不見有行路之蒙古人。旣而遇渡夫一衆。約十二人。則在黃河中駕筏以爲生者也。所遇漢人。約共二三十名。大抵係苦力。皆傭役於各村落者也。

鄂爾多斯之四周。皆有漢人移徙而至。逐蒙古人而自居。卽其東部。亦竟有之。獨至於鄂爾多斯本部。則以旣乏水漿。而地勢之高。又不宜於灌漑。捨一二處略可芻牧者以外。其餘幾盡歸無用。故雖堅忍如漢人。亦莫有闌入者。

鄂爾多斯除臨湖之衙署一所及喇嘛寺數處外。其餘更無屋宇。所見喇嘛寺中之最大者。係一二十八方尺之磚屋。其頂係漢式。兩旁各有一較小之寺以爲之翼。其從者所居。則寺後有泥屋十一二所。據云此處喇嘛之侍從。全數凡三四十人云。

該寺雖祇有牛車三輛。然一路苟非爲泥沙所掩滅。則皆有轍跡可見。野花種類。至爲繁夥。動物以蜥蜴及棕色鼠爲最多。間有數處。產鹿甚富。而尤以第三段內距離石里諾爾蘭九英里處之流域中爲最。予嘗於該部分。一次所見至四百頭左右。若在他部分。則一次所見從未有過三四十頭者。此外則野兔亦甚多。禽鳥中如鷓鴣、沙鳩、野鴿、鷺鷥等亦間有之。惟鷹鷂與小鳥則獨無。

大白生湖。漢人名之曰泰鹽海池。Ta-yeh-hai-tzu 按諸地圖所繪。往往太偏於北。且所佔地位亦太廣。至於地圖上所記之名。則又與以上二者不同。蓋其名爲哈喇莽喀淖爾 Chara-mannai Nor 也。此名爲該處蒙古人所弗稔者。湖長自東北至西南約八英里。闊自一英里半至二英里。湖中絕無船隻。其西部有水。而東部則係鹽隰。鹽覆隰面。略如一層之薄冰。渡鹽隰約百碼。地土愈進愈軟。予乃弗能復前。據本地蒙古人告予。當天雨之後。間或深至六英尺。隰中鹽爲是處蒙古侯王入息之一宗。此蒙古王者。其所居在由此南下九英里之處也。一路欲得清水。不得不求之於井。此外惟二小溪中有之。甲溪在麻巴拉。(譯音 Mou-pa-la) 乙溪離湖甚近。然此二溪之水。亦流漬入沙。探取不易。其餘河牀。(卽溪底)盡皆乾涸。且多鹽蹟。

沿途以赤日當空。無所蔽蔭之故。氣候大都晝熱而夜寒。某日當下午一點鐘時。氣候在法倫寒暑表九十度。及次晨五點鐘。則北風怒號。度數已降至四十一矣。幸當時所遇僅小雨二陣。最難堪之飛沙一陣。

鄂爾多斯之名。僅爲蒙古人所用。漢人則罕有知者。予於甯夏府遇一中國極有才智之郵政司。彼亦茫然不知此名云何。考諸地圖。則有書河套者。其實河套係黃河北面一平原之名。此平原綿延東向。達乎賀蘭山脈以北。

查禮士君 Mr. Charles 嘗著有鄂爾多斯論。論中謂赫式神父 Abblé Huc 渡大白生河南部以達石瑞池。故予抵鄂爾多斯之此部分時。卽謹遵赫式神父之舊轍而行。然據予所聞。則歐洲人之曾經此部者甚鮮。不過有比國傳教士。聚處於上都河。(地在黃河之上鄂爾多斯之西) 並有過上都河而行蹤更進者耳。予所挈者爲一容盒風雨表。是以一路進行。僅足以識地勢高下之比

較。當予初入鄂爾多斯時。驗之於表。則地高四千六百五十英尺。既而地勢自低而漸峻。爲一千一百六十英尺。然後漸降至八百三十英尺。直至大白生湖而止。既過湖。又漸高至一千四百英尺。漸落至一千二百七十英尺。至近接石瑞池之黃河而止。然而石瑞池地勢之高。又至五千一百五十英尺也。予所僅見之高山。爲一參差斷續之山脈。蒙古人稱爲阿喇伯斯賀蘭。（即賀蘭山）即鄂爾多斯之西界也。

予所見之淤泥。（水勢淤積之灰泥）惟在距離石瑞池四五十英里處之山中。及將抵黃河之最後七英里內而已。

黃河兩處渡頭。其水勢皆甚急。河闊約均自四百碼至五百碼。且水甚汚濁。與河南山東兩省內之黃河。水色相等。據稱現擬於河上置一比國小火輪。俾往來於甯夏歸化之間。夫鄂爾斯多之遊。不可謂無味。然欲既遊者重臨斯土。則其人茍非蒙古土著。必係染有狂病者也。

既而予抵石瑞池。亦曰石瑞山。差幸出荒漠而見文明氣象矣。然亦不過一位置於沙原之窮邑。其土甚瘠。其居民僅七八百所也。自此南行三四英里。居然入一地土膏腴之壤。介乎黃河與賀蘭山之間。有河五道灌溉之。蓋此間四面之溝洫。皆賴黃河水爲滋潤。而此五道之河。亦黃河所浸注也。其出產物。則大麥、小麥、米、黍、高粱、黃豆、胡麻子、蔬果等。無不畢備。由此過一繁盛之鎮集。及一居民四五百家之小縣。而抵甯夏府。府離石瑞池六十三哩半。自四十年前回匪亂後。休養生息。至今漸復舊觀。府中約有人口四五萬名矣。織毯爲甯夏最大實業。歐人之旅此者。惟英國畢特勒夫婦 Mr. & Mrs. Biddler 而已。」抵山西時。予未嘗見有罌粟花。據該處敎士告予。謂官場遵守禁煙諭旨。絲毫不容假借。是不得謂非善政矣。入甘肅。則於石瑞池及甯夏府之間。見有罌粟田。然據斐特勒君 Mr. Fiddler 告予。則目前之罌粟。已較昔時減少至百分之九十矣。

按紀中所舉地名多有地圖上無可考者僅據西文譯音而已

譯者誌

美國精琦氏選舉論

錢智修譯述

昔古巴獨立。編纂憲法。其政黨某君。曾就商於紐約。時勝流坌集。不佞亦追隨其後。因論及選舉之權。暨所以爲出占公民之資限者。既往復呈難。乃得一扼要之言。以爲第一事在繹求宗旨。宗旨者何。國家所懸之正鵠。以睎望於方來者也。以是爲衡。因制法范民。使裁成其事。而選舉之資限定。凡國家所以有選舉者。將爲羣禔民福。奠造不基也。而選舉所以有資限者。

又將以吐納萬流。用爲衡量也。此選舉大端。所可論者。至於天賦人權。自繇公道。衆心執著。播爲美譚。於事實固無與已。」今欲䌷繹選權。剖疑析滯。則政治公例。應有數事。當所先知。試即就天賦人權論之。夫人食息斯世。有其職任所當爲者。即有其權實所可爲者。此天賦人權所張目也。然所以付畀此權者。即爲輔益羣倫而起義。益羣之事。有本有標。社會定之。小己無與也。然則天賦人權。所宿留者僅已。且社會既定此本標。尤能督責人以必守。執戈禦侮。畏法懷刑。既生此羣。罔敢違遁。違遁者失自繇。喪生命。意中事也。

民生好嬉。成爲媠性。故其遇事。每憚於致思。而嬾於陳力。此不佞於政機論所詳言者。而於選舉之權。尤有深繫。喬頓者。斯丹福大學之祭酒也。嘗爲國人。演述其事。喬頓之言曰。方余之漫遊印第安那也。乘火車行。經一村落。見有六人。負暄駢坐。芒若無思。後三數年。復經其地。則此六人者。仍駢坐如故。夫印地荒蕪。遺利至厚。耒耜所加。立成沃壤。所不足者人功耳。而此六人。乃負其身手。輟業以嬉。凡耩業治生。力田致富。僉若未經其思慮者。則媠性之中於人心。爲害烈也。(以上喬頓之言)而因此媠性。習爲盲從。則論政擇言。亦多拾人之牙慧。夸毗橋泄。無暇究詳。而選政遂不可問矣。條分治制。大都以選權廣狹爲衡。假有社會於茲。民之多數。得與於出占。斯爲民主政體。雖君統綿延。天王負扆。其爲民主自若也。其次爲貴族政體。則出占之民。但居少數。其次爲專制政體。專制政體之民。無與於選舉也。既無以爲闡宣輿論之機緘。又無以爲監防政府之權藉。維辟作威。言出爲令。氓之蚩蚩。有戢伏順受耳。此政制大槩。所得言者。而欲於民主政體。見其眞際。則出占之數。與出占之民所以得行其實權者。尤當諦辨。夫德國下院。曰賴希斯達。民之出占。教育財產。舉無所限。而英民則財產之限綦嚴。此若德人政體。畸重於齊民者。而徵諸事實。則適相反。蓋英倫下院議員。爲出占之民所選舉者。其左右政權之力。固遠過乎德人也。故英倫下院。重要議案。皆待其諾承。而政府之經猷。即取決於衆心之違順。德之賴希斯達。無此權也。有此權者。乃在其上院曰班達斯賴茲者。然則選權盈朒。將在其實力。而不在資限之寬嚴。又可知矣。惟近祺以來。公民之數。霑被日多。而運用之之權。亦與之俱進。既非君主所得限制。而亦無漫加以限制者。是則大勢所驅。自歐美以達世界。無不皆然耳。

然所謂民主政體。選權廣被者。與自繇在宥之國。又自不同。民主政體者。其國多數之民。但屆成年。得與於選舉也。顧其事初於自繇無涉。自繇之分數。定於其國範圍民行之典章。使其國典章。所以範圍民行者較寬。則小己私人。所享受之自繇亦較廣。由斯以觀。則世固有政隆專制。而民獲自繇者矣。蓋專制之國。其坊民齊俗之力。常見其微也。雖民主國民。以甄官察吏。由我爲政。其自繇若稍張。而事有不能一槩論者。以衆民專制。其督糾束約之方。實未爲未減也。

天賦人權。殆成戲論。已如不佞所前述矣。至於法例之權。若疇類所同具者。然國家之力。仍能令其棄捐一切。利濟羣生。以區區小己權利對之。大倉稊米。其量微矣。卽實論之。選舉權者。非權利也。實國家神聖精嚴之委任。所以使吾民得力以奉公者。法律之用。則所以克盡此委任者耳。

出占之民。必有資限。此吾書所當詳也。而欲資限所施。咸根理實。則其事權職任。有不可不先究者。希臘者。共和最夙之邦也。故其權職亦最廣。凡官吏之經猷。殆莫不取決於公民者。今瑞士福州。尚沿其制。法以每年徵集全部州民。諏謀國政。其行政之官。年以為期。卽選於是。有所矢陳。必先商推於州民。而後提出於議會。衆謀既集。遂定從違。而贊勤立法。尤其本務。此瑞士民權之熾。所以夐絕於人寰也。特吾美則殊異。美之公民。所得與於立法者。祇修正國憲一事耳。有時地方公債。濫額度支。暨非常之事。關於聯邦盟約者。亦或與公民謀之。然其事屬諸別例。未嘗為經制也。

公民尤要之職任。當無過於選舉代表者。此吾美所見行。亦諸立憲國之通制也。而其事又不盡同。代表者。賅議員與行政官言之也。使其國行政之官。出於選舉者多。則民之職任重。使其國行政之官。出於選舉者少。而泰半由銓除題補者。則民之職任。亦方之見輕也。

且選舉代表。不必戶達意而人有權也。其選舉之前。例有所謂豫選會者。此豫選會中。凡繫公民。皆得臨蒞。因先擬數人。號為候補。而卽於其中舉代表焉。意以計成敗。免紛歧。法至美也。而以人心懼悞。樂為陳因。於是政黨領袖。遂得操縱其權。以為己用。所謂候補人者。實政黨領袖定之。公民所為。不過於茲數人中。決其去取耳。斯誠吾美民主政體之秕制。宜所亟更者矣。蓋既名民主。則必選舉者與被選者有深切之關連。而後能宣閟通隱。而欲舉其實。則於定候補人時。有不容不矜慎者。蓋候補人。實方來之代表。而民生所託命者。

尤有數國。以尚賢慕誼之情。用之泰過。而選政亦受其拘攣。如今之希臘是已。希臘政黨。其秀出者有三。曰脫里考比。曰第里安尼。曰喀拉卑尼。皆取其盟主之姓名。以為黨徽之楬櫫。民之入黨。初無黨綱政見之可言。不過欽企其領袖之為人。樂為之驅效耳。此等國家。其豫選會中。民之無權。更不必論矣。若夫民權積盛。如前舉之瑞士者。則出占之時。不特立法選官。待其承例而已。又可以小己名義。為法律之提議。此亦吾美所不經見者。吾美之民。雖上書議院。事所恆有。然而提議之權。在代表不在公民也。

以上所言。皆出占之事權職任也。不佞於今。乃將進論其資限。資限者。本權職以定寬嚴者也。其第一事。則在年格。年格國而有之。大率以二十一歲為期。獨有德人。以二十五。凡繫齊民。必臻此歲。乃獲出占。此法驟觀之似鄰獨斷。以世固有英年妙選。洞達世情。壯歲耄期。反惛治理者。然其事固不恆遘。則大齊仍不能不立。必以二十一歲為期者。以中材之民。既逮

此期。則殖產營生。僉能自主。對於國家之權責。亦庶幾遊刃有餘也。

欲使選舉少滋冒濫。而出占票數。易於檢查。則選舉區中。民之著籍限期。亦所當定。其限期或以期年。或以六月。或以三月及旬日。因地制宜。不可爲典要。大都譎欺長。則法禁從嚴。奸僞罕生。則科防略簡。此其可得而論者。至其他資限。有如教育財產。男女種色。及曾攖刑典。褫奪公權。亦吾美所見行。凡以甄別羣倫。使於選舉一大事。無虞覆餗也。世有國家。公民權職。繼長增高。過於吾美。則其資限亦必方斯而益厲。抑可知已。

試卽就教育一端論之。美民出占。其經要之業。祇在選舉代表。此所以教育程度。亦無待過高也。假使其事旁周於立法。乃至圜法稅畝。銀行制度。皆得與謀。則學識亦必取稍深。而今所限齊。將立形不足。蓋圜法稅畝。任舉其一。理已賾繁。必於其學覃涉既精。而後立言始能中肯綮。試問吾美之民。其克堪斯任者。又幾何人哉。民既不堪其任。則流酷所趨。殆可逆肌。至造訪朋遊。雷同勸說。一也。逞其一隙。蠡測管窺。二也。至於政黨勢張。民智黯闇。則其禍尤烈。勢必發蹤指示。政出豪門。而言論自繇。益陵夷不可問矣。雖有大心之士。欲棄其黨規而圖公益。而未嘗問學。仍於實事無裨。然則今所可行。猶毋甯權職稍輕。而教育程度。亦得略從苟簡耳。

政黨之桎梏。於地方自治。不少概見。以政黨範圍。常在國政不在地治也。是以國會選舉。欲使愼擇通材。不循黨見。則智慮之用。所待已多。至地方選舉不然。既無黨見之拘墟。而其事又所周審熟習者。民之出占。但舉所知。其事已濟。不必材智超羣。而後勝任也。此地治所以易與。而教育之爲用亦微也。然其用雖微。而常例所存。知書識字二格。猶不可闕。雖有秀民。未通文義。猶任出占。未足破此常例也。分而論之。則舊國通都。民之求學易。而地治亦較複積者。其教育資限亦稍嚴。草昧初奠。學校未興。求學既難。地治又簡。則教育資限。似可從緩。雖知書識字二格。亦非所必行也。

從事選舉。有待夫智慮。斯固然矣。顧德行亦不可忽諸。如蹈禮知方。守典奉法。皆羣治之綱維。而公民應有之德行也。至民主國民。尤當有崇護自繇之能力。此其爲事。較諸一二議案。智慮偶疎。所繫更鉅。智慮之闕疎。猶可博訪周咨。取於人以爲善。未若民風澆漓之受禍烈而振救難也。尤有數事。若愛國家急公益之心。亦當常存無斁。吾儕承民主政體之厚祜。國羣小己。休戚相關。但使於公益事利害消息瞭如。慮無不兢兢注念者。所以鶩私利而饕財賄者。大都羣己消息之理。知之未審故耳。知之未審。則關懷公益之意澹。受賕骫法。威脅利誘之見於選舉者。滋紛紛矣。欲祛其弊。道在立法明民。力求其易簡。必使因果之相生。是非之分界。咸豁然碻斯。而後論政出占。亦庶幾風清弊絕。且夫公益心。至難籀也。而其端卽於出占一事見之。今使有人。羌無故實。委棄選權。則其忨視公益

可知。國家於此。明罰敕法。褫奪其公權。不爲厲也。裁量事情。不熒曲直。亦選舉之美德也。顧其事初無繩墨迹象之可緣。執途人而問之。而欲辨其量事之智惛。至無俚也。無已。仍寄其事於教育及財產。教育所以濬察理之材。財產所以顯治生之力。既於斯二者克副期程。則量事亦常得八九。此其大較也。彼瘠貧之民。所以不獲與選舉者。以於斯二事皆欠耳。」

善夫意乍生之能言也。以爲人間瓌寶。無過於能自用心思者。彼更推勘其弊。謂維今之人。心量拘牽。猶羣羊之受縶於牧圉。於是政治見解。每多限閾於地形。紐約居民。必黨民主。山陬士著。多尚共和。此何由者。多數之民。無獨立不倚之識想。僕緣黨魁。隨波遷轉。使其地而某黨勢熾。民之政見。亦遂泰半從同也。此又言選舉者所宜加意也。

奴隸之無選舉權。以奴隸無立身自主之人格也。英倫數十年前。勞傭客作。不與出占。亦以是故。英人有恆言曰。與我錢囊者。我之主宰也。其工傭之不自主可知矣。此所以選舉之權。亦毋甯靳予也。惟自祕密投票法行。業主既無從干涉。而工聯鞏固。又有以陶淑其材能。各國選舉法中。限制工人之例。久已弛矣。即觀吾美。賃工之於業主。非無畏威怵勢之見存。然投票出占。則尚能行其自主。雖有時以選舉競爭之故。至於停工失業。不獲聊生。猶無憚焉。此固吾美民氣之足尚。而法制之善。所以懲豪暴而衛編氓者。其功尤不可誣矣。

有數國焉。服官政府。則停其選權。蓋以身既受糈筮仕。其自主之權。即多掣掣也。此於德相卑斯麥事。有其前徵。方卑斯麥之爲大理也。欲得政府中人。遍布於議院。乃於選舉之前。條書告誡。謂依大理之意。凡屬在官。應有左袒政府之義務。實則以長官命令。迫脅人以不得不從耳。此等事在吾美蓋所罕逢。以前數總統之賢明。樞府諸公。若蹈斯轍。有褫職而已。然而月暈礎潤。其幾也微。聞今亦有漸行之者矣。使此風而果長。則百僚師師。將徙爲承受指揮之機械。下凌上替。樊蹙威柄。而專斷之局乃成。曾不若停其選權之爲愈也。

女子選舉權。今日爭持未決之一大事也。然能從上來資限。審慎推求。則持論亦庶有準的。試斷言之。夫吾美女子。以智慮言。已與男子相埒。此教育程度。所以無虞其不足也。或謂女子材能。偏枯於政治。故受膺國事。慮有差池。顧其說滋不確。近者學校公會。以女子爲職員者日衆。無不斂練徇齊。克將其事。察微以知著。皆政治恢幹之見端也。至於愛國之情。奉公之念。關於懿德秉彝者。亦方之鬚眉。未遑多讓。洞冥之士。當不河漢斯言矣。

排距女權。有一强有力之論也。以爲女子天性。毗陰而善感。愛惡所攻。流於偏激。外緣所迫。奪其本懷。鮮能自爲張主者。此選權之不容濫廁也。然其事仍當分別觀之。在宗法社會之世。國爲拓都。家爲么匿。家有子姓。統於其尊。使此時而有選舉出占之事。則子姓之權。主家政者操之。嚴父慈母。斯無異焉。即在輓近。女子當家。夫男雌伏。而闒威所積。能使選舉權受

其繫係者。亦事所恆有。不過到場投票。暫寄於夫男耳。且所謂宗法社會。子姓無權者。詎不以財產握於家督。而議政避材。亦多掣肘邪。然則凡自承門戶者。斯無問男女。應與出占矣。此所以歐州德奧諸邦。女子選權。萌芽日茁。而張弛進退。又多以財產爲衡也。惟以女子赴投票之場。事終未便。故迫不得已。仍以其代理人爲之。

是則今所當言。又在女子之自立程度矣。必自立程度有餘。而後能心絕攀躋。奮紓其意見。此政治之公例。亦女權予奪之準繩也。然使吾輩澄觀返省。一爲對鏡之思。則持論又不宜刻覈。夫吾輩男子。非壟斷政權。久更年祀者邪。顧其自立程度又奚若。恐蝝息蚑行。萑搖而無定者。實居其半耳。而巾幗名媛。乃日徂月邁。而有沈毅用壯之風。以聰強之女子。持較明智之丈夫。其比例多寡之數。正不大異。是又何所據而靳其選權乎。雖吾美習尚相沿。以男爲政。人材以磨厲而益出。故出占一事。貞固不渝。猶彼善於此。然由倫常日用觀之。將見女子之風裁更峻。舉父師昆季之教督。有未足回易其定心者。是故以自立程度論。則女子之材。已卓然足恃。未見予以選權之操刀傷指也。

今夫由政治公例以言。各國選權。不必嶄若劃一也。國家所以責效公民者。因損益隨時而異用。此一事也。公民所以馳驅於國事者。有品流材性之不齊。此又一事也。且選舉之所以行。其開宗明義。亦曰將以求郅治而已。故民之勗將其事者。必當有守秩序愼和平之意。又必有圖公益新進取之心。凡此皆選舉善敗之所關。爲倘論女權。所當注慮者。請更鉤稽左驗。與諸君一揚搉之。吾美西部諸州。爲女子出占。見諸行事者。而成效亦蔚然昭著。其器宇之宏深。與治材之優贍。蓋有識所同仞也。此但就哥羅鐸州一事觀之。已可概見。哥羅鐸州地治。曾有夫婦二人。因選舉議員。各相反對者。卒之其婦獲勝。權利所存。當仁不讓。斯以洵美矣。而以不佞所聞。則斯夫婦二人。初不以政見之睽違。傷其室家之燕婉。此尤徵其宅心之平恕。而令吾輩歆慕於無窮者焉。

且徵諸已事。彼女子出占之國。不必選舉代表。囿於其類也。又不必跅弛泛駕。撓亂典常也。人無論男女。既自孩提襁抱。共處一羣。則其習用之性情。留遺之風俗。亦一受成形而莫遁。安見政治見解之必著異同乎。故使授予女權。行之而得當。其顯見之跡。不過出占票數略增而已。而增於此黨者。亦溢於彼黨。乘除相濟。而各黨之勝負。乃適得其平。決無以大異於今茲矣。

雖然。必謂女子出占。皆關心國政。善用其權。則又皮傅之論也。社會之情形。既蕃然不一致。故良法美意。亦存乎其人。如幼塔。如哥羅鐸。皆女權先進之邦也。其多數女子。既憤悱有爲。因之立爲定制。任受以選政。此事之有當於人心者也。如馬薩諸塞。如紐約。賓夕爾吻尼。由今日以觀。女子之熱心選舉者。不多覯也。則其扞衛政權之力。亦略可推知。將謂出占

之後。即能起廢而拯衰。吾斯之未信矣。蓋建邦立法。非特科條律介之戔戔而已。尤在符合乎民志。民志既符。合衆人之力。爲之繫維。而後其法乃有效。反是則流禍且不勝窮。女子選舉權。其一事耳。世有仁心爲質。提倡女權者乎。其先務所急。當無過於不變其民志矣。

不佞於此。乃得綜覈上文。立一結論。女子選舉權。非權利也。尤非予少數人以私便也。第假其事。爲厚生利用之筌蹄而已。橫覽各邦。女子之傾頓於虐政者。林林總總如焉。其材能智慮。尚不足自持。又安望其啓迪宏規。爲民造福乎。若在吾美。則材能智慮。已歲蕤可觀。故選舉之權。自不容旅距。然又必求之之心誠。而後守之之道固。若先事而漫予焉。則玩忽委棄者見其多。而葆愛堅持者居其少。是又非折衷至當之法矣。難者曰。然則胡不酌盈劑虛。擇女子之關懷國政者。量予之選權乎。此其說似已。特不知其說果行。而羣治綱維。能無變動否耳。使羣治而變動。則影響所流。通於一國。諸姑姊妹之樂本業而適己事者。亦同受阽危。與厚生利用之恉。又相背矣。夫厚生利用。則選舉之歸墟。而吾儕所宜永志勿諼者也。

不特女權一事而已。即黑民異種。其選權進退之方。亦由斯可見。以常法論。黑民異種。既同爲立憲國民。即應有出占之權利。但在教育財產。明定限齊。而選舉之事濟。固無取夫種色之分歧也。顧必客民土著。馴擾相安。而後此法乃可用。使輕忽以蹈之。未有不職爲亂階者。諸君瞻同往事。一爲推詳。將見余言之益信。夫當南美敉平之日。溢其地皆獉狉之民也。統其獉狉之民者。皆土豪酋長也。使諸君而宅業其間。將以其敎育地治之權。託付於土豪酋長之手乎。吾恐不俟崇朝。而歎法制之不良矣。此與非洲脫蘭斯窪諸國。亦正同一例。脫蘭斯窪諸國。非無少數之民。治材優裕者也。然由其社會情勢觀之。則選舉之權。似猶當姑緩。善爲治者。轉移其習俗。而漸漬以治平而已。惟進化之功。既自強而不息。故遐方殊俗。亦日進於文明。今者南美諸邦。時雍之化。已可驚矣。而黑種之民。亦括垢磨光。駸駸向上。然則選權普及之期。睎望正多。去茲不遠。又可知矣。

嗟夫。種族問題之難治也久矣。非必其德慧術智殊也。以故國遺黎。有尋仇梗化之心。而反側之機。乃潛蟄而待發。與以選權。直假之利器。而使其破壞治權耳。夫以選舉之美名。而攖破壞之實禍。非論者之所期也。然則吾轉移習俗之說勝矣。要而言之。文物聲明。國之本也。典章法度。治之標也。必無傷其本。而後可徐務其標。革政化民。道通爲一。又豈僅選舉權爲然哉。

再紀摩洛哥事件

傖父

一　亂事之起因

列强對於摩洛哥之位置。自前年挨爾奇西拉司條約訂定以後。固已解決矣。然摩洛哥之內政。變端百出。迄今仍未能解決。此次事變之原因。實由法國分遣隊。被摩國匪徒所要擊而起。法國殖民地與摩國境界間有地名沙維野。向有馬達克拉族之區隊。設置其地。馬達克拉族。近忽與鄰地土民班尼克利亞納族。因爭奪牧場而起衝突。班尼克利亞納族。求蒲西安倫哨地之法國軍事官憲判斷。以法國莫亞尼將軍。年來常命該哨地之官憲。辦理此種事件。每能行和平解決。此次事件。莫亞尼將軍仍命該哨地官憲設法代爲解決。於是法國馬爾湘陸軍中尉。於今年一月十四日。率騎兵下士官一名。及土民騎兵二十名。專任調查之事。因嚮導者迷失道路。正彷徨於喀爾利弗拉河與宜辣河沿岸之際。突有土匪一隊暗擊之。中尉馬爾湘、騎兵下士官、及土民騎兵三名、皆遇害。當時不知侵害者固係何人。以意度之。必土匪之所爲。莫亞尼將軍。遂欲以土兵組織之騎兵及土民剿捕之。其後。法國政府探得此暴行。實爲向以敵意仇視法國之石愛爾番族所爲。明言犯罪者確係該番族之區隊。其襲擊之地。則在沙維野之東約二十啟羅邁當之梅爾吉克之城砦。此時法外務大臣。對於此案。不欲多事。一面由陸軍大臣召莫亞尼將軍速回巴黎。幷下嚴密之訓令。將阿爾及耳 Algeria 撤退之兵一大隊。殖民地之礮兵一大隊。及其餘礮兵二小隊。派往喀撒體浪喀以備不虞。並設法警戒港灣。保護土民。維持沙維野地方之商業。一面照會摩王。令其速施相當之處分。並令其擔保此後不得再有此等侵害法國軍隊之事。法國政府之態度。固竭力尊重摩洛哥之獨立。而法人之反對政府黨。則恐有關係摩國事件之各國。起而干涉。主張先發制人。施强硬之手段。此係另一問題。茲姑不論。

梅爾吉克事起後。摩京費市附近。另有土民反亂。聞反亂之原因。由於重臣愛耳格拉維之苛斂。與國王之行幸拉柏。其先由休辣爾泰番族爲之倡。班尼慕鐵爾、班尼赫孫、什姆慕爾、格爾安諸族。應之而起。其勢日益猖獗。是時費市與拉柏間之交通。業已隔絕。而費市與湯才一帶。勢亦岌岌。三月三日。討伐叛黨班尼慕鐵爾之官軍。大得勝利。旋於同月五、七、十二、等日。經統率官軍之曼祥大佐。猛烈進攻。班尼慕鐵爾叛黨乃大敗。一時競向國王乞降。其後該叛黨得附近諸番族之救援。又復示反抗之意。接戰數次。無大勝負。然至三月二十二日。因國王不從曼祥大佐之諫阻。用其未經訓練純熟之軍隊。致該軍隊爲



摩洛哥僭王墨蘭尋與西報訪員會談之狀

(右為西報訪員左為墨蘭尋)

亂黨所破。敗走至費市。曼祥大佐。乃傳命於蒲利門少佐之梅哈拉隊。(摩國聘法國士官用歐式訓練之兵隊)介該隊前往費市。襲擊班尼慕鐵爾族集中之拉式爾麥陣營。蒲利門少佐之梅哈拉隊。乃長駐於愛拉爾達之領域名大爾開德哈德者。四月十一日。撤陣出發。次日即受叛黨之襲擊。幸即將叛黨擊退。其後聞蒲利門少佐屢獲勝仗。向費市進軍。然曾否到達費市。則因郵信停止。外間無從知悉。斯時國王特派幹員與模拉尼。求和於叛黨班尼慕鐵爾。為叛黨所虐待而返。此時摩洛哥因首都費市被圍。國內交通杜絕。致人民多失其職業。生活困難。益增其貧乏之苦狀。有多數之皮革工人。聯名上奏摩王。請免一切靴鞋稅。並求給與每日之廢止煙草律。

食品。因民人無職業。故無從得生利之道。亦有奏請願執干戈。以討叛黨者。乃此奏不能直達摩王。於是不平之聲。喧騰於全國。形勢之危迫乃日甚矣。

亂事勃起之原因。大率由此。今吾人尙更究其內情。則摩京東南山麓所居住之土番。名曰悲爾班族。該族中最近國都之一族。名班尼慕鐵爾族。是族之番民中。實際無一心服國王者。而屬於蒲列特斯希巴之管轄。（摩洛哥之政權。雖在國王蘇丹之掌中。然蘇丹之外。尙有權勢與蘇丹相軒輊者二人。卽回教中所謂大式利甫者。素以教祖穆罕默德之後裔自任。）班尼慕鐵爾族。平時動輒因宗教上之迷信而攻擊國王。此事在摩國已成習慣。實則出於宗教上之迷信者尙輕。而欲藉端逞其掠奪之慾望者良多。現今國王畢蘭哈斐特氏。從基督教徒之言。訓練梅哈拉軍隊。此實該番族所最不能堪者。蓋現今之國王畢蘭哈斐特。昔日曾爲主張保存國粹受人信仰之人。今反復如此。故諸番久欲乘機另在美機內斯選立一人爲蘇丹。（現已由巴巴爾人推摩王之弟畢蘭尋爲王。尋初有辭意。自美機內斯告急後。彼遂僭登王位。改呼尋海遜。明其爲穆罕默德之孫海遜之後裔也。傳聞僭王之政策。以排外爲主。摩境內除沿海商埠外。概不准有歐人足跡云。）加之重臣愛耳格拉維氏。近益誅求無厭。於是反抗之心益高。愛耳格拉維氏。本在國之南方。佔有領地。今又欲酷虐北方忠良之種族。肆其聚斂之故智。實屬無理已甚。加之國王對於費市之住民。常施虐政。且用法國士官訓練梅哈拉隊。近又將整頓軍律。刷新政事。在在皆與摩洛哥主張保存國粹者相反對。此卽此次反亂之最重原因也。

是等不平之徒。果能否釀成大事。現尙未定。山居之番族悲爾班種族。固全體一致。懷抱侵掠費市之志。但此等舉動。爲其餘人民（指花奇族、慕爾族、商人、學者、宗教家而言）所不贊成。此等人民。平時惡山居番族之蠻行如蛇蝎。據最近之電報。則國王對於此等人民。竭力用其懷柔政策。使其與番族仇視益甚。以冀免於禍亂之逼迫。然摩國形勢之危急。實無可諱。觀於駐在費市法國領事茄伊耶氏勸告法國人民速離首都之舉。可知摩國之亂事。忽起忽伏。如晴雨之難以測度矣。叛徒之弱點。在糧食時常缺乏。行軍毫無訓練。故不能持久。惟時起騷擾。危及留寓之歐人。以貽國王之憂而已。

二　法政府之方針及法國輿論

法政府對於摩洛哥事件之方針。觀四月六七兩日法國上院之議事。而得推知其一斑。當時法外務大臣克羅批氏宣言曰。「觀摩洛哥之近狀。在費市地方。最爲可慮。惟叛黨圍住國都。其餘忠良之徒。並不在列。」又曰。「沙維野地方。別無騷擾之事。我國對於現今費市地方之形勢。將依照挨爾奇西拉斯條約之範圍。施相當之措置。令摩王供給蒲利門少佐所養成之梅哈拉軍隊之經費。又因蒲利門少佐駐在休辣爾泰與安耳克石爾之間。守護費市與休辣爾泰間之交通。對於此項兵隊。須令摩王供給經費。

梅哈拉軍隊。對於法國之派遣隊員。則常表明其誠實之信賴心。」又云。「摩洛哥之現狀。實際如此。本大臣今尙欲謹告諸君者。即居住費市之外人。如有危險。吾人實應負救援之義務。我政府所以取此態度者。第一由於人道之觀念。第二不可不維持摩洛哥之秩序。此事蓋與我國有特別之利害關係也。余意以爲摩王現在。不難求得足以克復平和之充分之兵力。」

觀以上所述。則法國政府。固以守護交通救援費市之外國人爲責任。關於摩洛哥問題。已依挨爾奇西拉司條約之範圍。與西班牙政府。交涉數次。一面由駐德國之法國公使。與德國外務大臣威伊德氏。開長時間之會議。觀其形勢。凡關於摩事之各國政府。大致已互相商妥。得滿足之協定矣。

至法國著名新聞。可以代表法國對於摩洛哥問題之輿論者。大致謂法國人民常因法國之對摩方針。偏傾於因循姑息。即派遣軍隊。亦止限一小軍隊。大不爲然。竊竊私議。政府之過於卑怯。不得辭其咎矣。今日者。正脫離卑怯而改爲獨斷獨行之好時機。若法國再不起而圖之。恐德人將乘我之弱點。而益出其暴慢無禮之行爲矣。又云。我國政府。今日正宜將所欲爲之事。斷然宣布。正告列國。我法蘭西既爲第一等之大國。不可不負其應盡之責任。斷不能隱忍一國之代表在費市被殺害之恥辱。且今日者。吾人果應出於復仇之舉動否乎。苟摩王無令人滿足之處分。則雪恥報仇。固吾人義不容辭之任務也。又云。德國所企謀之陰謀。無論在摩洛哥在西班牙。總之向我法國提出難題。實屬無益之舉。且德國政府。意欲將摩洛哥事件。與伯達鐵路事件兩問題相連結而提出意見。尤屬無意識之舉動。我國既無求於彼。亦無所酬於彼。我國政府。對於德國。常不敢稍露其鋒芒。惟百方保持其面面周到之態度。誠愚之至。令政府取如此方針之外交家。不可自忘其身負至大之責任也。處今日之世界。遲疑不決。最爲有害而無益。法國今日。當亟以己國之權利爲主義。而以所訂之條約爲楯。公然明言。斷然執行。其間毫不容其躊躇。觀以上所述。則法國民間之輿論。頗爲激昂。而法國之學問家。對於摩洛哥問題。多有主張放棄之說者。

三　摩洛哥放棄論

法國博士會會員鮑琉氏之議論。足以代表主張放棄之說者。茲摘錄如左。

（一）法國之外政。十餘年以來。最困我外交家之頭腦者。爲摩洛哥問題。全國之輿論。亦多集中於此問題。非無故也。今之注目於摩洛哥問題者。不獨歐洲諸國。即北美合衆國。亦極注意於摩洛哥事件。世界列强之視線。皆聚集於此。近數月來。此毫無重大關係於世界之摩洛哥。竟成爲世界外交上之主要問題。其影響所及。範圍極廣。不獨法蘭西西班牙二國與英國已也。

法國之注目於摩洛哥。蓋亦有故。當摩洛哥未失其戰鬪力之前。曾與法國激戰猛鬪。此印象猶留存於吾人之腦中。七十年以來。

我法國因此喪其大多數之生命與國帑。而始占領該國之大部分。自是以後。我國對於摩人。銳意盡瘁者。卽欲啓發之誘掖之。以輸入歐洲近世之文明。故我國對於摩洛哥之事。無論巨細。皆當一一爲之留意警戒。無稍遺漏。此實我國之本分也。然今細考法國對於摩洛哥之政策果如何。關於此問題。國中之輿論。區分爲兩派。而法之政治家。固無不欲使摩洛哥爲法之屬國者也。但其中有矯激派與穩健派之區別。矯激派止知獲得勝利。增國家之榮幸。而不顧慮其困難。惟夢想使摩洛哥制度與阿爾及耳一律。(Algeria 在非洲北岸法之屬地)至穩健派則不然。深悉摩洛哥國內困難之情形。欲使法與摩之關係。一如英與埃及之關係。海軍大臣特爾喀式 M. Delcasse 亦抱此主義。但後以法國與德國啓事端。生葛藤。於是形勢頓然一變。局面亦爲之改動。近來法國之輿論界。皆欲目前稍讓德國。以漸次斷行從前所定之方策。是實今日之現勢也。

此方策之果有希望否。及果利於法國否。茲姑不論。總之。吾人以道義的啓導摩洛哥。實屬美事壯舉。然則政治的占領摩洛哥。究竟有利於法國否乎。是卽余所亟欲研究以條陳於法國政府者也。惟余不欲觸忌諱。故不從政治上及外交上立論。試從國家經濟上論之。

(二)余固深信法國之摩洛哥政策。實爲失策。大爲法國不取。以下所述。皆足以證明其失策。今請爲諸君述之。

譬如今日法國在北非洲又建造一帝國。則試觀其可充臣民之人口如何。每阿拉伯人十四名僅歐洲人一名。每阿拉伯人三十名僅法國人一名。該處人口之比例既如此。則法國果有必須建設一國於其地之理由歟。此可不待言而人人知其不必矣。

論者或云。摩洛哥一經開放。歐人必連袂而來。此言誠然。將來年數既久。歐人自必陸續移住於摩國。惟所謂歐人者。十中之八九。必爲西班牙人。蓋西班牙與摩洛哥甚近。其國且貧困。故將來勢必移住於摩境。法國人口。並無溢滿之虞。故法人欲入新開之國者。其數必極少。假令三十年以後。阿拉伯人與歐人爲十與一之比。則阿拉伯人與法人。仍爲三十與一之比例。然則法國爲歐洲人開國於該處。果何益哉。且西班牙人入摩洛哥者。日益增多。則發生事端。而與西班牙政府起別種之問題。釀成別種困難之事件。此又必然而可預料者也。

論者或曰。吾等非謂占領摩洛哥。實欲啓導摩洛哥。使達於文明之程度。此固一美事壯舉也。雖然。果欲啓導摩洛哥。則其間有無數不測之危險與困難。且吾人果能全啓導之任務與否。亦在不可知之數。是亦亟應研究之先決問題也。吾人爲啓導之美名。冒如此之危險。果有必不得已之緣因乎。是不可以不加考究者也。據論者之言。並非占領。不過啓導。試問不占領如何得施行其啓導之實權。

由此觀之。可知法國欲握摩洛哥之最高權。或執行英國施於埃及之政策。實至危險至困難之事業也。政策之拙。莫過於此。」

(三)設法國欲將摩洛哥作爲一殖民地或開墾地。則余亦不贊成

此種之政策。何則。如前所述。從人口之比較觀之。摩洛哥非法國人民之移住地。而以法國爲摩洛哥人之移住地。則庶乎近之。更從開拓問題上言之。則法國之於摩洛哥。無論關稅。無論讓與。皆毫無特別之權利。與德人及他歐洲諸國人及北美合衆國人皆一律。法國並未較諸國多獲得何種之利益也。如强欲自以爲有所獲得。亦不過得占領摩國之虛名耳。然在二十世紀競爭時代。爲如此之虛名而犧牲其無數之勢力與財產而不辭者。果何意乎。

(四)余尙欲更進一步。從經濟上一論法國政策之不合。夫摩洛哥經濟困難。固人人之所共知。其所負之外債。爲數甚鉅。最多者對於法國。負六千二百萬佛郎。次則半法國半德國。共負一千二百萬佛郎。共計爲七千四百萬佛郎。然其償還之法未定。以是摩洛哥國王。全缺資力。野蠻未開之國。負債於歐洲文明國者往往如此。其國情殊可憫也。然摩國之中。尙有主張依外債以挽回國勢之說者。亦不思之甚矣。有謂須再借外債一億萬佛郎者。有謂至少須再借一億五千萬佛郎者。然今日負七千四百萬佛郎之外債。業已困難異常。若再增如此鉅額之外債於其上。則國王之困難。今後不出一二年而日見其深。必至不可收拾而後已。此乃事理之至明者。吾人應知摩洛哥之困難。亦即法蘭西之困難。故余從經濟上一方面論之。亦斷乎不以法國與聞摩國事爲得策。

(五)要之。今日之現狀。實如以上之所述。以情勢論之。若謂法國取摩洛哥。不若謂摩洛哥取法國爲較當。故爲法國計。不若速拋棄摩洛哥。較爲得策也。

法國須干涉摩洛哥內政之理由。余不知其安在。夫爲欲獲得其國政權之故。而不惜身入其間。左袒其國內競爭者之一方面。此眞無謀之舉動也。總之、法國在摩國酋長尙存立之時期內。即視之爲國王。乃自然之道也。斷無必欲置之於法國保護權之下之理由。至欲插身於摩國內政紛糾之裏。何異自進而入於危險之地乎。

況法國一經干涉摩洛哥。勢必與西班牙生嫌隙。然西班牙向爲法國之友邦。今忽然與之反目。果何益乎。

夫法國在非洲之北部。已有既設之國。今乃不以爲滿足。尙欲兼及摩洛哥。與其蒔反亂之種子於既設之國而弱之。孰若益鞏固其既設之國爲得策乎。阿拉伯之人民。已有六百萬人。不可爲不多矣。此六百萬之人民。不出三十年。依自然之勢。必可增至八百萬人。然今日急以之移殖於他處。是甚危險之道也。吾人從各方面觀察之。以爲法國之摩洛哥政策。實非吾人所當贊成之良策也。況在非洲之北岸。法國已有良好之屬國。吾人深望法國政府。今後不徒然以擴張其領域爲要務。而以開拓既領之國土。培養扶殖之。爲當今之急務也。

四　四月以後之近狀

以上所述。就四月以前之詳報。綜合言之。以示摩洛哥近狀之

一斑。四月以後之電報。大都紛亂無序、昨是今非之報告。不能詳悉其確實之情形。惟知法國政府因費市之形勢不靖。特發訓令與莫亞尼將軍。囑彼迅速派遣援軍。馳往費市施救。莫亞尼將軍接得訓令。立卽自率軍隊啓程。向費市進發。該軍於五月十八日渡班特河。同月二十一號。行抵費市。並悉該處歐人均無恙。摩王見法軍之來。異常歡悅。其後法軍與蠻族交戰。互有死傷。近則僭王已降。亂黨漸散矣。至於英國因摩洛哥問題。致照會於德國。俄國因摩洛哥問題。運動德國。皆無根之謠傳也。現在各國。皆深諒法國之誠意。而法國對於摩洛哥問題。概取愼重之態度。不令德國及西班牙。稍萌其猜疑之心。則摩國之亂事易定。而歐洲和平之大局。亦不至因摩事而生故障矣。

滿洲之將來

譯公論西報　甘永龍

西人布南韋爾。Putnam Weale 以熟於東方時局著稱。此篇卽其近著。原名滿洲問題之一解決。"The One Solution of the Manchurian Problem" 全篇凡分三節。登諸公論西報。並由該報刊送單行本。此爲其第一節。乃篇中之最有關係者也。

時至今日。凡論東三省之大局者。允宜出以坦率直抒所見矣。乃日俄戰事之解決。據民法學家馬丁氏 M. de Martins 之言。乃解決中之最倉卒最不完全者。故今日仍爲東三省未了問題之一也。脫使中國之政治。能日益孟晉。不復重趨於輭弱。至爲進步之阻礙。而歐洲人所謂支那分裂 "The Break-up of China" 者。又能成爲無用之名辭。而無復實際之可言。則他日東三省實在之結果。今日固極應默然共喻。且其全部分之重量。不特爲列國公衆之意見所繫。而亦外交上中立政策所關。此政策者。卽設施於中國之左右而昭然共覩者也。竊謂將來之大勢。其現象日淸一日。其界限亦日定一日。非復隱約而難窺。浩渺而無際。將來之局面。若者有。若者無。若者是。若者非。此已成單簡事實之問題。而不復爲意見揣測之問題矣。今舉其事實以爲基礎。而築以理論之壁壘。凡稍明事理者。必能徵其非誣也。

滿洲之國際情形。最爲討論者所應辨明。滿洲者。支那之一部。亦猶直隸省之爲支那之一部也。滿洲爲支那帝國之部分。斯言也。雖莫有以爲非是者。然在外人之心目中。終覺滿洲之名宜與蒙古並列。而不宜與內地各省並列。斯誠大謬也。夫滿洲之純乎爲支那。與山東省初無稍異。滿洲二字。在今日不過爲文字上之名目。其丁口固純乎爲支那也。其意念或感情。亦純乎

爲支那也。北支那之與滿洲。其關係之密切。聯絡之鞏固。較之西支那之與揚子江諸省。實有過之而無弗及。總之歷年來滿洲之於中國。僅僅得比於西部諸平原之於美利堅。西部諸平原何嘗非合衆國之聯邦。特歸併較遲。而又專爲移民所居之地耳。彼滿洲之移民。大概爲支那人。而山東直隷兩省之人。又居其百分之九十。故曰滿洲之純乎爲支那。猶澳洲之純乎爲布列顛也。

雖然。此非作者獨闢之見也。當千九百年薩里斯堡氏 Salisbury (英國首相)當國時。已具斯意矣。彼千九百年英德二國爲支那而結之協約。所以隨立隨廢。全不能見效者。此亦其原因之一。蓋德國於協約畫諾之後。宣言滿洲一地。不在斯約範圍之內也。噫、德人所見。亦可謂淺而謬矣。當清朝於千六百四十四年定鼎北京之後。恢遺師馳赴東三省之北界及西北界。藉以征服盤踞於深山重谷間之游牧種族。並以堵截猖獗於黑龍江上游之高加索盜黨。當二百五十年之前。此地已明定爲清朝之疆土。千六百八十九年尼布楚條約成立。今日東三省及東三省以外之寸土尺地。何莫非支那帝國主權所及。固已昭然明定。況當時亞洲强國。其有國際上重要之關係者。厥惟俄羅斯。而該條約中凡支那帝國所要求而宣告者。俄羅斯固莫不承認也。自是厥後。俄國之舉動。頗變更疇曩之成約。是爲五十年以前之事。時則俄人於黑龍江左岸及東海濱省兩處曠無人居之地。闢有疆土。此不特使俄人於太平洋獲有出路。且既有如是之土地。則大足以供殖民之用。雖然。俄人此舉。不得遽斥爲侵掠他國之領土也。徵諸當日時勢。其所闢疆土。實遠在支那殖民地以北。按諸法律。應屬西伯利亞。俄人之地。俄人得之。是殆所謂命定者。自是後五十年。既未嘗起有邊界糾葛問題。亦未嘗起有定議破壞問題。茲所謂定議者。乃千八百六十年中俄兩國所訂最後之界約。其所恃以畫界之基礎。則視兩國人民種族宗教等之不同而定。此項計畫。其最先著意者。爲莫蘭維夫。Muravieff Amurski(俄國政治家)莫氏深識遠見。知畫界之舉。萬不容已。其逆料後來。蓋宛然如覩也。

記者至此。須論及於朝鮮問題矣。夫朝鮮問題。固顯然別爲一事。與上文全不相涉。然而東三省明晰易覩之大勢。其塗抹而汚染之者。此朝鮮問題也。東三省單簡易解之問題。其糾紛而繁複之者。亦即此朝鮮問題也。

日人既擯逐支那人於朝鮮之外。俾不復有絲毫權力。遂於千八百九十五年執行用强力歸併遼東半島之政策。自鴨綠江取道鳳凰城海城縣以達牛莊。畫爲一線。此一線以南之地。日人欲盡行吞併。此等政策。爲情勢所萬不能行。乃政治上莫大之謬誤也。又當時所謂監督朝鮮問題者。與東三省疆土問題。實絲毫無涉。然日人則經營慘淡。務在混二問題而爲一。是卽播困難之種。培糾葛之根。而卒之所謂困難糾葛者。他人受之。日本亦自受之。日人歸併南滿之舉。旣爲歐洲三大國所挫折。於是日人亦爽然明告於衆曰。此等永遠之佔據。將害及東方久後之

平和者也。爲此言者非他人。乃日本之天皇也。天皇此言。不特爲日政府政策之宣告。而亦東三省後事之預言也。

日人既還遼東半島。此後數年中之俄羅斯。其在東三省之舉動。蓋始則狃於日人所開之端。而貿然效尤。繼則二大慘劇起。而其舉動遂達極點。所謂二大慘劇者。拳匪之亂與日俄之戰也。所謂達乎極點者。拳亂之結果。俄人在滿洲驀然進一步。戰事之結果。則不得不廢然退一步也。雖然。俄人之佔據東三省。其實不過虛擁其名。且并不得謂爲軍事上之佔據。不然。千八百九十四年至五年之衝突。亦無自而起矣。俄人之經營慘淡。與日本之經營慘淡。冀證明朝鮮爲支那懸曳海外之地。乃支那地理上之一部分。已冀證明黃海北濱之地。無論屬朝鮮屬支那。而總在日本主權以內之計畫。同遭重創。受酷罰矣。(意卽指俄敗於日及日本見屈於列强事)由是以觀。可知五十年以來。他國雖欲在東三省肆其割據。而終有所不能。况支那人之徙居其地。耕種其地。謀衣食長子孫於其地者。五十年來。受治於適者生存之法律下。至今日而江河山嶺之邊界。一變而爲族類繁衍之邊界矣。夫其地而既爲種族所聚居。則此種族者。苟一日不至受政治之影響而侵尋以死。如彼朝鮮人然。則東三省無上之主權。卽一日不至入於他强之手。蓋支那民族。其踔厲奮發。較之數百年前大相懸殊。其心目中實以東三省爲將來支那帝國之小宇宙。斷不肯拱手而讓諸他人。試讀其公共之文告。重要之書札。卽有此意流露其間也。

俄日戰事之後。其在朴資茅 Portsmouth 訂立之和約。實則一英日同盟之附約。所以杜絕戰事。禁止開釁者。斯語也。論世者已莫不公認之矣。當兩國訂約大臣在朴資茅磋商各要點。尙未就緒。而英日同盟之約。已在倫敦正式成立。東三省戰後情形。實全賴此約爲之導線。示之準則。何也。當同盟協約訂立之時。其意非在宣告政策。而實欲使之與美國門羅總統 President Monroe 所緯美利堅大陸宣告書同一性質。同一功效。當時盟約中各要義。由英國主張。而日本贊成之。夫英國以蘇彝士河全權在握之故。不特能駕馭東方之商業。且可以控制歐羅巴對於亞細亞政治上之關係。此等關係。目前仍全視海軍力之强弱以爲判。英國韜略上之佔據地。始於吉勃勞德 (Gibralter 及麥爾達。Malta 而終於星嘉坡及香港。是爲英國控制權(卽控制歐亞政治關係之權)之外象。固顯而易覩者。夫既有此控制權。則必有其發生之主義。此等主義。觀於英日同盟條約之緒言而可見。其緒言曰。

甲、在東亞及印度之境土中。務鞏固及維持其普通平和。

乙、保存支那帝國之自主權及土地完全權。並保存列强在支那帝國商業上實業上之機會均等主義。藉是以維護列强在支那之公共利益。

丙、維持結約國彼此在東亞及印度之領土權。並保衛彼此在東亞及印度之特別利益。

據此而觀。其與本論有關者。蓋顯然爲丙款。乙款雖專言保持

支那帝國之完全主權。然內款中既提及所謂特別利益。則乙款所宜述。似因而有變矣。雖然。吾儕試取此項盟約中所列八款而一審讀之。則當知兩結約國之心中。並無有所謂東三省問題者在。而千九百五年此約訂立時。就兩結約國之目光而論。蓋純視此爲守衛主義之協約也。至約中所謂特別利益。苟欲得其完全解說。可求諸約中第三款及第四款。其實全約八款。所道及於兩國之領土或利益者。僅此三四兩款。而其餘六款。則全係軍事盟約之性質。其目的專注於俄羅斯耳。試引其三四兩款。則曰

第三款　日本擁有政治軍事經濟上之利益於朝鮮。日本如視爲正當及需要。以擁護及增進此等利益。則大英國承認其在朝鮮有設法以資督率控御及保衛之權利。惟所設之法。當永不背於各國商工業機會均等主義。

第四款　凡有關於印度邊界之安穩者。大英國均與有特別之利益。倘英國視爲必須擁護其印度屬地時。日本承認其在邊界近處有設法之權利。

是二款者。立約者列於一處。相爲前後。雖以至不動念之人。亦當曉然於其相連及相衛之故矣。當時朝鮮尚未歸併。日本之在朝鮮。固有特別之利益也。英國之在印度邊境及與印度邊境一切有關之事。固亦有其特別之利益也。爲欲擁護此利益。而日人則歸併朝鮮矣。英國則設備於阿富汗及波斯灣矣。顧無論爲歸併爲設備。而要皆對於俄羅斯爲防禦之計。蓋俄國雖當戰敗之餘。然其經濟及軍備。固猶足爲英日兩國之仇。與夫不屈之强敵也。若夫東三省。則將來一有莊嚴之諭旨。用正式禮佈告和平之後。外國駐軍。必有撤退之一日。惟目前既爲各國雄心奢望所集。其意見不一致。競爭不一端。則欲望茲土純屬於中國主權之下。固尚須極悠久之時日耳。記者近嘗遊於倫敦高貴政界之間。獲聞其緒論。而知所見良不謬云。

新中國與鴉片問題

譯英京倫敦日報

佩玉

本篇爲英京倫敦日報所刊之論說。上半篇專論中日關係。揭破日本欲得我南滿之野心。我國將來必與日本有開戰之一日。結論謂日本財政困難。不容再開戰端。我國之革新事業。非旦夕間事。亦未必能驟與日本抗。下半篇專論我國之對英關係。就鴉片問題。頗費研究。察其論旨。亦似傾於鴉片速滅一面。以盡人道主義。茲據其原意。譯而出之。聊以覘英人最近之言論。

俄都聖彼得堡新聞紙。近揭有中日兩國開戰之風說。最奇者。

謂美國且欲助中國。加入該戰爭云云。此等無稽之談。吾人自勿庸熬疑。但此等風說之背後。中日兩國。早晚必有開戰之一日。其形勢已無可掩。蓋一思日本欲以南滿洲爲日本之領土。無論何國。苟與日本立於同等之地位。恐亦不忍棄此一策。所以日本依此雄圖而日見暴露。亦自不足爲異。日本在南滿洲。既於事實上握得主權之萌芽。此後期其發展。中國對之。主張欲由日本之管下。回復彼廣大之地域。爲終極之目的。亦應爾爾。惟其如是。則將來利害之衝突。由是而生。斷非口舌所能解決。但此種紛紜。與開戰尚有大間隔。此一大間隔。中日兩國間。不能輕輕越過。瞭若觀火。何則。因日本之行動。目下尚非急激。欲漸次收入南滿洲於其掌裏故也。而中國今日之立憲運動。說者謂使日本在滿洲速整其步調者。亦非無故。日本對於中國國狀之革新。非眞有甚盛之熱心。已爲識者所看破。中國改造之際。一朝政府。由人民之愛國心成立。則對外交涉。比於今日無氣力無責任之老衰政府。非可同日而語。然中國之革新。決非一晝夜間所成之事業。日本之財政。亦未可云爲已得再開戰之狀態。由來戰爭爲最危險之投機。依日本所得之經驗。已可知之。假令戰爭得勝利。然其爲效果也。亦祇外觀有耀。而內容不相伴。不第此也。中日兩國。一朝惹起紛紜。影響於列國甚大。但非如聖彼得堡新聞紙所想像耳。中日之葛藤。爲四年後英日同盟期滿時之一問題。英日同盟問題。可繼續與否。暫置不論。但英國外務省所當考者。(一)對於滿洲之日本政策。希滿洲之門戶開放。果能得邦國之同情乎。(二)英國若與美國絕。以扶助日本。其價値固相當乎。皆爲我外務省所當決定者。雖然。此非目前之問題。而爲將來之問題。惟在此時中國有最重大之外交問題。此問題性質上似甚可喜。然其影響所及。決非淺鮮。所謂目下之鴉片問題是。距今四年前。中國曾頒有十年內禁絕鴉片之勅令。按該令。卽限十年內。禁絕栽培罌粟及吸食鴉片是也。但觀中國國內所吸用之鴉片。其大部分依據條約。由印度輸入。故欲令中國官憲。遂行禁煙政策。須先禁止由印度輸入鴉片。自無待言。當時印度事務大臣瑪來卿。喜而應中國之協商。先約爲暫時試驗。允於四年內輸入中國之鴉片。年減一成。此約以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期滿。今尚未見有何等之新約。(按現在新約已訂定矣。)但此四年間中國之禁煙事業。顯著成效。吾人已無容疑。據泰晤士報北京通信員瑪禮遜博士之報告。謂於前年曾試中國橫斷旅行。得有實證。其結果論中國爲禁煙一事。於道德上經濟上皆大有所利。蓋於二三省分廢止罌粟栽培改種穀物以來。頓令食糧之價値驟減。而得增加農作之利益。縱尚有一二地方。未能實行禁煙。究以中國人皆知吸食鴉片爲中國之國弊。對於今日禁止吸食鴉片之熱心。而採根本之救治策。已爲不可爭之事實。故中國四年間之禁煙。非止根於禁煙之詔勅。實由於一般國民不期而欲形成一新中國。先絕其爲前途一大妨礙物之鴉片癖。而欲將試驗之鴉片約永久實行。以速絕國民之吸食。但

此問題。現尚在中英兩國交涉中。一時頗不易解決。英國就禁煙問題。豫期北京政府與資政院可起一爭論。然亦知資政院可獲勝利。蓋就禁煙事業觀之。資政院比於政府。更有斷然之決心故也。然其困難之點。又在於何處乎。吾人可以再試一言。蓋鴉片爲印度政府之重要財源。印度政府。不願拋棄此財源而亂財政狀態。亦固其所。或曰中國廢止罌粟栽培而代以耕種穀物。已得經濟上之利益。印度亦何不可變更耕作而得同樣之利便乎。然印度欲發見同樣之財源。究屬困難。此問題今姑爲別論。然在英本國。爲其良心所主張之改革。因之所生財政上之負擔。而使印度負之。自有缺於公正。由此觀之。不可不別籌方法以善其後。然此爲英本國與印度間之問題。非中國所關。中國所主張者。爲禁止輸入有害國民之貨物。自屬於中國固有之權利。鴉片貿易。縱可云爲條約上之權利。然條約有時得而排斥之。試迴顧英國與中國爲印度鴉片。令其開港。至與中國開戰。已屬於過去之時代。今日已萬不能行也。未識英政府又將何以善其後乎。

少年土耳其之婦女

譯英國時代報史蒂芬女士原著

楊錦森

曩時之土耳其婦人。伏處深閨如囚。間至道上。則必以幗障面。一若防其容貌之爲路人窺去者。而生平未學。智識淺陋。言語稚戇。徒以顏色取媚於人。實不過一男子之玩物而已。及五十年前。土耳其人漸知維新。其子弟游學於英法。遂覺英法婦女程度。與土耳其婦女程度。相去不啻天壤。英法女子固自由。然絕少妄用自由而至於放蕩不羈者。以英法女子之智識。與土耳其之女子較。則土耳其女子。直木偶耳。蠟人耳。游學之士。舉以此言於父老。父老遂有敎女之意。然深藏閨中之積習。牢不可破。於是以重貲聘法國婦人爲女伴者甚多。間亦有延英女者。延聘英法婦人爲女伴。洵大佳事。然亦不無遺憾。則英法上流女子。類不肯背棄鄉里而至萬事不甚安適之土耳其。是以女伴之職。竟大都爲佻脫無品學之法國女子所占。延聘女伴一事之不能獲大效者。蓋以此耳。

迄乎今日。無品學之女伴之影響。猶屢見於上流之女界。余每見上流婦女。好竊取歐美婦女之皮毛。而置女界精神於不顧。向之所謂女伴。有學者絕少。其所能授者。僅圓轉如鶯鳴之法蘭西語。及巴黎時行之裝飾而已。土耳其婦女所習。乃亦不過如是。閨中女子。遂於本國語外。別能操法語。而巴黎衣肆。遂得銷售綢裳紗襦於土耳其矣。今日之土耳其上流婦人。能操法語者至多。而衣飾之由法英德與諸國輸入。則上流社會。幾

無一家不若是矣。余日前至某貴官之家。其少婦曳一白緞長裙。滿裙繡玫瑰色之花。余一望而知其購自巴黎。値必不貲也。土耳其皇宮中妃嬪之服飾。均巴黎某巨肆所供給。是肆每歲所獲之利。數必甚鉅可知也。然裝束雖效法巴黎。而巴黎時行之巨冠。則尙無顧問者。蓋土耳其婦人。仍以幗蒙首。出行道上。卽以作面幕。人於路中値少艾。設以銳利之目光。透幕而入。則亦僅能隱約見媚眼纖鼻。若在雲霧中耳。

然英法女伴。亦不可一筆抹殺。土耳其婦女。雖罕有得實學者。而其想望自由崇拜歐化之心。實爲前歲變政之先導。土耳其婦女有英法女伴。而後想望自由崇拜歐化。婦女想望自由崇拜歐化。而後其子弟亦以是爲心。而相率游學於外邦。是以少年土耳其黨勢力之增長。英法女伴與有功焉。及前歲革政。此輩心醉歐化之土耳其婦人。乃亦爲新黨奔走。而新黨祕密運動傳授書札之事。亦樂以女子爲之。以女子有一層面幕。不易爲警吏所偵也。未幾而土耳其革政。新黨中人。遂羣唱自由。於是面幕之問題乃起。多數之婦女。則以面幕爲瑣事。仍以障面。然有少數婦女。則以爲不自由莫甚於用面幕。遂冠歐美婦人之冠而行於道上。舊黨見之。卽藉以排擊新黨。新政府勢不得不下令禁阻。白巾幕面之婦人。於是復現於土耳其之街衢。

夫裝束效巴黎。行動交際自由。不以厚幕覆面。均不過形式上之事。得之無益。失亦無害。與土耳其女界之進化。關係絕微。所謂精神上之事。則無他。敎育而已。向時所聘女伴。僅能授英法語言。此輩固亦未嘗有實學也。近年以來。外人在土耳其大興女學。殊有成效。其尤著者。爲史古塔里 Scutari 之美國女子學校。美國慈善家所創立。卽今土耳其政府資遣官費女生之學校也。創立之初。本以耶敎爲宗旨。而今則不專一敎。無宗敎種族邦國之區別。是校今有敎員二十八。學生均寄居校中。不寄居則往返至不便也。最高一班。有學生二十。信回敎者過半。革政以前。土耳其皇阿白特耳漢密 Abdul Hamid 深以是校爲恨。然以其爲美國人所設立。無如之何。乃偵取女學生姓氏。諭其父兄。廹令退學。如不遵諭。卽流其父兄於邊疆。是以女學生均隱藏姓氏而來。形踪詭祕。不欲爲警吏知也。卽不得已而退學。亦必堅求美國人設法歸校而後已。

法令雖嚴。而土耳其女子好學之心。卒不稍息。少年土耳其。今有兩婦人負重望。均美國女子學校培植之功也。一爲哈立代哈能。Halidé Hanoum 博學善文。其土耳其文著述及英文著述。均有名。一爲葛列史頓哈能。Gulistan Hanoum 土耳其變政之女功臣也。葛列史頓哈能。世家女。變政之際。與其夫力助少年土耳其黨。美國女子學校之成效若是。而美國女子學校之外。更有英人創立之英國女子中學校。法人創立之女子預備學校。於土耳其女子敎育。不無小補。

近日土耳其人亦漸知女子敎育之重要。興女學之說。遂喧騰於國中。最難解決之問題。爲女敎員之缺乏。土耳其男女之間。界限至淸。女學而用男敎員。必不爲國人所許可。幸美國女子

學校。已爲土耳其養成女教員多人。而土耳其政府。今已決意資遣女生。學於是校。官立女子學校。今年亦將創辦。土耳其皇頗以爲然。已賜一宮作校舍。宮頗軒敞。改作校舍之後。其寄宿舍能容學生一百三十云。

法內閣之更動

蓬仙

法國摩尼內閣。因在摩洛哥之陸軍慘殺問題。遭議會之反對。信任者二百二十四票。而反對至二百三十八票。卽相差十四票。故受不信認之決議。遂於西歷六月二十五日。提出辭表。此次法國內閣之辭職。摩洛哥之陸軍慘殺問題。不過爲表面上之理由。實則卽不受議會之反對。其內部已有瓦解之勢。自陸軍大臣拖棓氏慘死。首相摩尼氏受傷以後。內閣已不能統一。關於香檳酒問題。閣員之間。意見各異。至關於摩洛哥問題。海軍大臣特爾喀式氏。與外務大臣克羅批氏之意見。大相衝突。於開閣議時特氏攻擊克氏。謂摩洛哥之現狀。並無不穩之情形。據在摩司令官之報告。增兵卻爲不穩。決非策之得者。然司令官之報告。非絕對無摩洛哥不穩之語。特氏必牽強引證。他之閣員。深怪特氏之故意攻擊。蓋特氏曩任外務大臣時。曾關於摩洛哥問題。與西班牙締結密約。此約實不利於法國。法之增兵。易招西班牙之抗議。特氏欲自文其非。故不惜竭力與克氏相衝突。閣員間之意見齟齬漸深。遂以今日陸軍問題爲動機而卒至於辭職。



法國前首相摩尼氏

新內閣總理爲喀羅氏。卽摩尼內閣中之財政大臣也。喀氏本年爲四十七歲。與摩尼氏同屬於急進社會黨。且爲著名之財政學者。與印度支那銀行。有密切之關係。在前此槐爾台克盧瑣內閣及克蘭盟蘇內閣時。均爲財政大臣。當盧瑣內閣時。數百年中未解決之政教分離案。於此時成立。至今尙招教會中人之反對。喀氏在此內閣中。盡力於此法案之成立。一旦組織新內閣。

能否不受若輩之反對。不能無疑。喀羅氏新內閣成立後。其對於摩洛哥之政策。除摩洛哥事情有激烈之變端以外。不致與前內閣著有變動。是亦可以推而知之者也。至前內閣之外務大臣克羅批氏。爲現內閣之法部大臣。而以攝衣諸洲知事台攝爾惠氏爲外務大臣。非軍人之米西米爲陸軍大臣。即前內閣之殖民大臣。而殖民大臣



法國新任首相喀羅氏

則以雷勃蘭氏任之。民政大臣由喀羅兼任。海軍大臣留任。新內閣之政綱。有香檳酒釀造地域劃定及選舉法改正諸款。維法國之內閣。近來常現浮動之狀態。而其瓦解之原因。多胚胎於內部之陵轢。摩尼與喀羅。渴爲同黨派之人物。喀羅之才。未必果在摩尼之上也。摩尼之內閣。不及半年而瓦解。可謂不幸之短命。而喀羅閣內之前途。亦未爲安固也。

俄人對於蒙古新疆之陰謀

譯大阪朝日新聞

蓬仙

俄國裘尼格生伯爵。以通曉蒙古事情著名。近來游歷西蒙古及新疆地方。歸國後演說於俄京軍事研究會。題爲在戰爭時之西部支那。茲述其大要如下。

新疆地方。與俄領土耳其斯坦州接壤。蒙古爲中國與西伯利亞之境界。此兩處地方。在中國人自信爲處於征服者之地位。汲汲扶殖自己之勢力。以防兩地之自立。蒙古人本爲多數異種族所成。而爲征服者之殖民所迫壓。甚苦之。中國人以殖民之故。欲得其土地。以不法掠奪蒙古人之家畜。使彼等遠去而居於俄國國境之間。彼等之部落。常因此而破壞。然中國人又欲隔離蒙古人於俄國勢力範圍之外。移居多數之中國人於國境。以警

備之。蒙古人之間。惛惡中國人之情頗盛。而親俄之情益强。以此之故。俄人與蒙古人同種之古說。復興起於彼等之間。又有黃人之王國當亡於白王之傳說。亦流布於彼處。余旅行中。屢有蒙古人向予質問曰。「使我等自由更勝於中國之白王。何時來乎。」故若一旦有事。蒙古人必爲俄國一方面。奏偉大之功績。彼等於戰爭之時。可供給十萬名精銳之騎士。彼等之手。有九萬五千之駱駝。駱駝者。中國與西蒙古間之大沙漠中。惟一之輸送機關也。於此沙漠之中。欲使中國之軍隊。全行覆滅。祇須蒙古土人。埋滅其若干之水井。以絕其飲料足矣。新疆地方之種族中。有一勇敢好戰之民族。五十年以前。曾抗中國之主權而立反旗。爲當世之所知。一八九四年。又起稍小之叛亂。今中國對於此民族。取和緩手段。於此民族之中樞。某市之四境。多設中國之小學校。大約每住民三千人中。有一人入學。但是等之學校。欲强彼等兒童入學。因而與彼等衝突不絕。一旦有戰爭之事。則此强悍之民族。必欲恢復新疆地方之獨立。而參加於戰鬬之中。其餘民族。亦立於局外之地位。故就西蒙古及新疆兩處地方言之。中國人之地位。決不能謂之鞏固。由中國輸送軍隊於此地。無鐵路。無道路。無橋梁。其在國境之各處。歐洲式之軍隊。綜計不滿八千。其礮頗拙劣。輜重極少。不能咄嗟應用。然因中國人之醒覺。其改革運動頗强烈。此運動之結果。三四年以內。必能使之充實無疑。今日西方交通之鐵道。已決定敷設。三年後必可開通。中國軍備充實之時。首交干戈者。卽俄羅斯也。吾輩非好言侵略。然東鄰之國境。不可不使之安固。事關切己。實不容已。最善之方法。則使中國西部蒙古與新疆二處。恢復其獨立。建設新蒙古及新疆之兩獨立國。實安固俄境之要道也。

記者案裴氏之言。雖未足以代表俄國人之意見。然苟我國人對於邊境地方之開發。不加注意。則使鄰國。生窺伺之心。亦固其所。狡焉思啓。何國蔑有。固不能以此咎他人也。而今而後。我國人猶不急起直追。則此言論之成爲事實。自在意計之中。十八年以來。朝鮮事件之經過。猶印於吾人之腦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望吾國人之警醒焉。

美國郵政

譯美國時文報

楊錦森



美國郵政遞信用之氣管

英國華靡拉 W. A. J. O'Meara 少佐。在英郵局供職多年。熟諳郵務。以調查美國郵政赴美。徧游全國。參觀各地郵局。極稱誦其辦理之善。歎爲英國所不及。渠以爲以美國之大。人民有九千萬之多。每日收發之郵件。不可勝計。而辦理之善。乃至於斯。誠足令人驚異。大可爲各國所師法也。美國郵政最優之點。爲廣用機器以代人力。蓋美國工價昂貴。則不用機器。決不能節費也。如芝加哥 Chicago 之郵局中。自郵車運郵袋至收袋室。以機器。自收袋室運袋至分類室。亦以機器。夫郵便之事貴神速。美國郵政。尤注重於此。而卒能達其目的者。則亦以其多用機器也。如遞信氣管。於千八百九十三年時。美國僅斐拉特爾斐 Philadelphia 有之。長不過半英里耳。而今則紐約、斐拉特爾斐、芝加哥、波士頓、聖路易、白洛克林。均有之矣。合計長七十英里。由此管遞信極速。有每小時行三十英里之速率。美國於上列諸巨城。本埠之信至多。由總局遞至分局。用遞信氣管。則費時極少。而節費頗巨也。

墨西哥革命黨殘害華僑事件

杜山佳

緒論

余讀墨西哥華僑遭難之報告。及栄苑工商總會所調査之被害記。傷心慘目。輒掩卷不忍卒讀。曰、痛矣哉。旅墨之同胞也。何辜於天而至於是。西人慈喀馬。礦務工程司也。四月中旬。由墨至美。語人曰。墨國革命黨勢力大張。墨之北境。多為所佔。其勢力所及之區。外人之生命財產。多受保護。惟華人則不然。蓋無所保護矣。嗟嗟。我國非無政府也。非無外交官也。而外人之言乃若是。然乎否乎。然僑民之遭革黨殘害者。不僅華人。德美及西班牙均有之。而日本僑民尤多。則其殘暴無人理。不獨施之華僑。特我華僑所遭為尤酷耳。輒卽聞見所及。條其始末。皆裂髮指。往往擲筆。吾知閱者諸君。亦必有掩卷而不忍卒讀者。遼隔海外。傳聞異辭。不能詳也。而其慘酷之情狀。已令人太息流涕而不能自已矣。痛哉。

革命黨之仇視華僑

墨國之革命黨。本乘排外主義而起。前總統狄愛士。待外人優。國人多不平。革命黨乘機運動之。去年九月十六墨國大慶日。為革黨創亂之始。時卽有黨人四處演說。謂外人入墨。攘奪其利權。革命軍起。當先殺西班牙人及華人。蓋畏他國之强。雖仇視之。不敢發。而欲洩其排外之毒。以甘心於華僑也。且革黨大半與工黨通聲氣。故其積怨於華僑尤甚。華人之僑於墨者。大小生理。無埠無之。而栄苑尤夥。栄苑者。墨之徒利安埠。華人之僑此者。大都以種栄為業。故號之為栄苑。僑民既衆。資本家亦集於此。全埠利權。幾盡握於華僑之手。墨之土著性嬾。不及華僑之勤奮。因自處於劣敗。非華人之攘奪其利權。然彼則以攘奪利權藉口而憤恨之聲不絕。其仇視華僑也。匪伊朝夕。故此次乘亂暴動。遂演出殘暴無人理之慘劇。而栄苑獨較他埠為酷。或謂。數月前。墨醫士華李鑄開會宴客。有欲陷該醫士以罪者。投毒酒中。一客飲之暴卒。此酒遂入官。革黨破栄苑時。攫得之。而飲於華僑所設之食物館。有數人暴病。疑館中人之投毒以害之也。起而訴訟。黨中之領袖。遂聲言殺盡華人。而慘禍以起。然使革黨無仇視華人之心。則此酒非供自館中。何以指為館中人之投毒。卽令館中人投毒。亦殺館中人足矣。又何以遷怒於他華僑。必欲殺盡之而後快乎。且華李鑄之事。甫隔數月。而此酒又攫自官署。毒酒之由來。不數日而道路之傳聞。已如是其詳晰。當日聚飲之革黨中。固必有知之者。則以此為殘害華僑之原因。其誰信之。是殆革黨欲自文其殘暴無人理之舉動。且預為解免責言地耳。至有謂栄苑華僑。以助墨國官軍與黨軍大戰。故被禍。此則淆亂是非。尤為悠謬。不足論。

革黨之殘害華僑

四月十一日。革命軍攻巴梳埠。十三日。入據之。華僑斃三人。

傷數人。大小商店之貨物。盡被掠奪。約值萬金。所失金銀。尚不在內。是爲革黨殘害華僑之始。十五日。革軍乘勝攻荼苑。當其統將。首領之弟伊密蓼梅特洛也。連戰三日。官軍敗走。荼苑華僑知革黨來攻。即集議於工商總會。徧發傳單。囑大衆閉門以避。勿出外觀戰。勿開市貿易。即有破關強搶之事。亦祇有聽其取攜。勿與爭執。免遭不幸。蓋以飽聞仇華之言。預爲之備也。十八晨。革軍入荼苑。初時雖有至華人各店騷擾者。然不過打門而入。硬借強賒而已。未嘗殺一華僑。華僑亦無敢拂其意者。一小時後。有革黨一大隊。揚旂鳴礮。大呼盡殺華人。土匪和之。殺華人殺華人之聲。四面響應。破門搜殺。財物產業。搶毀一空。其殘暴無人理。各國僑商。均爲悲憤。美國領事與美國銀行總辦及各國商會。力言於革軍統將。始下令止殺。託詞保護。將未遭害之華僑三百餘人。押入營中。派兵守之。守兵於深夜逐人搜索。次晨。閉之於憲政會之樓上。二十一日。革黨二人至坎茂科埠。轟斃八人。又斗亞布力埠、山贊埠、固治佛鎼埠、麥加鄰埠、先後被殺者十八人。財物均遭搶掠。此外如磨耀詩等埠。凡革軍足跡所至。其騾馬貨物銀兩之被刼者。不可勝紀。惟未傷及生命耳。

革黨殘殺之慘狀

革軍破荼苑。搜殺華僑。有用刀斫者。有用鎗擊者。有刃斃後再以鎗擊者。有轟斃後再以刀斫者。有繩縶其頸。繫於馬項之下。而曳之以馳者。有縶其手足。繫於四馬以分其屍者。華益銀行及上海棧各華僑。受害尤慘。血流寸積。有謝姓者。盡獻其鋪中貨財貨物。不得貸一死。亦身而剖其腹。林某者。墨國北境華僑中之豪於財者也。爲革軍所得。曳之而繞公園一周。遍體鱗傷。復舉鎗連擊之。彈叢集其尸。北京公司馬勇之妻。被革黨數十人。擄至山邊。汚而斃之。當止殺令下押華僑入營時。途中。復有七人。被鞭馬踢倒拔劍殺之者。革軍搜殺華僑。並聲言匿華人者殺。雖他國人之居。亦入索之。故華僑無地可逃避。有墨之律師。匿三華僑。爲革黨恐喝。出之。同被於難。復有一墨人。匿華僑九人於家。革黨索之。諱而不與。遂被殺。其女卒設法脫此九人。又一華童。爲革黨追殺。西婦見而抱之。以手護童之頸。始獲免。白姓餐館中。有一人。亦爲一美婦捨命救出。笠巴公司美人、亦冒險救十五人。醫士黃日初。革黨屢欲殺之。以其爲紅十字會中人得免。此僅就報告之調查所得者而言。他之未經目擊者。蓋不知凡幾。他埠之殘殺慘狀。則且并報告而無之矣。嗚呼。革黨之殘暴無人理。竟至於此哉。華僑何辜。遭此荼毒。慘矣。

革黨之勒索

坎茂利埠華僑之被害也。以革軍到該埠之廣華廣盛兩園。各索銀二百元。無以應。遂鎗斃二人。繼而徧至各園亦然。使該園等能應其索。八人者當可獲免。是蓋可以加蔚爹埠及諫拿尼埠

二事證之。五月初五日。加尉爹埠中國團體會。致書於舊金山中華會館。曰、墨西哥順那蜮加蘭姐埠。四月十六日、被革軍佔據。各商店至今仍騷擾不堪。以搜取軍火爲名。而行其搶奪財物之實。四月十九日。革黨向本埠中國團體會。索兵費千圓。五月初三日。再索兵費二千圓。同日。又招永和祥、東興隆、廣同和三大商號往。據云。大小商家。一律要足兵費二萬五千圓。各商聞言。皇皇無策。以團體會已兩次助兵費。其款均派之各商家。今又向商家勒索鉅款。貪得無厭。奚能滿其所欲。若忤其意。其不步棠苑之後塵者幾希。舊金山中西日報載諫拿尼埠訪員之函云。四月十五六日。革軍到諫拿尼埠。先向我華人田園。擄騾馬。搶財物。十七日下午五時。革軍齊到。大小商戶。均閉門以避。並由礦務公司饋軍餉逾萬金。華商亦集千餘金犒之。革軍統將。即布安民之示。約束軍人。並曉諭各商。照常貿易。且准華人耕園者。各認取自己被搶之騾馬。故受害不甚大。合觀二事。則革黨之用心之行事。蓋可想見。至棠苑之殘殺。則以土人有積憾於華僑。故一發而不可復遏耳。況殺汝璧將焉往。革黨又未嘗背其初心乎。

華僑避亂之困難

革亂初起。華僑恐及於難。即求防衛之策。迨禍作而人心愈皇皇。函電旁午。呼籲俱窮。雖經美京張公使(張爲美墨祕古出使大臣、駐美京、墨使館事、則由沈艾孫代理、)商之美外部。允令駐墨之美領事。保護華僑。並准華僑暫入美境避亂。而各埠美領事。則多以未奉外部電示爲詞。美境關員。仍多留難。有旅居姐板打埠之華僑十三人。避亂至美。關員每日索銀五毫。方允保護。飲食自備。否則撥回原處。其求援於中華會館之書可證。其他蓋可推知。華僑又請派船往救。謂西人均已挈眷他徙。若華僑則奔走無路。若得登舟暫避。或可脫險。然既無專船。又無的款。且被亂者不止一處。應接難周。卒未能照行。故華僑之居墨者。即未遭殘殺。亦坐以待斃。固無異於釜中之魚。幕上之燕也。幸而墨亂已靖。否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詩。將爲旅墨之華僑詠矣。

賑卹及調查

華僑之慘遭殘殺者已矣。其幸免者顛沛流離。幾無以延其殘喘。朝廷憫焉。頒內帑一萬兩以賑之。我國人之旅美者。及各國僑商。亦各解囊以助。墨國各埠華僑。有雖遭喪亂。尚可支持者。不欲虛糜賑款。多全數寄回。請移賑他埠之創鉅痛深者。然當棠苑革軍禁華僑於憲政會樓上時。無衣無食。困苦萬狀。雖有賑款。且不得達。苟非紅十字會竭力救濟。則兵燹餘生。亦將淪爲餓莩矣。吾不知革黨是何居心。遇華僑如是其無理也。至棠苑被害之細情。迭據工商總會之調查。及沈代使之通告。被殺者都三百三人。被毁之商店等。則銀行一。洋貨店七。衣館四。車頭餐館五。雜貨棧房二十三。雜貨店約四十。園約十。

又憲政會亦遭損害。且扯毀我國國旗。工商總會並將其姓名籍貫之可知者詳著之。凡二百十一人。餘則不知其姓名。蓋多甫到棻苑。不及旬日者。坎茂利被害之八人。其姓名籍貫。亦經該埠查報。皆粵人也。而香山新甯開平三邑爲多。沈代使復經逐處調查。招人報告。將被殺人數。及損害之財產數目。詳細記載。以爲索償之張本。

結論

棻苑憲政會通告金山等各埠。述棻苑殘害之慘狀。其言絕痛。並謂革黨之宗旨。求眞自由與否。吾不得而知。但以人格形式觀之。比澳洲之野人。殘忍之山賊。殆有甚焉。是可不認爲革命。直較我庚子之拳匪。而兼完全之野性者耳。西人之僑於墨者。目擊其事。亦謂如此慘酷。實生平所未見。卽狄愛士政府。於此事一出。卽電令墨使。至我政府道歉。則中外人之議論。異口同聲。彼革黨雖欲自文其殘暴無人理。又烏從文之。今墨亂已靖。沈代使已向墨臨時政府交涉。要求賠款服禮。 朝廷復命海圻兵輪。於賀英皇加冕後。往墨撫慰華僑。張公使以沈代使辦理不善。劾而去之。而自赴墨京。謁見臨時總統。總統極口謝過。允爲賠償。華僑之痛。可少蘇乎。然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長逝者之抱痛。又安有窮期哉。墨事已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吾固不能無厚望於我政府。及我國之外交官。

英國之國外投資額

高勞

英國資本之投資於本國以外者。在各國凡一百六十二億九千萬元。在本國殖民地凡一百五十五億二千萬元。合計三十一億八千二百萬元。平均四釐計利。每年獲利十二億餘元。今將其國外投資之詳情。表示於左。

北美合衆國	六八八〇〇〇千元	墨西哥	八七〇〇〇千元
亞爾然丁國	二六九〇〇〇	巴西	九四〇〇〇
智利	四六〇〇〇	烏拉圭	三五〇〇〇
祕魯	三一〇〇〇	其他南美諸邦	二二〇〇〇
俄國	三八〇〇〇	土耳其	一八〇〇〇
埃及	四五〇〇〇	西班牙	一八〇〇〇
意大利	一一〇〇〇	葡萄牙	八〇〇〇
法國	七〇〇〇	德國	六〇〇〇
其他歐洲諸國	三六〇〇〇	日本	五三〇〇〇
中國	二六〇〇〇	斐律賓	八〇〇〇
古巴	二二〇〇〇	此外諸國	六一〇〇〇

下爲英屬殖民地

坎拿大、紐芬蘭	三七三〇〇〇千元	新西蘭	七八〇〇〇千元
澳洲	三〇二〇〇〇	南非洲	三五一〇〇〇
西非洲	二九〇〇〇	印度	三六五〇〇〇
馬來半島及海峽殖民地	二二〇〇〇	此外各處	三三〇〇〇
合計			三一八二〇〇〇

西洋立身編（續第四號）

第六　獨立

世有所謂寄生物者。或爲植物。或爲動物。自有生以後。卽依賴他植物或動物以保持其生命。植物界有寄生樹。動物界有寄生蟲。皆最著之寄生物也。擬之於人類社會。則可稱之爲寄宿於人家之食客。等而下之。則爲生物界之貧乏人或乞丐。此等植物。初生時亦爲獨立之生命。伸其根於土中。爲獨立之生活。但時期甚短。一經附著於近處之樹幹或樹枝。卽不復自營而全變爲食客。從他之植物體上吸收其營養之料。寄生植物。大都無根枝莖葉之區別。而爲世人所賤視。動物界中寄居蟲之種類極多。大都每一個體軀較大之動物。必有無數之食客寄居於體內。宛如一所貧民院。如此之寄生動物。多住宿於他動物之體中。分潤其滋養料。而生活於斯世。故其本體組織。屬於無用之部分。皆漸次變而爲衰微。違背進化之通例。而次第退化。卽如寄居蟹。雖非完全之寄生蟲。然以其久居於他動物辛苦締造而成之介殼中。遂致失其住居於激浪怒濤中之礁石間之性質。并失其天然之甲。夫己不勞力而依賴他人之勞力。藉以獲得住處於此世界者。如此動物。天必罰之爲不具者。實爲生理學上最著明之現象。亦可爲至公平之處罰矣。大凡世上無獨立之精神。慣依賴他人之力以爲生者。不獨動植物爲然。其餘一切有生之物。皆必受如此之處罰。而不能幸免者也。

夫「從不完全以進於完全」。乃進化論之定律所以賦於生物者也。「吾人當自完全其身體」。乃道德上之定律。所以命吾人類者也。」凡生活而存在於此世界者。皆抱成家謀食之目的。所以爲生存競爭而求成家謀食者。其目的又在於發達其肢體。完全其性質。是則目的有二。而以後者爲注重。今乃反之。顚倒此二目的之輕重。懷抱一種特別之思想。以爲苟可以成我之家得我之食者。無論用何種之方法可也。於是爲他人之附屬品。爲貧民院之寄宿人。亦所深願。而肢體能力之漸以退化。不顧也。如是之行爲。在生物則大背於進化。在人類則大戾乎道德。故人苟欲立身於斯世者。必須先養其獨立之精神。法蘭西人之諺云。「人必自助而後得天助」。人苟欲得富貴利達名譽道德信仰者。須首先絕其依賴根性。堅持自助天助之主義。獨立獨行。不衣他人之衣。不食他人之食。恃己之力。淩風波。冒艱險。以希望終得

達於富貴利達名譽道德信仰之港。宛如習游泳者當徒手裸體躍入水中。如必賴板片浮水器等以練習游泳。則永不能獨力泳水矣。人生之渡此世界。亦復如是。多得扶助之人。往往不能自立。而困苦零丁者。往往立功業於社會。其實例頗不少。即如近代天文學之鼻祖哥白尼氏。Copernicus（氏波蘭人發明太陽爲太陽系之中心地球及他行星皆環繞之）係餅師之子。德國天文學家愷鉢勒氏。Kepler 爲稅吏之子。羅馬法皇格勒革力氏。Gregory 爲木工之子。羅馬法皇亞得里安第六。Adrian 曾充舟子。穆勒 Mill 之父惹米斯氏 James 係下等社會之人物。彼廢止英國穀物條例。開創自由貿易。惠及億兆貧民之哥伯登氏。Cobden 本爲微賤之製造者。發明製棉機器之亞克拉特氏。Arkwright 實爲薙髮匠之弟子。氏之發明此項機器。在法國大戰爭之際。維持英國實業界之功甚偉。其利益於英國。較諸蔓延宇內之英國殖民地爲尤大。是皆不依賴他人。信自己之實力。賴自己之扶助。以百挫不屈之精神。成就社會上之大事業者也。故欲立身於此世而有所作爲者。不可不徹悟「自助」二字之原理。瑞士教育家巴斯德羅 Pestalayyi 之言曰。在上帝所締造之世界中。無樂助他人之人。英國戈登將軍 Gordon 云。除自己之外。無最忠良而善爲我効馳驅之奴僕。古代著名數學家亞幾麥迪氏 Archimedes 之言曰。先求得自己立足之地位。然後足以動世界。是皆今日歐美諸國所行立身法之祕訣。吾人欲圖立身者。不可不有此決心也。

一國之文明愈進步。則獨立之精神愈可貴。何則。國家之文明愈進步。則政府之壓力。官吏之威權。帝王之專制。由盛而衰。由衰而滅。於是政治上之自由大行。社會上之壓制與起。輿論之束縛日盛。多數人民之威權益熾。其不自由與大壓制。毫不異於君主專制時代。宛然以今日千萬人之壓制。代前此一人或少數人之壓制。而反增加其壓力。即就信仰一端而論。苟其信仰與社會多數人之所信仰者異。即指爲異端。將不容於社會。其思想與社會多數人之思想相反者。輒斥爲妄想。甚至衣服飲食。苟非社會多數人之所崇尚者而衣之食之。即受社會之譴責。故勞惠爾氏常語人云。社會之定律。較莫塞 Mmoses（希伯來之立法家使猶太國民脫埃及之羈絆而獨立）之律法爲尤嚴。縱伸手入於他人之衣袂間。亦無所憚。而決不敢在餐桌上代匙箸以小刀。遂致有不得隨意啖其所思食之豆者。是以穆勒氏 Mill 之自由論。在今日實爲俱有勇敢之氣。以發表其獨立之思想獨立之行爲者。其有益於社會。良非淺鮮。穆勒氏之言曰。輿論之專制盛行於世。則偏性特質之人物。必不爲社會所容許。而不能有所表見。故余所深望者。民間多出數輩偏性特質之人物。以破輿論之專制。有才力之人多。則偏性特質之人必多。社會上偏性特質之人之多寡。恒視其所具天才智力道德勇氣之多寡爲準。今日無敢顯其偏性特質於世而立大事業。實現時之大患也云云。由此觀之。足見獨立精神之必要。亦與文明進步相等矣。

第七 決斷

欲立身於斯世者。無異於兵士之欲立功於戰場。其至緊要之祕訣曰決斷。吾人無論具何等之才智。苟缺乏此種美德。遇事前後逡巡。左右躊躇。則所謀之事業。立爲他人所先得。此必然之勢也。心無決斷之人。每辦一事。輒以爲如此則此處有障礙。如彼則彼處有危險。因此之故。常不著手興辦。往往終生爲無功無名之人。是以吾人欲立身於斯世。每遇應辦之事。當如嚴冬游水。一心猛進。不顧前後。躍入水中。若徘徊於河濱。思水中之寒冷。則永無實行之時矣。抱如此之遠慮時。或反生近憂。今者鐵路電報輪船活字電話等。已偏行於全球。故今日之時代。誠可謂一刻千金之光陰。夫時間之價值既如此其昂貴。則吾人立身之兵法。亦不得不貴神速。此決斷之所以必要也。有決斷之性質。則困難之山。亦能移動。苟投身於競爭世界。則無事不勝他人而得自立其身矣。拿坡崙第一之稱霸於歐洲者。全賴其有決斷之明也。拿坡崙既非鬼神。其能以一身當各國之公敵。亘二十餘年之久者。豈偶然哉。拿坡崙之言曰。將兵者所不可缺之一事。卽能不失時機是也。蓋敵軍若到於我未整備之前。其間相差僅十分鐘。卽足以使我軍爲所敗績也。亞哥拉 Arcole 之役。(亞哥拉爲意大利威尼斯州 Venice 之小邑。一七九六年十一月十五十六十七等日。拿坡崙第一以一萬八千人之軍隊。破四萬人之奧軍於此。其地遂因以得名。)法兵勢將敗北之時。拿坡崙賴其瞬息間之決斷。一一授喇叭於騎兵二十五人。令亂闖敵陣。遂因以得勝。又蒙的伯羅 Montebello (在意大利北方之一小邑) 之役。拿坡崙遙望奧國步兵。向法軍前進。計算其時刻而早爲之備。因以獲勝。奧軍之敗。實因遲到五分鐘也。又利烏哇里之役。拿坡崙目擊法軍之危急。勢且大敗。忽然遣使往奧軍之本陣。聲請和解休戰。奧將驟不能決。徐思應否允其所求。詎拿坡崙卽賴此片刻猶豫之時間。而決定其戰略。遂獲大勝。噫。其才智之神妙。誠不可測哉。

拿坡崙初征伐意大利時。以爲苟陷曼都 Mantua 則北部意大利悉在掌握之中。故圍攻曼都。經兩閱月之久。是時忽聞奧國將兵六萬人來襲法軍。拿坡崙全軍。不過四萬人。奧軍急進。行抵額爾得湖 Garda 濱。絕法軍之後。此時法軍所處地位。極爲危險。拿坡崙見奧軍分兩路進兵。一路二萬人。從湖之右進。一路四萬人。從湖之左進。乃決計將己之全軍。聚集於彼兩軍相會合之點。首先敗其二萬人之一隊。然後轉戰而當四萬人。自必終能獲勝。然欲實行此戰略。不得不解曼都之圍。撤去兩月間所布設之戰線。但法兵之輜重。多置設於曼都城邊。一時移去。頗匪易易。且法兵之圍曼都。已經兩月之久。旦夕可以成功。今忽捨之而去。心有所不甘。故諸將皆猶豫疑議。不能決定其方針。拿坡崙乃毫無疑慮。以爲阻隔奧兵兩軍之會合。與解曼都之圍。二者不可得兼。爲今之計。惟當權其輕重緩急。捨其一而取其一耳。因斷然解曼都之圍。使兩閱月之功。全行

棄去。舉全軍聚合於額爾得湖濱。奧兵二萬人之一隊。忽爲法軍所阻。不能前進。遂暫行停止。以俟另一軍之至。拿坡崙乃轉向另一軍備戰。是軍全數四萬人。斯時復分爲二隊。一隊前赴曼都。欲以其餘之二萬人。圍攻法軍。拿坡崙察其中陣之弱。乃直攻中陣。奧軍大敗而退。是役也。奧軍以第一次之交戰。卽不得志。頗懷恐懼。交戰經六日之久。奧軍亡兵二萬。遂舉北意大利委諸法軍而去。是役不獨足證拿坡崙之長於兵法。亦足見其膽之大。見之明。而處事有決斷云。

吾人之處世。亦如軍人之處戰場。無論在政界商界及其他何等之地位。莫不時有危機之出現。世人往往因求兩全而致兩失。此所以人之處世。不可無決斷也。世人因無決斷之故。以致失其目的者。不知凡幾。德意志皇帝甲列第五。若有決斷。則路得之宗教改革運動。或可在其未萌芽之時期。早已撲滅。法蘭西之勇將谷里尼。如有決斷。則法國必能保存普維德士旦教之運命。而不致失其以苦戰購得之功績。在不與實務從事文學者。此弊最多。如詩人哥列利基及學士麥金德希。乃其最著之例也。哥列利基每逍遙於田園間。遇至岐路之處。將右向抑將左向。輒躊躇不能決。是以其著述之詩集及哲學書。雖懷必成之志。而絕少完全之篇。彼雖具有天才。然以無決斷故而致毫無所表見。其留傳至今使後世得略窺見其才智之一端者。僅僅不完全之遺書而已。麥金德希氏肄業於愛北淀大學之時。最耽政治學。同時又好談哲學。欲將實務家與哲學家之事業。合而爲一。繼又在壹丁堡學醫術。斯時麥金德希每日晨刻研究詩詞。夕則赴各處演說。以致醫學荒廢。不能如期畢業。乃入醫學速成班肄業。不久卽懸壺於市上。然絕鮮過問者。乃不得已。棄其業而從事於新聞雜誌。冀爲將來第一等之新聞記者。一面又嘗爲政治法理上之演說。又希望爲大政治家。然終以氏之爲人。少決斷而乏主一無適之精神。以致畢生事業甚多。而無一成者。時或遠游印度。時或身入國會。及於晚年。思成其年來所自期之大著作。及至書成行世。然在學界中不過爲位於第三等以下之著作而已。絕無勝人之處。自是不久。氏遂辭世。嗚呼。氏在青年時代。苟決心爲文學家。終身專心研究文學。則至其究竟。必能成爲第一流之大文學家。否則自青年時代。卽專心注意於政治學。亦必成爲第一流之政治家。惜哉。以天才第一之人才。乃因無決斷之心。致爲多數事物而分其精神。致不能斷然竟入於主一無適之學問界。前後猶豫。左右躊躇。而過其一生也。語有之。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有志立身者。可不深長思哉。

第八　風采

楷斯德斐爾特伯爵云。凡人皆當自行修養其處世之法。一如力士之演習其術。吾人務當使己之心意與風采。傾於和順圓滿一方面。則出而處世。處處皆宜。此實處世之要訣也。由此觀之。則風采爲吾人立身處世不可缺之一要素可知矣。世間智者少而愚者多。大都以貌取人者十中居其八九。而不重外貌。不論風

采。專就其人之才智實德取人之君子蓋甚少。是以欲立身於社會者。必須崇尙風采儀式。令人一望而知爲有品格之人物。爲有德行之紳士。此亦所關甚爲緊要。曰獨立。曰決斷。曰風采。之數者。皆不可偏廢其一者也。然世往往有因不容於世。常咨嗟嘆息以鳴不平。以爲全世界皆小人。專觀外貌以取人。而不問其實德者。古今來見放於社會之屈原之所以多者。由於此輩專尙才智實德。而不解風采爲立身必要之道。其接人缺和藹之禮儀。風采粗慢。玩世不恭之態。有以致之也。總之。吾人之風采優美。則吾人之身分。自可賴以昇進。否則往往不合於社會而被擯斥。

演說亦有演說之風采。能令人怒。能令人喜。皆演說者之風采主之。當美國奴隸制度廢止之說盛行時。有兩演說家。在一處演說。其一人使聽衆爲之感動。其一人則使聽衆憤怒。其原因實以同一之語而變換其文理有以致之。其一人之言曰。諸君如此。(謂反對廢止奴制之說)則將受天罰。一人則云。諸君如此。其未受天罰者幸也。二人之演說不同之點僅如此耳。乃其効果竟大相反背。亦可謂之奇聞矣。夫人之言語與行事。往往有出於故意而難保證其眞實者。然其人談話時及行事時所現之風采。則往往出於自然。不易故意蔽匿其眞相。故人之風采。乃極能表明其人之品格者也。是以凡有志欲出世立身於社會者。無論爲政治家。爲宗教家。爲學問家。於修養風采一道。決不可稍爲懈怠。況風采亦爲道德上之一條件乎。

世間往往有自命不凡。以爲磊磊落落放浪於形骸之外。而時時發言以觸他人之怒者。又有不拘拘於小節。以爲待人之正當方法者。然因此而失其故友益友。且造成爲仇敵不顧也。夫得一友甚難。失一友甚易。此等事決不可視爲不足重輕者也。瓊生氏不言乎。人無可行無禮之權理。亦無可出無禮之言之權理。毆人與吐暴言何別乎。彼有名之政治家福克士。以賭博破產。在政治上最不滿人望。而竟無惡之者。此何故乎。蓋全以氏之氣質風采極優美。從無觸怒他人之事也。又如西安利旦氏。雖專事飲酒與浪費。而從未以戲言損他人之感情。以是無惡之者。如此之人物。雖其德行上各有缺點。然猶不致不齒於社會。亦全恃其風采耳。則有道德之士大夫。而更能注意於風采之修養。其受人敬重。又當如何耶。

西人有言曰。「姿態之美。勝於面貌之美。動作之美。勝於姿態之美。其因此而得之快樂。較諸彫刻繪畫之快樂。尤爲高尙。實美術中之最美者也。」夫風采之美醜。似屬瑣末之事。爲大雅君子所不言。然人生之行爲。皆從瑣末之事所積成者。是以吾人決不可以其瑣末而忽之。況他人心中所牢記者。不獨爲吾人之大事業。往往有因片時之失言。微末之失態。以致深印於他人心目之中。釀爲多年之怨恨者。由此觀之。吾人之一言一動。可不愼哉。微塵可積而成邱。一錢一釐之微。可積而成千萬金之巨。一秒一分之寸陰。可積而爲千百年之歲月。吾人微末之行爲。亦可積而爲一生之大事業。英將馬耳婆羅公。盧法國君

王路意第十四。抱奪天下之志。合縱歐洲各國。指揮其兵。而功業垂於千載。其風采與行爲之優美。實足動人心魄。馬耳婆羅又巧於詞令。常能使仇敵變爲良友。故與之對語者。莫不欣然有喜色。宜乎將軍能以三寸之舌。於談笑之間。維持利害各殊互挾猜疑之歐洲各國。而連合之。又仗其三尺之劍。指揮各國之兵。挫法王虎狼之心。而名振古今也。聞彼瑞典國王查利斯第十二。辭法王路意十四之請求。不顧與法結同盟者。亦將軍優美之風采所奏之功也。法國大政治家米拉波氏。天下第一之醜男子也。然每遇米氏登法庭議堂而振其雄辯。則大受聽衆之贊嘆。僉謂風采之美。天下誰復能及米氏。其平生風采之優美。實足以傾動天下美人之心。故當時法國社會中。皆謂天下之美男子。無出米拉波氏之右者。然則其人之貌。固如何之美麗耶。據人所述。則宛如虎面而滿生疱瘡。可知風采優美者。確能變仇敵爲知友。變醜婦爲美人也。夫英將馬耳婆羅氏。實爲有名之無學者。握管作文。書法極拙。文亦殊劣。彼嘗讀英國政治家威爾班福爾士之演說。以爲平凡之文章。而毫不足崇尙。然馬耳婆羅之演說。竟能震英國之國會。動全國之輿論。遂成廢止奴隸之偉功。爲英國歷史上千古之佳話。此雖由於氏之道德上宗教上之熱心及信仰。然其演說時之聲音及風采之優美。詞意之條暢。實大與有力焉。故拿坡崙第一。嘗就優伶練習風采。每謂少年之人。不可不常與舞蹈師及辨護士相親近。夫一世之英雄。而重風采猶如此。況他人乎。

凡風采優秀之人物。雖才力不足。亦可立身於社會。然具有才智實力之人物。而乾燥無趣味。毫無風采者。必難見用於社會。世人每目閑雅優美風采極佳之人。爲柔弱。爲怯懦。此實謬論也。風采優美之人。豈必柔弱怯懦之輩。英國名將惠靈吞氏。生平不爲私敵。又理學家傅瓦辣台。天性之烈。有如猛火。然二人之風采。實爲天下紳士中之最優者。美國之華盛頓。亦以風采優美聞。耶教之聖經中所載之聖保羅及彼得。其胸中烈烈。不啻火山。然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則其言語風采之優美。實爲天下紳士中之最。今之欲立身於此社會中者。可不深察之乎。

（已完）

說性

簡宗實（徵文當選）

性無所謂善惡也。善惡者。性外之事。非性中之事也。人生而有欲。飲食男女。與生俱生者也。善而可以遂其欲。則善焉。無意於善也。惡而可以遂其欲。則惡焉。無意於惡也。孩提之童愛其親。非性固知愛也。望親之有以養其欲也。及其長也敬

其兄。非性固知敬也。恐兄之有以拂其欲也。臧獲媚人。非性固好媚也。媚而後可求所欲也。盜賊殺人。非性固好殺也。殺而後可得所欲也。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非性固始含忠信而終否也。前以謀所欲。後既獲所欲也。性也者。不得以善惡論也。性無所謂善惡也。善惡者。性外之事。非性中之事也。人類之始也。或爭奪焉。或淫亂焉。凡以求遂其欲而已。性之中固非有惡也。有聖智者出。知爭奪淫亂之終不可以遂其欲而有害也。乃起禮義。興忠信。使各得遂其欲而毋相害。於是人皆知爭奪淫亂之適以互相爲害。禮義忠信之可以各遂其欲也。故咸趨善而避惡焉。性之中亦非有善也。故禮義忠信。非以矯之也。乃以順之也。曷謂順。陵人者人亦陵之。殺人者人亦殺之。求所欲而反以來所不欲。不利之至也。愛人者人亦愛之。敬人者人亦敬之。毋侵他人之自由。而己亦得享其自由。利之至也。故禮義忠信。雖非性中之所固有。然利而行之。要不待矯揉造作而然也。惡亦率性也。善亦率性也。善惡皆所以求遂其欲而已。故性者。不可使之爲善者也。不可使之爲惡者也。其使之也。非使之也。藉於遂其欲而已。苟其無所欲。抑不足以遂其欲。而使之爲善焉。爲惡焉。彼必不從也。性固不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也。故曰善足以遂人之欲之可貴也。非曰善之可貴也。惡可以違人之欲之可惡也。非曰惡之可惡也。聖王者。恐庸人之未喻。勢不可以久也。乃立善惡之名。辨是非之道。設賞罰之政。榮名譽之途。於是積久而成俗。其小人悚於刑。而君子競於名。不復知善足以遂人之欲之可貴。而曰善之可貴。不復知惡可以違人之欲之可惡。而曰惡之可惡。有舍所以求所欲而云善惡者矣。然則性固可使爲善歟。曰不可也。小人不知善所以遂其欲而爲之者。以刑之在後。乃其所不欲者也。君子不知善所以遂其欲而爲之者。以名之在前。乃其所欲者也。然則其使之也。非使之也。仍藉於遂其欲而已。雖然。迹有似乎矯之矣。好名者不可多得。懷刑者或冀倖免。此善人之所以少。而惡人之所以多也。死節所以養生。費用所以養財。恭敬所以養安。文理所以養情。今不曰所以養生養財養安養情。而曰死節費用恭敬文理之可貴。是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是故化之淺也。人咸以爭奪淫亂爲可以遂其欲。故趨於惡。化之深也。人咸以禮義忠信爲可以遂其欲。故趨於善。揣其本者。利善而行之。故善人多。齊其末者。慕善而爲之。故善人少。荀子有見於淺化。無見於深化。有見於慕善。無見於利善。故曰性惡。孟子有見於深化。無見於淺化。有見於利善。無見於慕善。故曰性善。楊子韓子疑其義而不深維其故。故曰善惡混。曰三品。究之善惡皆性外之事。非性中之事也。曰善曰惡曰混曰三品。皆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食色性也。其庶幾乎。雖然。告子幸而中耳。彼固未知其義也。夫善惡皆以遂其欲而已。不然。性固不可矯揉造作使之爲善爲惡也。杞柳湍水之喻。是矯揉造作使之爲善爲惡也。故曰告子幸而中耳。彼固未知其義也。然則犬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曰然。

犬牛亦求遂其欲耳。蓋自理而言。性固無善惡也。皆有欲而已。禽獸與人一也。自氣而言。才則有靈頑也。知所以遂其欲者是也。禽獸最頑而人靈。野獸食人。所以養其欲也。家獸不觸人。亦所以求其欲也。禮義忠信。禽獸未嘗不有也。然而微矣。頑故也。而人之與人也。又有靈頑之分焉。世有不待師法而知爭奪淫亂之不足以遂其欲者。其行流於善。非性善也。靈故也。世有雖有師法而猶不明禮義忠信之可以遂其欲者。其行流於惡。非性惡也。頑故也。是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卒不爲者。非不爲也。其才不及也。彼固未知堯舜之道。固得大遂吾人之欲也。聖凡賢不肖。雖曰由學而後分。然才者固基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蓋性無所謂善惡也。皆有欲而已。靈頑若一也。故曰性相近。或爲惡以遂其欲。或爲善以遂其欲。故曰習相遠。靈者以善爲可遂其欲。勸之爲惡。不從也。頑者以惡爲可遂其欲。勸之爲善。不聽也。故曰上智下愚不移。上智下愚者。以才言。非以性言也。性無所謂善惡也。善惡者。性外之事。非性中之事也。或曰。荀子就學者言。曰惡。所以策人之自修也。孟子就教者言。曰善。所以勉人之自勵也。其然乎。

歐洲之下流社會

譯美國大勢報黑人薄克華盛頓博士原著

楊錦森

美國脫史格基師範工藝學校。Tuskegee Normal and Industrial Institute 專爲教育美國黑人而設。黑人薄克華盛頓爲其校長。美人向以賤種視黑人。獨器重華盛頓。即前總統羅斯福。亦與之友善。政界學界中人。幾無不知其名。華盛頓著述甚多。黑奴脫籍記及黑種志。其尤著者也。黑人以才學聲望論。當推薄克華盛頓爲第一人矣。　譯者識

緒言

去夏脫史格基師範工藝學校之董事。使余得爲歐洲之游。藉稍休養。然我軀體固無須休養。惟游歐則耳目一新。境界新。事業亦新。則殊足養我心耳。董事斯舉。竟成我久蓄而未遂之志。蓋余之欲觀察歐洲下流社會之情狀也久矣。余欲以歐洲下流社會之情狀。與美國黑人之情狀比較。余欲以歐洲救濟貧民之諸法。與美國救濟黑人之諸法比較。然則余之述歐洲下流社會情狀。非與歐洲各國有夙恨。遂隱其社會之善而揚其惡也。蓋余本意。欲考察下流社會情狀。而於下流社會之外。余實無所考察也。美國年來。屢有招歐洲貧民代黑人工作之說。則余所急欲知者。歐洲貧民之能否代黑人工作。歐洲貧民之能否至美國南

部與黑人爭競。此余之所以考察歐洲下流社會情狀者一也。美國黑人。不自知足者甚多。余欲使我同種人知尙有狀況更苦之貧民。此余之所以考察下流社會情狀者二也。此行。余所目覩者。倫敦之東區。及歐洲諸大都會之貧民。匈加利與地利西雪利之農人。波蘭之鹽礦。西雪利之硫磺礦。俄羅斯之村落。丹麥客崩亨根之農務。而與余同游者。爲洛般拍克 Robert E. Park 博士。洛般拍克博士助余紀理脫史格基師範工藝學校有年。德國某大學之畢業生也。能操歐洲諸國語數種。先余數星期赴歐洲。余一抵歐。卽伴余游。無博士余不能成我游也。薄克華盛頓識。

一 倫敦之貧民

余以一九一〇年之八月二十八號曙明時抵倫敦。疇昔之夕。舟至利物浦。舍舟而車。及火車汽笛嗚嗚作聲。告乘客以已至世界最大之都會。則晨光方自小窗外透入耳。余僱馬車詣逆旅。中途值一行人。形容憔悴。衣履敝穿。步行甚緩。俯首視地。是日爲星期。而是時猶淸晨。道上行人絕稀。乃有此孤獨之影。踯躅於街頭。狀至可憫也。覩道旁第宅。均宏麗軒朗。而道中乃有此狀至可憫之人。余頗念貧富相去之何遠而爲之長太息也。」余至倫敦無多日。卽知若是者。甯獨余所値之一人。以倫敦東區一隅而論。無家無舍。日踯躅於道上而夕寄居於路側之男女。聞已有萬人之多。東區大都爲工人所居屋舍。而無家之人。則不獨東區有之。多富翁貴官第宅之西區。亦未嘗無此輩足跡也。以慈善爲事業之救世軍。特爲築居屋。貧人付一便士至四便士。卽得宿一夕。時且得麵包一片羹一盂。然有數千人。卽欲得此區區之一二便士。猶不能也。是輩蓋所謂人類之渣滓。倫敦最下下流社會之人也。

余游行於倫敦城中者久。遇是輩益多。天朗氣淸之日。余恆見是輩男女老幼。坐臥於公園中之長椅或草地。淫雨霏霏之夕。余恆見是輩男女老幼。蜷伏於人家之門首或牆下。黎明之時。人均高臥。而是輩已蠕蠕而動於街頭。探手於廢物桶中。冀有所獲。深夜人靜。而是輩則趨泰晤士河濱之石岸。偃臥其上以度夕。無何。余見路角以自來火或衣鈕等物求售之人。搖尾乞憐。求得數便士以易麵包。余知卽是輩之變相也。

余一有機會。卽與是輩接談。以偵取其困苦之原因。其直接之原因。大都爲酒癖。沉湎於是物。遂至一蹶而不能振也。而其實因。則非酒也。社會之競爭耳。都會之中。競爭劇烈。優勝劣敗。固自然之理。是輩蓋已爲人所敗之劣者。社會所淘汰之渣滓耳。無量數人爲生計而決戰。而敗北之徒。必其較拙者。其較惰者。其較弱者。其較老者。其較少毅力者也。而敗北之後。卽成倫敦之下流。永無振起之一日矣。

一夕。余値一人彳亍於泰晤士之江干。余與之語。旋曰。若曾投票選舉乎。若屬何政黨者。渠愕然不解所謂政黨。投票則渠一生所未嘗爲也。余所因而感慨者。其愕然驚訝之狀態也。覩

其色。乃知渠雖居於全世界最巨之都會中。而世事則絕不知。渠蓋一無家舍、無父子夫婦、無友、無業之人。不入一團體。不表一意見。生不以爲樂。死不以爲苦。如朝露之即滅。如松柏之後彫。均渠所不計。前余至倫敦後道中所値之第一人。名之曰孤獨之影。今余所値者。固足當此稱矣。人煙稠密之中。乃有此無數孤獨之影。噫亦可歎矣。

閱數星期。余在奧屬波蘭詢一農人曰。若曾投票選舉乎。渠遽應曰。此處今無一人無投票權矣。夫六十年前。其地之農家子。均奴隸耳。而兩年前卒獲投票之權。今則竟有一代表在維也納之議院中矣。其地所選代表。一小肆之主人也。余過其門。見肆中有兩少女紀理其業。而渠猶未返。兩少女蓋其女也。

人皆以黑人爲美國之最下流社會。當余之赴歐也。余大欲以美國南部黑人之情狀。與歐洲下流社會之情狀較。余見波蘭業農之民。即思美南部之黑人。固亦以稼穡爲事者。以二者相比較。至易事耳。然似倫敦無家之民之黑人。則固無有也。黑人即困頓至極。亦罕有行乞於道上者。誰曾見黑人作搖尾乞憐之態。以冀得一二銅幣耶。美南部固多黑人惰而不事事躑躅街頭以度歲月者。然與倫敦之貧民絕異。倫敦貧民。所以潦倒無以爲生者。爲社會所淘汰。而卒致陷身泥淖。愈陷愈深也。窮苦之黑人之所以至此則不然。渠未嘗有機會。生而若是。一世無上騰之日。因非自上而下沈也。

黑人恆貧苦。然黑人雖貧。不絕望亦不厭生也。黑人好生。未嘗以所遭境遇之苦而求速死。黑人即爲奴時。人數亦日增。及獲自由。增加益速矣。而英人之貧苦者則反是。貧則不復有所希望。厭生而甘死。子女之多。更爲所深惡。倫敦某報。乃亦贊助之。某報日載論說。攻擊教士之言不欲生育之婦女爲不道德者不遺餘力。更譏醫士之吝不以不生育之祕術徧語婦人。而日有工人及窮苦之男女投函。敍其家庭之慘狀。及子女之爲累。貧民之不喜生育。報紙之主張滅種。於此可見。而盎格魯撒遜人之日趨於盡。歲歲乃有流民。自南歐輸入以與之競也。

倫敦報紙。恆載貧民餒死之事。余抵倫敦不二日。即見晨報中有一節云。白鹿街 White Hart Street 阿德惠而 Attewell 夫婦之子。生未三星期。死於餒矣。阿德惠而失業已三年。貧困已造其極。其婦亦餒且死。子斃之日。婦僅噉麵包一片。而是日乃澣衣九小時有半。澣訖。蹶不能起矣。其家房舍殊潔淨。然家徒四壁。傢具幾盡無之。余既見是節。每閱日報。即注意於類是之新聞。類是之新聞絕多。屢見而不尠也。余更爲閱者諸君述一則。有一巨屋。寄居人家甚多。晨間。或見有一婦人。高臥是屋地窖中。殊不置意。蓋貧人恆有寄居其窖者也。踰刻。有亞立物 Oliver 者。因事至窖。見是婦僵臥一隅。若死。就視之。果已死。急召警吏及醫士來。施救。已無及矣。察其所以斃之原因。則凍餒耳。婦人年四十許。高幾六英尺。衣履殊敝云。

美南部之黑人縱貧。然而死於餒者。則余所未嘗聞也。黑人非

以負病不能工作。或以他原因致不能營業。罕有入卑田院者。美洲黑人之窘狀。爲美人所深知。茲無庸贅。然黑人生計之情狀。有勝於歐洲之貧民者焉。美洲黑人。尙有事可爲。而倫敦利物浦諸地。則絕多踯躅街頭。欲工作而竟無工可作者。一日。余見有一搖琴之乞兒。衆圍之如堵。余就視之。則始覺其以琴爲其貧苦之告白機關也。琴一面貼質票數紙。大書其下曰。余妻質諸物以易麵包。否則子女餓死矣。更一面貼報紙中之招工告白數紙。大書其下曰。余詣彼求用。彼竟不我用也。然而圍而觀者。貧苦亦類渠。誰肯爲渠傾囊乎。余惟聞是輩爲之歎息。俯首踽地而去耳。嗚呼。是固一羣孤獨之影也。然而嘖嘖稱是人之慈者亦有之。

余在倫敦時。恆有人寄書與余而有所請求。自美國南部來英而僑居倫敦之黑人爲尤多。而來自美國之白人亦有之。所請求者無他。則欲余助以赴美之川資耳。蓋是輩來英。不能得工。而追憶在美時。固無時若是也。

歐美之關亡術

譯支那星期報　甘永龍

近世科學昌明。迷信漸破。神鬼妖怪之事。占卜星相之說。世漸知其誣罔。然科學範圍以內之迷信去。而科學境界以外之不思議現。予曩讀西洋手相書論手相之術。發明於中國。傳於印度。而盛行於歐美。又讀天文心理學。而知此新穎之科學。卽我國之所謂八字五星也。去年日本以千里眼一事。哄動全國。知名之博士。羣起而考究之。凡我輩平日所斥爲愚夫愚婦之所爲者。今幾爲學術界中新闢之殖民地。如心理家新發明之潛在意識論及催眠術。其尤著者也。新到之西文雜誌。有關亡術及豫言家二文。茲先譯載茲文於本誌。以覘近世學術之進步焉。　編輯者誌

美國舊金山有報紙名考驗家者。近時載一論文曰。人當既死之後。尙能於墳墓之外。與生人相話言乎。尙能託爲不論何種之形式而重返於斯世乎。

據數旬來各種新聞紙所刋報告言之。則以上二問題。在當世人士中。其聞而首肯。以能字相答者。必居其多數也。

埃迪夫人 Mrs. Mary Baker Eddy 者。基督教專科會之發起人。該會以規模宏碩著稱於世。今夫人逝矣。而其同人及門弟子。咸謂夫人必且重蒞世間。知之甚深而信之甚篤。有史旦孫夫人 Mrs. Augusta Stetson 者。基督教專科會之紐約部領袖也。嘗歷歷告人以埃迪夫人必回之理。其言論雖操劵責償者亦無此堅決

云。

哈佛大學教授乾姆斯君 Prof. William James 爲美利堅心理學家中之巨擘。對於人鬼相通之理。亦實心信仰。並力證其非僞。觀其評論霍極生 Hodgson 已死後之話言而可見。霍極生名禮查。Richard 乃鬼學研究會之書記員也。去年之夏。乾姆斯學士亦死矣。死後甫四日。而消息已藉媒介而通。音信已爲生者所得。(媒介二字原名 Mediums。意即通靈界之消息者。中國稱爲關亡。惟中國關亡。由居間者口述。而西國則用筆述。)

近世崇信人鬼相通之理者。已不復專限於鬼學家。勞巨勳爵士與克羅基勳爵士 Sir Oliver Lodge and Sir William Crookes 英國科學家中兩前輩也。亦深信而不疑。此外歐美兩洲之科學名人亦然。是以乾姆斯學士有言曰。科學上純乎物質主義之現象。必至翻然一變。而成爲過去之事。

本篇所記。係霍極生已死後所傳之音信。及乾姆斯學士已死後所通之消息。霍極生之音信。乾姆斯謂確係出自亡友。絕無假借。至乾姆斯本身之消息。則其來較霍極生爲尤速。而其事較霍極生爲尤近。今試分別記之。

乾姆斯學士接亡友霍極生之消息

乾姆斯學士。名威廉。哈佛大學之哲學教授。而亦美洲及全世界最著名之心理學家也。已於去年八月二十六號逝世矣。

乾姆斯學士近數年來。一變而爲研究鬼學搜索鬼道之士。其所以變爲鬼學家者。則大都由亡友霍極生君曾與通信之故。霍極生生前。品學優粹。而亦喜精研鬼學。卽美國鬼學研究會之書記也。

霍極生逝世後所傳消息。由乾姆斯學士躬自接收者半。由其他精於科學隆於品望之士接收者亦半。如賓西花尼亞 Pennsylvania 大學教授紐卜爾氏 William R. Newbold 如波士敦 Boston 最負重名之各大家子弟。生平以高尙正直爲世推尊。決無絲毫造作。固不待言而可決者。

乾姆斯學士與亡友晉接後。嘗特著一報告書。凡一百零五頁之多。書中備述其確實可信。並斷定已死之人。輒具有異乎尋常之知識。及樂於通信之志願。

霍極生通信中之最奇特者。則向乾姆斯等自述一兒女愛情之事。爲其生平朋輩中所夢想不到者也。蓋與霍極生交游者。多知兒女之事。非其所喜。從未嘗見其於女流生戀愛之情。然其死後所首告畢定敦氏 Mr. Piddington 者。則殊覺出人意外。畢定敦當時。方從事於關亡。而欲與霍極生一語也。據乾姆斯學士所記。當時霍極生由關亡者筆述曰。畢特(畢定敦之省稱。狎習語也。)乎。吾甚欲以吾之密札予汝。此等密札。與某閨女——某閨女——芝加哥之某閨女有關。吾雅不願其落於外人之手。而破我書中之祕密焉。

畢定敦曰。吾何恃而能辨其爲此女之手札。

霍極生曰。試檢吾所存之函件中。其函面有蓋芝加哥郵局之印者。吾甚不願其播揚於外。時則關亡之媒介。卽於紙上書鄧詩

馬 Densmore 之名。意卽指通信女子之姓氏也。此畢定敦曰。發信者自署此姓於函面。而不用其受洗時之教名乎。關亡者乃於紙上改書赫妲。Huldah

及五月十四號。畢定敦君又來關亡。而告以此等函件。無從尋檢。請再有以詳示之。並問曰。此貴女之寓書於汝。約在何時。汝能記憶否。書札之來。是近日事否。

霍極生曰。否。數年前事也。書若落於人手。則吾懊悶將不可堪。蓋吾與彼之通信。世間無第三人與聞者。

畢曰。吾若遍尋而弗獲。汝肯容吾函致彼美。以叩其究曾與汝通筆札乎。

霍曰。唯。吾甚願汝爲之。

及五月二十九號。畢定敦又來報告。謂搜檢已徧。迄無蹤影。時則陶爾君 Mr. Dorr 亦在座。卽問霍極生曰。吾之親故中。亦有鄧詩馬氏。汝所謂赫妲者。是否卽出於此氏耶。果爾。則赫妲卽瑪利 Mary 耶。卽乾妮 Jenny 耶。抑卽愛勤 Ella 耶。蓋吾所謂鄧詩馬氏者。其家實有姊妹三人也。

霍曰。卽愛勤是耳。不過吾輩平日恆稱之曰赫妲。

關亡者筆述此語時。若異常懇切。有力表非訛之意。於是而女子之全姓名。畢定敦等多知其爲愛勤赫妲鄧詩馬 Ella Huldah Densmore 矣。(愛勤赫妲並教名。愛勤亦稱前名。赫妲亦稱中名。鄧詩馬族名。卽姓氏也。)

霍曰。此事世間無知者。吾恨不將手札早日毀去。吾當時欲毀而旋忘者再。吾生時頗肯存注此女。雅不願外人與聞我事。此女當能證明我今日之言爲非謬也。吾漸覺迷糊恍惚矣。吾必須告退矣。

六月五號。關亡者爲陶爾君及乾姆斯夫人。(卽乾姆斯學士之妻)陶爾君問曰。吾輩試再言及於赫妲鄧詩馬何如。汝前日謂赫妲鄧詩馬卽愛勤。此言信耶。汝當時果清醒耶。

霍曰。噫。吾當時果有此語耶。若是則誤矣。愛勤、妹也。吾所愛者固不出此姊妹三人之中。然非愛勤。吾始見赫妲於芝加哥。吾一見卽傾心於彼。吾向彼求婚而彼乃不我許。

據乾姆斯學士所記。謂霍極生向赫妲鄧詩馬求婚之說。乾姆斯夫人。幷未舉以告其夫。是以學士絲毫無所知。旣而學士接愛勤鄧詩馬自他國寄來之平安書。夫人見之。始憶及關亡事。乃爲學士備述霍語。蓋愛勤鄧詩馬。當時適遊歷於外邦。而鄧詩馬之家。不特陶爾君與之相稔。卽乾姆斯學士夫婦亦素與往還也。學士乃致書愛勤鄧詩馬。叩以居常曾否與霍極生通問。並詢以鄧詩馬家族中有名赫妲者否。迨愛勤回書旣至。學士啓緘視之。則大駭。書云。

來書備述潘柏夫人(卽關亡之居間人)之言。足見其不盡無據。蓋霍極生君昔年嘗求婚於我。且彼此有書札往還。此等書札。霍生前敬藏之。亦未可知。至於吾當時在札上自署何名。則吾已忘之。惟就習慣而言。則常書哈那 Hannah 不書愛勤。吾族中並無名赫妲者。幷覆。

由此書而觀。則求婚之事既已確鑿。而霍極生所謂愛勒赫妲鄧詩馬者。實即愛勒哈那鄧詩馬。赫妲之與哈那。在西文綴法既相同。而音韻亦相似耳。

霍極生君死後通信中。又有奇特者一事。則告其友以已之指環所在。俾得蹤跡得之是也。據乾姆斯學士記云。三月五號。霍極生問黎門夫人 Mrs. Lyman 以約指所在。夫人曰。汝當日赴賽船俱樂部時。此環果在指上耶。(霍極生之死。正在賽船俱樂部爲打球戲時也。)

霍曰。吾是日固戴於手無疑。

黎曰。汝嘗告某夫人。謂殮工實取之。

霍曰。然。蓋吾終覺有人捋自我指而挾以去也。

自是霍極生無語者片時。既而關亡者又書曰。予當日赴俱樂部時。此環固戴於手。後以擊球時。環觸指而痛。故去之而藏於衣囊。吾此時神志甚清爽。非夢也。當吾始至時。微微覺昏悶。然今已清晰如故。吾當時確曾將指環納於坎肩袋中也。

黎曰。汝何以而疑及於被竊耶。

霍曰。吾嘗見此環束於他人手上耳。吾當時置環於衣囊。彼料理我衣服者。不得辭其責。吾之坎肩何如矣。

迨五月十六號。黎門夫人來告。謂指環尚未尋獲。霍曰。吾見有人開我之箱櫃。而取環以去者。此人當時即料理我衣服者也。吾定當查得其人之名姓。俾君等得蹤跡之。吾親見其人之所在。並視其居處甚晰。其人所居。爲五層樓之磚屋。屋與賽船俱樂部相去不遠。其人之室在第三層樓。臨於街之隅角。位於屋之後面。吾視其面目甚清晰。霍言至此。即歷述其人狀貌。述已。又曰。此環明明在其指。此坎肩明明在其室。是皆吾數分鐘前所見。吾能斷言其無誤。猶吾之能斷言君爲黎門夫人也。

迨兩閱月後。此環始於霍極生坎肩內發見。蓋歷來搜檢雖勤。而獨於坎肩則忘之。是亦疎忽甚矣。至坎肩所在。則係陶爾君之家。陶爾君於霍極生死後。常與霍通信者也。

乾姆斯學士對於此事。嘗發表其長而精審之意見。其大致謂就通信一端而觀。其所以致此通信之原由。必有一種之意旨在焉。初無論此意旨之出於霍極生。或出於他鬼。抑或出於潘柏夫人隱微而不自知之方寸也。當筆述之時。間若有躊躇造作之狀。或停筆不下。或拚法謬誤。一若欲生者之示以端緒。有時或重覆縷述。又若欲藉此以遷延時刻。然就其大部分而言。則確似有一種意旨。確似有一種陳述某事之意旨。而無如彼媒介者之機械。終苦於若即若離。欲達不達。至謂其意旨在斯人。則何以往往既近其所欲言之目的。而忽然又揚去耶。蓋偏於迷離惝怳。神思飄忽之分數。實居多耳。總之死者有欲言之意。而媒介之生者。則不克爲之悉達。即或潘柏夫人具有通靈之力。Telepathic powers (即意氣相感召等意。)然亦無濟也。至謂通信者是否霍極生。抑係他鬼所詭託。則非待諸五十年或百年後。不能核定矣。

又有希士洛伯學士 Prof. James H. Hyslop 昔日哥倫比亞大學教

授。今爲美國鬼學會書記者。亦釋明人鬼相通之理眞確可信。其自記曰。吾儕今日已得有種種證據。足以示人鬼相通之說之非謬矣。鬼學者今日已與別種科學居於同等之地位。科學由研究時代而臻於發達時代。鬼學之在今日。固尙在研究時代。昔者達爾文 Darwin 於千八百五十七年時。始刋其物種由來論。"The Origin of Species" 時則天演之理。世莫不嗤其謬妄。然至今日。則莫有以爲非是者矣。鬼學之在今日。猶天演之理之在當日也。

又試當華盛頓時代。而有欲揣造鐵路電報汽船及今日所習見習聞之各機械者。人亦將羣笑其爲怪僻荒謬矣。凡吾儕之信鬼學者。今日卽居於此怪僻謬妄之地位也。

當二十年前而有指斥無線電或飛行機。謂爲世界斷無是理。亦斷不可行者。人咸以爲斯人也。實具有健爽之常識。然在今日則何如。彼評駁鬼學不遺餘力者。其所居地位亦猶是也。

贊成鬼學者。其最堅强之證據。卽爲藉媒介而通之種種事實。此等事實。就吾輩考查所及。知其一定出於已死之人。否則彼身爲媒介者。必具有超出恆理之能力而後可。或謂此等事實之獲傳。實專賴通靈之能力。顧通靈之能力。究竟未得有科學上之證據。則不得不仍謂爲出之於鬼也。

乾姆斯學士。美國心理學大家也。厥後亦一變而崇信鬼學。方其逝世之前。美國某雜誌中。嘗刋有學士與霍極生通信之報告。據學士之意。謂世界中超出恆理之能力。今乃得其確據。而所謂鬼道者。似較諸心理學家所稱通靈力。反覺可信云。

觀乾姆斯學士及其餘諸家之報告。則通信時所發見種種事實。斷非關亡者所能與知。是則謂爲通信者確係已故之人。而已故之人確有通信之意。實未嘗不在情理之中。或問死者通信時。何以往往道及瑣屑之事。則答之曰。吾儕所欲聞者。正係此等瑣屑事也。至欲探察通信者是否本身。抑係他鬼。則更不得不以瑣屑無要之舉或特別之零星事試驗之。某日。予嘗藉潘柏夫人居間。而與霍極生通信。霍問曰。吾與君某次嘗同喫牛乳餅。君尙能憶及此故事否。

予聞言。斗然憶及霍極生生前。嘗以予欲乘夜半火車往紐約。而饗予於俱樂部。時則有精養威爾士兔肉。並連喫乳餅。彼此笑談甚樂。霍言一發。而此景卽湧現於予目前。此豈他人所得而與知者耶。

且予嘗屢次與先父通信。其縷述之家事。除家屬以外。斷非外人所能知。卽家屬中亦往往遺忘已久。而先父反提醒之。某次藉潘柏夫人媒介。先父謂予曰。乾姆斯（希士洛伯學士之名）乎。汝試叩意利若 Eliza 以吾家紡車事。當日喬治 George 之所爲若何。蓋喬治以帽置於紡綸竿。而麻線遂因以抖亂也。不知意利若尙憶之否。

蓋吾家有紡車二。一紡麻線。一紡絨線。予幼時嘗見之。然久已棄置不用。予亦忘之久矣。然觀於此而益足爲鬼道非妄之確證。彼關亡之潘柏夫人。斷無有預知斯事之理。所謂意利若者。

乃予姑母之名。然予姑亦不能憶喬治罷帽、㾗綠罰亂之往事。蓋喬治爲予之幼弟。吾父所言。或係予有生以前之事。則所謂喬治者。決非指吾弟可知。雖然。予之從祖。卽予姑意利若之父。其名亦喬治。則此事或指從祖。未可知耳。

既而吾父又述及予亡兄查理士 Charles 嘗從先母合拍一照。亡兄攝影時係身衣戎服云。予兄查理士。四歲卽殤。從未嘗身衣戎服。既而憶及其臨終前。所攝小影。係身衣棋盤紋布所製短褂。腰束闊帶。宛然與南北美戰爭時之軍裝無異。且此照果與吾母合拍者。予知吾父之意。卽指斯照。而吾父則謂此事非予所知。蓋予自先母逝世。家居日少。無怪其以我爲不知也。

觀此可知人鬼相通。其事甚信。而或者謂生前優於文學之人。何以死後通信。其文字往往流於惡劣。例如乾姆斯學士與波士頓 Boston 某貴婦通信時。其文字雜亂無章。且多失之冗委。與學士生前大不相同云。其實此理易明。初不足爲詆諆鬼學者之口實。蓋人當既死之後。其形式決不與生前相似。彼已無言語之機關。不過藉他人之心思及官能而表示其意旨。而爲之媒介者。又自具有心思上之特點。於是媒介者心思上之特點。與已死者心思上之特點兩相混雜。而文字遂不復能明晰平正。且媒介者之心思。或迴翔於已死者常用之談吐。習慣之語助中。又未可知也。總之。已死者與媒介者之關係。猶以槌擊鐘。而鐘搖搖然自發其音響。響雖發之自己。然其所受衝擊。仍自外來而至者也。

永歷太妃遺使於羅馬教皇考

高勞

順治五年。即桂王由榔稱號永歷之二年。提督李成棟。以廣東附於桂王由榔。由榔由桂林移居肇慶。其太監龐天壽。以天主教理陳說於太妃。（太妃之稱。本通鑑輯覽。）太妃王氏。湖廣八。故明桂王常瀛之繼室。由榔之嫡母也。太妃既奉天主教。令由榔生母馬氏及妃王氏皆入教。受洗禮於司鐸瞿紗微。由榔亦於祭臺前行跪叩禮。以多蓄姬妾。不能受洗。是年。由榔生子慈烜。由榔不許其受洗。會重病。乃許之。受洗後。病漸愈。太妃乃遣使至澳門。求司鐸行彌撒大祭。使者至澳門。澳門礮臺。鳴礮致敬。教中修士。排隊迎之。於是至天主堂。述太妃之意。並呈所齎禮物。以大蟠龍銀香爐一對。鏤花銀瓶（內貯珍貴香料）二對。鏤花銀燭奴二對。獻於祭臺上。另贈三銀瓶於耶蘇會三會長。遂於陽歷十月三十一日舉大禮彌撒。禮畢。澳門葡總督。設筵款使者。并贈火鎗百枝。以佐其行。順治七年。即永歷四年。大清兵克韶州。由榔奔梧州。太妃欲

遣使至羅馬見教皇。爲明祈福。司禮太監龐天壽願奉使。以其年老任重不許。天壽遂薦神父卜彌格充使。齎書二通。一爲太妃肅教皇箋。一爲太妃致耶蘇會總統書。龐天壽另有奉教皇書。囑卜彌格附呈。卜彌格偕二隨員往。至澳門。以事被阻。留一年。始解纜西渡。至印度卧亞 Goa 府。又被阻。上陸西行。經波斯西里亞等國。入地中海。二年後。始至意大利之威尼斯 Venice 府。途中屢被留難。及至羅馬。適教皇意諾曾爵第十薨逝。迨新教皇亞立山第七 Alexandre VII (1655—1667) 即位。乃驗明使節。幷接印度及澳門主教等來函。知確係奉使而來。乃蒙教皇召見。呈上太妃肅箋及龐天壽書。教皇覆書。即由卜彌格攜回中國。到中國時。約在順治十二年十三年之間。然卜彌格奉使後。未數月而由榔已由梧州奔南甯。太妃亦於次年卒於田州。葬於南甯。教皇覆書。達由榔與否。不可得而知矣。至龐之覆書。當得達焉。卜彌格所齎太妃肅教皇箋、致耶蘇會總統書、及龐天壽奉教皇書。均存羅馬耶蘇會藏書樓內。今將太妃肅箋及龐天壽奉書眞蹟。攝印本誌卷首。幷爲詮釋於後。太妃致耶蘇會總統書。亦附錄焉。

永歷太妃肅羅馬教皇箋。原文稱諭。但其箋作卷軸式。卷外有簽。題曰。因諾曾爵代天主耶蘇在世總師公教眞主聖父肅箋二十一字。稱肅箋本此。

甯聖慈肅皇太后。即太妃王氏。烈納。西名 Hélène 本羅馬第一奉教總皇公斯當定之母名。太妃受教後之名也。

因諾曾爵。西名 Innocent X 當時羅馬教皇之名。一六四四年即位。一六五五年薨逝。

瞿紗微。西名 André Xavier Koffler S. Z. 日爾曼人。生於一六○三年。於一六二七年進耶蘇會。一六四七年來中國傳教。一六五一年在廣西爲 大兵所執。遂見害。

皇太后瑪利亞。即桂王由榔之生母馬氏也。太妃卒後。馬氏稱昭聖仁壽皇太后。康熙元年。由榔死於雲南。馬氏送至北京。瞻養別室。或云死於道上。瑪利亞。本耶蘇母之名。馬氏受教後之名也。

中宮皇后亞納。即由榔之妃王氏。吳人。由榔死。與馬氏同送至北京。瞻養別室。或云死於道上。亞納亦受教後之名。

皇太子當定。即由榔子慈烜。由榔妃王氏所出。康熙四年。吳三桂以弓弦絞死由榔及慈烜於市。當定。即公斯當定。(見上)爲慈烜受教後之名。

卜彌格。西名 Michel Boym。波蘭人。生於一六一二年。於一六二九年進耶蘇會。一六五○年到中國傳教。一六五九年歿於廣西。

聖伯多祿聖保祿。即彼得與保羅。爲耶蘇二大弟子。伯多祿爲第一教皇。二人在羅馬同日爲教殉身。爲天主教之大功臣。故教中極尊敬之。

龐天壽。明莊烈帝時內監。當時已信仰天主教。北京陷後。南渡。唐王聿鍵。以爲司禮太監。順治三年。即唐王聿鍵稱號隆武之元年。聿鍵封桂王常瀛之次子由榔爲桂王。天壽爲使者。八

月。唐王聿鍵爲大清兵所獲。天壽遂與故明兵部尙書丁魁楚。兵部侍郎瞿式耜謀。以桂王由榔。稱號於肇慶。後恃功驕恣。順治九年。孫可望刼遷桂王由榔於安隆所。天壽諂事可望。與吉翔表裏爲奸。搆陷大學士吳貞毓。順治十一年。孫可望刼由榔。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天壽等欲迫由榔禪位可望。會李定國誅可望。天壽乃諂事定國以避禍。順治十四年。死於雲南。亞基樓 Aekilleus 契利斯當 (Christianus) 天壽奉教後之名。

附錄王太妃致耶蘇會總統書

大明甯聖慈肅皇太后烈納勑諭耶蘇會大尊總師神父予處宮中遠聞天主之教傾心旣久幸遇尊會之士瞿紗微領聖洗使皇太后瑪利亞中宮皇后亞納及皇太子當定並入聖教領聖水閱三年矣今祈尊師神父並尊會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國中興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帝太祖十二世孫主臣等悉知敬眞主耶蘇更求尊會相通功勞之分再多送老師來我國中行教待太平之後卽著欽差官來到聖祖總師意納爵座前致儀行禮今有尊會士卜彌格儘知我國情事卽使同國代傳其意諒能備悉可諭予懷欽哉特勑永歷四年十月十一日

美國賓西花尼亞大學之猩猩

譯本年六月份美國工藝世界潑雷史頓原著

楊心一

美國賓西花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心理學專科教員茄南。(Garner 前自非洲攜一黑猩猩。卽參般西) 至美。名之曰蘇齊 Susie。蘇齊今一歲餘。其靈敏乃過於一二歲之小兒。擬訓練之以審察其心理。蘇齊今一歲餘。其靈敏乃過於一二歲之小兒。敎育之成效。可謂著矣。賓西花尼亞大學。爲蘇齊特備一室。以爲其起居飮食之所。蘇齊初不肯衣衣。强之而後可。今則晨起卽取衣衣之。至寢時始解。衣衣解衣之事。均蘇齊自爲之。不欲他人襄助也。蘇齊初來大學時。野性未脫。約束難施。今則坐必於椅。食必於几。取食投口中。不以爪而以叉。與人告別。則舉前爪一揮。與人爲禮。則出前爪令人握。噫、亦云靈矣。惜不能爲人言耳。蘇齊雖不能爲人言。而殊能辨人意旨。語之則傾耳而聽。蓋其耳目之聰。殊出吾人意外。目能辨色。與人無異。茄南博士。與以青色黃色紅色白色黑色之輭各一。



猩猩辨物體之形狀

命之先啓紅色之匣。繼啓靑色者。繼啓白色者。蘇齊一一如命。且亦不稍躊躇。見客亦絕不作小兒女羞澀態。渠有立方體木塊一。圓形者、方而平者、三角形者、各一。茄南博士命以何者授客。蘇齊卽爲之。是蘇齊之目。不惟能辨色。亦能辨形也。蘇齊好嬉戲。大學左近之小兒女。恆有入其室而與戲者。小兒女樂得猩猩爲伴侶。而蘇齊得小兒女。亦喜不自勝。小兒女敎以種種游戲。蘇齊習之。殊不甚需時。蘇齊尤喜捉迷藏。且亦守游戲之規則。奔擲跳踉。與小兒女絕不殊異。然有一



猩猩辨色

事焉。蘇齊頗以爲怪。蘇齊每見小兒女不能緣柱而上。而己則能之。己則不惟能是。且登後能一釋手卽下。是以與小兒女嬉時。每至柱下。卽欲以力舉之使登。小兒女不能。渠卽緣木至柱端。復沿柱而下。如是者三五次。乃示意小兒女令效之。不效。則更挽之。蘇齊意中。必以小兒女爲笨拙。不能如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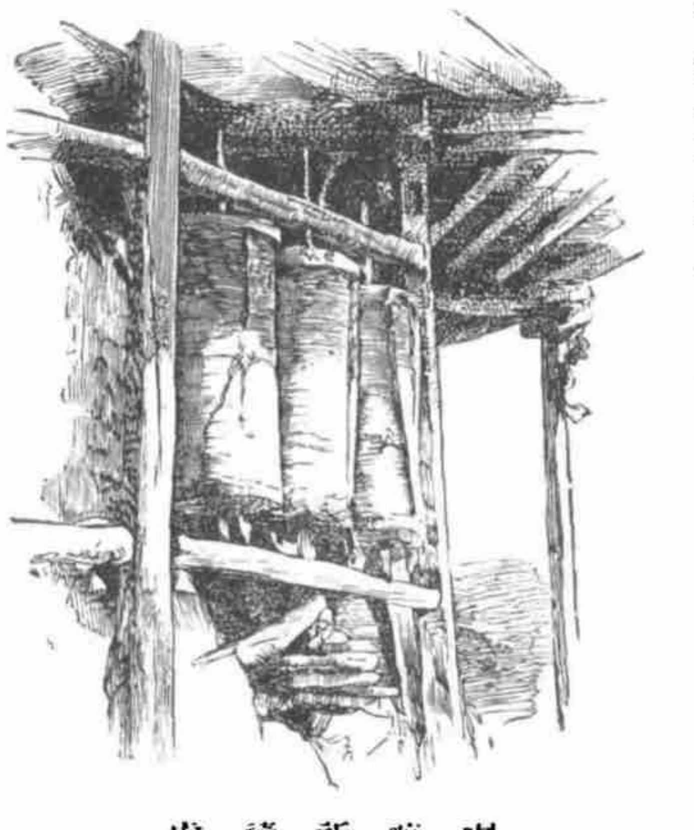
西藏宗教源流考 續第四號

張其勤

第十一輩。阿旺改桑丹貝卓密凱珠嘉穆錯。於道光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寅時在噶達地方轉世。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奏明在金奔巴瓶內掣定。由班禪披剃授戒。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迎至布達拉坐牀。賞達賴之父策旺頓柱公爵。二十五年。駐藏大臣琦善。參革掌辦商上事務諾們罕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齊木。奉旨剳黃發往黑龍江安置。所有財產。查抄變價。培修藏屬各廟宇。琦善隨議改章程二十八條。又奏罷稽查商上出入及訓練番兵各成例。二十六年。由班禪傳授小戒。二十八年。賞公爵策

旺頓杜寶石頂戴雙眼花翎。咸豐二年。達賴親往布賚繃色拉噶勒丹及南海瓊科爾結各寺院。熬茶講經。 詔幫辦大臣額勒亨額妥爲照料。尋額勒亨額因病出缺。由駐藏辦事大臣穆騰額奏派駐藏守備童星魁前往護送。三年。達賴以髮逆滋擾各省。虔誠念經。祈禱賊匪速滅。奉 旨褒獎。五年正月十三日。遵 旨掌管政教事務。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布達拉圓寂。年十八歲。

第十二輩。阿旺羅布藏丹貝甲木參稱勒嘉穆錯。於咸豐六年。在沃卡瑺卓地方轉世。八年正月十三日。奏明在金奔巴瓶內掣定。九年七月初三日。迎至布達拉坐牀。賞達賴之父彭錯策旺公爵。時廓爾喀與唐古特失和。唐古特屢戰不勝。宗喀濟嚨等處。均陷於賊。 詔駐藏大臣赫特賀馳往後藏。督辦防勦事宜。 命成都將軍樂斌統漢土官兵繼進。廓番聞大兵將至。懼。遣其噶箕來藏。上表乞和。 詔許罷兵。唐古特與廓爾喀議定和約十款。唐古特每年給廓爾喀稅課銀貳千兩。廓爾喀將所占地方。交還唐古特商上管理。同治元年。掌辦商上事務哷徵呼圖克圖。因佈施事連同色拉寺與布賚繃噶勒丹兩寺鬨。



喇嘛祈禱處

不勝。擒印濟逃赴京。 詔黜其名號。不准轉世。命諾們罕汪曲結布協理商上事務。汪曲結布者。原係俗裝。曾爲噶布倫。卽俗所謂沙札噶隆是也。因與哷徵忤。辭官。削髮爲僧。至是復起用。乃創修拉薩城垣。自西而東。工未竣而歿。遂罷役。初駐藏官兵自遊擊以下。均聚居札什城營房。時駐藏大臣滿慶。以藏中屢不靖。命遷移拉薩市。從此僦屋而居。札什城之營房遂廢。三年。噶勒丹池巴羅布藏青饒汪曲爲達賴傳授小戒。四年。勦平瞻對逆番。奉 旨將上中下三瞻地方。賞給達賴喇嘛管理。建廟焚修。七年。親至前藏攢招。九年。親往布賚繃色拉二寺熬茶講經。十二年。親至前藏攢招。是年二月十四日。遵 旨接管政教事務。十三年。親至前藏攢招。光緒元年。親至前藏攢招。是年三月二十日。在布達拉圓寂。年二十歲。

第十三輩。阿旺羅布藏塔布克嘉穆錯。於光緒二年五月初五日。在達布甲擦營官屬下朗頓家轉世。初十二輩達賴圓寂。面向東南。徧將靈位移至大殿。安置龕中。面向正南方。無何。復自行轉向東南。於是全藏僧俗。咸傳呼畢勒罕應在東南出世。而

箭頭寺護法。又隨聲附和之。至是呼畢勒罕訪獲班禪。因率同有職事各僧俗人等。出具圖記。公稟懇請駐藏大臣松桂代奏。奉　旨毋庸入瓶籤掣。卽定爲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四年正月十二日。在貢湯德娃尖寺由班禪披剃授戒。取定法名。六月十三日。迎至布達拉坐牀。銷去呼畢勒罕名號。

賞達賴之父工噶仁青公爵。寶石頂戴花翎。八年正月十三日。由正師傅濟嚨呼圖克圖傳經授戒。十年。因攢招各處。喇嘛麕集。與巴勒布商人購物起釁。將該商八十三家全行刦毀。廓爾喀因索償損失銀三十餘萬兩。並集兵邊境。意圖挾制（按巴勒布初本自立一部後被廓番擊併故歸其保護）經駐藏大臣色楞額奏派漢番委員前往開導。曉以恩威。始允減爲十八萬三千兩有奇。除唐古特商上捐籌及淸出貨物抵價外。尙不敷銀六萬七千餘兩。奉　旨由四川撥給。十一年。親至前藏攢招。十四年。工噶仁青病故。賞達賴之兄頓柱奪吉公爵。寶石頂戴花翎。是年親往布賚綳色拉寺熬茶講經。十五年。親至前藏攢招。十六年。駐藏大臣升泰與英人議定藏印通商條約。十九年。駐藏大臣奎煥與



拉　薩　西　門

英人續定通商條約。開放亞東關作爲商埠。添設靖西廳同知一員監督之。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正榮增師傅普爾覺沙布隴爲達賴傳授格隆大戒。是年掌辦商上事務。前榮增師傅第穆呼圖克圖因病辭退。十一月初二日。遵　旨接管政教事務。二十四年。瞻對與川屬明正土司搆衅。四川總督鹿傳霖奏明派兵攻取瞻對。成都將軍恭壽駐藏大臣文海。先後奏陳。而達賴亦密遣喇嘛羅桑稱勒等赴京呈訴。於是　朝廷俯順番情。命將三瞻地方。仍賞還達賴。毋庸改歸四川管理。是年親赴色拉布賚綳噶勒丹三大寺熬茶講經。二十五年親往前藏攢招。二十六年。自殺其前掌辦商上事務正榮增師傅第穆呼圖克圖阿旺羅布藏稱勒饒結及其弟洛策等。第穆所居之闡宗寺財產。全行查抄入己。並咨請駐藏大臣裕鋼代奏。將第穆呼圖克圖名號永遠革除。（按第穆

富有貲財且深得民心達賴忌而殺之故至今藏人道及此事頗爲第穆惜而不直達賴）是年親赴南海瓊科爾結等處熬茶講經。三十一年六月。英兵進藏。初達賴誤以俄羅斯爲同教。親俄而遠英。雖兩次與英議定條約。迄未實行。俄員某因僞作蒙古喇嘛裝束。祕密入藏。爲達賴畫策。購置火器。意圖抗英。英雖偵知之而無如何也。至是。俄方東困於日本。不暇遠略。英遂藉事稱兵。　詔駐藏大臣裕鋼往解之。達賴恃俄員爲謀主。不欲和。思與英人一戰。乃止裕鋼行。弗使番民支烏拉。（按烏拉即夫馬）並調集各路番兵。西藏番兵。以乍丫爲最强。然無紀律。甫抵拉薩。卽圍攻駐藏大臣衙署。死者數十人。後經藏官彈壓。開往前敵。未交綏均潰變。由小路逃去。時藏兵屢敗。英禍日迫。　詔解裕鋼任。尋革職。駐藏大臣有泰。復與達賴商。願自往阻英兵。達賴仍尼之。然亦無他籌策。惟日令箭頭寺護法誦經。詛咒英兵速死而已。未幾。英人榮赫鵬等。長驅直入。達賴聞知。大懼。先一日倉皇北遁。有泰以達賴屢誤事機。且不候　諭旨。擅離招



已革第十三輩達賴喇嘛

地。請　旨革去達賴喇嘛名號。榮赫鵬等既得志。因與藏官直接議約春丕。暫駐英兵。俟應償兵費二百五十萬盧比繳清。再行撤退。藏人迫於英之勢力。且亦實不悉其中利病。故均惟命是聽。無敢增損一字。於是江孜噶大克及亞東。皆許英闢作商埠。　朝廷以藏約損失我國主權太甚。　命侍郎唐紹怡為全權大臣與英使薩道義磋商。將藏約作廢。英人不可。乃另定正約六款。以救前約之失。藏人應償兵費。　朝廷允代籌還。英人始無辭。遂於三十二年四月在北京簽押。是年駐藏大臣有泰。被言官彈劾。　詔五品京堂張蔭棠前往查辦。三十三年春。覆奏有泰及其隨員多人均獲罪。去時。駐藏大臣聯豫已抵任數月。整頓藏務。不遺餘力。奏設初級第一第二小學堂、蒙養院、藏文傳習所、半日學堂。以訓漢番子弟。又設白話報館、商品陳列館、官印書局、施醫館。以開通風氣。藏人始知頑固之非。漸有新氣象矣。是年張蔭棠赴印度。續議商約。三十四年三月。議定。從此藏中交涉。愈形繁難。先是聯豫復奏明選派番民赴川學藝。開設巡警武備兩學堂。為興工藝辦警察練新軍之預備。並密陳藏中情形。宜及時整頓。至是商約已定。　詔尚書趙爾豐以邊務大臣兼駐藏大臣督兵進藏。秋。復　命副都統溫宗堯為幫辦大臣。會同駐藏大臣聯豫。籌辦一切要政。時達賴尚未歸。初、達賴自三十一年竄赴青海。駐錫西甯。請移山西五臺縣清涼山。三十四年九月。進京　朝覲。十月初十日率徒祝　嘏。　詔加封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按年賞給廩餼銀一萬兩。所有事務。依例報明駐藏大臣。隨時轉奏。恭候定奪。達賴遵即出京。（是書斷至光緒三十四年年底止其餘班禪額爾德尼及各呼圖克圖均倣此）

班禪額爾德尼第一輩。凱珠巴格勒克。於明洪武十八年四月初八日在後藏拉堆地方出世。與第一輩達賴喇嘛同至前藏噶勒丹寺。經宗喀巴佛收為二弟子。正統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圓寂。年五十有四。

第二輩。索諾木曲朗。於正統四年正月十五日在後藏玩撒地方轉世。宏治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圓寂。年六十有六。

第三輩。羅布藏頓珠布。於宏治十八年正月初四日。在後藏答魁地方轉世。能前知未來。青海顧實汗將攻後藏。班禪正在札什倫布坐禪。忽心動。已知有兵事。所纂經云。五百年後。濟能特河界搆兵之際。當有惻隱菩薩。於札克博里山。救十萬生靈之命。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圓寂。年六十有一。

第四輩。羅布藏瓊堅。於隆慶元年四月十五日。在拉柱甲爾地方轉世。四年。迎至札什倫布坐牀。時青海顧實汗攻後藏。藏巴汗滅之。以其地居班禪。而留其二子鄂齊爾圖汗達賴巴圖爾台吉領其衆。我　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冬十月。班禪及達賴喇嘛顧實汗等。各遣使抵盛京。上表貢方物。事已詳達賴源流中。八年四月。　命察干格龍偕班禪等使赴藏。察訪佛法。順治四年三月。班禪等遣使來貢。表頌功德。五年四月　命喇嘛席喇布格隆等赴藏。聘請達賴。並致書存問班禪。俾

勒達賴來京。康熙元年二月十三日。在札什倫布圓寂。年九十有六。

第五輩。羅布藏伊什。於康熙二年七月十五日在接推參地方轉世。六年迎至札什倫布坐牀。三十四年　命御史鍾申保等齎勅赴藏。宣召班禪來京。四十五年。前藏第巴桑結作亂。拉藏汗率後藏兵討平之。　詔封拉藏翊法恭順汗。總兩藏事。五十二年　晉班禪胡圖克圖名號爲班禪額爾德尼。如達賴喇嘛例。　頒給金册金印。五十五年。準噶爾襲破唐古特兵。拉藏汗敗死。五十七年。　大兵平定西藏。　詔拉藏舊臣貝子康濟鼐掌前藏。台吉頗羅鼐掌後藏。雍正五年。前藏噶布倫阿爾布巴等謀死康濟鼐。欲投準夷。頗羅鼐率阿里後藏兵九千。討禽首逆。　詔以頗羅鼐爲貝子。兩藏悉歸其轄。駐前藏而遙領後藏地。自是後藏始不復獨立。而班禪亦向不預聞地方司法行政各事。乾隆二年八月初五日。在札什倫布圓寂。年七十有五。

第六輩。羅布藏巴勒墊伊西。於乾隆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向札喜策爾地方轉世。六年迎至札什倫布坐牀。四十三年章嘉胡圖克圖奏班禪請於庚子歲來京恭祝　萬壽。　詔許之。　命建札什倫布廟於熱河。賜名須彌福壽。　諭駐藏大臣留保住親往後藏。照料班禪起程。四十五年班禪至。七月　高宗純皇帝。御避暑山莊之澹泊誠敬殿召見。賜坐慰問賜茶。尋隨扈至南苑。復　召見於德壽寺。至京居西黃寺。講經放參。一如五輩達賴進京時。京師西山有高僧某者。往論佛法。責以宜居西方清淨地。不當入中國過受崇奉。班禪謝之。是年　頒賜玉印玉册。十一月。班禪患痘。尋圓寂。時年四十有三。　詔卽其地建清淨化城。四十六年。　命理藩院尚書博清額爲駐藏辦事大臣。護送舍利金龕西歸。　駕幸西黃寺拈香送之。」

第七輩。羅布藏巴勒墊丹貝宜瑪。於乾隆四十六年在後藏地方轉世。四十九年八月十三日。迎至札什倫布坐牀。五十二年。　賞班禪之父巴勒丹敦珠克公爵。五十五年。廓爾喀犯邊。初、六輩班禪來朝。祝　高宗七旬嘏。中外施舍。海溢山積。及班禪卒於京師。資送歸藏。其財皆爲伊兄仲巴呼圖克圖所有。既不布施各寺廟與唐古特之兵。又擯其弟沙瑪爾巴爲紅敎。不使分惠。於是沙瑪爾巴憤愬廓爾喀。以後藏之封殖。仲巴之專汰。煽其入寇。至是廓爾喀藉商稅增額食鹽糅土爲詞。興兵闖入邊界。唐古特兵不能禦。而　朝廷所遣援勦之侍衛巴忠、將軍鄂輝成德等。復調停賄和。陰令西藏商上。私許歲幣萬五千金。按兵不戰。遽以賊甕乞降飾奏。而諷廓爾喀會入貢。受封國王。次年。藏中歲幣復爽約。於是廓爾喀以責負爲名。再舉深入。唐古特遣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往議。被執。駐藏大臣保泰等。一聞賊至。則移班禪於前藏。並請移達賴班禪於西甯。欲以藏地委賊。　詔革保泰等職治罪。札什倫布寺。襟山帶水。形勢鞏固。喇嘛數千。乘墉可守以待援。而仲巴呼圖克圖。攜貲先逸。喇嘛濟仲札倉等。復託言卜

諸吉祥天母。不宜戰。衆心遂潰。賊大掠札什倫布。兩藏大震。　詔大將軍福康安、參贊大臣海蘭察等、督索倫滿兵進討。六戰皆捷。殺賊四千。涉賊境七百餘里。隔河大山。賊以重兵踞山嚴守。水深山峭絕。山後卽其國都也。時廓夷南鄙。適爲英吉利侵擾。洶懼無計。且恐我軍聞而氣奮也。因遣人詣軍。卑詞乞降。將軍參贊。議以賊境益險。而八月後卽雪大封山。不可老師。允其請。盡獻還所掠藏中財寶及金塔頂金册印。歸前被執之丹津班珠爾等。並獻沙瑪爾巴之尸。貢馴象番馬樂工。請永遵約束。班師。嘉慶十三年七月。

賞班禪之姪恭阿那木勒四品頂戴。道光六年。班禪在札喜曲達地方建廟鑄佛。工竣。奉　旨賜名廣佑寺。　頒給御書法界莊嚴四字匾額。十五年七月。　命換給班禪金册。二十一年。班禪六旬壽。　賞給福壽字如意念珠等件。二十二年四月。剿平森巴、拉達克等部落。(按森巴久已併入英屬拉達克雖尙未顯與西藏分離然亦不過羈縻而已)　班禪捐資助賞。　賞加宣化綏疆四字封號。二十四年。班禪控掌辦商上事務噶勒丹西勒圖薩瑪第巴克什。貪黷營私各款。經駐藏辦事大臣琦善。奏參革辦。奉　旨商上事務。著



噶布倫察絨　步標統陳慶　左參贊羅長裿　第九輩班禪喇嘛　夷情司員德琨　護軍官王久敬　輔國公拉魯

照議准令班禪額爾德尼暫行兼管。咸豐元年。班禪七旬詩。奉旨褒嘉。　賞賚如六旬例。三年正月初九日。在札什倫布圓寂。時年七十有二。

第八輩。羅布藏班墊曲吉札克巴丹貝汪曲。於咸豐四年在後藏地方轉世。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奏明在金奔巴瓶內掣定。十年十月初二日。迎至札什倫布坐牀。　賞班禪之父丹增汪結公爵。十一年。傳授小戒。同治八年二月。　賞班禪之弟班墊楚稱達喇嘛名號。光緒八年七月十六日。在札什倫布圓寂。年二十有九。

第九輩。羅布藏吐巴丹曲吉宜瑪格勒克拉木結。於光緒九年正月十二日。在瓊科爾結地方轉世。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奏明在金奔巴瓶內掣定。十八年正月初三日。迎至札什倫布坐牀。經第穆呼圖克圖傳經授戒。　賞班禪外祖父期美汪布公爵。初、班禪母處子也。春日晝寢。夢喇嘛入帷。驚而覺有妊。遂生班禪。至是駐藏大臣奎煥。以班禪生而無父。養於外家。因敍明緣由。奏請　　貤封。三十一年六月。英兵入藏。達賴避赴西甯。駐藏大臣有泰奏請　　飭令班禪兼管前藏商上事務。班禪力辭。是年十一月。班禪隨英吉利皇子遊歷印度。三十二年三月。回至札什倫布。現年二十六歲。尙未傳授格隆大戒。以連年藏中多事。且達賴未歸故也。

達賴班禪下又有呼圖克圖沙布隆者。均能本性不昧。自覺前因。以呼畢勒罕轉生於世。內外蒙古及青海地方。所在皆有。惟頭緒紛繁。更僕難數。茲惟將藏境內呼畢勒罕之最著名者。節錄梗概。至其詳細。則有各寺院之册檔在。無事贅述也。

黃教濟嚨呼圖克圖第一輩。斯曲堅參。年七十二歲圓寂。

第二輩。帕爾巴拉。年三十五歲圓寂。

第三輩。佈札西熱。年十八歲圓寂。

第四輩。拉汪曲結堅參。年六十八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曲結汪曲。年四十七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工曲宜瑪。五輩達賴。將巴克碩寺院地方。賞給管理。派往青海。充當敎習喇嘛。時準噶爾噶爾丹與喀爾喀土謝圖汗搆衅。遵達賴命。前往勸和。未能妥協。奉　　旨解京。年五十二歲圓寂。

第七輩。羅布藏班墊堅參。奉　旨　進京。　　賞給呼圖克圖銀印及黃車黃韁等物。　賞伊弟阿旺洛布札薩克喇嘛名號。代管徒衆。年五十一歲。在北京圓寂。

第八輩。夷喜羅桑丹貝貢布。奉　　旨進京授爲掌印喇嘛。誥奉　　命回藏。協理商上事務。　賞加畢嗒圖諾們罕名號。嘉慶元年。修建寺院。工竣。　賜名永安寺。年五十一歲圓寂。

第九輩。羅布藏丹貝堅參。充當達賴正師傅。年四十三歲圓寂。

第十輩。阿旺班墊曲結甲木參。充當達賴正師傅。掌辦商上事務。　賞加通善二字名號。光緒八年。爲十三輩達賴傳授小戒。年三十二歲圓寂。

第十一輩。阿旺吐丹改桑丹貝卓密。現年二十一歲。

黃教第穆呼圖克圖第一輩。工巧仲連。年五十一歲圓寂。

第二輩。邊覺札喜。年六十三歲圓寂。

第三輩。拉汪巧勒朗結。年五十七歲圓寂。

第四輩。拉汪丹巴堅參。順治九年。隨侍五輩達賴。進京朝覲。年三十八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朗卡甲木養。年五十三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降白迭熱嘉穆錯。奉　旨掌辦商上事務。賞給諸們罕名號。乾隆四十三年。修建寺院工竣。　賜名廣法寺　賞伊徒甲木養丹巴札薩克喇嘛名號。　給予印信。年五十五歲圓寂。

第七輩。羅布藏吐丹濟美嘉穆錯。奏充九輩達賴師傅　奉旨協理商上事務。嘉慶十三年。　賞給額爾德尼諾們罕名號。年四十一歲圓寂。

第八輩。阿旺羅布藏濟美嘉穆錯。咸豐三年。因不守清規。劣蹟昭著。奉　旨撤銷本身呼圖克圖名號。發往宗喀安置。年三十五歲圓寂。

第九輩。阿旺羅布藏稱勒饒結。奉　旨掌辦商上事務。光緒十三年。　奏充十三輩達賴正師傅。十六年。辦理印藏通商出力。　賞給靖善禪師名號。二十六年。因詛咒達賴。經僧俗多人稟控。由駐藏大臣裕鋼奏明。將第穆呼圖克圖名號。永遠革除。寺產查抄充公。是年被達賴遣人暗刺圓寂。年四十有四。（一）

黃教時徵阿齊圖呼圖克圖第一輩。賢寺曲旺札巴。年六十八歲圓寂。

第二輩。索諾木朗結。年三十六歲圓寂。

第三輩。濟克美袞噶爾甲木參。年五十一歲圓寂。

第四輩。工却曲批。充當五輩達賴師傅。年七十四歲圓寂。

第五輩。仁增足美尊吉。年六十九歲圓寂。

第六輩。池青阿旺却墊。充當七輩達賴師傅。雍正十二年。　賞給廣衍黃法阿齊圖諾們罕名號。年七十五歲圓寂。

第七輩。在均畓地方轉世。年七歲圓寂。尚未迎歸本寺坐牀。故未曾取定法名。

第八輩。羅布藏夷喜丹巴饒結。　賞給前輩諾們罕名號。修改時徵寺院。　賜名凝禧寺　賞給屬下管事人達喇嘛名號。並　賞給度牒十道。年五十八歲圓寂。

第九輩。阿旺夷喜楚稱堅參。仍　賞給諾們罕名號。奉旨掌辦商上事務。咸豐十一年。辦理察木多夷案出力。　賞加慧靈二字名號。並　賞用黃韁。同治元年。因佈施事。與布賚繃噶勒丹兩寺鬨。不勝。潛逃赴京呈訴。經駐藏大臣滿慶等奏參革去呼圖克圖名號。不准轉世。年四十六歲。在北京圓寂。

第十輩。阿旺羅布藏夷喜丹巴堅參。充當班禪師傅。奉　旨賞還呼圖克圖名號。現年三十九歲。

黃教德柱呼圖克圖。第一輩。羅布藏們朗充當噶勒丹池巴。年

七十歲圓寂。

第二輩。羅布藏青饒汪曲充當噶勒丹池巴。十一輩十二輩達賴師傅。奉　旨協理商上事務。同治五年。剿平瞻對出力。賞給德柱呼圖克圖名號。准其轉世。並賞給屬下管事人札薩克喇嘛名號。給予印信。年七十三歲圓寂。

第三輩。阿旺羅布藏丹貝卓密。年二十二歲圓寂。

第四輩。吐布丹堅參青饒稱勒朗結。現年十二歲。

黃教饒結賽呼畢勒罕。第一輩。結賽喜饒曲批。年五十三歲圓寂。

第二輩。曲批甲錯。年二十五歲圓寂。

第三輩。頓餘曲吉甲。年三十八歲圓寂。

第四輩。羅布藏丹增甲錯。年六十三歲圓寂。

第五輩。羅布藏阿旺濟克美札巴。時七輩達賴。移駐泰甯。暫充掌辦商上事務。年四十五歲圓寂。

第六輩。改桑吐丹濟克美甲錯。充當九輩達賴師傅。　賞給諾們罕名號。年六十九歲圓寂。

第七輩。阿旺羅布藏他美丹增甲錯。充當九輩達賴師傅。年七十二歲圓寂。

第八輩。阿旺羅布藏濟克美楚稱甲錯。年十二歲圓寂。

紅教布魯克巴呼畢勒罕。第一輩。甲熱夷喜奪吉。年五十一歲圓寂。

第二輩。貢噶邊覺。年四十九歲圓寂。

第三輩。甲木養曲吉札巴。年四十八歲圓寂。

第四輩。白瑪噶布。年六十五歲圓寂。

第五輩。巴桑旺布。年四十九歲圓寂。

第六輩。密滂旺布。年七十四歲圓寂。

第七輩。噶足稱勒。年五十歲圓寂。

第八輩。丹增朗結。年五十五歲圓寂。

第九輩。阿旺密滂濟美朗結。年五十七歲圓寂。

第十輩。吐丹朗結格勒改桑。現年二十五歲。

白教達隆麻倉呼畢勒罕。第一輩。仁青工布。年四十七歲圓寂。

第二輩。工貢擺。年六十二歲圓寂。

第三輩。仁青那墊。年六十二歲圓寂。

第四輩。仁青喜饒汪曲。年五十七歲圓寂。

第五輩。貢青昂格汪曲札巴擺桑。年七十九歲圓寂。

第六輩。昂謙索木朗札喜。年三十三歲圓寂。

第七輩。曲結朗吉彭錯。年七十二歲圓寂。

第八輩。多熱徐謙。年五十四歲圓寂。

第九輩。札喜曲濟結布。年三十歲圓寂。

第十輩。阿旺稱勒丹增朗結。年五十三歲圓寂。

第十一輩。札喜札巴夷喜。年四十四歲圓寂。

第十二輩。阿旺曲吉邊覺。年五十九歲圓寂。

第十三輩。阿旺替曲濟克美巴沃。現年五十三歲。

（未完）



攝影術發明之略史及現今之方法（續第四號）

（不許轉載）

攝影術之發源。已序於前。此則僅言其方法。夫自乾片流傳以來。法簡用繁。藉此營業者日衆。今則荒村僻野。時有其人。能者不奇。見者不怪。是事似無足述矣。然其營業者。膠私門之傳習。矜其祕奧。不輕示人。而或者視之爲末技微能。則非士大夫躬親之務。甚有拘拘成性。以其學理繁賾。必藉師承。胡能獨習。此常人之能識其理法者所以罕睹焉。用特詳其方法。推廣流傳。務令既讀此書。依法演習。咸能攝影。或在旅行。見名山勝蹟。攝之以供他日臥遊之助。或遇事切要。攝之以登於書報。傳衆同觀。近而家人婦子。時攝一影。留爲他日紀念以貽贈後人。就尋常而言。其獲益已非淺鮮矣。至其用法。乍視之雖終朝可悉。欲精求其法。則皓首難窮。特已明其理熟其法而理法兼全者。未可以尋常概論之也。故篇末繫以藥品功用之略說。俾學者藉此會通其理法。又近日藥肆。每多臆造之藥名。不能同軌合轍。購者恨之。更附以藥名華英對照表。使於參觀。而或曰乾片之用法已詳。製片之法未講。是爲西人廣其製片之營業耳。不知乾片製法。手術繁雜。未可責諸初學。欲詳其法。別有專書。迨學者技進乎道。便能製之。登高自遠。不容躐等耳。且此篇命意。欲常人皆知攝影術以爲娛樂之品。論法必以淺近爲主。是以缺之。如有能設廠製片。此正不佞所馨香祝之者也。區區管見所及。有識者教而正之。幸甚。

一　設備

攝影之要件卽鏡箱。（卽鏡頭與暗箱之總稱）鏡箱之大小。視乾片之尺寸而定。大小不一。或準英吋。或準米突。種類頗多。但我國常用之者。大抵爲英國式。今舉其種類。及其俗名於下。

四寸片	長四吋又$\frac{1}{4}$	闊三吋又$\frac{1}{4}$
六寸片	長六吋又$\frac{3}{4}$	闊四吋又$\frac{3}{4}$
八寸片	長八吋又$\frac{1}{2}$	闊六吋
十寸片	長十吋	闊八吋又$\frac{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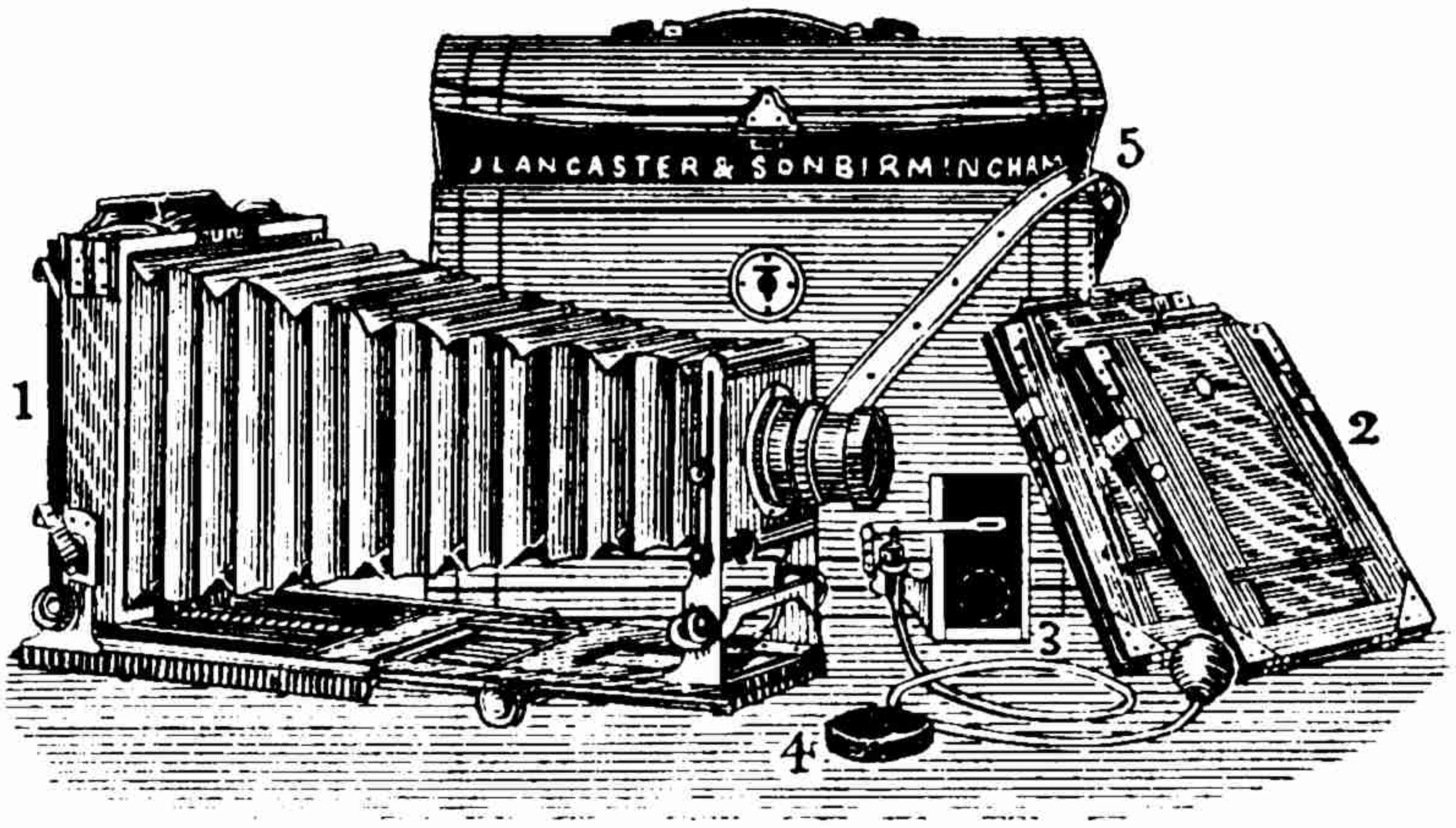
十二寸片　長十二吋　闊十吋
十五寸片　長十五吋　闊十二吋
二十二寸片　長二十二吋　闊十七吋

至於十五寸片及二十二寸片。已不常見。又有五寸片及七寸片。為美國式。偶一見之。現不通行。更有至小者。長寬不過一二吋。備特種攝影器之用。

凡欲為游藝而購置鏡箱。須斟酌若何大小。最為便用。雖大號鏡箱。兼可攝取小像。然當以小中兩號為適宜。蓋小號鏡箱。構造精巧。而費用亦省。配用之各件。亦以合用為度。勿購不常用之器。初學者購用可容六寸片之鏡箱為最宜。如欲節費。購用可容四寸片者亦可。茲為初學者代籌其應用之品於下。

(一)手提鏡箱　(二)同上配用之暗匣　(三)貯藏鏡箱及暗匣之袋　(四)折疊式之三足架　(五)暗室燈　(六)顯影盆　(七)磁盆　(八)曬像夾　(九)晾片架　(十)量杯　(十一)衡器　(十二)遮光布　(十三)黑帳　(十四)適用之玻瓶及漏斗　(以上為器具)

(一)乾片　(二)印像紙　(三)臺紙　(四)顯影藥品　(五)鍍金藥品　(六)定影藥品　(以上為藥物)



1 鏡箱　2 暗匣　3 快門　4 鏡蓋　5 貯藏之袋

●手提鏡箱　有匣形及折疊式二種。質輕製巧。即不用架。亦可手提而攝影。其鏡頭上備有新式之快門及鎖光圈。其旁又有觀影匣(此為射入鏡中物影之視標。觀其匣面所現之影。即可推知鏡箱內之現影為何如矣)便於倉猝間攝取物影。至其折疊式者。攜帶輕便。即推動發腔。配準光距。則有標尺。用熟時但視其標尺。無煩就箱後承影玻片細察其光距之準與否。箱之底或旁。又有螺孔。以便與三足架連接。購用之。以中等品材為佳。容六寸者價約三四十元。容四寸片者。價約二十餘元或十餘元。此外廉價之品。可容四寸片者。祇售六七元及四五元不等。構造疏陋。用時不特成績難佳。且易損壞。每有貪廉購用劣品。習練有日。其藝不精。不以器為陋劣而誤以術為難工耳。

●暗匣　即藏納乾片之匣。有木製鐵製之別。手提鏡箱配用之暗匣。多係鐵製。購鏡箱一副。恆有暗匣二具聯之。此等暗匣。有雙納片單納片兩種。擇單納片而鐵製者佳。但旅客攜用。應多帶乾片數枚。

4

故僅有二具。不敷所用。須再配數具。或配十具。合成十二具。以與每包乾片之數相合。尋常多配一具。需價一元。彼配用軟片之鏡箱。常無暗匣。因軟片多爲縧形而卷於木軸。但有裝置木軸之機關而已。

●貯藏鏡箱及暗匣之袋　品材有革製布製等種。上具帶鈎。可繫於身。或有藏暗匣者另爲一袋。購鏡箱時常有布製者聯之。欲革製則須另購。」

●折疊式之三足架　配用於手提鏡箱。多係銅製。疊之長僅一尺。展之長約三四尺。以具簧之銅管套連而成。價值低昂。視其荷重量之大小而異。常用者每具價約五元。

●暗室燈　俗稱紅燈。備乾片裝入暗匣及顯影時之用。乾片雖忌白光。然遇濃厚紅光。則無妨礙。此燈旁繫紅玻片。上下有隔光之氣孔。形有種種。有用燭者。或用油燈者。旅行所用。以折疊者佳。然易漏光。須選上品。有一種。其旁繫之紅玻片有二扇。一濃一淡。又有黃玻片一扇。可增減紅色之深淺以備採擇。常用者。價約一元。亦堪應用。



紅燈
備暗室中納片顯影之用

●顯影盆　形式隨乾片之大小而異。有玻製、磁製、木製、象皮製、等種。玻製及磁製。雖易洗濯。唯其體過重。不便攜帶。且易損壞。故今多用象皮所製者。盆下有二槽。或有抵片之柄。按其柄。則乾片橋起。易於提取。盆旁又有嘴。或無嘴。各任購者之便。尋常備四寸片所用。每具價約四角。容六寸片者。價約六角。使用時。每套極少須備二面。多則四面。兼備定影之用。」



顯影盆

●磁盆　大小亦不一。爲影像鍍金所必需。有全磁製或洋磁之別。以全磁製者爲佳。使用時。祇備一具亦可。全磁製而可容四寸片者。每具價約六七角。

●曬像夾　一名曬框。多係木製。大小不一。當曬印影像時用之。上爲框下有底板及簧。容四寸片者。價約一二角。容六寸片者價約三四角。

●晾片架　乾片顯影及定片後。洗淨待乾。以此架晾之。則模片之藥膜不致受傷。架上有槽。可置數片。又可折疊。有大小二種。小者每具價約二三角。用軟片者可不用此架。

●量杯　量液體用之。係玻製之杯。旁刻分度。分度有準英量或法量之別。準英量者。俗名盎司杯。每盎司 Ounce。分八特拉姆。一特拉姆 Drachm 分六十米尼姆 Minims。準法量者。以立得 Litre 計算。攝影術多用英量。購時宜辨之。且杯形以上廣下殺者佳。四寸片配用之量杯。取能容二盎司者已足矣。

每具價約三四角。又有米尼姆杯。亦宜置備。每具價約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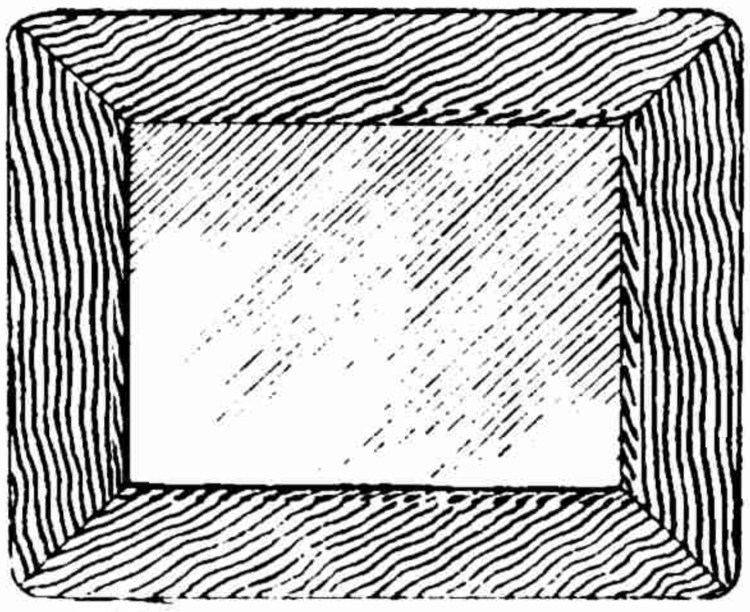
●衡器　能備小天平一副最妙。惟其價昂貴。用我國釐戥亦可。

●遮光布　當攝影對準光距時。有橫光射入眼與承影玻片之間。則不能詳察其光距之準與否。此時當用遮光布。蒙於頭上與鏡箱之間。此布須黑色細密。大小隨酌。概成方形。又可包被暗匣。以防乾片見光而變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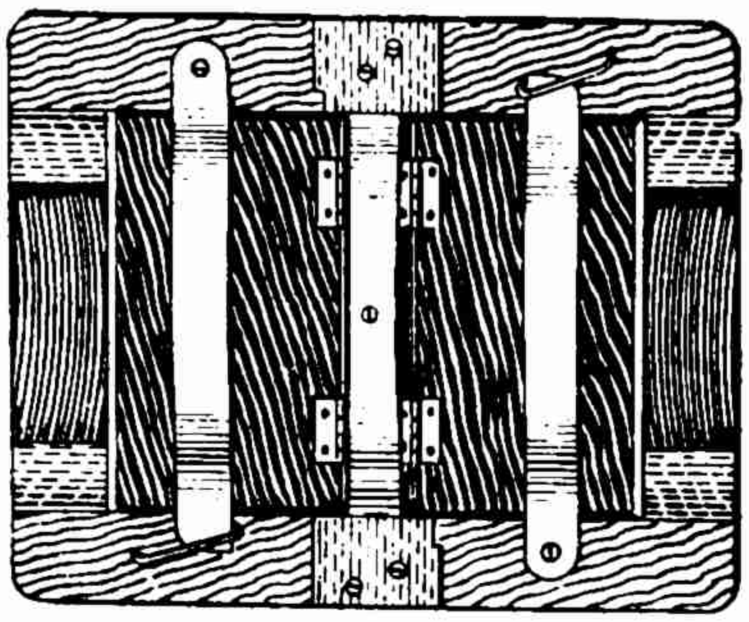
●黑帳　乾片顯影及納入暗匣時。須有相當之暗室。暗室者。密不通光。中置紅燈。以便作工。彼攝影為業。固特備之。但常人皆代以黑帳。以便折疊攜帶。其形如牀帳而小。用重層細黑布製之。套於桌上。使不備此物。顯影納片。須在夜間奧室行之。但習學攝影者。常欲以攝得之像當即顯影。乃為快意。故此帳亦宜置備。予曾試作小黑帳。其底面長約尺半。闊約一尺。下廣上殺。取木板為架。(架可折疊)帳繃其上。前嵌紅色玻片。後有窺視之孔。兩旁亦各具一孔。孔旁均有遮光之附屬物。不令白光竄入。用此帳有數便。一可免備紅燈。(晝間用之。但令紅玻片對窗而借用日光。夜間用之。則以燈燭置於帳前。)二可折疊。三可省費。(照牀帳式製之每具須十餘元。依此法價僅四五元。)四以頭部在帳外。無氣悶及藥臭之患。此等小帳。頗便於攝影取樂者之用。

曬像夾

上面



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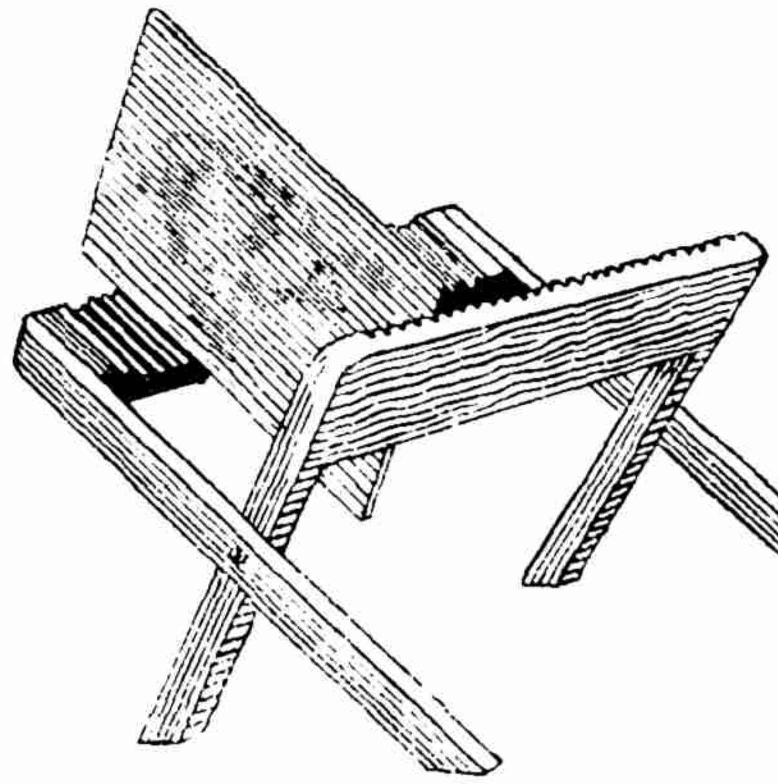
●適用之玻瓶及漏斗　裝貯藥物之玻瓶。大小不一。而其形要以扁方者為便。貯顯影液之瓶。宜配用象皮塞。不致洩氣。藥性自可久藏。如特製一箱。一切藥瓶。皆納於此。尤便取攜。至於漏斗。以備注入藥液於瓶及濾淨藥液之用。亦宜購置焉。」購置上列之器具時。如能借熟諳此藝之友。備問一切。尤為妥善。

●乾片 Plates　其尺寸之大小。前已言之。每盒謂之一打。共十二塊。我國所通行者。以英製之船牌乾片為最。即衣路花特 Ilford 之乾片 Plates 是也。其感光性之緩速。以盒外之紙色示之。標黃色者為常速之品。藥性和平而感光較緩。營業者多用之。標紅色者。為加速之品。便於速攝飛動之物影。旅行者恆用之。四寸片價約五角。六寸片價約一元。此外尚有種種。不及備載。

●輭片 Films　即乾片之一種。以人功象牙為地。與前種以玻片為地者不同。質輭可卷舒。故名。藥性皆迅速。應用甚便。但嫌索值昂貴耳。

●印像紙　西名POP紙。即 Printing out of Paper 之省文。種類頗多。當用之一種。含銀鹽及膠之滑面感光紙。俗稱白金紙。色白有光澤。感光之速度。約得乾片之二萬分之一。觸室內暗光。不致變性。恆裝於紙筒。小號每筒二大張。價約六七角。

●臺紙　即裱裝影像之厚紙。有全張須自爲裁切者。有特製而印有紋彩者。與乾片之尺寸相配。分四寸六寸等種。形式美善。當人攝影取用之甚便。配用於四寸影像之一種。每十二枚。價約二角。



晾片架

●顯影藥品　配成之顯影液。市間雖有出售。索價昂貴。不若以自購藥品配合爲宜。

夫既習攝影。尤當知其配合藥品之法。其法頗多。可照顯影法中所載之方及篇末所附之諸方配合。主要之藥品。如貝路加里克酸、阿摩尼亞水、挨彌陀、結晶炭酸曹達等。初學應購之藥品略如左。購時當附以西名。庶免錯誤。

貝路加里克酸 Pyrogallic Acid　一盎司

·阿摩尼亞水 Ammonia Water　一小瓶

結晶炭酸曹達 Sodium Carbonate (Crystals)　四盎司

硝强水 Nitric Acid　一小瓶

結晶亞硫酸曹達 Sodium Sulphite　四盎司

溴化鉀 Potassium Bromide　一盎司

檸檬酸 Citric Acid　一盎司

盎司。即英國衡量之名。其詳見篇末之華英度量衡表。

此外尚有多種。可俟後日配置。以備試用。

●鍍金藥品　其鍍金藥之要品爲綠化金。初學者如用白金紙曬印影像。應購之藥品。即

硫衰酸錏 Ammonium sulphocyanide　一盎司

綠化金 Gold Chloride　一管

●定影藥品　乾片定影。概用次亞硫酸曹達 Sodium Hyposulphite。即大蘇打。其性不易變壞。價亦甚廉。可購二三磅備用。

二　乾片之用法

●攝影之次序　購備器具藥物。前已言其大概。茲將乾片之用法。依其次序而先列其節目於下。

一　預備黑帳。始可移藏乾片於暗匣。(即納片法)

二　裝置鏡箱。配準光距。擇用鏡光圈。定準快門。乃閉鏡門。(即配光法)

三　移去承影玻片。代入暗匣。開暗匣。觸快門。令乾片之

藥膜感光而閉暗匣。(卽感光法)

四　取出暗匣。攜入黑帳中顯影。迨影已顯。用水洗淨。(卽顯影法)

五　浸入礬水。使片上之藥膜堅固。用水洗淨。(卽堅膜法)

六　復浸入定影液。用水洗淨。(卽定影法)

七　定影後。置架候乾而修正之。(卽修正法)

八　修正後。用印像紙曬印之。(卽印像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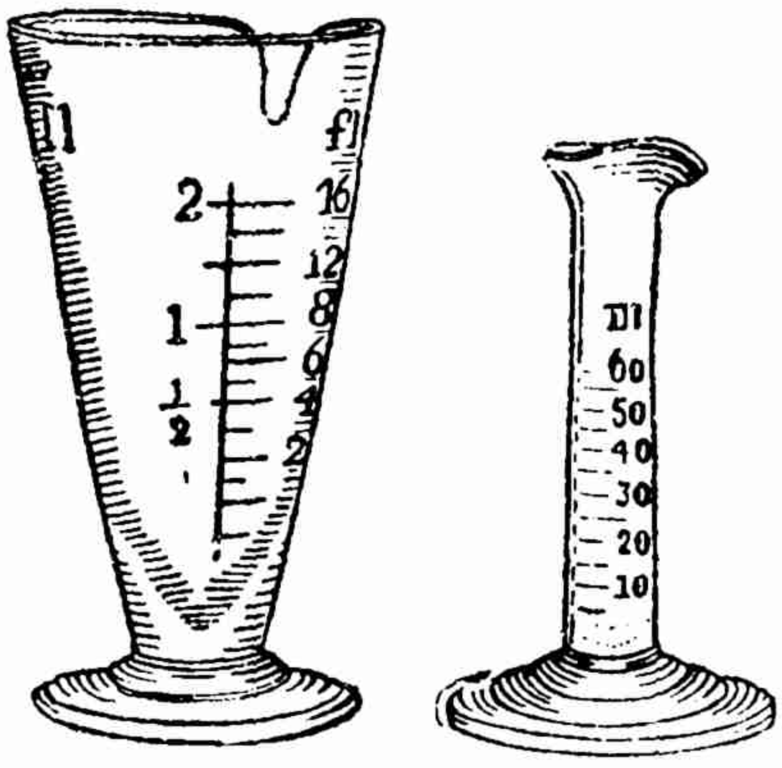
九　將印成之影像。入鍍金液。工畢。用水洗淨。乃入定影液。復用水洗淨之。待乾。(卽鍍金法或稱調色法)

十　鍍金後之影像。重入水中。貼於極清潔之玻片面。乾而落之。則光耀悅目。(卽添光法)

十一　影像添光後。裁切方正。裱於臺紙。(卽裝裱法)

十二　如欲影像美麗。着以彩色。(卽着色法)

右爲乾片用法之次序。初學者當由此遵循。不宜臨事棼亂。毀敗其工。如選用輭片。其用法大致無差異。雖納片顯影時微有不同。然以意會之。自能明悟。故不贅及。至於用法中有多數名詞。難於明辨者。特辨記其主要者於後。



量杯

右米尼姆杯　左盎司杯

乾片、濕片、輭片、三種。總稱之曰藥片。

乾片等既經顯影。可爲印像之模範者。謂之模片。

凡紙塗有感光劑可從模片曬印影像者。謂之印像紙。

將印像紙從模片印得之像。謂之影像。

●納片法　黑帳既備。於帳內燃着紅燈。細察紅燈有無白光漏出。漏則遮之。將乾片盒展開。去其包紙。試取一枚。就燈下一觀。其返光較弱之一面爲藥膜。令藥膜向外卽納入暗匣而閉其匣門。彼熟手者。不用紅燈。就暗中探索。亦能納片。蓋乾片每盒。排列有序。每盒十二枚。分三包。包各四枚。中二枚。藥膜向外。外二枚。藥膜向內。藥膜雖相對。旁有厚紙條隔之。不致接觸粘連。由是記明藥膜之所在。暗中探索。自無謬誤。

注意○乾片忌白光而不忌濃紅光。以紅光感物之力微弱故也。○藥膜面勿以指觸之。恐留指污。執乾片時。以兩指橫執其片旁。令藥膜正面。不觸於指。○貯藏乾片。擇黑暗乾燥涼爽之地爲佳。且勿受藥物蒸出之氣。○暗匣當納片時。用帚刷淨。使其不留塵埃。○已經納片之暗匣。須有號記之。平時勿令其直受猛光。防有微隙漏光。敗壞乾片。○乾片接觸紅光。不宜過久。亦不宜太近。故紅燈之玻色宜濃而納片之手法亦須

皺摺。〇初學手法未熟。宜用標黃色之常速乾片。因其性和平。易於奏效。〇如用篏鑲紅玻片之小黑帳。可以免備紅燈。」

●配光法 一名對準焦點法。先將鏡箱裝正。對於所攝之物安置妥定。此時其擇光法。（詳見下文）最宜留意。繼乃開放鏡門。使光透入。以遮光布蒙於頭部與鏡箱之上。窺視箱後之承影玻片。一面推動襞腔。（折疊式鏡箱有襞腔匣式者無之唯其鏡有螺旋可以進退配光）或伸或縮。必得一處適宜之地。（在手提折疊式之鏡箱其旁另附配光之標尺欲配尋常之光距其適宜處有一缺以記之若欲配準較近之光距襞腔須略覺伸長）足令承影玻片上。現出極清之倒像。（倒像之理詳見前篇）乃按其機。以固定承影玻片。又視光之強弱。定其鎖光圈孔之小大。（光強宜小光弱宜大）及其快門啓閉之速度。（光強宜速光弱宜慢）即閉其快門。以待乾片感光。

注意〇鏡箱宜置於不易動搖之地。〇裝置鏡箱時。細察其鏡面有無塵埃及襞腔有無罅漏。〇置鏡之地欲避光。所攝之物宜得光。〇鏡與物之間。有強光返入鏡中或斜射於鏡面。則箱內現影不清。〇如待攝之人列爲三排。配光時。或前排光距配準而後排光距糢糊。或後排光距已準而前排光距復渾。是由鏡製不佳光距太小所致。當變換其法使

示右密左疏之擇景法



（湖南雁峯寺）

示右疏左密之擇景法



（贛州八鏡臺）

此幀風景原屬平坦今以近樹帶攝於左邊覺全景氣勢爲之一振

用之。○承影玻片上所現之倒像。初見之。難辨其適正否及高下合式否。當先時習觀之。○鏡光圈擇用小孔時。承影玻片上現影暗淡而清晰。然其影光感動乾片之力甚緩。鏡光圈改用大孔時。則反之。○快門之製約有二種。製簡者其速度在攝影時隨手定之。製繁者其速度可從其指針預先指定。齊有附屬之皮球。其指針所指之地。約分三處。第一處。將皮球一捻。快門永久開放。必再捻皮球。始能閉合。第二處。將皮球一捻。快門即開。必待皮球放手。其門始閉。第三處。將皮球一捻。快門即隨所定之度而速即自為啓閉。若配定其速度時。稍不經意。即易致誤。○鏡頭玻質。概屬柔弱。如有塵穢。宜用柔輭之物輕拭之。以免鏡面受傷。即藏貯時亦擇乾燥之地為佳。恐鏡面因潮生銹。則無法去之矣。

附擇光之理論及景色配光、肖像配光、瞬息配光各法

●擇光之理論　此為攝影最要之事。傳神悅目。全在乎此。

示繁密之擇景法



（福建武夷山）

此幀格式四圍無空曠處多宜於山谷之景色恒以遠近代疏密勿宜板滯

又為最難之事。以其理法不能偏廢故也。嘗與畫理同參。夫學畫必辨陰陽向背而光暗始分。光暗既分。則凹凸明顯。惟妙惟肖。學畫然。即攝影何獨不然。故無論攝取野景或肖像。必將所攝之物。配準其光暗為第一要義。理之所難言者。藉法而顯。試設例以明之。如將圓柱正立而上端置一球。隔斷其上下左右後面之光。單使光線直射其前。由是攝影。不但所得之象為平面。即目視之。其球體亦呈平面矣。近時攝取肖照者。欲令其面部勻白。光暗不分。故攝成之像。不顯出其立體之形。安能傳神畢肖。彼透視畫之法。能令立體之物在平紙上顯出凹凸。其法必作視點。自立體之各方作線。向視點為聚心。又必配其暗線。近疏遠密。此即皴染之意也。攝影不合此法。必變立體之形為平面矣。故欲攝取球體而不失其立體之形。必令球在前面之凸處得光多。向後即漸少。至最遠之界而暗。試以球外護以長方形之房。其前面作小窗。將球置於近小窗

之處。人在小窗之旁視之。球面得光極多。凸形不甚顯明。隨將球推進而視之。得光較少。凸形即顯。再推進而愈顯。至適宜之限。更覺分明。由是再進。得光又少。凸形又不顯。推至極進之處。略不能見凸形矣。所以得光過少者。不能顯立體。而得光過多者。其病亦同。

又將前述之房。閉其前面之小窗。再在房頂作小窗。人立於離球之遠處使眼與球心等高。於是視球之體。祇見四分之一。此一分內之最清楚者。惟在最近與最遠二處。然近於眼處得光少。此得光多處與眼遠。此影之濃淡適等。所以亦不見爲立體而與平面同。此無論進光之處。離球遠近幾何。若眼與球等高。仍似有平面之意。

光線從上而下者。謂之直光。從旁而來者。謂之橫光。得橫光遠勝於直光。然光與鏡在一平面內。其鏡心又與所攝物體之心等高。雖用橫光。其像亦有平面之形。凹凸亦不甚顯。此因物體之得光各處皆勻故也。今有一物。受一路直光。或一路橫光。仍不能顯出立體凹凸之形而成平面形。欲免此弊。則有數法配準之。即用數處射來之光。或原光（即由天空直射之光）或返光（即由屏幕返映之光）等。配映合度。由此攝成其像。必顯凸出之形。若其暗處一面。不用返光幕而在置幕之處開一小窗於牆。則所得之益仍同。此可見攝影之事。常以配映光線爲最要。選用原光或返光。其變化之法無窮。宜準當然之理而能顯出其凹凸之形爲佳。攝取一人之影。雖屢試無誤。但欲數人相聚而攝之。又當另配其光。始能合法。否則顧此失彼矣。自在善於配光者詳究而得之焉。

示疎宕之擇景法



（甯郡城內之南樓）

此幀形式上部空曠如圖畫之有留題處也則具一種冲淡之意

●景色配光法　景色之配光較易。初學宜由此入手。但其擇取景色之方位頗難。非胸中富有畫理積有經驗者。不能得其美妙。設有美景一隅。善於攝影者。必辨其光之方向若何。景之疏密若何。由四圍一望。若者宜取。若者應棄。擇其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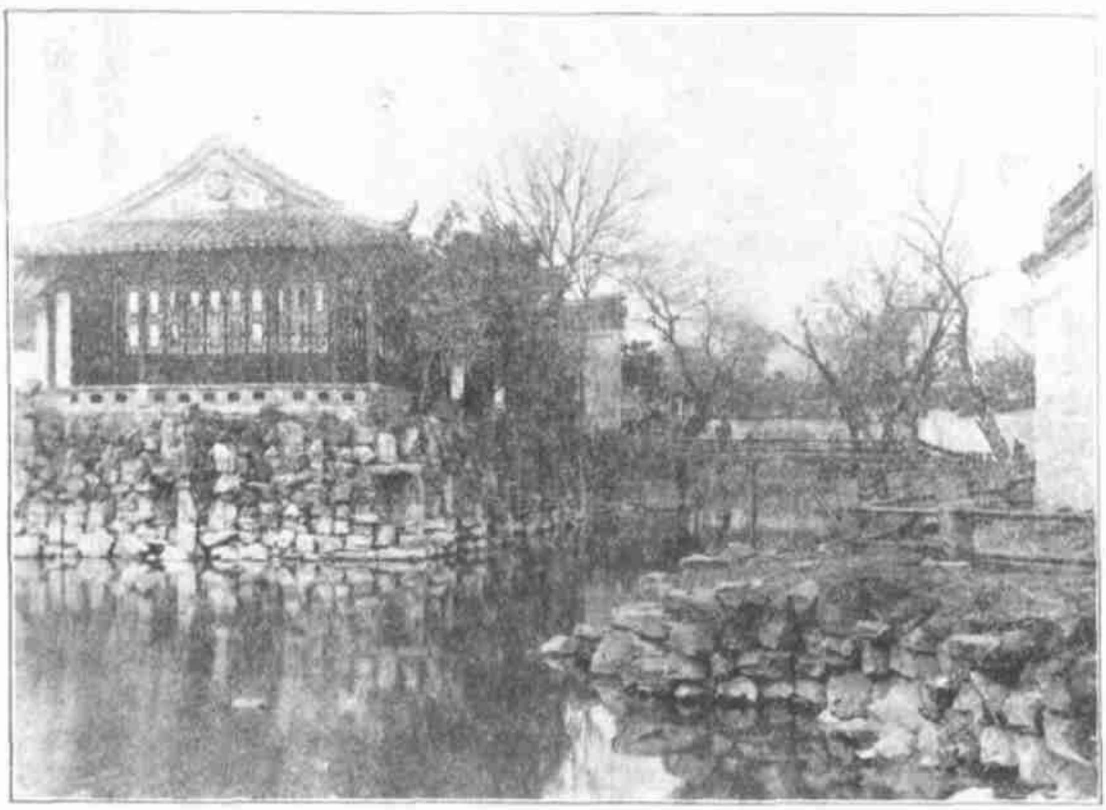
置最佳之地。安置鏡箱。其所攝之影。更覺悅目。否則或疏密不得其要。或光影不得其正。雖處美景。而所取之影不足動人。更以攝取獨樹之影例之。凡樹之四圍。枝柯叢出。由四方細察。當有一方得其婆娑欲舞之觀。不善擇之。但取其臃腫拳曲之一面而已。令人觀之。不免索然意盡。景色之配光。法有二種。一為遠景。一為近景。遠景則峯巒起伏、林木參差、道路幽曲、屋宇櫛比、湖光映射、帆檣隱沒、等。配其光。必令其層次井然。別饒閑雅之態。近景。則一石一木。或取其參差有致。隱露有情。時或帶及幽徑危樓。兼及人物家畜等。配其光。必取其物之疏密得間。（或左疏右密或右疏左密）光之濃淡合宜。使物物俱有相顧之意。要之擇景之方。存乎其神。未堪言喻。彼攝影者之胸襟雅俗。俱可由此以觀之也。

大凡取山水勝景。宜於春秋兩季。夏季炎熱。



（杭州）

此上下兩幀皆係近景上幀右邊高桅直聳幸有右邊之遠塔配之下幀左有閣右有牆中留一鈌以取遠景且其鈌不居於中心而略偏於右方殊有深意初學者當細玩其擇景之法



（蘇州留園）

空氣不清。冬令嚴寒。卉木彫零。然冬夏所攝者。間亦別具雅趣。如瀑布則在冬季攝之爲宜。

●背像配光法　此配光較景色爲難。以人體易動或得光難顯其凸出之形。營業者特建採光室。以採用其合宜之光。房屋稠密。必有隔光之弊。建採光室者可免之。此室須寬敞高爽。多設於樓上。其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俱用玻璃代瓦。導光入室。使射來之直光橫光。均得其宜。再備藍白帷幔二副。掛於玻片之下。以消息其光之多少。此室以南北向者爲佳。直光與橫光。俱由北面之半間射入。南向之牆不通光。即被攝者之坐背。東西二旁。須極寬展。若室爲東西向者。則東西兩向之屋頂。均用玻片。以帷幔蔽之。太陽在東則遮東。在西則遮西。被攝之坐背。或在東或在西。隨時變更。其橫光多令北面射入。南牆用返光較强之色塗之。配光時。被攝者。以得光平勻而頭頂不可受直光。置鏡之地以得光較少而上面兩旁亦不宜直光照射。至於導光之玻片。用透明者而配以藍白色之帷幔。則已合用。有過於講究。或用藍色或白色以塗之。俱能阻光。不知攝影者。要以得光多而平勻爲最佳。又室內之四周。可塗藍灰色或棕灰色。地板亦用同色。其南面即被攝之坐位。背面須備各種暗色之幔數面。與被攝者之服色相配。或用透視畫之畫幔。則被攝者宛在景色之中。甚爲雅觀。但既用畫幔。必視鏡體光距之大小而配畫幔離被攝者之遠近。不然。則配成之光距。此淸而彼渾矣。又返光用之白布幕。宜備數幅。如被攝者右邊一面過暗。致面部光暗相差特甚。將白布幕置於右邊映之。配正其相依之角度。令人面之右邊光暗得宜。此爲建造採光室之大概。然常人攝影者每不能得此。採光之理亦不可不由此而細審之也。


此像光暗不分面部略呈平面形

背像配光時。被攝者之位置。要以切近南牆。頭頂不可受直光。否則攝成之影。如鼻、眉、耳、權腮下。盡呈黑影。再察其眼球有無返光之白星兩點。必設法免之。又鏡箱對於人之高下勿過高勿過低。高則頭頂全顯。低則鼻孔全露。即其人之容止。宜有平日自然之態度。或坐或立。不宜有勉强之狀。身旁或几或案。或古雅之器。以補其景。此亦宜愼。必合其人之品流並男女之老幼。常有泛用各等人通用之物而成笑柄者。見近時攝成之影。多以一几一椅。配置其景。如同刻板。且其人之狀態常爲正面。或者過於矜持。目瞪口啓。幾同木雞。

甚有以鏡箱安置不平。而器物之平直者變爲曲面。或有被攝者欲表示儒雅。手執書卷。兩目炯炯。向外直視。又有其人以手足過於向前。致成手足粗大之像。或服色淺深不合背面帷幔。則身體與帷幔不分。又有數人合攝一影。後面一排。其人太矮。乃引領前望。仰首開口。作欲食不得狀。殊不雅觀。攝影者。偶不經心。此等怪狀。屢屢犯之。不能盡述。在於攝影時善爲矯正耳。多觀西人攝成之肖像。足以啓我智識免去其弊。或在安置鏡箱之二旁。各置大鏡一面。使被攝者對大鏡以自整其容止。亦甚爲有益。

●瞬息配光法　用於攝取市街之景色、小兒、車馬、汽車、汽船、怒濤、及他種飛走之動物。其配光時。當擇天氣晴朗　景物鮮明。手法亦須敏捷。大抵手提之鏡箱。皆極合用。

配光時較前說之配光法略異。如遇有益於欲攝之物。不待綏綏配準光距。先視日光之強弱。酌定快門之速度。藏納乾片之暗匣。亦預裝於承影玻片之處。乃視物離鏡之遠近若何。其弍鏡旁配光標尺（配光標尺宜先時調熟）而行速卽配光法。其鏡箱則提於手或置於架。一面觀察其旁之觀影匣。如見觀影匣已顯出欲攝之物而得恰好地位。卽可觸動快門。若鏡箱提於手中。當觸動快門時。宜調其呼吸之氣。不使鏡箱動搖。否則所攝之影有模糊之弊。

以上配光諸法。與下列感光法啓閉鏡門之遲速。甚有關係。

●感光法　卽乾片露光之法也。擇取光景。已詳於前。迨他時乾片顯影爲模片。其光暗得宜。全基於此時感光合度。雖快門啟閉之快慢。皆已酌定。而此時復當詳審糾正之。庶幾完善。先將承影玻片移去。代入藏納乾片之暗匣。勿動搖鏡箱。卽以遮光布蒙於其上。更察鎖光圈之合宜否。及快門有無配正。乃輕輕抽開暗匣之蓋。又據觀影匣。察其現像何如。觸動快門而攝其影。攝畢。卽閉其暗匣之蓋。以待顯影。


此像光暗明晰面部則顯凹凸形

注意○移去承影玻片代入暗匣。每有手術粗鹵。帶動鏡箱之方位。則所攝之影不正。○當抽開暗匣蓋門以前。必察其鎖光圈及快門有無整齊。每有倉猝配光。未將鎖光圈定正。快門配好。及鏡面不閉。遽將暗匣蓋門抽開。乾片遇光。始乃覺察。卽無補救。○抽開暗匣蓋門之前。必以遮光布蒙之。恐有光線從旁竄入。○觀影匣所映之影。原爲承影玻片所現影像之借鏡。時有觀影匣裝置失法。觀影匣所映之

影。與承影玻片所現之影不符。宜預先記淸其相差之度幾何。感先時修正。便無差誤。○暗匣必預先編定號數。以免已經攝影者而重攝之。○在旅行時攜帶藏片之暗匣頗多。當攝某景時用某號暗匣。及其乾片感光之速度若何。必記於手册。備顯影時稽查以便配用其顯影液。○野外攝影時。鏡箱置於天光下。其上須蔭以洋傘。不使天光直照於鏡箱之上。○攝影時若遇有多人聚觀。人口龐雜。每致攝影者精神恍惚。手法雜亂。易於致誤。配光時。亦常患之。宜聚我精神。毋爲外惑。○野外攝影時。如有烈風吹動欲攝之物及鏡箱。必俟風勢少衰。用快度攝之。

乾片感光之速度曰感光度。恆以時間之早晚。發光體之種類。物體返射之彩色。及物體之類別等。均有關係。此四項。特附記之。爲酌定鏡光圈孔及配定快門速度時參考之用。

●時間早晚之感化藥力表　係與人某考查而得。據維也納Vienna之緯度以示其一年中之日光感化力。其所記之月數爲陽歷。

甲　從靑空返來之光線感化力

	正午	前十一時後一時	前十時後二時	前九時後三時	前八時後四時	前七時後五時	前六時後六時	前五時後七時
正月廿一日	三七	三六	三三	一六	七	—	—	—
二月二十日	三三	三二	二九	二四	一六	五	—	—
三月二十日	三六	三六	三四	三一	二五	一五	三	—
四月廿一日	三八	三八	三七	三五	三一	二四	一四	—
五月廿二日	三八	三八	三八	三七	三四	二九	二一	一〇
六月廿一日	三八	三八	三八	三七	三五	三〇	二三	一三
七月廿一日	三八	三八	三八	三七	三四	二九	二一	一〇
八月廿一日	三八	三八	三七	三五	三一	二四	一四	二
九月廿三日	三六	三六	三四	三〇	一五	三	—	—
十月廿一日	三三	三二	二九	二四	一六	五	—	—
十一月廿一日	三七	三六	三三	一六	七	—	—	—
十二月廿一日	三三	三三	一九	一三	三	—	—	—

乙　直接日光之感化力

	正午	前十一時後一時	前十時後二時	前九時後三時	前八時後四時	前七時後五時	前六時後六時
正月廿一日	一二	一一	五	一	—	—	—
二月二十日	三四	三〇	二〇	八	一	—	—
三月二十日	六三	五八	四四	二六	九	—	—
四月廿一日	九三	八八	七四	五三	二八	八	—
五月廿二日	一二二	一〇七	九二	七〇	四四	一九	四
六月廿一日	一二七	一一三	九八	七六	四九	二四	六
七月廿一日	一二二	一〇七	九二	七〇	四四	一九	四
八月廿一日	九三	八八	七四	五三	二八	八	—
九月廿三日	六三	五八	四四	二六	九	—	—
十月廿一日	三四	三〇	二〇	八	一	—	—
十一月廿一日	一二	一一	五	一	一	—	—
十二月廿一日	七	六	二	—	—	—	—

丙　青空返射與直接日光之合力

	正午	前十一時 後一時	前十時 後二時	前九時 後三時	前八時 後四時	前七時 後五時	前六時 後六時	後五時 前七時
正月廿一日	四〇	三七	二八	一七	七	—	—	—
二月二十日	六六	六一	四九	三二	一七	五	—	—
三月二十日	九八	九三	七九	五七	三四	一六	三	—
四月廿一日	一三一	一二六	一二一	八七	五七	三三	一四	二
五月廿二日	一五〇	一四五	一三〇	一〇六	七八	四八	二四	一〇
六月廿一日	一五六	一五一	一三六	一一三	八四	五四	二八	一三
七月廿一日	一五〇	一四五	一三〇	一〇七	七八	四八	二四	一〇
八月廿一日	一三一	一二六	一二一	八七	五七	三三	一四	二
九月廿三日	九八	九三	七九	五七	三四	一六	三	—
十月廿一日	六六	六一	四九	三二	一七	五	—	—
十一月廿一日	四〇	三七	二八	一七	七	—	—	—
十二月廿一日	三二	二八	二二	一三	三	—	—	—

從實際試驗。午前空中含水汽少。故比午後感化力强。一日中日光最强之時。則在十一時與十二時之間。

前揭之表。但基於理論上計算之。其於天氣之陰晴亦大有影響。陰晴之別。一爲晴、二爲晴陰、三爲薄曇、四爲曇天、五爲將雨之曇天。共分五級。其感化力。約爲一、二、三、五、八、之比。

●各種發光體光力之比較（大小以燭光計之）

日光　一八〇〇〇燭光
鎂帶光（圖三耗）　一三〇〇燭光
鈣光　三六〇燭光
煤氣燈光　六乃至二〇燭光
電燈光　因裝置不同而有大小
油燈光（尋常洋燈）　八乃至一一燭光
滿月光　十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一燭光

除日月光外皆屬人工光。其中如鎂帶光。偶爲夜間攝影之用。今日常用一種爆烈性藥品。內含鎂。夜間攝影。燃之則發强烈之閃光。其光度未詳。

●物體彩色之感化力

物體所呈之彩色。由吸收發光體之光色而顯。例如物呈紅色。則單收發光體之紅光。餘可類推。至物呈白色者。則全返其光色。物爲黑色者。則全收其光色。考太陽之發光體。含紅、橙、黃、綠、青、藍、紫、七色。燈之發光體。不能七色俱備。故在太陽下物體所呈之色。與燈光下物體所呈之色則有微異。茲將乾片對於各物返來之彩色。其感化力之强弱。依次列之於下。

黑　紅　橙　黃　綠　青　藍　紫　白

黑色無光。可無論矣。紅色雖有光。亦無感化力。觀乾片之遇紅燈之光可知。其下橙黃等色。依次加强。是以攝取紅色之物。其影像爲黑色。攝取藍色之物。其影像則爲白色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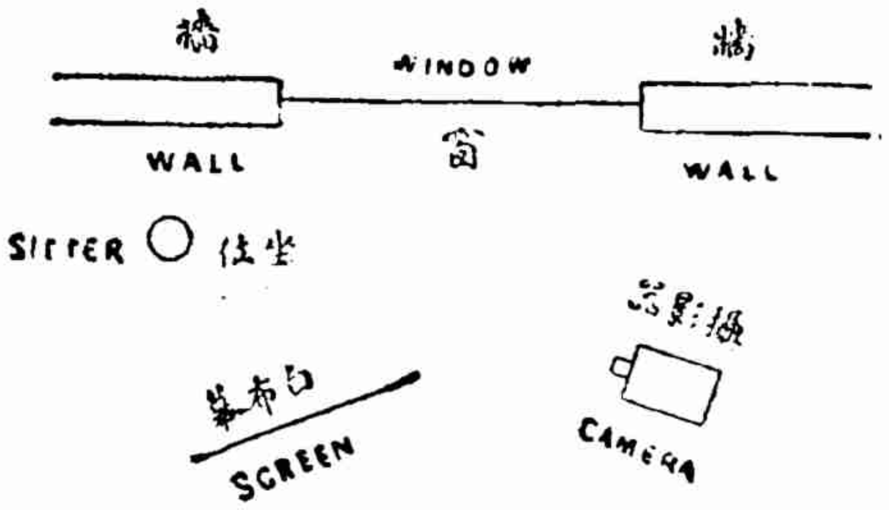
●攝取行動物體之啟鏡速度

行動物體。種類頗多。茲略舉其一二種以為比例。

嬉笑之小孩	啓鏡速度	十分之一秒至二分之一秒
行走之猫犬		三十分之一秒至二十分之一秒
晴天野外之牛羊群		同上
怒濤浮雲跑馬飛鳥等		千分之一秒至百分之一秒

以上但示其大概。此等行動物體。或遠或近。及受光之或強或弱。皆與啓鏡時有極大關係。宜隨時地斟酌。實不能懸定之也。

示背像攝影之配光法



●**顯影法**　此與配光法及感光法。為攝影術之三大事。若此法有誤。則前功毀棄。而難得佳妙之成績。其主要者尤在顯影液。在藥肆雖有配成之顯影液出售。攝影者要以自備藥物配合而用之。則顯影時較有把握。配合顯影之方。共有種種。大抵由酸性藥（例如貝路加里克酸）與鹻性藥（例如阿摩尼亞水）相和而成。茲擇其益多弊少最便於初學者之一種。開列於下。

第一號　酸性液

貝路加里克酸 Pyrogallic Acid	一錢
檸檬酸 Citric Acid	二分
清水	十二兩

注意　檸檬酸先溶於水。後加貝路加里克酸。

第二號　鹻性液

阿摩尼亞水 Ammonia Water	一錢五分
溴化鉀 Potassium Bromide	八釐
清水	九兩七錢五分

此二液。各貯於玻瓶。第一號之液。外標之曰甲液。第二號之液。外標之曰乙液。溶藥之水。最好用蒸水。次為雨水。勿用河井之水。以其非純水也。用時。將甲乙二液等量相和即得。有時因他故須增甲減乙或增乙減甲者。其理詳見下文。

更有一方。從衣路花特 Ilford 乾片之說明書譯出。即

第一號　酸性液

貝路加里克酸 Pyrogallic Acid	九分四釐
硝強水 Nitric Acid	四釐
清水	七兩七錢三分

注意　先將硝強水和於水。後加貝路加里克酸。

第二號　鹻性液

結晶炭酸曹達 Sodium Carbonate (Crystals)	七錢五分
亞硫酸曹達 Sodium Sulphite	七錢五分
溴化鉀 Potassium Bromide	一分七釐
清水	七兩五錢

此二液。分貯於瓶。第一號曰甲液。第二號曰乙液。用時將甲液與乙液等量相和即得。有時甲乙二液之量。須有多少。詳見下文。

右二種顯影方。其酸性液。皆以貝路加里克酸爲主。鹼性液之主藥。一係阿摩尼亞水。一係結晶炭酸曹達。藥品雖異。其用實同。彼檸檬酸等。概爲其輔助品。此等藥物之性。均詳於篇末附記之藥物功用略解。

顯影液既依法配合。而下段所載之堅膜法及定影法應用之礬液與定影液。亦宜此時配成。其配合之法列下。

礬液方

明礬　六錢　清水　十兩

定影液

次亞硫酸曹達 Sodium Hyposulphite　二兩

清水　四兩

礬液等亦配成。乃將暗匣攜入黑帳。以量杯配準顯影液（如攝影之乾片爲四寸片。取甲液半盎司及乙液半盎司相和。若爲六寸片。其量倍之。餘可類推。）燃着紅燈。此時應用之物。如

顯影盆二具　（一以備貯清水一以備貯顯影液）

定影盆一具　（備貯定影液之用）

廣口空瓶一具　（備倒入廢棄之水液）

盎司杯一只　（配成之顯影液貯於其中）

清水一瓶　（備洗濯及潤濕藥膜之用）

甲乙顯影液各一瓶　（備顯影改救時增加之用）

礬液一瓶　（備堅固藥膜之用見下段堅膜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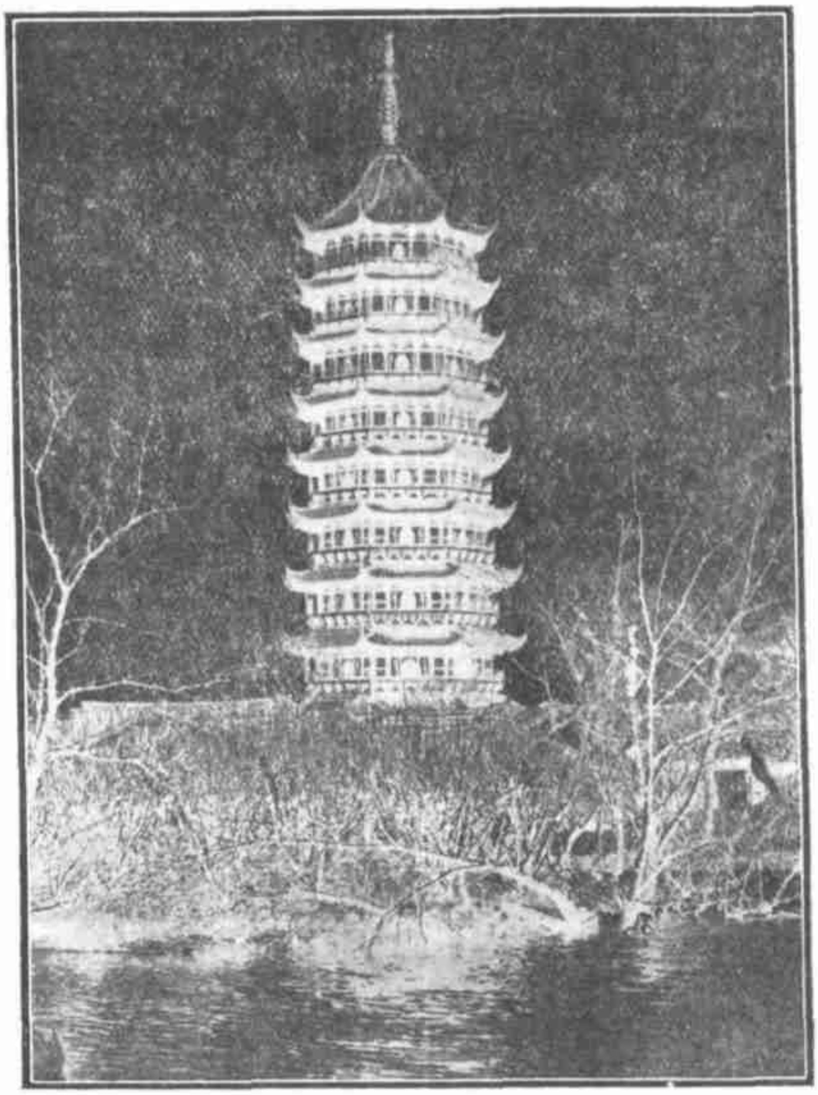
定影液一瓶　（供定影之用見下段定影法）

右物具備。同攜入黑帳。於是查看紅燈及黑帳有無白光漏射。乃啓暗匣。取出乾片。令藥膜向上。置於顯影盆中。將清水倒入顯影盆。迨藥膜全部已潤透。將清水移於他之顯影盆。以盎司杯中之顯影液。倏爾倒於藥膜上。即執其盆。向左右盪動。務使藥膜上均受藥力。少息。乾片之影漸漸顯清。至其恰好之度。由顯影盆取出。以清水淨之。仍不宜接觸白光。以行堅膜之法。此顯影液使用一次後。即不能再用。

注意　○乾片雖感光而不經顯影。與未曾感光之乾片相同。仍係白色。毫無影像。○乾片顯影時。若不先以清水潤透。即浸以顯影液。恐藥膜受藥液有先後及不到處。則顯出之影多有波紋或斑點。○乾片以清水潤濕時。須以潔淨之指。或極柔之海綿。就藥膜面輕拂之。若不將粘連之小氣泡拂去。當顯影液傾其上。有小氣泡之處。則顯影液不能達到。由是顯影而成之模片。必多透光之細孔。○乾片在顯影中。其影漸顯。如先時所攝之影爲山水。先顯天空。若爲肖像。則先顯面部。因其感光有強弱。故顯出之影亦分先後。迨全片漸漸顯露。然非完工。必待其甚現白色之部亦盡變爲薄黑。或觀其反面。覺最先現出之黑色一部而亦微微透露者。始可離去顯影液。○乾片在顯影液中。不宜久觸猛烈之紅光。否則

顯出之影。不甚清晰。○乾片遇顯影液。遲遲不顯其影。其原因有四。一由未曾感光之乾片而誤攝者。一由顯影液已變性而失其功用者。一由乾片感光甚弱或感光之時過短。須加鹼性液少許催之。一由冬季嚴寒。藥力不能逞發。故冬日顯影。必預將顯影液微溫之。○乾片遇顯影液卽顯出。其弊與前相反。亦有二因。一由乾片感光甚强或感光之時過長。患之。速將乾片由顯影液中提出。浸於清水。乃以所用之顯影液倒出小半。加入酸性液補其倒出之缺。猶乾片顯影過遲而加鹼性液。同一用意也。一由夏季酷熱。藥力易逞。○夏日顯影。須在清晨及晚間行此顯影液宜加水和之使淡。○乾片旣顯影。藥膜甚輭。勿觸堅物而受傷。○乾片顯影時。過速過遲。雖可改救。而成績多不佳。故配合顯影液。當依乾片感光之强弱及短長而預爲配準。

模片之形



模片之光暗與景色之光暗相反

○顯影液易污指。主在貝路加里克酸。可用檸檬酸水洗之。○配合顯影液。如已擇一方。至充分用熟後。乃可改試他方。愼勿早用此方暮換彼方。卽乾片亦宜常用一種。否則其性不詳。驟思改換。未免耗費無功而喪其志。○顯出之影模糊。不及先時承影玻片所現者之清晰。弊在暗匣納片之槽不與承影玻片同在一平面故也。當改正之。

●**顯影法之贅言**　顯影方。種類甚多。而理實衷於一。欲選擇何方爲最佳。則有至便之法。將乾片隨意攝取一景。分此乾片爲數塊。各取一種顯影液顯其影。最佳之方。必可由此選得。蓋佳方顯影。其半明半暗之一部。顯出頗多。多則影像顯凹凸面而形神畢肖。此半明半暗之處。謂之陰影。

顯影液所以能顯其影。由於乾片上之溴化銀 Silver Bromide

還原爲銀質故也。如但用酸性液而不加鹼性液。其銀質不能分出。但所用之鹼性液必有定限。不及限。則變化不成。過限亦多窒礙。試將未曾感光之乾片。置於顯影液。其白色不變。久之若顯影液含鹼類過多。此乾片亦漸將銀質分出而全部變爲薄黑色。又以差誤漏着白光之乾片。置於淡顯影水。亦全變黑。因其溴化銀當漏光時已變性。遇顯影液。卽易於化出其銀。可知乾片置鏡箱內攝影其上。入顯影液。凡感光處皆變黑色。或微有感光之處。則顯半明半暗之陰影。細考其上說之理。卽可會悟配準酸性液與鹼性液相和之比例矣。欲知配準酸性液與鹼性液相和之比例。第一要事。必查其乾片在感光時感光如何。蓋顯影液中酸鹼兩液之比例。須視乾片感光時之快慢以爲準則。故凡言乾片感光若干秒者。亦爲顯影時配準顯影液中之酸鹼兩液孰宜略增焉。

影像之形



將同上之模片用印像紙曬印之其光暗與原有之景色相同

至其顯影液之濃淡。與乾片感光時之快慢亦有關係。

凡顯影液由酸性藥、鹼性藥、輔助藥、三種合成。前已言之。玆就此三種之功用。略記於下。

酸性藥　皆能使溴化銀於感光處放溴存銀。然分出銀質時。所得銀料之厚薄。俱賴感光之强弱。並用酸性藥之多寡。如顯影液含酸性藥多。則顯影黑而濃。反之。則顯影薄而淡。故所攝之影有白處、有黑處、有半黑半白而顯出陰影處。此顯影液所配酸性藥。應令其白處質最疎。黑處質最密。黑白之間與所攝之光暗相配。故顯影後。如覺感光處不濃黑。下次顯影。必添酸性液。或過黑而半黑半白之陰影不清。必減酸性液。

鹼性藥　其職能令溴化銀起首化分。又能司理分銀之事。故顯影液含鹼性藥愈多。其變化亦愈速而愈透。若有時乾片感

光太弱。不足爲尋常顯影液所顯。則添鹻性液。其影卽顯。但所添鹻性液。亦有限量。厥限維何。卽藥膜遇濃厚之鹻性藥變輭而脫。設藥膜不屬膠質而爲一種鹻性藥所不能變輭者。則感光時可以縮短。而用鹻性藥可以更多。尋常合用之顯影液。應含鹻性液之量。足令影像之陰影部顯出明透爲度。又乾片感光過强。必減鹻性液。感光不足。必增鹻性液。

乾片感光之度過快過慢之弊。顯影時尙可補救之。前言酸性藥能司影色之深淺。鹻性藥能司變化之快慢。故顯影液含鹻性液多者。乾片感光時可短。如乾片感光時過久。則用加水之淡顯影液。可視作感光時短者同。所以顯影時。如知乾片感光時過久。則少用鹻性液而多用酸性液。感光時不足。必反其法。可知顯影液酸鹻兩液相配之量。就精密上之用法而論。實無人能定言之。然前列之顯影方。謂其用時以酸性液與鹻性液等量相和卽得。不過爲無法中略定其法耳。

輔助藥　約有二種。一爲溴化鉀等。能治顯影液變化之力。如顯影液欲用此等含溴之藥。必多配鹻性藥量。如減鹻性藥量。則可不用含溴之藥矣。此物之變化。其理甚繁。不必詳之。一爲亞硫酸曹達及檸檬酸等。其在顯影工內之職。可以不問。蓋用此藥者。原欲使顯影液不易變色也。考酸性鹻性兩液。均能速收空氣中之養氣而變深紅色。添以亞硫酸曹達等。可免其變色。或使變之較緩。藥肆出售之顯影液。久不變色。因含亞硫酸曹達等甚多故也。此等藥。又名**護色料**。」

影液貯藏過久。則藥性漸衰而色漸變。如貝路加里克酸等之酸性液。變色尤易。經月後。幾不堪用。卽勉强用之。其量須加多。阿摩尼亞水之鹻性液。亦易走氣失功。惟以結晶炭酸之爲鹻性液者。較可久藏。

夏日炎熱。用含鹻性藥甚多之顯影液。則乾片之藥膜易脫。應選用含鹻性藥甚少之海特羅鷄拿顯影液。或不用鹻性藥之阿彌陀顯影液爲佳。此二種顯影液。配合之方。均附記於篇末。

●**堅膜法**　乾片既顯影而成模片。仍在黑帳內用水洗淨。使藥膜向上。置於顯影盆內。乃以前時配成之礬液。傾瀉其上。約越一分鐘提出。用水洗之。以待定影。

注意　○礬液能堅固其藥膜不至輭脫。夏日必當用之。如以鉻礬 Potassium-Chromic Sulphate 代明礬。功用尤佳。至冬季氣候寒冷。乾片顯影後。藥膜多依然完好。顯影後直可定影。」

●**定影法**　模片已過礬水。用水洗淨。使藥膜向上置於定影盆中。傾定影液於其上。待模片反面之白色盡去。提出而以水久洗之。置於晾片架待乾。以行修正之法。

注意　○模片浸入定影液。至背面白色盡去。可直觸白光。已無妨礙。○模片離去定影液。用水久洗之。須令定影液中之次亞硫酸曹達全去。否則模片易收空中之水氣而潮濕及變黃。迨實行曬影法時。模片粘取印像紙之銀鹽。遇日光卽變爲黑色細點。模片幾不堪用。雖有法去之。則已大費手術。

不若於此時善洗之。○模片置架待乾。須擇塵埃甚少之處。蓋恐有塵埃粘附而不能掃去。又待乾時。須任其自然。慎勿烘以火。致藥膜有融化之弊。若有時必欲令其速乾。則塗以火酒。致乾較速。然不若任其徐徐乾燥之爲愈也。（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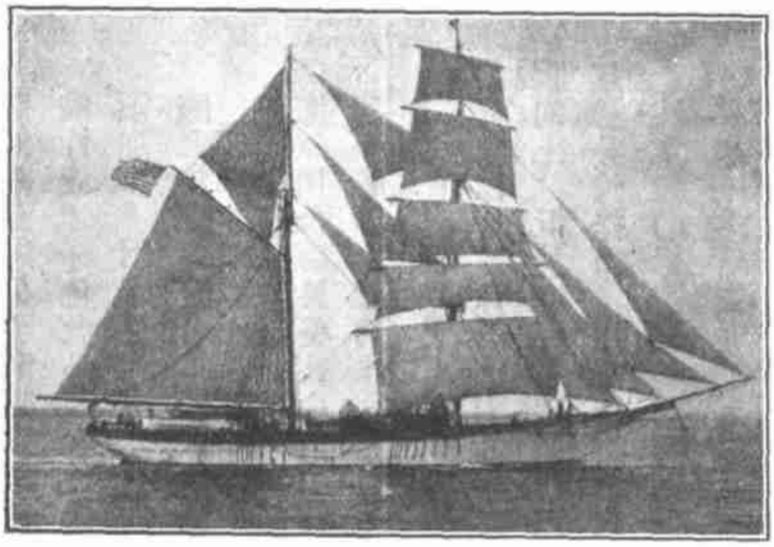
二千五百萬美金之科學研究費

譯本年六月份美國工藝世界若爾史卡脫原著　楊錦森

美國有康奈基科學研究會 Carnegie Institution 者。鋼鐵大王安屈羅康奈基 Andrew Carnegie 所創立。創立時。康奈基捐美金一千五百萬圓作該會經費。今年正月。康奈基更捐美金一千萬圓。於是該會每歲入款。有六十餘萬圓之巨。該會今日所有之產業。爲房屋五十九所。地若干畝。船舶十艘。辦事所在美京華盛頓。天文臺二所。一在美國西部之加薩福尼省。California 總理爲海爾 Hale 博士。已發明新世界六萬。該會有試驗所五。水產試驗所在弗洛利大省 Florida 之乾他都葛斯島。Dry Tortugas 飲食試驗所在波士頓。Boston 天演學試驗所在紐約省之寒泉港。Cold Spring Harbor 植物試驗所在阿立桑納省 Arizona 之脫森。Tucson 地質試驗所在華盛頓。該會任研究及編輯者。凡一千二百餘人。去歲所研


康奈基科學研究會辦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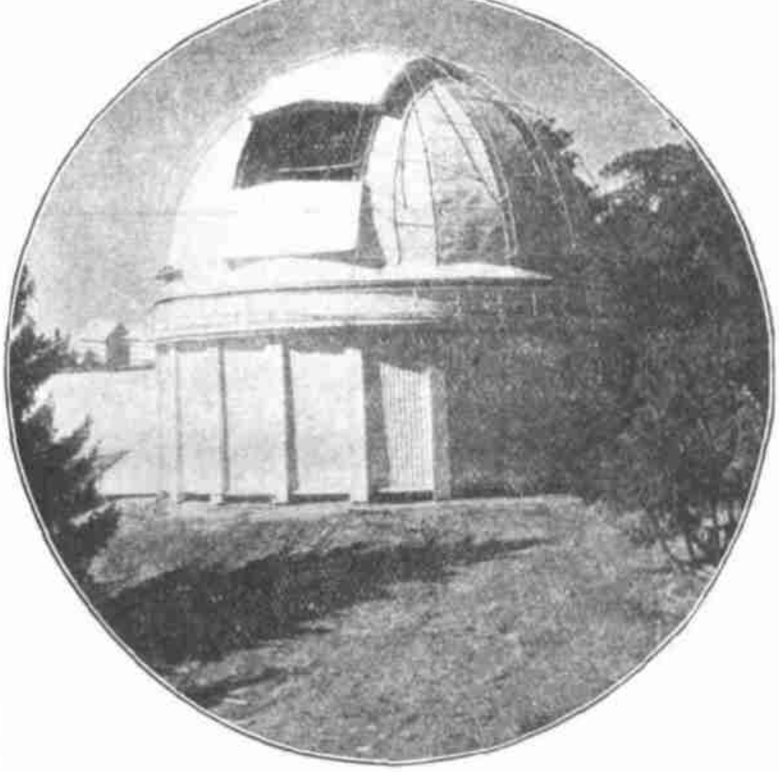

水產試驗所


測量磁氣艇

究之科學。計三十餘種。研究員之足跡所及。四十餘國。地球之上。盡於是矣。而地球之外。天文之事。固亦該會所注意也。至於研究員之資格。則均科學專家。編輯之事。亦至浩繁。該會成立不過九年。而已出版之印刷品。凡一百六十七册。計四萬餘頁。二千萬字有奇。而將出版者尙有二十五册。此外更有登載於各科學雜誌之文。歲一千二百餘篇。均該會編輯部所著述也。該會依所研究科學之種類而分十科。每科有一辦事部、一研究部、一編輯部。十科之外。更有特別研究之事。而科學家之困於經濟者。該會亦資助之。成立以來。資助力微之科學家。凡七百餘次云。

設有人難汝曰。小鼈辨色乎。曰辨。曰小鼈初生而喪其母。將何往。曰投水。是蓋水產試驗所研究員達文泡霍干 Davenport Hooker 所研究而得者也。美國之極南。墨西哥灣中。歇威史脫 Key West 之西七十英里。有數小島焉。其最巨一島名乾他都葛斯島。地在海中。而氣候溫暖。鱗介至多。殊宜於研究水產。故康奈基科學研究會。設水產試驗所於島上。達文泡霍干乃水產學之專家。既至島。即以五色玻璃試初生之鼈。鼈自紅玻璃黃玻璃綠玻璃見海。殊不置意。而由藍玻璃見海。即趨就之。由此觀之。則鼈固辨色者。而其天性所喜。則水也。更有人以小魚飼一種灰色之鼈。而染魚以朱色。鼈初不敢食。漸亦好之。灰色鼈所最惡者。爲水母之肉。一日。人以水母肉少許。納已染朱色之魚之口中。灰色鼈食魚即吐。而是後雖餓。不食朱色之小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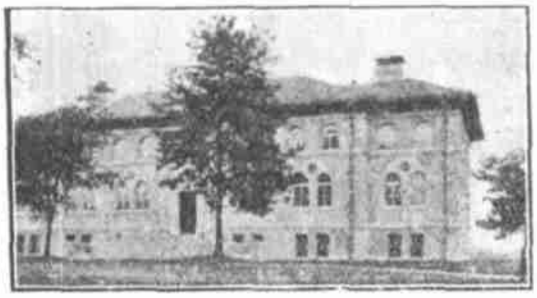
康奈基科學研究會之一科。爲磁氣科。其事業之第一步。爲磁氣之測量。蓋指南針之功用。全恃乎磁極之吸引。而所謂南北磁極者。非即南北極。磁氣之學。世人所知者至微。磁氣測量。



威而生山天文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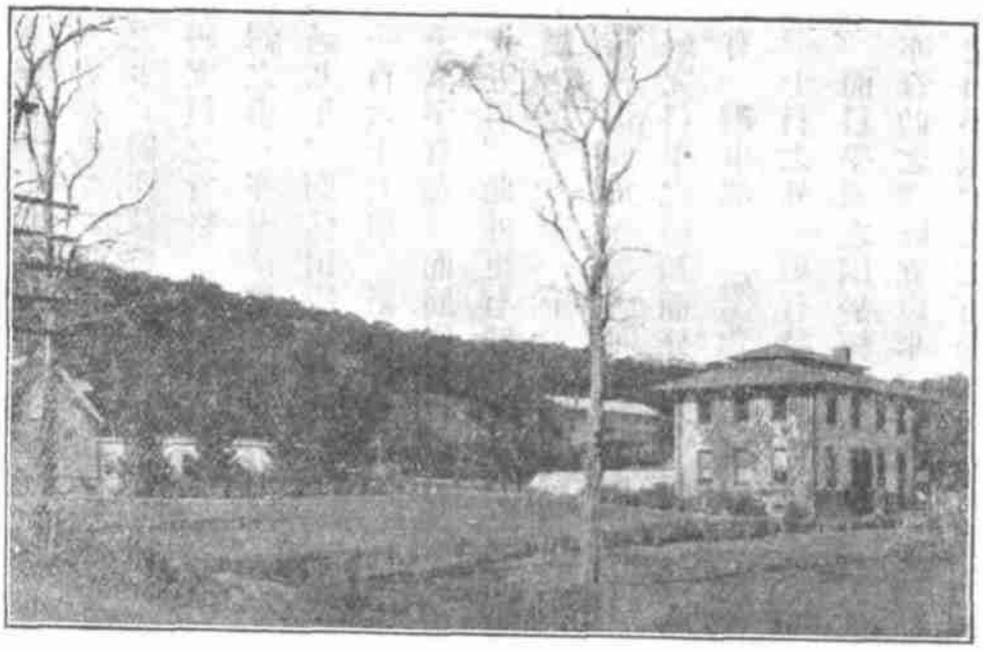


飲食試驗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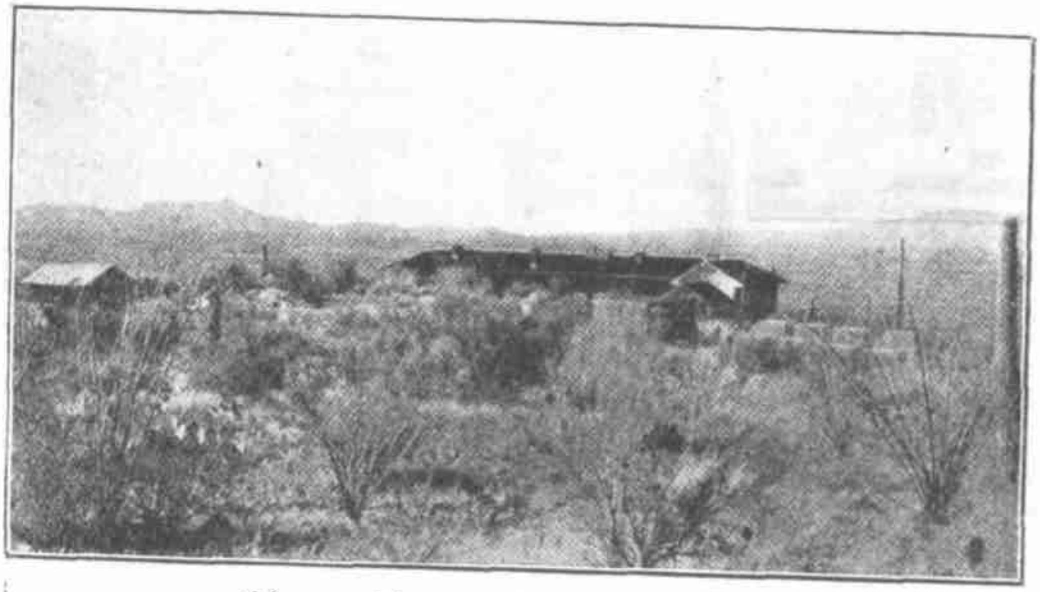


地質試驗所

蓋欲推闡其所以然之理也。爲測量之事者。海上有該會特製之艇。名康奈基。製以木及銅。全體無少許之鐵。恐有鐵則與磁力之吸引有關。測量即不易準也。爲陸上測量之事者亦甚多。如坎拿大、中美洲、西印度、哥倫比亞、厄瓜多國、(Ecuador 在南美洲。)圭阿那、(Guiana 在南美洲。係英法荷三國之屬地。)非洲、波斯、土耳其、小亞細亞、亞洲俄國之南境、西伯利亞、中國等處。



天演學試驗所



植物試驗所

今者有康奈基科學研究會之研究員。正在測量磁氣。而是報測量所得。則均以報告於華盛頓之該會辦事所。

天文分兩科。一測星科。一測日科。測星科有天文臺二。一在紐約省之阿爾巴尼。Albany 一在南美洲阿根廷國 Argentina 之聖柳易。San Luis 一在北半球。一在南半球。兩臺執事恆以所推度而得者相比較。測日天文臺。在加蘭福尼省拍沙登那 Pasadena 左近威而生山 Mount Wilson 之巔。有望遠鏡二。返射遠鏡一。望遠鏡一長一百五十英尺。一長六十英尺。總理爲喬奇愛雷海爾博士。(George Ellery Hale 負盛名之天文學專家也。

記德來司登衛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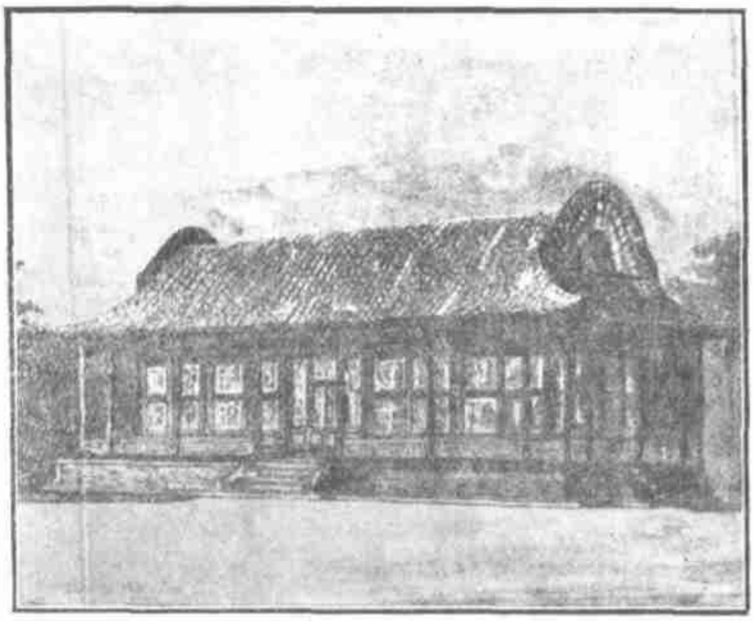
譯英國五月六號圖畫報

甘永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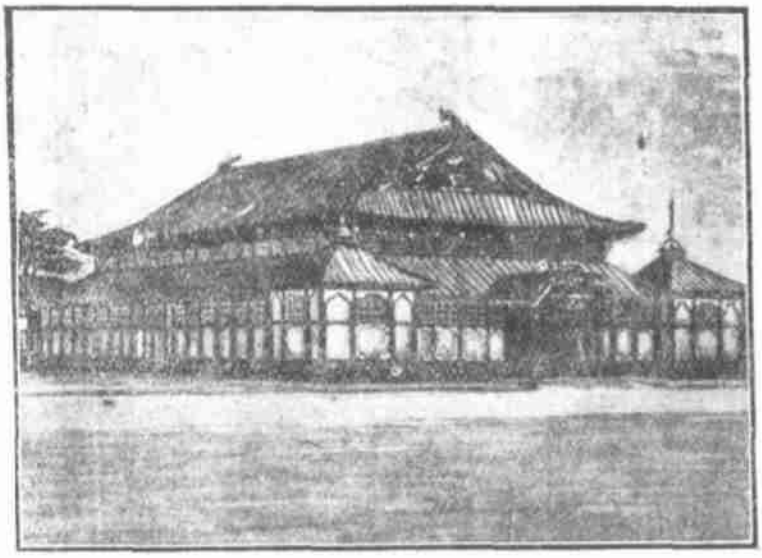
德來司登 Dresden 者。德聯邦薩克遜那 Saxony 之首府也。本年開萬國衛生展覽會。於陽歷五月七號開會。十月間閉會。該府有著名建築家二十一人。受衛生會之聘。以建築宏壯精雅之屋宇。是屋宇者。一轉瞬而出現於御公園 Royal Park 之鄰近。若有神力驅遣之使然。而大力士蔭路 (Hercules Avenue) 林蔭路之名。中千株萬樹之樠橡。其濃翠之枝葉。即足以資屋宇之蔭庇焉。

集科學家和平家之熱心毅力。以建設此研究衛生之大會。是爲濟世利民起見。固應有崇閎之體制。充分之禮儀。以昭其誠敬。彼日耳曼四十年聯邦慶賀會。及政軍兩界勞績紀念之大典。要未必能凌駕乎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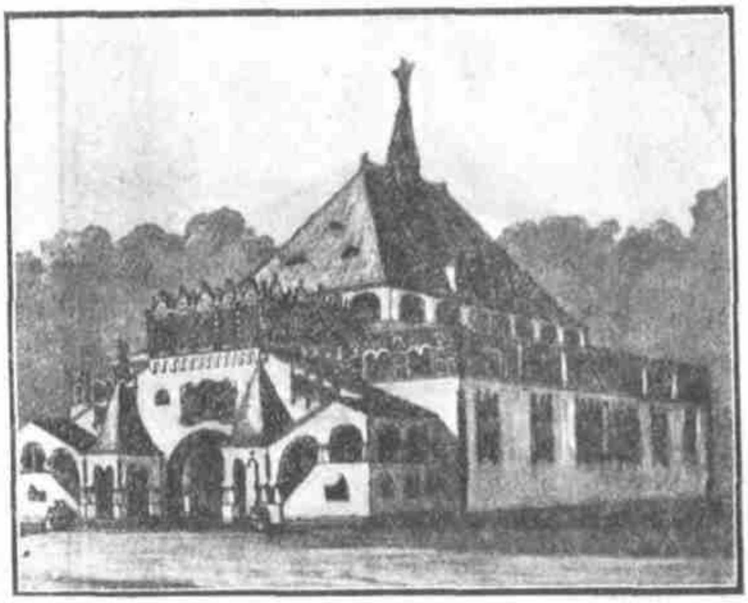
就屋宇之形式而言。固有種種之不同。非千篇一律者。然合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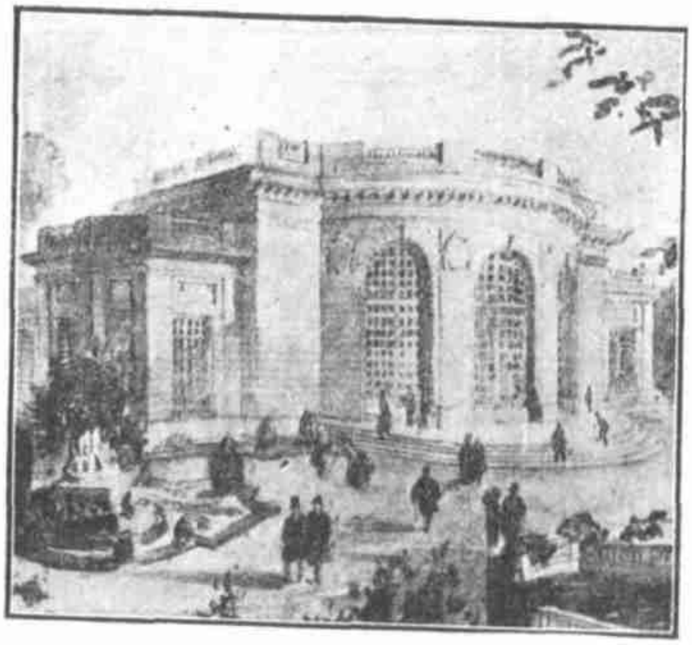
中國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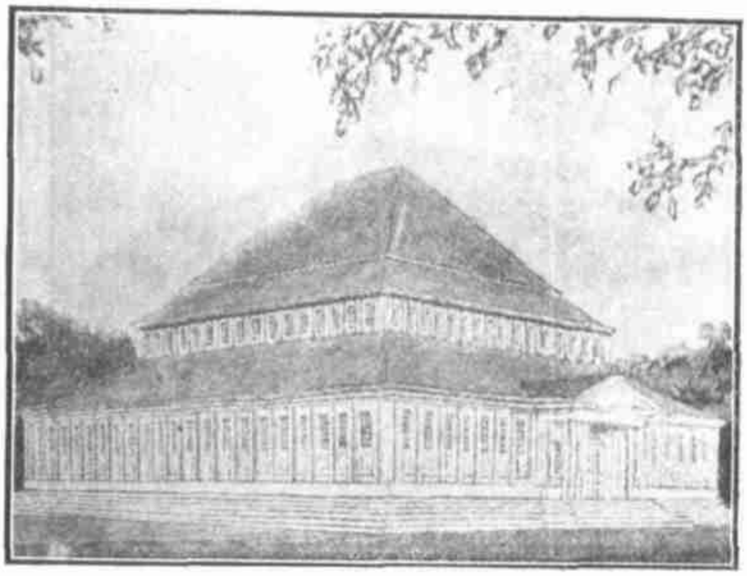
日本館



俄國館



法國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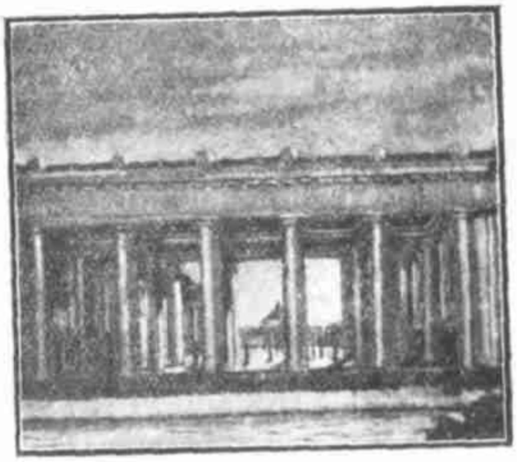
奧國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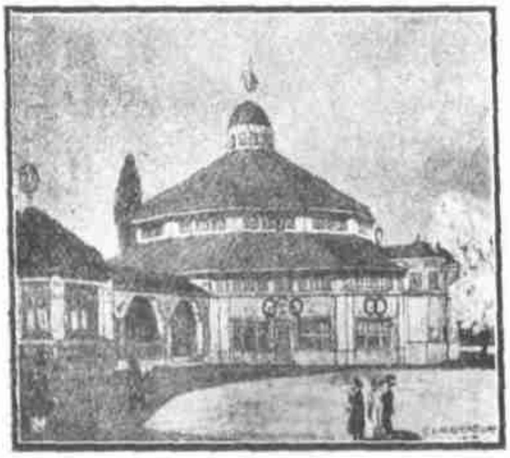
瑞士館

觀之。則其土石之工。自有互相調和之致。其中初無特別顯著。亦無過於幽隱者。蓋當事者有鑒於歷來各國之陳列會。其所建屋宇。大抵各不相謀。以是而太過不及之弊。在所弗免。卽參差零落之觀。亦因是而生。此殊不足以當會字之義。此次衛生會董事部。議決將建築事宜。規定一集合各國包含衆切之計畫。俾每一所之屋宇。如練之一節。分而觀之。莫不自成格局。合而望之。則一長練而已。以如是之工程。非得有超絕等倫之工師不可。蓋此次會場。凡佔地三十二萬方邁當。其中應須建屋者居七萬方邁當。陳列者旣不一其國。承造者之建築家又不一。融洽各國爭競之意見。調和各建築家衝突之心思。而使之出於一途。無論其規畫之才不可及。卽其威望亦不卜可知矣。然此僅就陳列所而言也。至於游戲之場。亦係特建而成。其佔地絕廣。而其中種種之游戲場。如競馬場、賽武場、以及其他武力游戲或消遣游戲等。莫不畢備。是又足以引遠人之興而駐遊客之踪者也。

此次衛生大會。各國所有會社。因此而特開會議者。（如會議應



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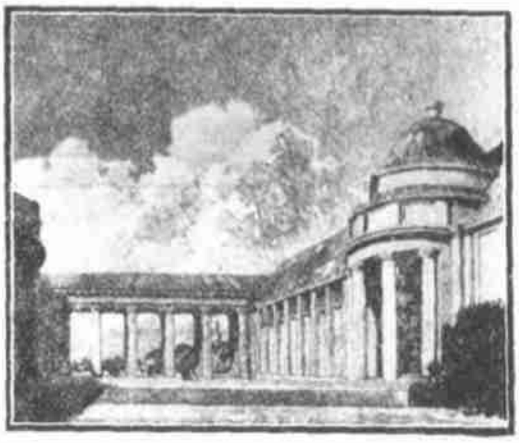
賽馬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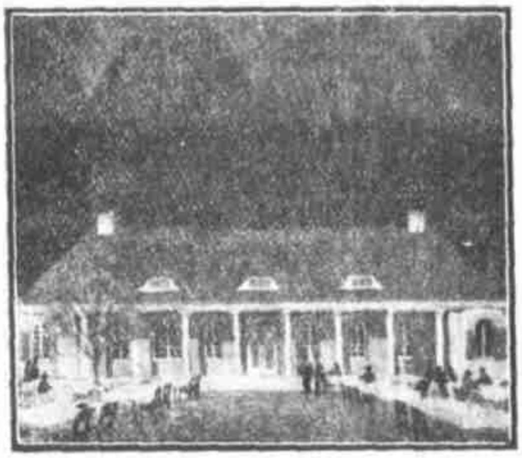
榮譽評判所



散步廳



辦事室



餐屋

否赴賽或用何種品物赴賽等）當五月之前。已有二百五十起。是可知此會實爲世界文明國所共同注意者。凡有志於個人衛生及公衆衛生者。以及地方自治之所。城鄉村鎮之間。其有關於衛生上未解決之問題。皆將於是取決焉。

模型製造之進步

譯本年六月份美國工藝世界吉文斯原著　楊錦森

模型之功用至多。而爲吾人所共知者有三。供小兒女之玩弄。一也。輔助敎育。二也。紀念事物。三也。然此外之功用。較此三事爲尤要者尙多。如供建築家之研究是也。蓋模型爲建築物之雛形。譬建一巨宅。費不貲而工浩繁。落成之後。設不能愜意而滿志。則徒喚奈何。斷不能毀之而別建一宅也。先製宅之雛形。即藉以研究外觀之宏麗與否。及種種建築上之問題。模型滿意。然後建築。事後之恨。庶幾可免。否則木已成舟。悔且無及。」



中國古時音樂艇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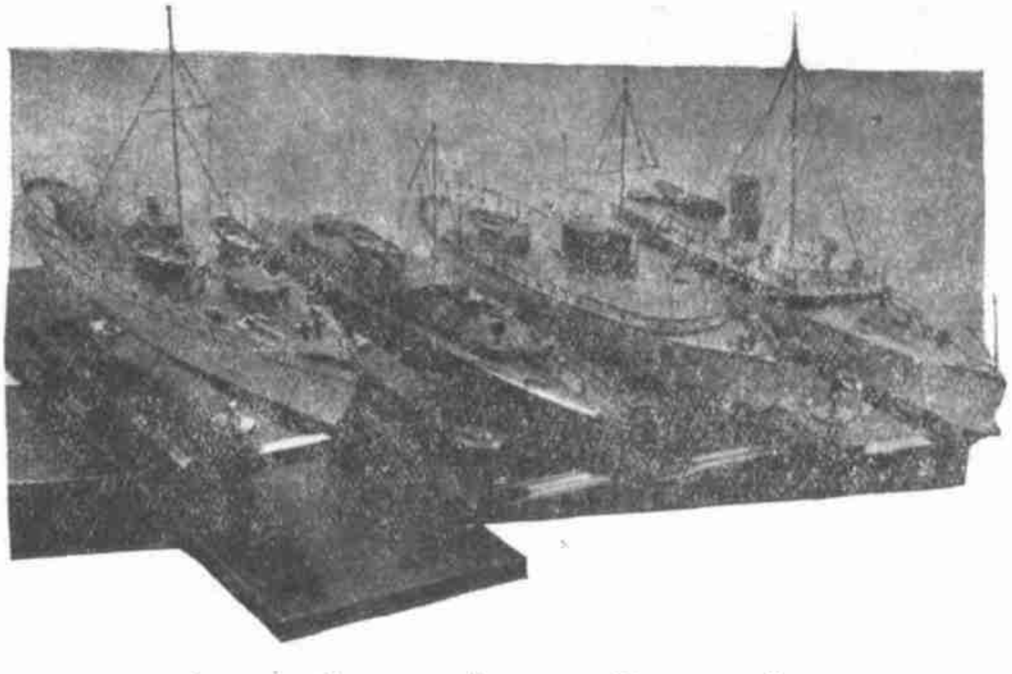
居室之模型

供建築家研究之模型。約分兩種。一曰宮室模型。二曰船舶模型。宮室模型之製造法。與船舶模型絕異。船舶模型之原料。爲銅鐵及木。而宮室模型之原料。則爲泥與膠及石膏。造型之事。均須專家爲之。然而造宮室模

型者。不能與造船舶模型者易地而處也。宮室模型分兩種。一爲雛形。卽宮室全部或一部分縮小之形也。二爲原形。其模型與原物之大小相等。大都爲不易雕刻之物之模型。爲刻石雕木之匠作標準者也。

紐約之公立藏書樓。不日將告成。建築費美金一千萬元。而模型費亦有美金十二萬五千元之鉅。從事於造型者凡二十人。而時造時毀。需時共十一年。亦云久矣。全體模型。爲書樓之雛形。一切抵將成之書樓九十六分之一。不差毫釐。樓內各室亦別爲雛形。末乃爲雕刻物之原形模型甚多。紐約新劇場之模型。製費美金二千元。其中舞臺廳廂俱備。屋頂亦雕鏤極精緻。託郞士 Toronto 銀行之模型。長三英尺。廣二英尺。製造費美金千元。

造型之初。先以泥倣建築家之圖而爲雛形。造型者以十指揑之揉之。壓之搓之。間用雕鏤之具鐫刻之。其事大不易爲。故造型者每以美術家自稱。而負重名者。每歲必游歷歐洲。以增進其美術之知識。且每不肯爲尋常建築家造型。某建築家。以其圖囑一造型者製型。造型者婉辭却之。笑謂人曰。此等物事。乃欲介我造型耶。甯不辱造型之美術。造型之事。誠高尙之職業哉。美國之造型者。合計不足二百人。而此二百人在紐約者十居其九。每人每星期可得傭値美金五六十元。



汽船之模型

泥型旣成。造型者以示建築家。建築家許可。卽以溶化成汁之舍雷克 Shellac 澆其上。乃塗以油。而外傅粗石膏。乃以膠塗其上。膠冷。卽有伸縮力如橡皮。拉下後。澆以礬水使堅。卽成一絕妙之模範。而可以灌石膏汁於其中。灌少許。卽雜以蔴。蓋石膏乾則質脆。防其碎也。間亦有用鐵絲銅片以防碎者。石膏乾。模型成矣。於是稍稍修飾之。遂與原物不稍殊異。惟較小耳。

船舶之製造。英勝於美。而船舶模型之製造。則美勝於英。惟計數。則英每歲所造船舶多於美。每歲所造船舶模型。亦多於美也。美國造型者製船舶模型之藝。精於英人。而索酬亦較廉。英人之製船舶模型也。雖日事事倣原物而無毫釐之參差。然而未盡然也。惟其取酬。

乃較美國爲昂貴。航行於英美之間之巨艦哇令筆克Olympic之雛形。長十八英尺有半。英人所製也。計費美金一萬二千五百元。美國一造型者見之。謂欲製此型。須有工匠二十人。工作六月。始克造成。索酬九千三百七十五元。僅抵英人之酬價四之三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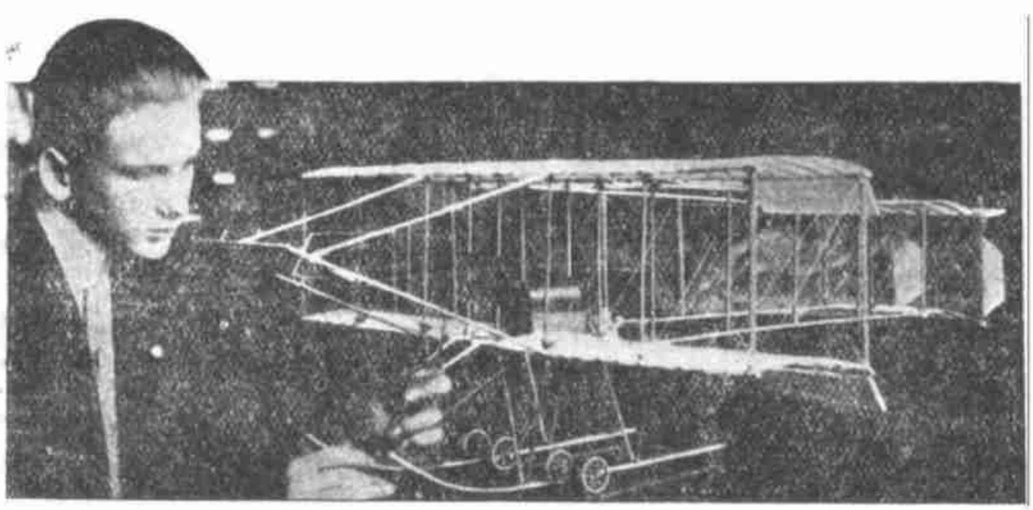
英國海軍之所以甲於全世界者。製造船舶模型業之發達。亦未嘗無功。英有所謂航海陳列所者。博物院之一種。院中所陳列。類皆船舶模型。童子見之。航海之想。即深刻於腦中。英海軍人才之多。職是故耳。且庶民見之。自悟海軍與英國强弱之關係。英人之樂於納稅以供海軍費。蓋以此也。至於美國。則固無所謂航海陳列所也。



色文練習軍艦模型

船舶模型之功用。不特此也。設有人欲造一船。而不能預料其愜意與否。則大可先令製型者製一雛形也。雛形愜意。即可做製巨舶。設不愜意。即可設法改良。船舶模型。海事法庭審判之時。亦可用以爲據。藉以判斷。航海公司。近更以船舶模型爲廣告之具。有兩公司。各投十餘萬美金之資本於船舶模型。而即以模型陳列於各地之分公司。好奇之人。亦每喜購船舶模型。珍藏如古玩云。

船舶模型之船身。大都以木爲之。先鏤刻其外。後雕鑿其中。船身既成。於是造種種船面及船內之物。配置於其上。桅檣繩索。機器煤爐。均與眞者無異。惟較小耳。造船工程師繪一圖樣。



飛艇模型

製型者即能倣造。設原船已成。僅攝一影。製型者已能藉照片而倣製。不須見船也。船舶模型。雖較宮室模型爲廉。亦頗昂貴。一五十英尺小船之模型。已需美金五百元。而巨艦之模型。型長七英尺。費約五千元。

以上所論。宮室模型及船舶模型。均模型之供建築家之研究者。此外重要者。尙有三種。製造廠藉以銷貨之模型。一也。房產買賣公司所用之模型。二也。法官特以判斷訟事之模型。三也。遠地之人。欲購機器。而必欲目覩其狀。且欲察其用法。而製造廠設有模型。寄一與欲購之人。即可供其一試。否則寄一機器。費且不貲。製造廠必不爲之。而欲購之人。或竟不之購矣。房產買賣公司。以其巨價之房屋。製爲模型。亦可藉擴銷路。而法官審事。設有犯事處房屋街衢之模型。則判斷詎不較易乎。

新發明之單片活動影戲

譯本年六月分美國工藝世界雜誌原著
楊錦森

十載以前。吾人觀尋常影戲。即嘖嘖稱奇。及見五色影戲。便詫爲得未曾有。已而有活動影戲。吾人乃羣以不活動之影戲爲無甚趣味。甚有至於詆頃間所詫爲得未曾有之五色影戲爲呆木。而對於尋常影戲之觀感。則更無論矣。通行於世之活動影戲。均以一捲之片。寫一事實。隨展隨動。而人物趨走動作之事。乃一一映射於觀者之眼簾。然以單片而表活動情狀之影戲。則固未有之也。敏慧之徒。乃專志於研究。遂有單片活動影戲之新發明。此單片活動影戲。尤當爲兩種人所歡迎。一以影戲爲玩物而不以爲職業者。活動影戲捲片。價值昂貴。非私人之力所能購。而活動影戲單片。則價至廉也。二以活動電光爲廣告之具者。亦即可用單片活動影戲。不特價値不昂。而製片之時。亦無須多人演種種狀態而攝其影。若製造活動影戲捲片然也。

先有自由車。然後有氣機車。既有氣機車。自由車遂罕見於道上。美國大都會中。今竟不復見自由車之蹤影矣。娛人之影戲館。亦類是耳。先有不活動之影戲。而後有活動影戲。既有活動影戲。不活動之影戲。遂絕跡於影戲館。今美國諸大都會。活動影戲館。每有數十處之多。而尋常城市。亦輒有一二十所。即數百家之村落。亦有一二所。如紐約費里特費諸城。晚間行於市街。則數十步必見一活動影戲館。影戲館所取費亦至廉。每人美金五分。爲貧苦之人。力所能及。洵下流社會所不可少之游戲場也。

吾人所屢見劇場店肆用作廣告之活動電光。亦足以證活動之物。易令觀者注意。當昔人以電光爲廣告之初。人即羣稱爲廣告妙法。及以活動電光作廣告。乃覺其令人注目。更甚於尋常之電

光。然所謂活動電光者。並非電燈之搖擺。亦非電光之流動。不過電光機捩之啓閉而已。人目視之。遂以爲電光之活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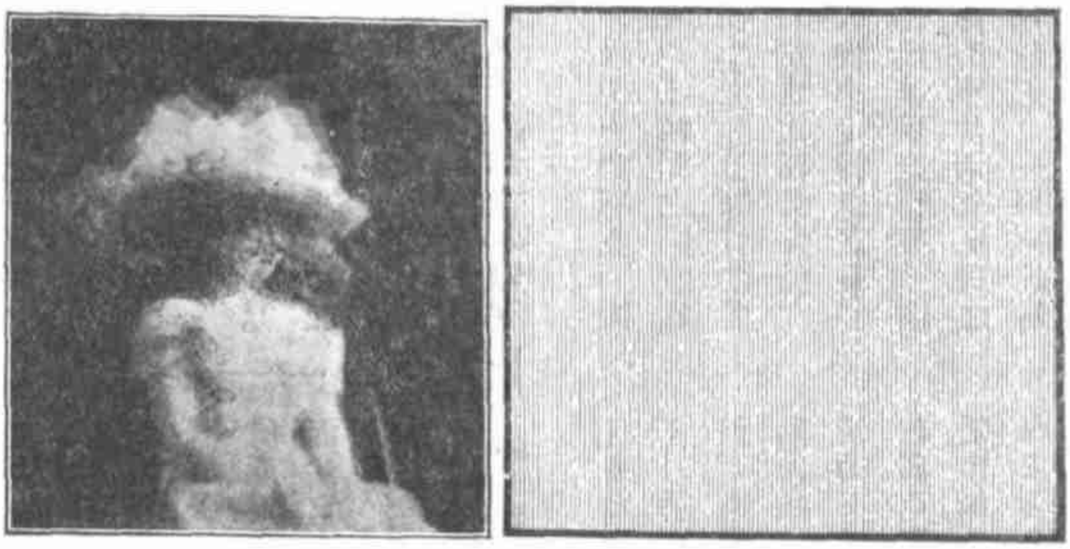
活動影戲機之價値。與尋常影戲機相去無幾。用法之難易亦相若。然以其費之巨而其價之昂。用之者惟活動影戲館爲最多。活動影戲捲片。自製造廠中製出。卽至大都會之影戲館。踰時而至尋常之城邑。又踰時而至小村落。美國之影戲館。指不勝屈。及捲片破碎。不能更用。則幾已行徧全國。片之價値雖昂。然以無數之影戲館分任之則微矣。影戲館取費之廉。職是故耳。

新發明之活動影戲單片。適在尋常影戲片及活動影戲捲片之間。其爲單片而非捲片也。似尋常影戲片。而其活動則似活動影戲捲片。活動影戲捲片之所以狀似活動者。幷非片上人物之活動。實則有多片合成一捲。每片寫一狀態。用片之際。每片之現於白布。僅一秒鐘之千分之一。一片之後。繼以一片。人目視之。遂以爲片中人物。眞能活動也。今設欲令單片作活動之狀。則良非易易。單片寫兩狀態。人卽將以爲模糊。非惟不覺其活動也。然有一法焉。用之則單片能寫狀態三。而人且不以爲模糊而覺其活動。其法維何。則用片之時。掩狀態二而顯露其一也。

先製像底三。而於每一像底之上。畫直線無數。於是以此製一合片。更於一玻璃片上畫無數直線。置玻璃片於合片之上而轉移之。三種之狀



活動影戲單片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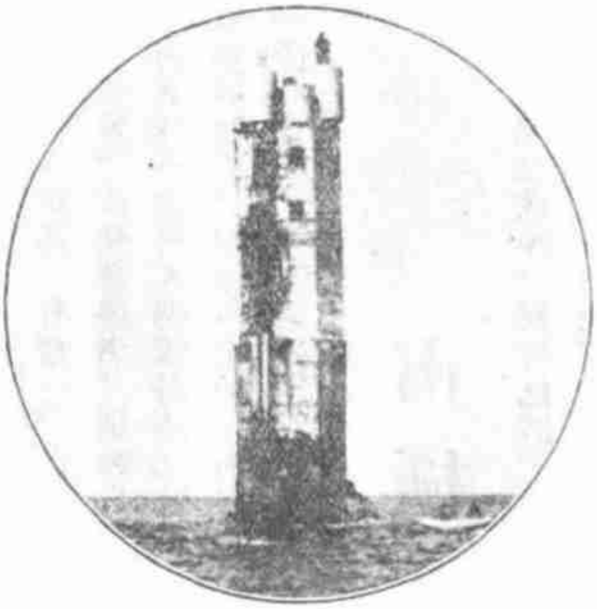
活動影戲單片用法

態。卽一一依次顯露。然單片所能寫之狀態。今不過有三。三之爲數雖少。而已足令人稱異。譬一片作小兒狀態。一圖爲笑。一圖爲正色。一圖爲哭。觀者見之。但覩其先笑。繼以斂笑而正色。又繼以哭。活動影戲單片。更有勝於活動影戲捲片者一。活動影戲捲片。必先有人演種種狀態。然後可攝其影而藉以製片。活動影戲單片。有圖畫三紙。而畫中人物狀態相似。卽可製成一片。譬一圖繪獅患齒疾。猴立而觀。一圖繪獅張其吻。猴爲拔齒。一圖繪獅作感激之狀。以此三圖。卽可製一極有趣味之活動影戲單片。而活動影戲捲片。則斷不能於荒誕中寓滑稽。若此圖然也。

無人燈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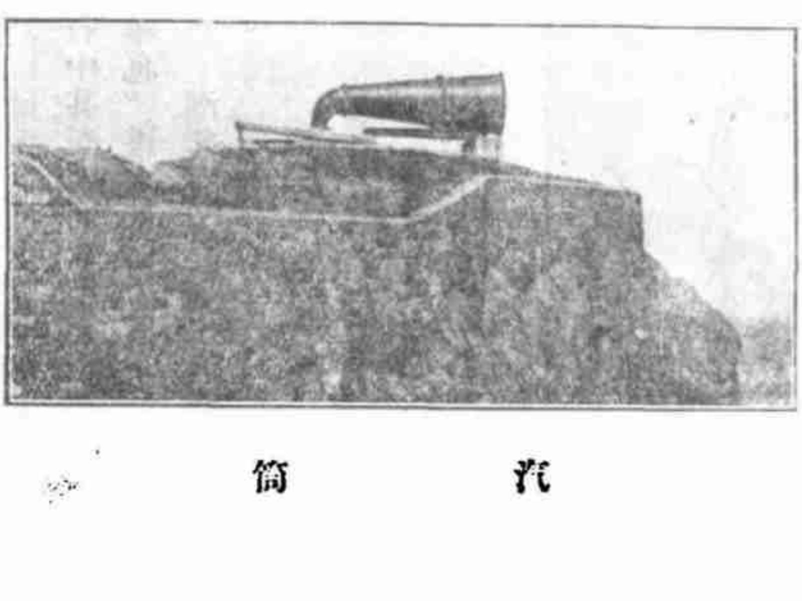
譯本年六月份美國工藝世界泰而白脫原著

楊錦森



無人之燈塔

英吉利海峽中。新建一無人燈塔。與尋常燈塔絕異。尋常燈塔。料理需人。而是塔獨不然。英吉利海峽中。有所謂海峽羣島者。根散 Guernsey 其一也。根散左近多礁石。航海者每以爲苦。根散之聖彼得港口至狹。入港良不易易。而大霧迷濛風浪交作之時。航路尤不易辨。每致觸暗礁而沉。全舟盡溺。然於是地欲建燈塔。亦頗艱難。蓋當建燈塔之地。爲海中一巨礁。名潑拉德富建爾。Platte Fougère 離海濱約一英里。建塔其上。則守塔人不易往來。而礁上亦無物可得。守塔人不能自爲生計也。而航路標識。亦不能合用。一則標識不巨。每不爲航海者所注意。二則其地風浪絕巨。大西洋之怒濤澎湃。標識且爲所撞擊而去。當事者既不能解決此絕難之問題。乃以詢愛亭堡負盛名之燈塔工程師史帝文孫 Stevenson 弟兄。蘇格蘭沿海有至不易建之燈塔數所。均史帝文孫弟兄所建。而史帝文孫弟兄。遂建議



汽笛

造一無人燈塔於潑拉德富建爾。新建之無人燈塔。有燈一。汽筒一。汽筒專於大霧迷漫時用。發聲絕宏。而使發聲者。則來自島上之電也。當大霧濛濛之際。航海者殊不能辨入港彼得港之航路。島上即發電使汽筒大鳴。航海者聞聲。遂得不至於迷而觸礁。自無人燈塔建。而航海者額手相慶矣。塔上之燈。功用亦巨。夜間昏黑如漆時。遙見一點光明。則航海者釋然無疑。建塔之礁至低。潮漲時全沒水中。燈塔之基礎極牢固。以鐵桿擊入石中甚深。而燈塔全體。以鋼爲骨。防其不能當狂浪怒濤之撞擊也。塔之上部。建以花剛石。而下部則爲水泥。下無門而上有之。潮落時。門離水面四十六英尺。欲入塔中。則須由小梯云。

南極探險之效果

許家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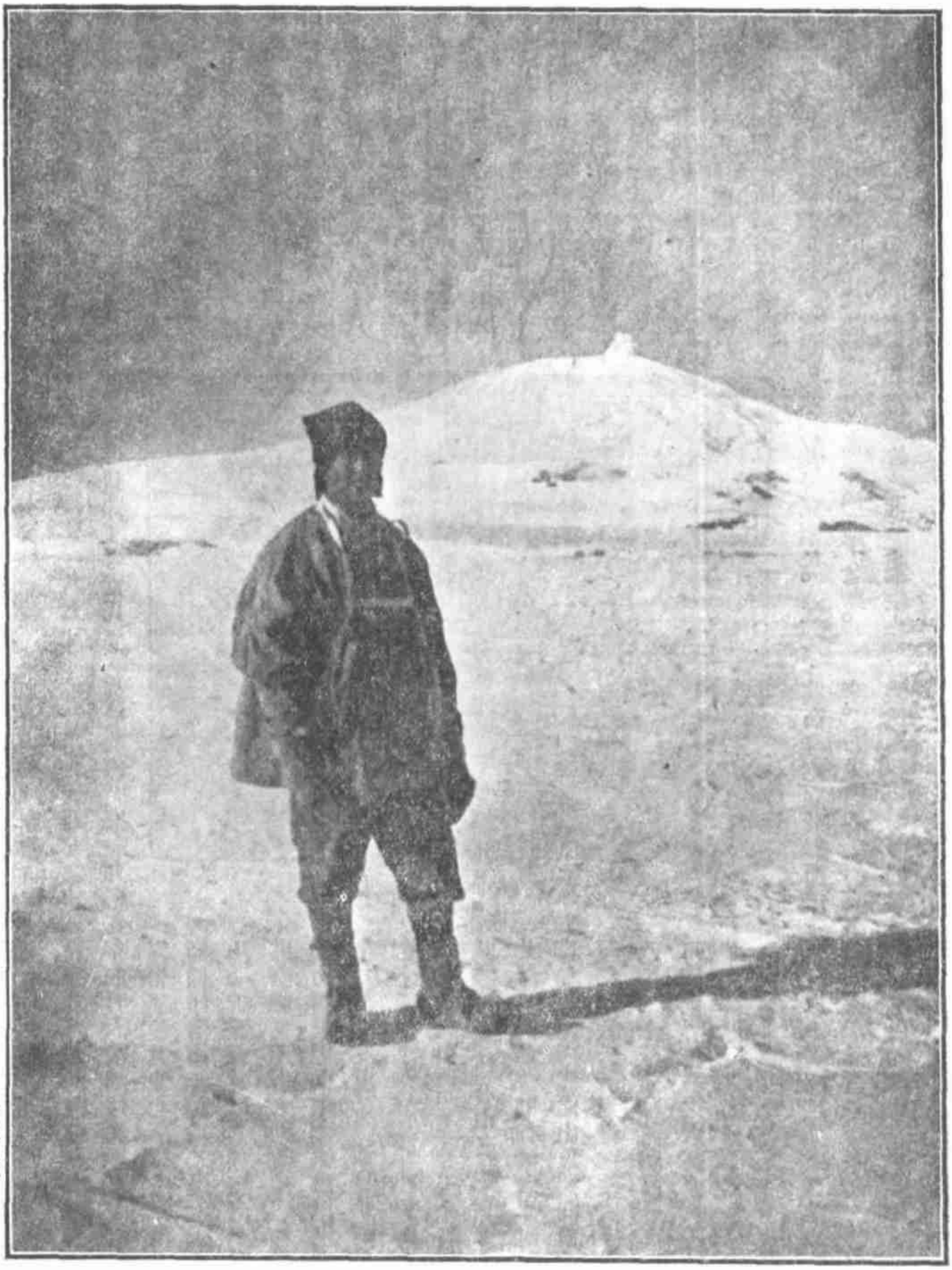
人類智識之進步。無有已時。近年來進步之最著者。空中飛行業及南極探險是也。南極探險事業。其艱難甚於北極。故從事斯舉者。亦殊寥寥。於是吾人所得之資料。亦因之而少。今就已知之事實。其效果之及於學術上者。記其一二於左。以供讀者之參考。

南極與北極異。與諸大陸相隔。遠過於北極。故南極探險之進步亦較遲。最初。一七七二年惹米斯柯格氏曾到南緯七十一度十一分東經一百零七度之地。一八二〇年好仁氏從南美洲往探南極。一八二三年威索特爾氏亦從南美洲往探南極。行抵南緯七十四度。一八三九年自力呢及維爾開斯諸人。亦曾往探南極。一八四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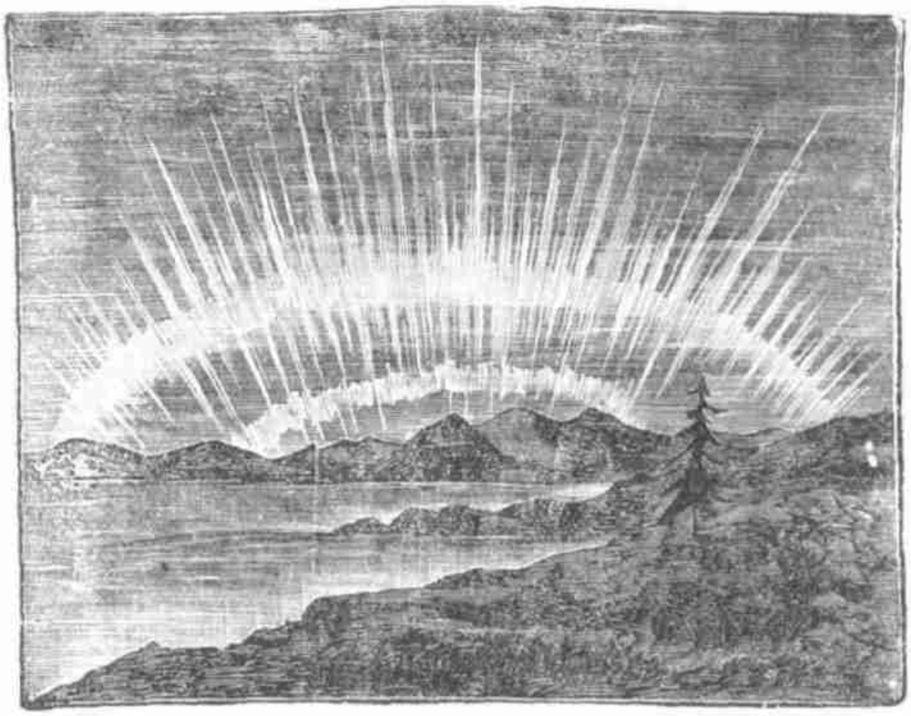
日本南極探險隊隊長白瀨矗氏

英國南極探險家史考忒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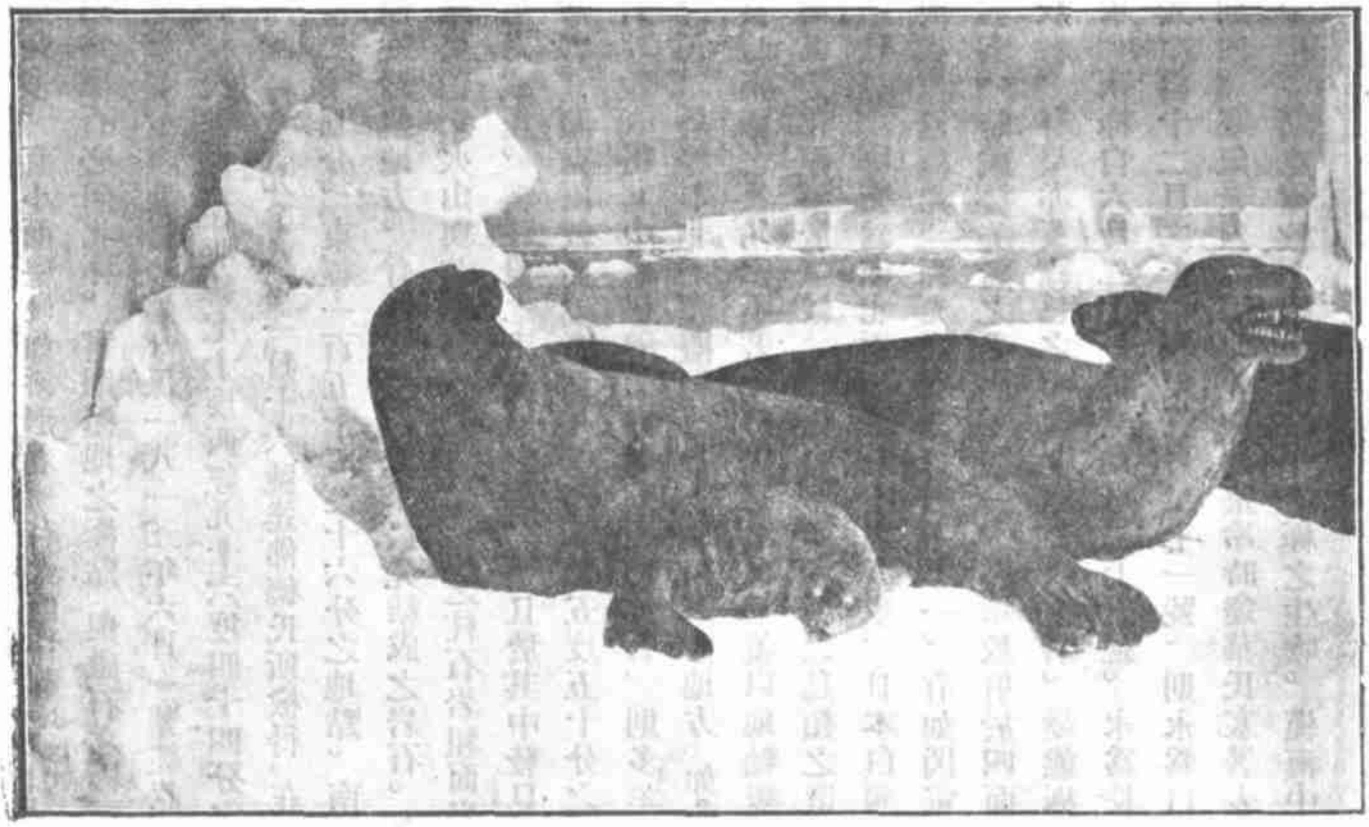
此圖係史考忒南游後第一次攝影。其背景爲歐里伯斯火山。山在南維多利亞地。南極著名之火山也。

慈米斯克拉克綠枝君曾到南緯七十五度十分之地。有種種新發見之事實。自是以後。一八七四年達爾曼氏之南極探險。一八九七年塞爾辣休氏之南極探險。一九〇〇年惡特哇氏路丁孝而氏等之南極探險。關於學術上。各有所發見。一九〇二年。英國史考忒氏到南緯八十二度十七分之地。是年又有特理加爾司基氏之南極探險。一九〇四年普路斯氏亦往探南極。一九〇八年一月九號。顯克爾敦氏到達南緯八十八度二十三分之地。殆已逼近南極矣。最近一九〇九年法國削爾谷哇氏曾從南美洲啓程。爲南極之冰海探險。日本陸軍中尉白瀨矗氏於去年偕同志二十七人。乘汽船開南丸前往南極。預算需費十萬圓。經大隈伯爵東鄉伯爵等竭力贊成。爲設後援會。募集捐助金。得以成行。約明年可回。英國史考忒氏及阿孟曾氏。現正在南極探險。兩人宗旨。務達於地理上所謂南極者而後已。其爲二人擔任接濟款項者。爲史比歐氏及麥克罕氏。近日顯克爾敦君曾代澳洲南極探險隊募集捐款。凡一萬二千金鎊。該隊之領袖爲卯生君。其志欲於史考忒氏觀察點之北。再進千二百英里。測繪該處濱海線若干段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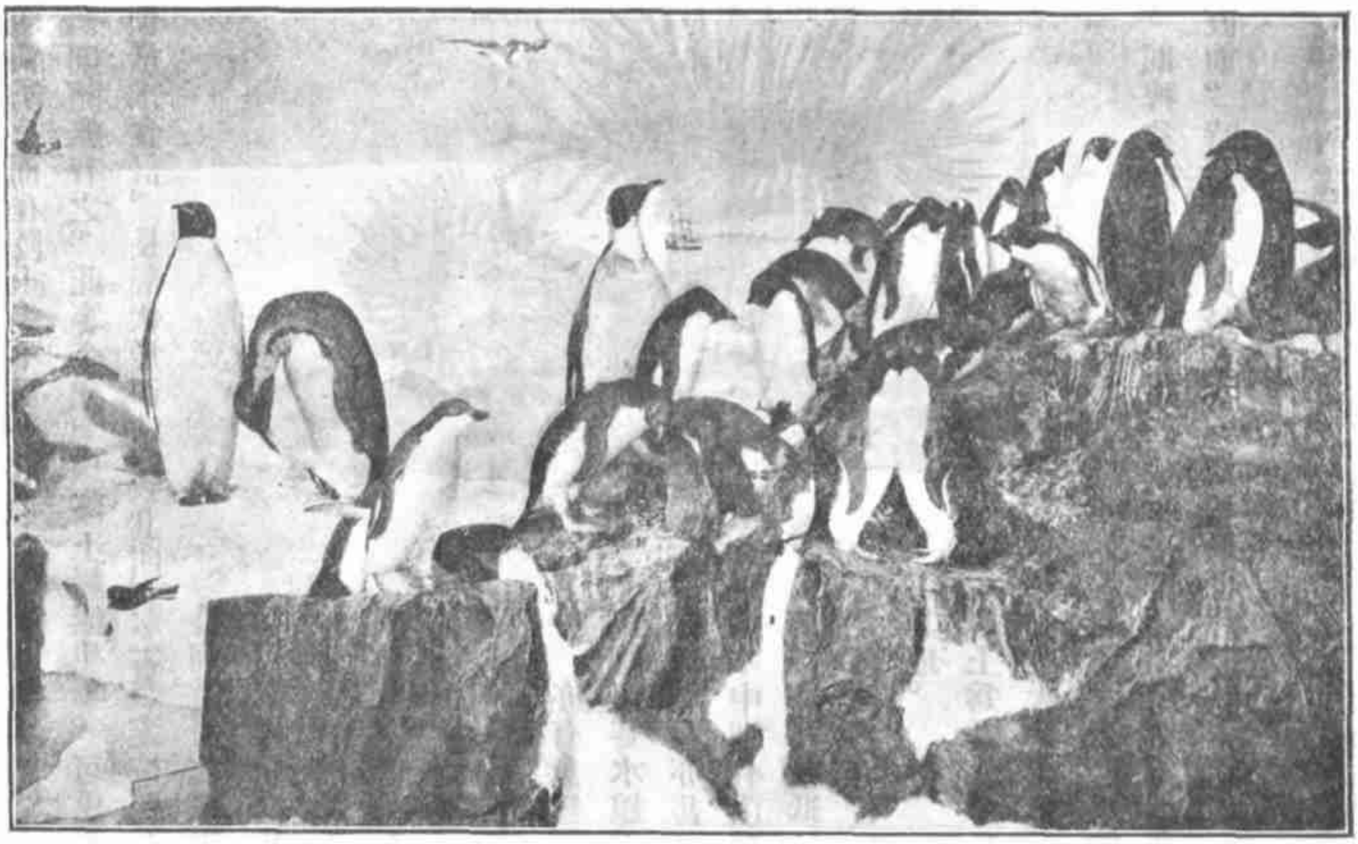


極光

綜合諸人所調查之結果以觀。乃知南極雖亦稱爲極地。實則大異於北極。據一九〇九年四月六號到達北極點之批雷理氏之所報告。並其他北極探險家所言。乃知北極係洋海而非陸地。最近極地之處。深凡一千五百尋以上。然南極則現已確知其全體爲一極大之陸地。約有五百四十萬方英里之面積。較歐羅巴洲大一百七十二萬方英里。澳洲新西蘭之南。遙遙相對者。爲麥克馬特灣。在該灣近旁之歐里伯斯大火山。Erebus 至今尙噴煙不已。其勢甚盛。該火山高約一萬三千英尺。從此深入內地。則有極大冰河。蜿蜒不絕。攀登冰河兩側之山頂。則爲一大高原。顯克爾敦氏所到着之地。係在南緯八十八度二十三分。該處高一萬一千英尺。可謂世界第一之大高原。現已得「愛德華王高原」之名稱。其海岸處處有極高之冰崖。捲起於陸地之邊緣。名曰冰堤。其高有屹立於海面二千英尺以上者。長亘數百里。此冰崖之由來。乃從內地冰河流出之冰塊。堆積海邊而成。故北極之冰山。巉然高聳。南極則無是。日本白瀨矗氏等。近在該處沿路。發



南極之海驢(右)與海豹(左)



南極之企鵝群聚於海濱之景狀

見冰塊甚多。有小而堅硬如餅形者。有大而作壘塊狀者。吾人尋常以爲磁石必向北極。實則極地之極點。與磁石之極點有別。磁極之發見。其北極一端。係一八一三年六月一號經惹米斯克拉克綠枝氏檢得。在北緯七十度西經九十六度四十四分之地點。南極一端。係一九〇八年一月十六號達佛德氏所檢得。在南緯七十二度二十五分。東經一百五十五度十六分之地點。南極之維多利亞愛爾蘭地方。有地球生成以來最先結成之岩石。名片麻岩。歐里伯斯火山與其他岩石間。有普通之柱石岩粗面岩之類。英國史考忒氏。嘗發見二千英尺之砂岩。且於其中發見植物之古跡甚夥。顯克爾敦氏。亦曾在南緯八十五度五十分之地。發見砂岩。並查得其中有煤礦。檢視其植物化石。則多羊齒松柏蘇鐵之類。是等本非寒帶植物。乃昔時在南極地方。如此繁殖。足徵當時南極之氣候。不若今時之寒冷也。蓋以地軸變動之結果。而其變化遂及於氣候。餘如脊椎動物中之鳥類之遺骨。亦時有所發見。極光爲南北兩極皆發現之奇景。日本白瀨氏等。途中屢次遭遇極光。極光之狀態。種種不一。有如閃電者。有如捲雲者。時或發美麗之光線。從一中心點放射於四面。有呈流星狀者。有呈赤黃綠色之光線下垂如軟簾者。變態極多。不勝枚舉。南極自六月二十一號至九月二十三號。永爲長夜。不見日光。自十二月二十一號至三月二十一號。則永爲白晝。在長夜期內。寒氣尤烈。海面皆凍。最冷時達華氏寒暑表零點以下七十度。顯克爾敦之報告書云。南極之生物。僅海中有鯨類及海驢海豹。而在陸上絕不見一獸類。至於鳥類。惟海燕甚多。而企鵝則隨處有之。此等企鵝。以陸上絕無生物。可供餌料。故爲便於求食計。長潛伏於海濱。致其所具之翼。遂按照進化之公例。失其飛翔之能力。日本白瀨氏之探險隊。曾將此等企鵝及信天翁等鳥類一二種。由南極攜歸。以資研究。此外該處海中。亦有魚類。餘如海綿海葵水螅甲殼類之珊瑚類亦甚多。其湖水中則有菌類及苔蘚類。凡能抵抗極地之寒度者。皆生存於其地。

以上爲吾人今日所已知之大略情形。南極探險之舉。果能大有成效。則裨益於各種學術上者。殊非淺鮮。深祝從事斯業諸君。鼓勇直前。時賚吾人以最新奇之新智識也。



海葵

言情小說

碎琴樓

續第四號

第十五章　瓊花夜閱飛龍箭雲郎以家難與瓊花離居

瓊花樓上。明月圓矣。春氣如酥。與月光蕩蕩四溢。圃中蔬樹。皆作歡容。是時更乃未闌。一女子者。援琴倚窗。拂袖低彈。其詞曰。

夜月皓皓兮。飛飛吾樓之春。婉兮蕩兮。窈妙無痕。流意於清琴兮。招廣寒仙子而來賓。仙子悅兮。依吾之裙。

女子彈已。推琴而笑。振衣起。一女子繼至。理琴將彈。忽又罷下。憑窗良久。乃彈曰。

月耶雲耶。胡蕩蕩而杳淪耶。暐暐精痕。嗟吾魂耶。嗟吾魂之漂疾兮。零零宿草。厭浥白露兮。淒淒古道。古道之旁。雲歸月落兮。奠焉其胡索兮。

女子彈罷。撫琴微喟。遽返臥於几。曲腕自枕。殊無愉容。前女子曰。瓊花妹妹。良癡也。彈琴至樂。胡事而忽悲。瓊花曰。玉姊言誤。吾胡嘗悲。特琴音擾人。殊戚戚。前女子笑。前女子卽玉英。襲來賀李紳壽。美瓊花得學。今年遂來。謂將偕瓊花舉也。是時瓊花已愈。能健飯。劉氏以玉英來。則瓊花益多良伴。殊悅。令玉英偕瓊花樓居。玉英喜琴。瓊花樓上之琴音。恢逸於圃外。然瓊花不恆彈。苟彈者必淒戚弗能自甯。玉英遂謂瓊花命宮。殆弗利於琴。假其利琴。胡以有此。是時二月望矣。越日進化先生至。遂開學。銀生世昌皆先至。日且午。雲郎始來。面色黯然。黃且瘦。李紳率瓊花等坐於堂。將進塾。雲郎前謁李紳。李紳徐曰。孺子饑久矣。蓋汝顏骨已默告吾。吾一聆郎得。雲郎赧然。李紳曰。而父愈耶。雲郎曰。父疾良少貶。李紳上下睨之。獨笑曰。汝奈何覩聖而弗服新服。難哉孺子。慢聖而欲得良聰。雲郎下顧曰。小子無新衣。郎此耳。吾父詔我。謂苟能敬。雖破舊而聖人亦悅。李紳微笑。自語曰。聖人良悅汝矣。雲郎徧揖銀生等。至玉英。趦趄有愧色。玉英笑。顧銀生微語。已而揖瓊花。瓊花搖首將止之。而雲郎已至。瓊花小語曰。振之。勿自餒。雲郎頷之。退肅立於下。李紳遂率之至塾。是時瓊花年十六矣。長大如成人。頗畏男子。玉英又來。固有伴。李紳乃爲座坐二人。距男徒頗遠。雲郎弗回首者。亦弗及瓊花也。旣而罷課。男徒先出。雲郎回首望瓊花。瓊花目之。雲郎知旨。逡巡弗前。瓊花曰。雲哥胡弗有裝。雲郎曰。

吾裝區區。後吾行。且至矣。瓊花曰。然則雲哥且留而弗返。雲郎諾。

諸童閑曠久。一旦束之。如野雞拘籠。恆撲撲振翼而噫。瓊花自以年漸長。出入輒與玉英偕。亦不樂。銀生尤噪。輒懟老天弗解人意。乃不早雨。脫早雨如盤。吾且因道濘而得假。蓋諸童之煩悶極矣。未幾至三月。金花神之誕期至。諸童乃大歡樂。金花為鄉中良神。能貺人福。鄉人蒙澤厚。思所以永報之。乃醵錢為會。貸會錢得子。用以娛神。歲以三月十日為率。金花之神。弗知誕自何時。而故老相沿。則確認為三月。有謂神示意於故老。自懇其誕期。故故老知之特詳。然亦弗可考矣。至初九。進化先生循鄉例。放假二日。諸童大讙。爭集金花廟。廟中司火已盡潔諸壇。神光婉然。尤覺瑰麗。廟前樹竹為竿。高及雲表。竿之顛。橫竹葉。蓬蓬如帚。竹葉之下。斜飄一旛。字紅黑相間。皆佛書。諸童少。弗之識也。竿之中。糊紙為方筐。筐中燃火之罐一。貯油殆滿。夜則燃之。俾遠鬼望燈而至。廟前游人甚夥。然都村童。輒相撲為戲。有時競戲弗勝。則嬌啼。長者懼為神擾。亟購果餌賄之。啼童乃悅。雲郎弗好弄。先歸。及曠場。遙望廟門大闢。麻蔬中似有人影。亟奔之。圃中人已大呼雲哥。蓋九環也。九環與玉英摘薔薇。盈筐矣。玉英亦讙曰。雲哥速來。吾指既痛。薔薇之刺。乃如吾刺履之針。雲郎意瓊花在。趨之。而四顧無睹。頗怏怏。忽有笑聲。不知出自何處。音至嬌嫩。雲郎左右顧。笑聲益揚。既乃知梅花樹上有人。則瓊花也。

初、劉氏以瓊花之健。乃荷神休。感之至切。思及神誕。有以酬神。乃命九環摘薔薇。將結球以貢神。以金花女神。宜嗜花也。玉英與九環偕摘。瓊花遂揉樹而升。樹固不高。瓊花竭力即上。瓊花緣樹之戲。殆以此為第一次矣。猝睹雲郎。則大羞。狂笑弗已。雲郎立樹根俟之。瓊花亟下。距地不遠。失手遂顛。雲郎急曳之。九環亦至。瓊花從容起曰。雲哥胡來。乃窘我。雲郎曰。假使妹復顛者。吾必不拯。吾正慮妹緣高而墮。特俟之。而妹妹乃怨我。辜恩若是。拯之奚為。瓊花笑曰。阿母命摘薔薇。而薔薇刺至痛。盼雲哥久弗來。雲哥宜為我摘之。且金花之神。亦因福汝。九環曰。然。吾曩禱於神。實幷為雲哥禱。故雲哥雖不怡。猶能進學。雲哥弗摘花。胡以答神貺。雲郎諾之。將前摘。玉英曰。筐實矣。為量已足。摘將奚為。瓊花笑曰。慫雲哥耳。玉英誠實人。乃弗悟。雲郎笑。將譴瓊花。瓊花亟遁。

明日。瓊花盛裝偕玉英出。劉氏率之。九環挈盒。既抵廟。游人滋衆。遙睹有少女至。大讙。蓋審為李紳家人。頓肅。闢人叢如甬道。以迎之。入廟。則金花之神。巍然上坐。衣飾矞皇。金翠環繞。瓊花佇立凝思。銀生等踵至。大樂。競前陳物事。既酌酒。瓊花從玉英盈盈而前。玉英呼曰。雲哥胡弗前。謂來酬神。而遙遙匿於柱後。九環亦續呼。雲郎弗答。劉氏笑曰。拜神亦佳事。何事遲遲。大神至能福人。雲哥拜之。將大闢雲

哥之慧。雲郞應聲而前。次瓊花後。膜拜弗已。羣人大笑。劉氏之意。特恐雲郞。弗虞雲郞竟墮計中。瓊花見衆人笑。頗羞。且懟雲郞。頻目之。而雲郞拜已。肅然俯立其側。如木刻之雞。羣人又閧笑。是夕。娛神之術彌進。鄉人欲以技巧自見於神。而思於費。乃縛紙爲巨筒。高數尺。乃至一丈。體上下鑿紙爲五朶花。徧糊之。中削竹爲架。裹硫磺爲紙繩。緣架上下。其外上下縛架如闌。硫磺繩由內達外。徧於外架。外架之上。密排火箭。箭亦築紙爲小筒。實以磺藥。縛小竹竿尺許爲尾。比夜。燃硫磺繩。緣架而上。內外俱明。及外架。達火箭。火箭淩空飛射。星火縱橫。如椎熾鐵。如是者謂之火炮。以其巨而能燃似礮也。鄉人旣思有以娛神。乃爲火炮三。及神誕之夕。演於廟前。鄉人無論男女。皆集觀。劉氏亦樂。日甫匿。卽挈諸童出。廟前有榕樹。巨將二圍。乃倚樹而憩。未幾火炮燃矣。是夕火箭較恆時尤佳。箭甫著火。卽向上突飛。已復夭矯空中。曲曲下墮。鄉人以其狀似龍。故命之曰飛龍。命其他不似龍者曰橫箭。是時飛龍箭飛舞空中。橫箭縱橫四射。星火滿天。目爲之眩。諸童大樂。銀生與世昌爭出。拾墜箭爲戲。呼雲郞。雲郞亦悅。將出。瓊花自後牽之。乃止。俄而數箭疊集其鄰。鄰之人懼而潰。如巨山陡塌。壓而東。劉氏等弗能支。且俱仆。瓊花大號。雲郞驚。急縱步出。復援瓊花。瓊花亦出。而樹根隆起。路弗能平。瓊花觸之而顚。雲郞又力抱之。始出險。去羣旣遠。雲郞乃釋瓊花曰。傷耶。瓊花蹙然曰。弗知。特脛奇痛。雲郞俯察之。固弗傷。而塵垢已滿其裳幅。雲郞又出巾拂之。偶弗愼。瓊花失笑推雲郞。適劉氏大呼瓊花。瓊花乃徐徐入羣。旣而龍燃衆散。相率歸。則皓月掛於瓊花樓角。夜將午矣。

自是厥後。雲郞父疾亦漸愈。雲郞喜。體亦漸豐。進學彌銳。瓊花自以年長。相見惟徐談。弗輕戲。銀生較雲郞頎而長。智亦特闓。漸悅瓊花之麗。恆思媚之。而瓊花殊驚。遙見卽遠颺。銀生恚之。且及雲郞。益譖雲郞於李紳。李紳怒。見雲郞。恆多責言。雲郞於是日岌岌矣。一日者。瓊花偕玉英戲於闌。翦紙爲小蝶。吹之。紙蝶宛宛而颺。至娛樂。玉英弗善吹。紙蝶颺而弗高。瓊花笑其笨。玉英憤甚。力吹之。而以用力巨。蝶顚倒橫飛。殊無逸致。且易墮。瓊花益笑。適雲郞自外來。手葵箑。戲拾玉英墮者。扺扇微漾之。蝶卽淩空而起。高量乃逾於瓊花。玉英大讙而鳴。瓊花弗悅。斜首目雲郞。乘蝶竟入。雲郞大震。明日進塾。雲郞故緩步遲瓊花。良久。瓊花至。睹雲郞。則俯首。雲郞曰。瓊妹行何遲。瓊花弗應。雲郞又曰。瓊妹奈何弗將傘。西嶺層層疊黝雲。又烏卜其弗雨者。瓊花他顧如弗聞。玉英曰。道弗遠耳。俟雨而後遣人歸。殊易易。雲郞弗敢復語。遂行。微嘆曰。嗟夫。吾毋甯死。瓊花微聞之。乃徐徐仰首。至塾。各就座。進化先生方聳肩而談。以語急。口涎點點噴颺。諸童觀之。輒匿笑。雲郞因書紙條。搓爲團。瞯諸童皆目注先生。突回首擲瓊花。墜於瓊花裳上。瓊花拾之。

藏於抽屜。忽爲銀生所睹。乃大疑。亟起趨瓊花座。將覷雲郎紙條。瓊花啓抽屜曰。覷之。即仰首盼雲郎。銀生遂掣之去。雲郎大憤。久之。微笑向瓊花。自語曰。固如是耳。雲郎既對瓊花。出塾。行至疾。浩然如健鶴衝雲。狀轉疎適。瓊花自後呼之。雲郎弗應。及曠場。九環方叉手倚門。遙呼曰。雲哥。汝家信來。俟汝久。且謂茲函殊急。雲郎疾前曰。信奚在。九環同手指曰。是非汝家人耶。俟汝半日。焦急極矣。雲郎審爲鄰人。即變色曰。阿翁信耶。來人曰。否。阿兄者耳。雲郎大驚。接函狂拆閱之。函曰。

雲郎愛弟　閱信即速歸。阿翁疾殆矣。余亦滋疲。惶急殊弗能爲他語。

雪印字寄

雲郎突接此轟雷震電之函。其驚懼莫可名狀。面色青而復白。執函在手。亦下垂。目光殊不與函觸。額上汗淫淫。緣眼角而下。迸淚肆墮。良久。始厲聲曰。吾父乎。嗟夫。吾父。即縱聲大號。瓊花至。見狀大驚。趨前叩之。雲郎號而弗答。瓊花取其手中函。雲郎弗顧。歸南舍。瓊花從之。閱函亦大驚。雲郎號泣高眠。以手掩面。瓊花慘然曰。雲哥何遂狂悲。以函中詞語測之。則丈人生死亦殊未卜。雲郎弗應。瓊花遽前曳之曰。雲哥昏耶。徒泣何能已。日且暮。汝安得不爲歸謀。雲郎頓悟。即躍起。泣而豐行囊。瓊花助之。雲郎弗欲。拂瓊花手。瓊花曰。奈何汝猶懟我。汝自弗察。於我奚尤。因返雲郎紙團。雲郎大愧悔。時諸人畢集。雲郎無言。瓊花亦斂手旁立。劉氏固慈良。頻慰雲郎勿悲。且曰。汝兄之函。特措語烈耳。曩者函來。固謂已愈。良不宜便陷危機。雲郎謝之。挈囊辭衆人出舍。瓊花倚於門。雲郎目之。淚復墮。瓊花掩袖曰。雲哥慎之。丈人無事者。即當來。否亦當寓函與我。雲郎諾。瓊花即疾步登樓。雲郎乃涕泣去。

雲郎途中叩其來人。家中情況奚若。來人答語殊含糊。雲郎知已無幸。彌哀。痛極昏迷。行步亦弗辨方向。時秋日雖殘。光烈尚熾。而雲郎視之。第覺茫茫蒼黃。天地一色。已而至家。遙望室宇宛然。寥寂無響。疾奔之。搴簾入小廳事。廳事無人。入室。雪印肅立桌側。淚痕滿面。雲郎泣失聲。而敬侯固未死。徐曰。雲兒歸耶。雲郎悚然而前。曰。然。兒已歸。敬侯曰。兒歸亦大佳。吾正念兒弗置。語時。疲喘爲聲至微。思側身向外。屢舉而肩不能起。雲郎前。敬侯執其手。始能側。上下體肉悉脊。裹於衣服中者。特棱棱勁骨耳。髮亦純白。面目蒼然有仙氣。意此老人與仙近矣。雲郎顧且泣。敬侯似覺。揚目曰。兒勿爾。是胡足悲。兒悲而吾心乃滋痛。敬侯斯語。蓋將慰雲郎。顧雲郎益悲。急起出廳事。而母氏掩入。母利氏。性亦至良。睹雲郎歸。良意悅。雲郎覲母已。泣而對雪印。謂父疾若是。乃不早促我歸。室中敬侯曰雲兒來。雲郎急入。敬侯曰。汝勿懟而兄。而兄所爲。余命也。雪印亦泣。敬侯引腕加額。喟然而嘆。時兩女子入。年事僅七八齡。敬侯曰。梅露來前。稍長者進。敬侯張其掌。梅露以腕授之。敬侯又曰。竹霜胡弗

兒。少者應聲進。敬侯令梅露。張掌侯竹霜。竹霜亦舉腕授之。敬侯曰。飯耶。竹霜曰。已飯。敬侯注目曰。汝袖已綻。胡不加綴。竹霜曰。翁疾母弗得閑。且亦無布。以綻處殊巨。語未終。梅露急牽竹霜。將止之令勿言。敬侯已覺。微喟曰。而翁無狀。累汝等矣。然霜露都福相。前途當至佳。所患者特……。即改語曰。雯霞烏在。利氏目竹霜。竹霜疾奔出。

頃之。偕二童子入。皆少於雲郎。稍長者趨榻前柔聲曰。阿翁。敬侯曰。雯兒。小雯諾。敬侯曰。霞兒歸耶。小雯曰。霞弟立於此。敬侯乃向外目小霞。小霞稺而憨。以敬侯目之。則輾笑。敬侯曰。霞兒何作。小霞曰。雯哥縛竹紙。曰官家大人。兒曳而殺之。雯哥怒而追我。小雯目之。小霞輒憨笑。敬侯亦笑。復喟曰。霞兒佳也。既而張目招手。衆皆趨前。敬侯執雲郎手。慨然曰。而父逝矣。衆皆泣。敬侯喘曰。兒勿泣。人死亦胡傷。而父顚倒數十年。亦滋厭。能得化去。詎不良佳。雖然。室中殆無一錢矣。衆弗敢應。敬侯曰。然則橐之可耳。又曰。而父誠負汝等。而父逝。汝等又烏爲生。雖然。而父弗遑顧矣。茫茫後事。吾祇能委之自然。嗟夫。我躬弗閱。遑恤我後。語至此。衆人皆哭。敬侯引手掩目。喘息久之。曰。而父弗慧。且無嘉猷詔汝等。特至弗欲者。則汝輩讀書。而父逝後。愼勿讀。讀書絕道也。爲商弗能。便可歸耕。耕而弗足。則遁於僧耳。讀書胡爲。時室中皆哭聲。敬侯語亦弗及偏聞。忽敬侯張目四顧。厲聲曰。嗟夫。巨睛陡上。老成宿學之敬侯死矣。利氏率其六兒女頓首大號。哭聲幾及雲表。

第十六章　有客密謀於橫江秋夜九環以唁語唁雲郎

距敬侯卒四閱月。秋老矣。西江入夜。皓月當空。涼雲四塞。清露初集江干蘆葉。滴滴如排珠。山雲既濕。凝滯弗能自揚。則留戀於山岡。故山岡特暗。凸處無雲。則淡然清揚。腴潔之狀。如美人新浴。江波爲微風所蹙。蕩爲摺摺銀光。映射空際。奇詭乃不可名狀。時江干泊船數十艘。整齊如雁陣。中有巨艫。高於羣舟者殆半。巨艫之桅。插於空中。桅顚熒然一燈。上與星接。桅之中。縛紅幟。迎風飄揚。似表其舟中人愉悅高揚之態。幟上有巨大硃書。據舟中人言。此蓋學政船也。學政船之旁。有小舟三四。大與羣舟等。而雅有精致。此殆學政親人。故飾之以自異於衆。一舟距學政船特遠。旁巨石而維。舟中陳設。精美無倫。一少年巍然踞高座。手一管。擘箋將爲書。以夜氣寒。已帽而披重袷。目光灼然。狀至高傲。旁一老者。鉤鼻圓目。額紋剝剝。俯而視其箋。冠服亦麗。然衣樣古闊。弗爲時裝。兩目睒睒向少年。似步少年之恤。兩人語言。都幽澁弗揚。即隣舟亦弗之審。且語且回首四睨。似懼屬垣有耳者。滋可怪也。既而少年奮筆疾書。頃刻已畢事。其文曰。

十月既望。余與文翁會於橫江之濱。文翁有所經營。從余貸母幣四千元。又千元之半。約經營有得。文翁盡此幣歸余。

脫弗利。余亦弗索其値幣。蓋余職然也。

某月日愼堂弱筆文翁印模

少年草草書竟。卽回首怡然。已又側身傾聽。乃引箋附燭。速之乾。探懷出小刀。摺箋而剖之。爲兩幅。授其一與老者。老者大悅。短鬚翁翁而揚。亟起向少年耳語。語竟相顧而笑。旋探首出艙。聽久之。乃向少年爲三揖。躡步自出。登岸。越巨石。循小徑而去。時月色倦闌。鷄聲亂唱。岸上百無聲聞。老者之影。徐入蘆葦叢中。奄然而滅。

此學政將赴某州考校者。距州治弗遠矣。越日。舍舟而陸。州之官。卽以民役來迓。民役亦弗審其幾何人。第役行田間。弗能並步。遠望之。一線蜿蜒。目力弗屆。既至。移囊篋而登。縱橫布置。一岸都是。窮一日夕之力。而後舉舟所蓄悉登。明日。學政遂首途。役夫雖衆。而道中馴靜無嘩。第聞舉步起落。其聲劃然。正如節制之軍。雖多而至有秩序。學政端坐輿中。搖箑四顧。誠樂極矣。距州十里。遙望坡上縛帳爲亭。亭之四圍。蘇蘇懸五彩紙燈。間以花帶。亭中列巨几案各一。皆蒙紅披。兩旁對列者。又十數。有衣冠散坐其上者。皆官也。然亦弗審其何官。第卽其冠頂數之。則黃白色各五六。爲數至多。水晶次之。藍色者又次之。以狀卜之。則茲二色者。殆爲至貴。已而學政至。羣官肅然蠢起。鵠立亭外。拱揖甚恭。學政輿中微頷之。鄉人聚觀者至夥。塞於途。學政前導。有執鞭者左右揮之。鄉人乃大驚而潰。鄉人愚。初弗知官威若是之烈。故受鞭。至亭。學政下輿。趨中座坐。羣官次第亦坐。學政乃左右顧而談。然弗審其何辭。第見學政點首。羣官亦點首。時而學政談竟。軒眉大笑。羣官亦聳肩笑也。學政談鋒既鈍。乃起登輿。羣官出其後。俱登。執鞭者么喝。鄉人又潰。時學政箱篋盡去。輿行滋疾。學政之輿夫。亦與恆異。首冠。垂紅纓。服巨褂。其長至膝。袖巨而長。兩手既上托。褂襟乃幅幅漲揚。有時街道弗平。顚頓者久。紅纓帽下覆其目。望之如巨鼈縮首徐行。行有弗疾。執鞭者輒自後箠之。頸乃彌縮。旁觀童子。以其狀詭而趣。則羣笑。執鞭者怒。因舍紅纓帽者弗箠。而箠童子。童子懼。俯首匿於羣人腋下。笑聲猶吱吱出於人叢中也。

學政既入署。考生畢集。城內外容舍幾滿。小貿易者皆悅。謂其所入夥也。飯後。考生無事。輒容與學政署前。偵學政示令奚若。且飯後徐行。尤足助其胃健。署前有石獅。考生游倦者。輒倚之。然弗敢跛。懼惰容或爲署中人覺。有人自署中出者。則肅立敬之。蓋考生今日。正如新嫁女兒。言動都不敢苟。脫苟之。將爲壻家人弗悅。而寵瀉矣。有兩考生者。獨不羈。其一冠服至麗。尤狡而佻。其一服飾略粗。亦楚楚有潤象。兩生出入必偕。言笑過市。狀至飛越。一日者。兩生市胡餅。兩生饑矣。倚桌大啖。頃刻盡十數餠。既而付値。貨者謂寡弗及稱。兩生弗顧。長揚竟去。貨者弗服。曳之。兩生大怒。謂其剝辱考生。拳之。貨者懼。斂手急遁。市中人有識者。謂冠服麗者。爲陳文卿之子銀生。其一則王世昌。比鄰也。銀生之富名。夙

震遐邇。市中人飽而憚之。貨胡餅者亦滋悔。懼開罪於富家兒。則善名斯墮。嗟夫。富人之言。懍如律令。鄉之人皆視而奔走之。蠢彼貧兒。胡能勿慄。陳文卿夙知其子慧而能文。且富貴之家。福澤良厚。學政且至。商諸進化先生。挈諸徒應試。陳文卿既遣子。即他出。試務一委先生。以先生通人。百事都能自了。先生亦精慎。保諸徒如恤其兒。亟獎之於所識。銀生之名益噪。學政既至。市中人遂紛傳銀生必且進學。然亦市井流言。弗足信也。特銀生既有富名。交際亦盛。進化先生日挈之與客游。斯則富人之應有事矣。

讀吾書者識之。銀生考試之時。正瓊花臥病時也。瓊花多病人。良弗足怪。特今者之病。則殊異恆時。恆時瓊花疾者。輒患嘔。迨稍蘇。則輾然多笑語。今則絕弗復嘔。唯多夢囈。有時病氣稍蘇。徐徐起坐。亦疲殆俯首。懨如軟綿。叩之。則徘徊蹙額。畏酬答。醫者遂決其爲患血虛。以血虛之人。狀宜有是。進化先生既率諸徒就試。玉英亦歸。李紳家塾遂中輟。然瓊花自雲郎歸後。已病不能進塾。塾中運會興衰。一切勿恤。特頗念雲郎之父。以此老人溫良而恭慎。至有德音。脫其弗幸。鄉中亦良可惜。且老人膝下夥。俱雛年。不能自生活。老人而死者。則老人之家破矣。以是恆怏怏。一日晨者。瓊花病臥無聊。因強起。九環捧水易服。瓊花不欲。九環曰。姑姑弗自盥者。則婢子可盥姑姑。瓊花搖首弗言。忽謂九環曰。今日奚日。九環曰。十月晦。瓊花矍然。問九環曰。汝心安乎。九環瞠目不解。瓊花自捫其胸曰。吾自審時忡忡弗甯。抑又曷故。九環曰。姑姑臥病久。乃自煩耳。瓊花無言。復臥。已復呼九環。九環至。瓊花曰。汝聽之。彼何聲者。九環側耳久之。殊無有。瓊花曰。汝覘之。九環下樓。旋返曰。雲哥之父逝矣。茲以訃來。語吾家。瓊花色變。內向殊無言。

越日。李紳以祭禮奠敬侯。且唁雲郎。命九環爲介。九環受命。以語瓊花。瓊花曰。奠禮奚如。九環曰。一雞而方豚。傅以紙鏹。他無有也。瓊花不懌。九環佇立久。曰。姑姑何言。瓊花曰。寄語雲哥。慎弗可以哀自損其體。天又寒。起居尤弗可弗節。雲哥有何語者。可將來。九環諾而去。日晡。九環返曰。雲哥無言。第問姑姑健否。我謂姑姑疾乃未瘥。雲哥色變無語。瓊花曰。癡婢宜杖。誰令汝告我疾者。九環頓悟。曰。雲哥猶有言。謂家難至是。殊弗能遂來。然姑姑疾苟愈者。則吾心亦滋慰。瓊花曰。雲哥之狀奚若。九環躊躇未答。瓊花又問。九環曰。較往時良瘦。瓊花曰。何似者。九環曰。兩目深闊而黝。肩上聳如銳峯。以喪居久。弗櫛沐。衣服汙垢而敝。亂髮披其肩矣。瓊花澄淚欲滴。展衾復臥。

自是瓊花疾彌憊。日沈沈奄眠。假使雙目弗能展動者。羣且以瓊花爲已死。幸孔度醫術精。深知瓊花之疾。爲血虛而氣逆。是弗可強之速愈。第宜徐徐養之。俾其自復。故瓊花疾雖憊。得弗瀕於危。逾月。瓊花方獨臥。九環執函上。笑與瓊花曰。姑姑觀之。雲哥信也。瓊花悅。拆之。函曰。

孤苦之人。乃膺天譴。今且非事畢矣。勿論伏處守禮。弗便他颺。郎家計蕭條。亦無力再為問學。脫則則弗加責言。則命僕拾裝而返。特弗審妹妹病況奚如。據九環來言。則為勢亦難速健。然妹妹福澤人。環樓而侍者。皆光耀吉神。緜彼凶豎。胡能肆逆。特早暮之時。亦慎調攝。第得速愈。福我多矣。邇者悵悵匪甯。頗類沈病。然亦強自排遣。妹妹弗為憂耳。

瓊花妹妹愛鑒　　雲郎頓首

瓊花注目函中。淚墮及其腕。亦不自拭。頃之。側身內向。函墜於腋下。瓊花壓之。不自覺。時堂上隱隱有鬨聲。梯板雜沓。秋雨入。劉氏繼入。詣榻笑曰。兒寐耶。瓊花外向曰、兒弗寐。又曰。阿母何歎　劉氏曰。兒弗知耶。陳丈家飛信至矣。謂銀生已進學。吾已介人促若翁歸。以報喜者塞於堂。吾乃不知何術以款之。往者若翁恆謂銀生慧。茲果然。十餘齡童子。乃歷倒老成矣。瓊花不應。九環曰。然則銀哥且得服花衣。而頂銀雀之頂。劉氏悅曰。胡不然。若翁歸。當語之介銀哥速來吾家。吾意銀生少而秀。服貴人服。當尤可觀。語已大笑。秋雨亦笑。劉氏之意。特力揚銀生。以娛瓊花。謂童年而貴。女兒烏得弗悅。弗意瓊花木木如無覺。流目四矚。墮淚如泉。遽反向。劉氏驚。噢之。瓊花益嗚咽。劉氏叩之。終弗答。已而瓊花悲稍殺。劉氏曳枕授之。得雲郎信。閱之曰。噫。吾乃忘矣。雲郎來人俟之久。而翁未歸。我又弗能決。以吾思之。雲哥良可憐。若竟廢學。亦至可惜。九環進曰。主人歸。謂有語語夫人。劉氏起。撫瓊花曰。兒必善自遣。毋時悲。而母又弗暇。不恆作兒。兒以悲苦而母。而母何樂。瓊花應之。劉氏乃下。

李紳巍然高座。報喜之徒。擁如蜂鬨。爭向李紳拜。李紳大悅。捫頷格格而笑。一一詢報喜人姓名。及銀生作況。報喜人固市儈。非銀生家人。李紳弗知而叩之。報喜人皆僞應。有黠者則張皇其詞。謂學政至悅銀生。特以其輿輿之歸。銀生家亦鋪錦於地以迓之。銀生又秀白。無勞形。花衣皆金絲。道觀者羣嘖嘖。李紳傾耳聽之。彌悅而笑。亟介家人貺以多錢。序而勿紊。報喜人謝而去。報喜人既去。雲郎家人乃趦趄而升。雲郎家人為鄉農。狀至樸野。既登堂。逡巡弗能道一語。李紳從容曰。汝何人。亦報喜者耶。汝須知汝報已遲。得賞當無幾。蓋在律汝報已列三等矣。雲郎家人未答。劉氏前曰。是韓家來人。非報喜者。李紳不悅曰。韓家人至此何為。大事已了。即銀錢亦當已足。雲郎家人曰。否。雲郎謂父死家貧。弗可卒讀。特命我來拾甕飧。因謝翁。以翁之貺厚也。李紳顧劉氏。劉氏曰。雲郎滋可憐。且至是郎弗介之來。亦似吾家弗能容物。李紳然之。乃詔雲郎家人曰。拾甕飧耶。是則不能。吾家雖貧。猶可飼雲郎一月二月。雲郎胡事告歸。唯過是數日。吾家且有貴人來。家事至劇。雲郎無事。則當早來。雖少。能為我料理雜務。弗既作耶。雲郎家人敬諾而退。李紳目之遠。軒眉而嘆。忽秋雨踉蹌出曰。夫人亟視姑姑。姑姑嘔者。殊駭人也。劉氏驚而

奔。

第十七章　瓊花郤百金綺裳雲郎來問疾

越數日。李家之新貴人來矣。新貴人未來之一日。先遣人饋遺於李家。羊酒雞豚。諸物稱是。李紳之冠履一。繡屏一。又特爲絨盒珠花。及綺裳一事。饋瓊花。新貴人之來。瓊花初不之知。是日方偃臥。令九環揭帳。流目外矚。劉氏欣然上。秋雨奉一裹從。瓊花流瞬久之。微呻曰。阿母來也。秋雨前曰。姑姑視之。是何物者。劉氏曰。是銀生饋兒。兒審之。雅意甯不感人。秋雨展裹。綺裳外現。九環大讙。瓊花斜目一盼。卽曰。用是何爲。劉氏曰。是價殆不貲。吾來是鄉數十年。實未嘗見有此。兒奈何易之。瓊花曰。兒至不嗜珍奇。又病臥。弗曾著得。不如反之。劉氏笑曰。天下烏有饋人以誠。而反之者。病愈而後服。服滋稱矣。若返之。則人將弗悅而疑我。九環亦笑曰。若是佳裳。反之吾亦滋惜。姑姑弗悅。弗如賜婢子。婢子且深謝姑姑。秋雨笑曰。然。姑姑且賜九環。九環殆將嫁矣。新嫁娘烏可無佳裳。九環嗤之。衆皆笑。九環摺裳於榻。瓊花搖首曰。去之。九環弗聞。啟抽屜。瓊花怒。力蹴之曰。癡婢弗聽耶。九環愕然卻立。秋雨曰。姑姑謂弗宜置榻上。九環頓悟。笑曰。然。吾之懵也。乃置於几。秋雨又啟盒出珠花。授瓊花。瓊花弗受。劉氏曰。是花百珠而成。珠至細價乃至鉅。兒弗覩其背面耶。迎日矚之。宛漾爲紅絲色。而翁言數十金弗易得也。瓊花弗顧。引手自嚙其指。㦎㦎欲啼。劉氏惘然。忽簾啓。八環上。向劉氏曰。韓家雲哥來。覲夫人。已至堂上。劉氏從之出。瓊花目九環曰。蠢婢何言。九環曰。謂雲哥來。坐堂上矣。候夫人弗出。乃來報。瓊花曰。雲哥胡能來。且囊篋已歸。來又奚作。九環曰。主人謂苟弗令雲哥來。則人將議其嗇。且新貴人來。百事雜沓。正需人。故速之來耳。又躍起曰。雲哥善羞人。往時見夫人者。輒俯而赬。吾將瞷之。瞷彼而赬者。雲哥必爲吾窘矣。語已。忽忽下。瓊花乃揚足外向。輾然微笑。嗟夫。瓊花自臥病以來。殆以此爲第一笑矣。少須。九環狂奔上。笑曰。雲哥至矣。夫人謂雲哥苦塊。吾家弗曾得人去。姑姑又病纏綿。以是殊悵悵。而雲哥謂瓊妹疾弗愈。心乃滋憂。將登樓視姑姑。夫人諾之。已偕來矣。語未竟。果有步履聲。將及樓梯。瓊花頗震。急令九環垂帳。已又搖首止之。揚足於外。又斂之。引手自壓其股。秋雨曰。姑姑不如覆衾。瓊花未應。而劉氏已入。雲郎繼入。瓊花弗帳坦臥。覩雲郎頗赬。彌斂其足。旣又伸之。雲郎已至榻下。敝衣長髮。面目黧瘦。曼聲曰。妹妹猶憶我耶。一語未終。不覺淚下。瓊花揚目一盼。卽力疾向內。引肱自抱其首。秋雨展衾與之。旋慰雲郎曰。雲哥勿爾。雲哥之孝。已上造於天。天且福汝。雲哥勿更損其躬。且姑姑正以善悲。乃沈綿弗得速愈。雲哥愼毋誘姑姑悲。雲郎謝之。亟止淚。劉氏命雲郎坐。雲郎遂坐牖之西偏。與榻之南首向。九環獻茶。雲郎謂劉氏曰。瓊妹疾何等。

王孔度固佳醫。胡久弗效。劉氏曰。雲哥言然。王醫者稱神醫。其技乃弗得展。然渠亦恆言。姑姑之疾。本源於心。良弗易愈。第宜靜攝。能靜攝。愈參芪多矣。雲郎捧茶俯首曰。醫言良是。瓊花轉身外視。與雲郎眼線觸。則他顧微嚶。雲郎曰。妹妹苦。吾聞之。殊戚戚不甯。故來視妹妹。妹妹弗審耶。瓊花曰。烏得弗審。雲哥來。吾早覺之。雲郎審其目。洇洇有啼痕。懼或逢其戚。因曰。醫者謂瓊妹疾。乃本源於心。以吾思之。斯語良然。妹妹奈何不自廣。須知妹妹疾臥。則以是而不安者。亦殊有人。瓊花目而頷之。

瓊花引手展衾。九環前。欲為之覆。瓊花卻之。徐徐自展。覆其臍間。引一角攬之於胸。舉首目雲郎。已又俯而視榻前之履。既而沉吟曰。雲哥亦殊瘦。雲郎脫口曰。吾烏得不瘦。既知其言之過。懼為瓊花悲。又改口曰。否。吾體雖瘠。而神氣猶佳。且能健飯。瓊花曰。勉強耳。劉氏曰。雲哥誠弗幸。脫丈人弗死。則雲哥且能試以希功名。或者遂如銀生。亦弗可料。秋雨曰。然。雲哥聰明人。假得試。安知弗能進學。雲郎曰。搖落若是。烏得有嘉榮。吾知之。吾就能試。亦徒增辱。語已慘然。瓊花曰。以吾觀之。功名亦不足榮。劉氏曰。兒女子弗有爭耳。其在男子。相競者多。胡可弗以功名自飾。雲郎他顧曰。妹妹言然。苟不能富。功名又奚足樂。九環鼓掌曰。吾恆謂雲哥雅似女子。今良然。姑姑謂功名弗榮。雲哥輒循其說。眾皆笑。瓊花亦忍笑而頹。

瓊花健者。無時不為歡顏。特負疾則反是。故瓊花病中之笑。殆如久雨之雷。霹靂一聲。則羣霾皆退。今瓊花忽然笑語。劉氏如荷奇珍。因曰。嬌兒。既弗自疲。胡不起偕雲哥語。瓊花悅曰。試之。推衾。將拄而起。卽又臥下。笑曰。獨起至難。招九環。九環前掖之。乃起。坐於榻沿。瓊花弗襪。足既下垂。脛跗猶腴白如膏。雲郎睨之。瓊花覺。則微展其足。將匿之。顧弗可匿。乃斂之而笑。瓊花不櫛。髮蓬然及其肩。輒引手自理。塞於耳際。覺項面間雖喪其豐腴。而豔光弗滅。美目久困。亦倦睞微餳。胸叩間卸。秋雨前結之。瓊花笑曰。姥喘喘噴氣如羊。眾人皆笑。劉氏悅曰。兒速愈。弗日新貴人來矣。吾家且張巨宴。延嘉賓。廚中佳肴。且蒸膩以俟兒啗。雲郎閒語。引首視瓊花。瓊花曰。兒弗願睹新貴人。以其服華。至刺吾目。劉氏曰。兒之怪也。新貴人乃鄉中殊榮。兒顧弗願睹。甯弗可怪。雖然。兒殆戲而母耳。以而母愛兒。恆得戲。脫而父前。兒又烏敢。瓊花笑而不答。忽引手指雲郎曰。雲哥汝胸懷何耶。雲郎俯首自顧。笑曰。小石耳。因探懷出之。曰。吾來逾西溪。溪中熒然現茲石。吾悅其滑而澤。懷歸將琢為印。否則為鎮亦佳。石熒然而瑩。扁而可鎮。瓊花張手曰。雲哥與吾觀之。雲郎起。授瓊花。瓊花笑而納諸懷。曰。雲哥弗如貺我。雲郎曰。妹妹弗言貺者。我必與之。為妹妹澤花範。苟言貺。我且復攘之矣。瓊花笑。九環又笑曰。何如。我謂雲哥似女子。詎誣雲哥。郎玩物亦稱悠與姑姑同嗜。眾人又皆笑。瓊花俯首自撫其額。

曰。嘻。吾額胡炎炎炙吾手。因撫九環。又招雲郎曰。雲哥前。雲郎授額瓊花。瓊花按之。駭曰。吾額果異恆熱。奈何。劉氏試之謂非是。瓊花弗信。適八環入白主人歸。劉氏命雲郎。雲郎起曰。吾試之。捻瓊花額。瓊花搖首微笑。雲郎乃隨劉氏出。

明日而新貴人至矣。距李家鄉一里有半。鄉人已聚觀。道爲之塞。李家鄉固僻壤。平日罕睹貴人。以貴人之賁臨。實莫大之福。其在婦子。尤震駭。日甫斜。已具晚餐。謂果腹將迓貴人也。草草食竟。即綳兒偕出。鎖鑰之事。委於其夫。以男子健步。後出猶能及。負兒之婦。弗便易新衣。則第梳掠。少婦女兒。奩飾恆澤。輒倩粧。粧竟而後飯。飯後出時。簇簇於巷中。如魚貫。衣香鬢影。射入斜陽。彩眩人目。秋陽雖熾。然弗肯傘。以傘則障人目光。新貴人亦弗得顧我。至弗便也。嗟夫。新貴人之於鄉間。正如天上福曜。幸蒙一盼。實可增無疆之休。鄉閈外。爲十字衢。衢旁多古松。鄉人排衢而立。婦子羣聚松根。低地凹。弗得遐矚。則壘石而高之。以代墊。自遠觀之。粉光環影。層層而高。乃如百佛之龕。又如羣女兒像片。所異者蠕然能動耳。既而巨輿如屋。徐徐而來。輿傅以藍呢。四垂流蘇。行步則展展而動。流蘇之蒂。傅鏡結圓球。斜陽燭之。光炎四發。又逾時許。輿中人現矣。鄉婦女大讙而嘩。小兒弗禁衆聲。則驚啼。聲乃彌闃。與夫愕眙。步陡蹙。老成人懼新貴人怒。且賈禍。急回顧力搖其首。婦子亦解意。亟相告語。闃聲翕然遂停。小兒不可以語喻。啼弗止。少婦人乃俯而乳之。雖羞。弗遑恤矣。

輿中人披藍袍。綠鑲金絲。巨如掌。袖背馬蹄。金絲尤巨。束黃帶。帶長。輿中人懼爲輿垢。乃捧其端。曲曲爲卍字形。皆金線也。冠緯冠。飛雀之頂。翼然而盼。綴綴幾凌空而飛。輿且迫衆人。衆人彌肅。輿既過。婦子乃牽袂而嘩。嗟夫。新貴人來埶。曾不幾時。而今貴矣。少女患羞。弗敢昌言新貴人佳。則脈脈弗語。俟老成人評語高揚。乃俯而微笑。老成人則悉舉新貴人之眉之目。一一嘉之。蓋新貴人之瑰麗。實曠世無儔。茲鄉自開闢以來。實未之或見。總之鄉人之意。實願新貴人化爲蒸豚。俾一一飽之。各滿其量。輿去既遠。鄉人擁而歸。且語且行。步乃滋緩。論新貴人弗已。又論及新貴人所主之李家。極歎李紳之客運至佳。乃得少年美麗之新貴人。誕登其閾。且厥女瓊花。久爲新貴人所屬意。不久且將親迓而歸。嗟夫。獲此少年美麗之新貴人而夫之。瓊花之福。實較彼蒼蒼之天。爲尤巨矣。語至是。少年女子。又脈脈而俯。

李紳率鄉之老成者立曠場。進化先生從焉。皆冠服。秩然有序。場之中。方桌一。桌上金杯。貯酒各半。杯之旁。金花長紅。置於漆盒。案披紅披。敷陳整肅。進化先生之擘畫也。數武以外。輿中人疾擊扶板。輿夫狂馳。及曠場。戛然而止。進化先生亟回首。揮諸僕燃炮。炮聲澎澎。第見主客歡然爲笑容。李紳等趨前。揖新貴人。新貴人亦徧揖之。進化先生捧舉酌新貴人。展口似有所語。新貴人鞠躬飲。亦展口似有所語。三杯既

竟。李紳乃從容引之登堂。新貴人昂然而行。微風被之。乃似徧體鬆浮。似覺非覺。新貴人實樂極矣。時門外擁而觀者。皆鄉人。新貴人弗之識。堂上下有識者。有不識者。然新貴人都一望置之。獨引目注堂上橫簾。簾中劉氏在焉。玉英亦立其側。獨弗見瓊花。新貴人頗弗樂。頻目簾中而簾中人乃識其意矣。瓊花方高臥樓中。懸帳覆衾。沉沉若寐。其實瓊花比日以來。疾已大減。强之已能下樓。而瓊花則嬌癡懶步。是時曠場中炮聲大震。瓊花厭其擾。引衾自覆其首。俄而九環狂奔上。喘而呼姑姑。瓊花啓衾。九環曰。夫人命。新貴人來。且將見姑姑。姑姑胡不下樓。瓊花張目曰。在禮是不可不見耶。九環曰。是不知。夫人之命乃如是。瓊花曰。語夫人。吾倦也。且病懨。尤不得覯風。因微呻示倦。引衾自覆。明日。新貴人既徧謁衆人。乃叩瓊花之疾。李紳大笑曰。新貴人實天上福星。偶賁蓬門。而癡婢已霍然頓愈。特嬌懶弗肯下樓耳。又顧劉氏曰。銀哥非他人。且新貴。瓊兒既病弗能來。則當偕之登樓。俾樓上病魔。盡爲福星驅於九霄之外。劉氏悅。令九環先語瓊花。挈銀生登樓。既入室。瓊花之帳。悄然四垂。鳳頭小履。縱橫榻前。如雙燕相撲。劉氏顧九環曰。命汝奔語姑姑。汝乃忘耶。九環曰。吾已再呼之。而姑姑猶寐。劉氏授几銀生。俾之坐。自揭帳。喚瓊花。瓊花蒙首酣眠。劉氏撫之。乃張目曰。阿母何事而擾兒。劉氏曰。銀哥來問汝恙。候汝久矣。汝胡不起。語次。銀生亦前笑曰。瓊妹弗記我耶。我來候於座已至久。且我新以功名歸。謁汝家。在禮亦宜問汝。瓊花顰蹙欲啼。自整其袂。劉氏掖之起。俯首曰。謝銀哥也。銀生大悅。（未完）

理想小說

新飛艇（續第四號）

第十六章

十四日天一亮。大衆都起來。用了早膳。都急於要看飛艇度山。這時候理查同杰塔岦正立在船尾。理查對杰塔岦道。昨天我答應教你行駛這飛艇。現在倘若你喜歡把飛艇駛進這新世界去。我很願意教你。杰塔岦也明白理查的命意。微笑道。好是很好。只是一不小心。飛艇便要撞上絕壁去。恐怕初學的人。躭不起這個干係。若是你把住了舵。讓我慢慢的學。或者還可以。理查痴痴的道。只要你肯一個人同我坐在舵樓裏便好了。我心裏覺得進我們這新世界去。要有你陪着我。方纔快樂。說着飛艇已經升起來。便一同到舵樓裏。等到升到離地幾百尺。便止住桅上風車。開了兩邊暗輪。拿橫板一拉。飛艇像一支箭似的。

斜披着向雲中飛上去。理查留心尋那絕壁缺處。走有二十多英里。忽然指着一處道。你看那南邊兩座高峯中間。一處石壁。便是我們進去的地方。那座石壁。大約離地有六千尺。我們這倭烈愛耳只用一跳。便可以進去了。柰塔岦跟着理查手指向南看去。果然有座石壁。只是看過去。壁上怪石嶙峋。有些膽怯。問道。從這裏看去。那絕壁異常險惡。你估量過得過去嗎。理查道。那是自然。我們艇中裝着不少的炸彈。一不小心。便全船都成灰燼。我若拿不穩。怎肯看着你在艇中。冒這個險呢。你放心便了。這時候倭烈愛耳離石壁不上十英里。理查知道時候已到。便拿船頭。對着進去的石壁一撥。用電話吩咐機器開快輪。全船的機器同時鼓動。飛艇便飛也似向石壁上撞去。柰塔岦看着對面的石壁。向飛艇直撲過來。那時覺着離石壁頂。還有千餘尺。忽然聽見理查叫他握緊些。理查走過來。用一只手幫着他握住舵。一只手扳住橫板。覺得對面黑沈沈的石壁。忽然往脚底下直沈下去。對面豁然開朗。飛艇已經在石壁上一千多尺。這時候柰塔岦看着理查有這般本領。心裏佩服已到極巔。忍不住。喝了一聲采。然後放了手。對理查道。你眞有本領。但是方纔我實在有些害怕。我看着對面石壁撲過來。以爲這飛艇休了。以後快不要冒這種險。說着向窗外看那山裏的景緻。又連連喝采道。這眞是洞天福地。理查看見柰塔岦這般快樂。也覺得異常得意。估量着已到平原。便慢慢的停下去。這山裏的景緻。柰塔岦叫他洞天福地。果然異常美麗。原來這平原是橢圓形的。大約有五十多英里長。三十多英里寬。四圍都是高山。聯成一個橢圓形指環。沒有缺處。最低的離地有四千多尺。山外有兩座峭壁。上面積着終古不消的積雪。離海面都有一萬四五千尺。這兩座峭壁。包着兩邊。其餘還有接連不斷的峯巒貫串着。這些峯巒也有一萬二千多尺高。山中央是一片大湖。約有十二英里長。四五英里闊。湖中有些島嶼。平原上都是森林花草。植物的種類。雖處處不同。却都含着一腔生機。大約近湖邊的是棕櫚等類植物。山上却是蒼松古柏。那大湖的來源。是從山上下來的一道瀑布。瀉到半山。成了幾百道細澗。一到山下。合成幾道長河。灌入湖中。這瀑布的來源。便是那些積雪。然而湖中受了許多的水。却不見泛濫出來。大約也有什麼伏流。宣洩到山外去的也未可知。山中禽獸極多。却不見人跡。

第十七章

馬善諾夫在快艇裏帶給理查的訓令。本來叫理查救了柰塔岦之後。卽刻到斐洲靜候會長購買的輪船倭塱寶兒運送製造飛艇隊的物料到斐洲海邊。前去接應。爲此直到五月二十日早晨纔從愛麗亞動身。在空中走了兩日。纔到西部薩哈拉海岸。卽刻渡海。二十二日早晨。已到本黨所選定作爲製造飛艇廠的荒島。到十二點鐘瞭望樓上報告下來。說有一只輪船來了。理查聽了卽刻吩咐開慢輪迎上去。不一會。果然看見一艘輪船。乘風破浪而來。飛艇上挂起一面紅旗。只見那輪船上也在中桅上。挂

了一面紅旗。理查知道眞是倭望寶兒到了。卽刻扯起桅上風車落下去。落到離海面二十尺。向倭望寶兒輪船飛去。到距離不遠。已見洛蒲維甫尼古拉斯夫婦。密采里藍娜。同着許多內部會員。都在船上。揮着手巾招呼。飛艇中趕忙也還禮。兩邊說了許多歡迎的話。理查鎭住了諠嘩。走近欄邊。問尼古拉斯的路上平安。尼古拉斯道。雖然經過了些危險。路上還可以算得平安。全歐洲在半個月前。已經宣戰。路上碰見了不少摩阻。爲此把日期躭誤了些。我替你帶着些信在這裏。你還可以把飛艇靠近些嗎。理查道。可以。你照常前進。讓我跟上來便了。不多一會。飛艇已經橫並在倭望寶兒左邊。理查同尼古拉斯握了握手。尼古拉斯拿出一包信遞過來。理查一看大半是給公主同柰塔蚩的。自己只有一封。認得是倭瀾摩的筆迹。抽個空。退到艙中。拆開一看。裏面還夾着一張紙。底下簽着柰塔斯的名字。本來理查見了這個名字。總覺得有些不自在的。現在却不知怎樣。覺得急於要看看裏面講些什麼。爲此放下了倭瀾摩的信。先看柰塔斯的。只見上面也沒有日子。也沒有一切稱呼等字。只寫着。

君作事絕佳。已能實踐誓言。爲僕所作事。僕亦不敢言謝。嗣當謀報。全球命運。不日將歸君一人掌握。善用之。後此全球將仰望君手采。卽君所期望之事。於凱旋日當可奉償。知君作事。全爲社會謀幸福。不敢言謝。　柰塔斯

理查看畢。心中異常滿足。曉得柰塔斯的意思。笑吟吟的看了兩遍。放在一邊。再看倭瀾摩的信。是半個月前寫的。寫着歐洲近來的大局。也是催着他趕造飛艇。爲的是全局大亂。說不定卽刻要用着飛艇。會長同總理都在倫敦。同着一般政界軍界的會員。商議進行的方法。商議一完。卽刻到倭瀾摩私宅去守候消息。等這裏飛艇隊告成。各飛艇的艦長同助手。都責成理查於會員中挑選。勤加訓練。等到訓練精熟。飛艇隊旗艦。卽日開往泊拉愛旨登。羅拉痕在那裏候着。俟飛艇隊旗艦一到。卽刻電告會長同總理。旗艦便在離大陸二百英里的海面上守候。約定了地方。會長同總理坐羅拉痕到那邊。換坐飛艇。到了空中。拿炸彈將羅拉痕擊沈。作爲倭瀾摩貴族在外海遇敵身死。本黨設在倫敦的機關部。暫且撤去。理查遵着這道訓令。便催着將倭望寶兒上物料。逐件運上荒島。一看都是美材。更兼倭望寶兒。還帶來外部會員六十八。也是細細挑選出來的伶巧機器工人。同有歷練的助手。理查監督着他們日夜趕工。不上一個月。十二艘飛艇。都已成功。式樣都照着倭烈愛耳一般。十一艘大小同倭烈愛耳一般。只有第十二艘。却一切放大。預備做旗艦。等到十二艘飛艇。一律成功。連倭烈愛耳十三艘飛艇。拿倭望寶兒上的東西。分裝各艇。一聲號礮。一齊飛入空中。然後旗艦上放一個炸彈到倭望寶兒上去。驚天動地的一聲響亮。全船沈入海底。十二艘新飛艇的名字。都是柰塔蚩題的。大半用古時有翅的女神或者空氣中鬼魅的名字。這旗艦名字。是伊助烈愛耳。也是個極有權力的女神。理查還訂定了一種信旂。

前後進退。都可以由旂艦上。用信旂通信。白晝用旂。黑夜用電燈。各艇的艦長同助手。都是絕頂聰明的人。理查一指導。便都會了。然後伊助烈愛耳當頭領着路。向愛麗亞飛去。到了絕壁底下。這會却不從上面過去。還是伊助烈愛耳領着。從絕壁西南面一條狹路進去。這條路是上一回尋得。也是極險的。兩邊絕壁都有三千尺高。六月中到了愛麗亞。一律停下去。排在湖邊。這時候會長同總理都不在這裏。一切佈置愛麗亞的方法。都是遵着會長命令。聽尼古拉斯調度。一到裏面。卽刻出外勘視地勢。建築住宅花園。建築的木料。山中儘有。工廠中應用的電力。便借着那股瀑布。大衆遵會長命令。公擧理查作爲飛艇隊提督。理查便把倭烈愛耳。交給馬諾夫管帶。因爲自己要伴着柰塔砦。去迎接柰塔斯同倭瀾摩。這時候大衆要留公主管理愛麗亞事務。柰塔砦沒有人陪伴。便拉了藍娜。藍娜同馬善諾夫的婚事。祇須遵照會中章程。等會長許可。爲此理查這番仍舊留馬善諾夫。作爲副艦長。一同去迎接會長同總理。在愛麗亞候了三天。等一切佈置。粗有眉目。到第四天。理查等四人。帶着倭烈愛耳上舊助手。添了兩個管輪。兩個助手。上伊助烈愛耳去。各會員都在湖邊送行。在許多歡呼聲音裏面。伊助烈愛耳忽地飛入空中。像一支銀箭。飛也似出北邊一帶石壁去了。

第十八章

伊助烈愛耳在愛麗亞展輪向英國來的前一個半月。全歐洲爲着戰事。紛紛擾擾。都有些不安。倭瀾摩那天寫完給理查那封信。當晚爲着意國募債一事。向上議院來。原來倭瀾摩貴族。姓脫雷馬英。名倭倫。是上議院議員。倭倫自從被選之後。在議院中爲着提議事件。也曾演說過五六次。他的議論。多半是洞悉事理。深明大勢。聽着的人。從來沒有反對過。只有這一天去演說的事件。大衆聽了都有些疑心。向來通例。下議院代表民族議論。上議院代表皇族議論。兩院設在一起。是要拿全國同英國各屬地的政治人心。用這個總機關。紐在一處。那些議員各行其是。然後想出一個持平的方法來。倭倫在上議院中。向來的議論。雖是透徹。人家都看不出他屬於何黨。只知道他於外國政治上。還有些見解。這一天的議論。却格外透徹。拿人家向來不過揣度着的外國事迹。他說得彷彿目覩的一般。這一篇驚天動地的話。說得在座的各部大臣同樞密院總理。都目瞪口呆。爲的是倭倫所說。連他們都有些糢糊。倭倫走上去。先拿全球戒嚴的大勢。繪影繪聲。細細的講了一遍。然後接下去道。這戰事一起。恐怕現今經千餘年締造的社會。都要煨滅。卽使幸存。也要耗費許多生命。方能保全。說到這裏。便引證到各國的軍備。某國有若干兵。若干礮。若干軍艦。都是彷彿說自己手指上的羅紋一般。沒有遺漏。然後折到意國募債一件事上去。把意國的財政怎樣困頓說出來。接下去道。英國得德奧兩國相助。兵力已足。但是看聯盟面上。英國應加援助。現

在他們國裏的財政。困之到極點。若是不照意國援助德國的例。戰事一起。意國財政困難。決不能獨立在烈風暴雨裏面。眼看着要投降俄法。恐怕爲虎添翼。爲今之計。倘若不去援助他。還是趁他沒有防備。照一百年前處置丹麥國一般。令意國海軍。截留一處。省得他出去爲害。我爲了戰事。也曾細細訪查。似乎俄法兩國兵力。却也不弱。俄國又有新造的飛艇隊。這飛艇試驗的時候。也曾派祕密偵探。前往視察。果然了不得。能夠勝這種利器的。只有恐怖黨。他們也有這飛艇。我調查出來却比俄國的好。只是恐怖黨是獨立的。只有他找着別人尋事。從來不肯幫助人的。爲此我奉勸各位爲大局起見。千萬不可自滿。輕棄意國。有了意國牽制着他們。我們究竟肩膀上要輕些。這時候不是爭意氣的時候。全國全歐洲全地球的命運。都在我們議員手中哩。原來俄法聯盟。英德意奧聯盟。議員中多半不甚了了。現在經倭倫一說破。大家不由得暗暗吃驚。只是他們的眼光短。以爲英國有了德奧援助。不要說俄法。便是同全地球各國開戰。都可以不怕。雖然他們有飛艇。安知飛艇不會失敗呢。至於說意國。既是窮到這般地位。英國也無須有這般的同盟。爲此倭奇兒公爵等倭倫下來。就走上去。發了一篇大議論。大致是說的戰事將起。萬沒有幾百萬閑錢。借給不能爲禍福的意國。這一篇演說講完。到投票公決時候。主張不借的。多了七票。這個風聲傳出去。報上又把上下議院的議案登出來。百姓知道戰事將起。不覺鼓噪起來。都怨着內閣各大臣。有了這種大事。不早日宣佈。爲此等到內閣提議要提幾百萬兵費應用。都運動着議員極力反對。說他們握着政權。不早爲籌備。都否決了。各大臣看着這般模樣。知道爭論也是無用。到第三天首相便辭了職。全地球看見英國有這種舉動。知道戰禍已迫。全歐洲都武裝起來。以防不測。英國沒有了首相。便不由自主的擾亂起來。昏昏沈沈。瞎鬧了一個月。就這一個月的擾亂。把英國自己的戒嚴。顛倒懈怠下去。其中在倭瀾摩地方笑倒了兩個看冷眼的人。便是倭倫同柰塔斯。議論着料不到好整以暇的英國。也會忽然不由自主起來。虧得有許多愛國的人看不過。在通都大邑。竭力演說。竭力運動。一個月之後。纔投票要求着政府拿首相勃爾福。重新起用。勃爾福一到任。知道大局已經岌岌。明明曉得這一回百姓的暴動。多半是受俄法兩國政治間諜的煽惑。金錢的運動。英國大受損傷。便無分晝夜的補救起來。不料勃爾福復任首相的第二天。法國郎行宣戰。英俄兩國的兵。在印度科斯地方。向來是不過幾隊游騎。法國宣戰這一天。忽然調動亞洲大軍。直進印度科斯。這時候意國自從英國不肯募給公債。怨恨得非常。也投順了俄法。歐洲平和了四十年。忽然各處都是笳鼓刁斗的聲音。向來各國邊境大路上。往來的不過是車馬。現在只有一片皮鞋聲音。那住在邊境上的百姓。耳輪中聽了。面上現出一種愁慘的顏色來。這開戰的各國。海上航業。都是强盛的。現在遍地都是兵戈。都奉着訓令。駛回本國。或駛往中立國海口。輕易不敢在海上行駛。這時候

大衆都悟過來。知道倭瀾摩貴族的一番演說。是極有見解。悔不聽他的話。現在只有化除意見。消滅黨界。一心一意。幫着首相籌備國防。

第十九章

倭倫自從在上議院給阿奇兒公爵反對之後。便退隱倭瀾摩私宅。他同柰塔斯本來還有許多未了事件。等着他們兩個勾當。回去了一個多月。這一天正同柰塔斯在書房裏談天。這柰塔斯便是全世界聽着他名字要打寒噤的恐怖黨黨魁。這個人的容貌。長得異常可怕。有幾處還好。廣額鷹鼻。猿臂蜂腰。只是他下半截的臉。帶着無數紅色傷痕。彷彿燒紅了鐵。烙出來的一般。異常可怕。還配着一嘴長而帶尖的狠牙。身材也生得奇怪。上半截極像個雄糾糾的武夫。下半截却截然兩樣。腎部瘸了下去。兩只脚也是一長一短。拘攣着。伸展不得。看着他這般怯弱。再看他對着會務。這般的熱心。一定他受的刺擊。比別人利害。方纔有這個反動力。今天在這裏同倭倫談的不是別的。爲着二十年來靠着自己的智力。同倭倫的幫助。居然把一切事業籌備得妥妥貼貼。現在眼看全地球的和戰大權。是握在理査一人手裏。自己便不去干涉。也儘夠的了。至於倭倫。他原是英國一個富有財產的貴族。當初也爲着自己已成殘廢。沒有一個精明强幹的人。總理會務。便彷彿一條蛇沒了頭一般。不能運轉。爲此二十年前。費了許多心血。纔把倭倫游說入會。現在各事已經辦妥。倭倫受着自己的訓令。本來藏着假面。社會上也不知道他私通恐怖黨。恐怖黨的運命不可知。若是倭倫不願共事。現在反悔。還來得及。爲此這一天拿未來的艱苦預算給他聽。深謝他替全地球的人。這幾年出力。現在將近要拿從前埋的地雷要轟發了。他究竟怎樣打算。倭倫聽完。拿手向眉頭上揉了一揉。一語不發。站起來在地上走了幾十個來回。然後答道。你說的話。也未嘗不是。替我這般打算。我也很爲感激。只是自從聽了你的指揮。從一般社會的眼光中看來。什麼作奸犯科的事。都幹過。難道還可以逍遙事外嗎。柰塔斯道。你做的事。都是我的指使。與你一己的聲名。毫無關礙。就是殺圖拿繼智一件事。也爲着他有心破壞我們二十年經營的事業。並且他便是奉着俄皇的命令。同法國訂立祕密條約的人。若使不是我指揮着叫你去殺他。我們怎樣會知道俄法有密約呢。若是我們不知道俄法有密約。沒有警告首相勃爾福。恐怕地中海海權。早已落在俄法兩國掌握哩。倭倫道。圖拿繼智的性命。本來不値什麼。計算起來。他也可以算得我們英國的仇敵。地中海海權。幾乎給他暗中送掉。只是英國人向來講究光明正大同人家開戰的。現在這一來。不是血在我一個人手上嗎。柰塔斯道。雖在你手上。却不在你靈魂上。爲的是我指使你去殺的。不是你主謀。卽使將來敗露出來。設使於你名譽上有什麼危險。我情願自己出來自首。但是話雖如此。你沒有想到他一死却保全了幾千人的性命。只要他死。便保全了。還去議論他的死法做什麼

呢。並且還有一說。現在世界上那一種假仁假義的詭辯。也漸漸的穿了。我假手於你。在夢中殺了鬪全繼智。照社會現行的法律上。的確是重罪。為的是從社會上看去。鬪全繼智是個無罪的人。殺無罪的人是有罪的。然而你沒有見今天的泰晤士報嗎。報上載着前天晚上。奧國邊境一個沒有防禦的小鎮。鎮上人以為他們又沒有同俄法抵抗。又沒有什麼兵備。為此還是照平日常例睡他們的覺。不料半夜裏俄國飛艇隊在空中過去。擲下許多炸彈來。炸死幾百無罪良民。雖然是開戰時候。說不得慈悲。依公理上看來。還不是一樣殘害良民嗎。倭倫歎道。那自然是一樣的。普天下的慈善家。承平時節。何嘗不個個勸勉着人。要怎樣的慈悲。要怎樣的一視同仁。到了開戰時候。為着保全自己祖國興衰。卻要側過來勸人家為國家大局起見。要捨身殉國。一面還要提倡着造這樣。造那樣。還要說明造成這樣戰器。可以殺多少敵人。造成那樣戰器。可以燬多少敵艦。回想着他平日講慈悲宗旨的時候。彷彿截然是兩個人一般。我也為惱着這一班假仁假義的人。方纔合着你的夥。幹這會裏的事。只是一件。現在燬壞的方法。我們都已籌備得盡善盡美。你可有權力從新建築出來嗎。柰塔斯道。天下極不堪的東西。到不可收拾的時候。非得用破壞手段去肅清他。再沒有別的法子了。雖然我是個猶太人。我看得天下的人。卻沒有歧視。當可讓別國人。蹂躪我們。我卻不願意去掃滅他。現在所以要急急的推翻社會。也是一片濟世苦心。你諒來也知道。不破壞是萬不能成立的。不過這從新組織的人。卻全仗着你。倭倫驚異道。這是怎樣講呢。柰塔斯道。你沒有看見報上的話嗎。現在東方各國。為着歐洲擾亂。有些莠民在那裏煽動。說佛教當興。耶教當滅。不久活佛將復降人世。東方各國。信奉佛教的人很多。難保不從而生心。歐洲各國。給現在的戰事。弄得神志昏迷。到得戰得筋疲力盡的時候。難保東方信奉佛教的人。不來收漁翁之利。那時恐怕耶穌教徒。盡遭毒手。柰塔斯說到這裏。低着頭休息了一會。又道要救這個刼。只有一種人。便是你們條頓人種。計算起來有二萬萬人。向來是個天驕。只是國界一分。便互相猜忌起來。只要借着我們飛艇的力。全條頓種族。聯合起來。也是不難。豈不是能夠從新組織嗎。倭倫聽着又立起來。在屋內走了幾個來回道。照你說來。確是一件奇功。只是沒有這聯合的人。柰塔斯道。什麼沒有。全地球有五十個人有這個權力哩。這五十人裏有兩個為首的人。一個是發明飛艇的理查。那一個便是你。你心裏以為我們這會。只有破壞的手段。為此有些疑心着我。卻不知有這個原因。現在我勸你。還是聽着我的指揮。儘可以看。我答應你。用你手破壞。還用你手恢復。若是我食言。你那時也儘可以自行動手。總之歐洲的戰事。除去我們從中用强硬手段去干涉他。是永遠沒有終了的時候。不過這干涉的時候。要看得清楚。要人人都嚐着了些子痛苦。便可以下藥去醫他們了。只要你有這個志向。這恢復和平的事。是容易的。你們條頓種族。這要能耐苦。安知日後不

光復榮譽呢。至於聯合同種的問題。只要心齊。那怕不成。倭倫聽到這裏。立定了大呼道。若使眞能夠這樣。我願意跟着你走。無論你要我怎樣。我都願意。只恐怕這種大事業。不是我們幾個人。能夠幹得來的。說着拉了柰塔斯的右手。慨然道。既然你估量着有這般效果。我生死榮辱跟着你便了。柰塔斯看見倭倫這般慷慨。不覺欣然。微笑道。這纔像你們條頓種族的講話。好在上天終不負你便了。這一夜倭倫把柰塔斯的話。顚來倒去的想着。還把自己以後的事業計算一番。也沒有好生睡着。想到後來。想着自己同稻垣貴族馬賴紳的女兒摩麗愛兒。已有成約。從前不肯輕去掉社會。也爲的是摩麗愛兒。現在既經要跟着柰塔斯離開倫敦。同全地球的人決戰。眼看着這件事是不成功了。便打算在未去之前。留些記念品。給摩麗愛兒。主意一定。等到天一亮。便披衣起來。草草梳洗了。在自己園中散步。到早膳時候。決計拿自己所有產業。都給了摩麗愛兒。倘若天佑生還。再行訂婚。到了膳室。同柰塔斯胡亂用了些早膳。還沒有吃完。下人送進信來。兩個人都有幾封。那給柰塔斯的信。是用着他的假名那曼。兩人看了一會。柰塔斯忽然擡起頭來。問道。你知道理查幾時可以從斐洲來。倭倫道。倘若沒有阻礙。在這幾天也可以到了。約翰生有信在這裡。他說路拉痕已到泊拉哀海口。在那裡守着飛艇。一看見便立刻用電話通告倫敦俱樂部。在二十四點鐘內。可以送我們上船。柰塔斯皺着眉頭道。後天飛艇得早來纔好。管理美洲一邊的黨魁洛蒲路夫密采而。從紐約動身來歐洲。報告我們西半球的會務。同那一邊敵人的舉動。他坐的是安闌尼亞。身邊有這種緊要的報告。現在大西洋。各處都是魚雷戰艦。飛艇能夠先一步去接他纔好。不然落在敵人手裏。却不是玩的。倭倫道。計算起來。飛艇在兩三天內可到。安闌尼亞要四天方纔可以渡過大西洋。若湊得巧不定我們在海中間可以相遇。雖然外面都知道這條船是英國政府屬用的。挂着美國旗。也不中用。但是他速率極快。要捉他不是容易的。柰塔斯道。設使不幸安闌尼亞給敵人拿去。沒法想我們只能同他開戰。搶他回來。就是爲了安闌尼亞。轟沈幾艘戰艦。也沒法的了。總之密采而不能給他們捉去的。倭倫道。若是理查坐着他的旗艦來。只要安闌尼亞不沈掉。區區幾艘軍艦。怕他什麽。這一天午後。倭倫同柰塔斯爲着不日要離開倭瀾摩。各人都忙着寫各處回信。倭倫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律師。叫他寫着倭瀾摩所有財產給馬賴紳摩麗愛兒的文憑。第二日早晨六點鐘。倭倫帶着那紙文憑。親到稻垣來。交給馬賴紳。馬賴紳是知道倭倫家世的。忽然見倭倫拿所有財產。都給了自己女兒。從今以後。摩麗愛兒便是英國第一個有錢人了。不勝驚異。問着倭倫上那裏去。倭倫也不說。只請馬賴紳夫婦帶着摩麗愛兒到倭瀾摩住去。守着他回來結婚。馬賴紳夫婦都答應了。然後倭倫去見摩麗愛兒。講了好些的話。却沒有提起到那裏去。這件讓產的事。第一個不贊成的。便是律師。只是倭倫是向來說一不二的人。律師也沒法。

（未完）

五十故事

東吳舊孫

●失餅

阿爾夫者。英之王也。聰明有大略。其功績之及民。英國前此所未有也。至今世之作史者。皆頌之爲大王。當阿爾夫之時。帝王之生涯甚危。敵國外患。隱附肘腋。長日畏人。乃甚於布衣韋帶之士。去其離宮別館。與士卒同甘苦於行伍之中。顧將兵將將。未有善於阿爾夫者。王上馬殺賊。下馬論道。亦良苦矣。鄰有悍族曰丹者。渡海襲英。英人抗之。往往敗北。是時英幾不國矣。某日。兩軍會戰。英軍潰。不能勤王。王孤身逃敵。越叢莽。鳧溪沿。至於日暮。始免追騎。阿爾夫流離失所。既餓且倦。至一樵者之家。樵者入山。其妻方煮餅以待。阿爾夫向之乞食。且求宿焉。婦固以爲丐耳。絕不知其卽所謳歌之阿爾夫王也。微覩其狀。既極憔悴。則已心許之矣。迺語之曰。餓夫。妾誠哀而食子。頃餅尚未熟。妾又將出而食牛。子可坐視之。若熟者。卽可取而食之矣。阿爾夫曰。謹如夫人之敎。既坐定。軍國之謀。恢復之念。一時畢集。忽然如居帷幄之中。運籌握算。忽然如臨沙場之上。陷陣衝鋒。炭上之餅。固已灰矣。而阿爾夫則弗知。婦返。得其狀。則大怒。戟指而詈曰。吁。役夫。汝之所爲者何如。欲求食而無功。宜其丐也。傳者謂非徒謗王而已。且又擊之。此則無狀已甚。恐不可信。吾知王雖受辱。亦不能不自任其過。事後。果得餅以療飢與否。姑弗深考。第數日以後。國人再集。開關以延丹人。大勝其師。贊曰。蛟龍失水。困於泥沙。斗水尺波。雖得之。終不能活。則亦弗以爲愛惜之物也。然魚蝦則笑之矣。智有大小。故量有褊廣也。村婦之纇恨於焦餅。名王之自忘其饑腸。各符其量矣。

●戒譽

阿爾夫之後。英之王統。竟簒於丹人。凱牛者。丹族之王也。丹人起於北海。土地荒寒。無禮儀冠帶之治。無音樂文繡之美。故其人粗野。然民風質直。不若英國之巧詐。久居英國。習其風俗。質直之性。亦既衰矣。凱牛之左右。無不工於諛者。王之一動一作。諸臣視之。無不以爲邁五帝而軼三王也。承曰。惡。王哉。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大於我王者也。凝曰。惟天爲大。惟王則之。萬物之中。有不順王命者乎。王固非好諛者。況入耳者無非諛言。縱好諛之人。亦當厭之矣。乃屛去侍從。獨坐海濱。冀耳之絕於諛言也。諸臣聞之。恐失王驩。皆蹤得之。初猶默然。既而舊習復作。蓋諸人之諛思諛言。充物腹中。若不速傾吐。則不復可耐。因大頌王之文功武德如平時。凱牛覩海水之淊濩鼎沸。思假此以警羣臣。乃命曰。移吾坐。坐於沙岸。既坐。正色謂羣臣曰。吾其果爲大王乎。僉曰。於。然哉。大王之大。孰能加之。王默然有間。則又曰。果萬物皆順我乎。僉曰。世界之上。無有敢不遵指揮者。王又默然有間。乃曰。然則海水亦避我乎。時則海潮漸高。將濺其衣。羣臣於時耳懾王言。目視橫流。明知潮汐起伏。純任自然。不能爲媚權貴之故。退避三舍。然又不敢竟答曰。否。於是相視無言。有最善於獻媚者一人。獨對曰。於。大王。其命之哉。命之其敢不從。王明知無效。則姑如其言以命之。曰。海。今命汝。無盛汝潮。無濺我足。三命而潮愈高。濺王之履。幷及其裳。羣臣竊笑。王乃離坐而起。投冕於地。而詔羣臣曰。若以天帝視予。今果如何。公等不自愧。予且爲公等愧之。

（未完）

中國大事記

宣統三年五月初三日

●郵傳部接收郵政事宜……四月二十八日郵傳部會奏稱。竊查憲政編查館奏定行政綱目。規定郵傳部郵政司掌全國郵政。註明郵政局現在由稅務司辦理。亟應改歸郵傳部。又查宣統元年八月。憲政編查館會同覆核各衙門九年籌備清單。內開郵政附屬稅務司本在未設專部以前。風氣未開。暫歸管轄。今既有專官。自應責成該部堂官。會商稅務大臣。籌備收回方法。以符名實等因。均經奉 旨允准。郵傳部即於上年奏陳分年籌辦郵政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宣統二年九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欽此。本年四月。咨商稅務大臣。將郵政事宜。尅期移交。以便接管。旋據復稱。定於本年五月初一日移交。已劄行代理總稅務司。將交替事宜先期準備。等語。臣宣懷即與代理總稅務司安格倫。面議交接大概情形。查郵政始於光緒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先後奉 旨推行沿江沿海各省。暨內地水陸各路。名爲大清郵政。 敕下外務部轉飭總稅務司赫德兼司其事。經赫德遴派稅務司帛黎爲總辦。歷十數年。各省通行郵政。共有六百餘局。又代辦四千二百餘處。並與數國訂立往來互寄之合同。與郵傳部所辦之電報相似。辦理頗有成效。總稅務司並因郵政進款。入不敷出。請外務部核准。由新關項下。每年指撥協濟款七十二萬兩。每年實交不過三十餘萬兩。據報宣統元年止。海關實墊銀一百七十八萬餘兩。臣等查總稅務司兼辦以來。實屬著有勞勩。其所用稅務司帛黎專辦郵政。井井有條。尤爲難得之人才。此次歸部收回。尤須認眞推廣。務使驛站由漸裁撤。郵局由漸加增。並欲試辦儲蓄。爲裕 國足民之計。歐亞各國。郵政與電報儲蓄。本屬鈎連。惟茲事重大。全在得人。方杜因循苟且之習。自不難收與年俱進之功。夫行政必先具大綱。乃可徐籌細目。郵傳部奉 旨設立四政。奏明各設總局。照章奏派局長。各專責成。郵政關係二十二行省。與船路電三政。以及驛站銀行。皆有互相維繫之處。歸部以後。既不歸總稅務司兼轄。自應在部設立郵政總局。照章派一局長。以資承接。局長之下。應派總辦一員。會辦一員。總司其事。所有郵政總局局長。一時不易得人。署郵傳部左侍郎李經方。淹貫西學。出

使多年。兼綜鐵路總局。將及半載。悉心整頓。不辭勞怨。措置裕如。今不得已。擬請仍援鐵路局辦法。即由李經方暫行兼署。其郵政總辦一員。擬以二品銜三等第一寶星帛黎派充。其稅務司原缺。並由郵傳部知照外務部。轉飭開除。會辦一員。擬俟選擇有人。再行奏派。臣宣懷與帛黎數次接晤。稔知其為人具有忠心。所辦郵政。有條不紊。以之派充總辦。實為資其創始熟手起見。至該總局用人辦事。大概均可酌量摹仿海關遞升章程。應如何釐定科目。詳細規則。容俟臣宣懷與局長。督同總辦及郵政司員。妥慎籌畫。再行陸續陳奏。請 旨核定。其郵政款項。自接收之日起。應即歸部設法籌備。海關以前墊款若干。俟稅務處將款項帳册移交過部之後。郵傳部再與度支部會商如何分年陸續籌還之法。另行會奏。奉 旨依議。嗣因移交各件。籌備不及。於本日始實行接收。

●停止湖南因路抽收米捐鹽捐房捐各股……署大理院少卿王世琪等。因奉 旨停止川湘兩省租股。奏請將湘路加抽各股一律停止。略稱。臣等籍隸湖南。於該省商辦招股困難情形。知之較悉。若非 明詔收回。雖數年可策全功。恐民力亦將不逮。蒙將租股首先豁除。湘民雖愚。亦當感悟。惟湘省素稱貧瘠。無富商大賈。可集鉅貲。不得不借共同之機關。以為并力投貲之計。除租股外。尚有米捐股鹽捐股房捐股。合計每年約收七八十萬兩。當時民間曾無怨言。茲既借債官辦。無須商股。此等股款。若不一律免收。蚩蚩之氓。將疑郵傳部既奪其修路之權。復攬其收股之利。昔者民自竭其力以為衛 國之策。今即假其策以厲民。不體 陛下視民如傷之心。而有因利乘便之意。以為此等款目。既創收於前。似可踵行於後。不知湘路公司所收米鹽各款。乃股本也。非稅源也。乃民間自投其貲本於鐵路。非公司強取以為補助也。既撤銷築路之案。若復援此為湘民無窮之累。稍知大體者必不忍出此。比來收回幹路。湘民初頗憤激。及聞免收租股之 諭。有識者欣然解顏。搢紳父老。宣布德意。正可從容開導。擬再懇 明降諭旨。將米鹽房各股。一律停止。並將以前已收各款。統照租股辦法。不使有絲毫虧損。以後不得藉口款項難敷。巧立名目。照常抽收。移作別用。等語。奉 旨。所奏頗能仰體朝廷德意。俯察民生疾苦。著即將湖南所有因路抽收米捐鹽捐房租各股。與前項租股。概行停止。其已收之款。仍著郵傳部督辦鐵路大臣湖南巡撫恪遵前旨。一併詳細查明。妥擬辦法奏聞。不使有絲毫虧損。並著該撫刊刻謄黃。再行曉諭。毋任隱匿遲延。以廣仁施而紓民力。

同 初四日

●楊文鼎代奏湖南諮議局呈稱湘路力能自辦不甘借債奉 旨申飭……先是楊文鼎以湘省奉鐵路幹路收歸國有之 旨。羣情洶懼。譁譟異常。徧發傳單。意在煽動。當即切誡各界紳耆。趕緊勸導。並嚴飭分投彈壓。等語電奏。奉 旨著該撫嚴行禁止。剴切曉諭。不准刊單傳布。聚衆演說。倘有匪徒從中煽惑。擾害治安。意在作亂。准如所擬。照亂黨辦法。格殺勿論。本日

奉　上諭。楊文鼎奏。湖南諮議局呈稱湘路力能自辦。不甘借債。據情代奏一摺。鐵路幹路。收歸國有。業經定爲政策。明白宣示。並飭將川湘兩省租股。一律停止。及將已收之股。妥籌辦法。係因商辦幹路。徒增民累。朝廷爲減輕小民擔負起見。改定政策。仍不使少有虧損。在百姓當樂從之不暇。豈有反抗之理。該省諮議局不免誤會。所呈各節。語多失實。迹近要挾。楊文鼎身任地方。息事安民。是其專責。既經明降諭旨。果能仰體朝廷愛民之意。曉以利害。剴切開導。羣疑當不難盡釋。乃於甫經決定政策。竟率行代爲瀆奏。殊屬不合。著傳旨嚴行申飭。昨又有旨。飭將湖南省因路抽收之米鹽房各捐。概行停止。朝廷體䘏民艱。無微不至。仍著該撫懍遵迭次諭旨。一面切實勸諭。一面會同妥籌辦法。如有匪徒暗中鼓動。致生事端。即著從嚴懲辦。倘再措置失宜。釀成重案。定惟該撫是問。

諮議局原呈錄下。

湖南諮議局爲呈請代奏事。四月十一日奉　上諭。幹路均歸國有。定爲政策。所有宣統三年以前商辦幹路各案。一律取銷。應如何收回之詳細辦法。著度支部郵傳部悉心籌畫迅速請旨辦理等因。欽此。自係爲國計民生兼籌明定統一辦法起見。竊惟東西各國鐵路國有之用意。重在握路權而不在於爭路利。蓋各國商辦鐵路公司。不限國籍。他國人之投資入股者。人人有股東之權利。故商辦公司之管理路政者。或不盡爲本國人。遇有軍事上之運輸。良多不便。此其所以必收爲國有也。查湘境粵漢鐵路。其始誤與美國合興公司訂立包辦合同。迭經三省人民奔走呼號。欽奉　德宗皇帝容斷。贖回自辦。以公司細則中明定有不附外股之條文。集款如鹽捐米捐及商股租股勸股。皆湘人糜膏瀝血。以爲國家競保此路權者。如成後悉遵國家頒定鐵路法律。凡憲政之諸謀。軍務之徵調。土產之運輸。無不服從命令。以期便利交通。與各國商辦公司之附外股者。性質迥然不同。而與各國國有政策之握路權者。目的絲毫無異。此爲各國所希冀有此商辦公司而不得者。豈有收歸國有必要之理由乎。世界各國如英如美。皆採民有鐵路主義。而鐵路事業之隆盛。遠勝於歐洲大陸。其鐵路國有政策之最著者。莫如德國。其國本由二十六聯邦而成。非此不足以資連絡。而鞏固中央帝國之權力。然迄今尚未盡能實行。日本自明治三十九年。由政府提出鐵路國有法案。經第二十二期議會通過。然現今國內輿論。多已知國家財政。困不能舉行鐵路國有之事實者。夫以日本財政組織之完善。而鐵路國有。尚極困難。今郵傳部之所謂國有者。不過借外債以築鐵路耳。此其名稱雖與各國之爲國有相同。而其實際則與各國之保路權相反。債未還淸以前。路權多爲外人所干涉。是爲國有而主權轉不能保。何如聽民自造。號爲商辦。而實爲完全之主權耶。近日主張借債論者。多謂吸收外資以開發內國利源。國家經濟政策。固亦有出於是者。然國會尚未開。審計院尚未成立。則侵蝕虛糜之弊。不可勝言。而盤剝負累

之害。不堪設想。埃及之覆轍。奚容再蹈耶。縱令借債由於逼迫。或亦非可得已。然國家應築之路甚多。何不移此款以築人民無力經營之路。國家應辦之事甚衆。何不留此款以辦人民力不能逮之事乎。本年三月間。業蒙撫院電奏湘人力能自辦無須借款。奉　旨郵傳部知道欽此。是湘省集款之艱辛。築路之確有把握。久荷　聖明洞鑒。更不能與他省相提並論。如能准予商辦。則衆志自益堅凝。必能刻期成功。無誤路政。且各國於批准商辦之路。大抵限路成數十年後始收買歸國。誠以全國鐵路建築之費。斷非國庫所能遽集。而交通事業。又不可須臾緩。故不得不獎勵私設以爲線路普及之基。商民既竭力營造。必使得沾路利以示酬償。而買收時尤必給與平價。以使無稍損失。其恤民可謂至已。吾國鐵路敷設。現甫萌芽。則政府之對於私立公司。宜如何提倡保護之。乃遽於人心踴躍死力爭回商辦之路線。急謀奪取。而必借外債築之。使陷入奇險而後快。誠令人不解其何故矣。即謂全國重要幹線。宜爲國有。而不宜任爲民有。亦當效各國持之以漸。明訂期限。俟路成二十五年或三十年後。再議收回。抑何可立予取銷。以重增民累而摧殘民氣乎。如謂私立公司。率多弊竇。而現時官辦諸業。弊或甚於私辦。或又謂私立公司。率多延宕。而官辦諸業。亦未見指顧成功。且曷不促其速辦。況於湘路公司正汲汲進行。而未可故加遏抑者乎。伏念國家政策。首在不失民心。其次在不失信用。湘路自光緒三十一年欽奉　德宗景皇帝諭旨。借款修路。流弊滋多。應由三省集股興修。以保權利。不准借用外債等因。欽此。湘人仰稟聖謨。奮起自衛。自通都大邑以至於窮鄉僻戶。人人懷速成路工之心。即人人負籌集路款之責。乃忽取民人所力拒之外債。陰以施之此路。而陽託名國有。以強迫吾民。違　聖訓而召外侮。棄前功而滋後患。虧信用。失民心。莫此爲甚。湘人出貲以營業之利既爲所奪。湘人保路以保國之忱。又不見諒。民心驚疑。罔知所措。尤恐釀成意外之變。上貽　朝廷無窮之憂。議員等目覩阽危。礙難緘默。理合備文呈請撫院據情電奏。並咨度支部郵傳部察照施行。

●學部奏設立中央教育會……學部奏稱。竊以教育之興廢。爲國家強弱所由繫。教育之良否。爲人民知昧所由分。惟是教育理法。極爲博深。教育業務。又益繁重。決非一二執行教育之人。所能盡其義蘊。日本曾訂有高等教育會議章程。彙集教育名家。開議教育事項。上自大學。下至初等小學。均可列作議案。公同討論。文部省頗收集思廣益之效。意美法良。足資采取。伏念自創興學堂以來。分科大學及專門高等各學。中外辦學衙門。雖皆竭力籌設。然以中學畢業學生尚少。並困於教育經費。一切規畫。均未能驟期完備。揆諸近日情勢。尚可徐爲籌議。惟中學以下普及教育。與憲政尤爲息息相關。在今日實有迫不及待之勢。中國幅員遼廓。民生艱窘。其間士俗人情。又各自爲風氣。措辦學務。每多扞格。其普及教育之推廣維持

教授管理。在在均須廣集教育經驗有得人員。周諮博訪。始足以利推行。臣等籌思至再。惟有酌采日本高等教育會議章程。變通辦理。訂定中央教育會章程十四條。召集各項學務人員。在京師設立會所。由臣部監督。專議中學以下各事宜。其中難解之疑問。滯塞之情形。均可藉以溝通。取便措注。以爲臣部教育行政輔助之機關。似於學務前途。不無裨益。等語。並另片奏。會員所需川資旅費。應由公家籌措。惟學部經費。艱窘異常。萬難統由學部給發。其各省學務公所議長議紳等員。擬均由各該省酌給。由學部酌派人員。如在外省者。即由學部酌給。此外他項人員。概不給予。奉 旨。均著依議。 章程錄下。」

中央教育會章程

第一條 學部爲關於全國教育。徵集意見。奏請設立中央教育會。

第二條 中央教育會設立於京師。由學務大臣監督之。

第三條 中央教育會應議事項。 一、關於中小學堂教育之主旨、及關於學科程度設備管理事項。 一、關於兩級師範中等以下各學堂監察事項。 一、關於教科用圖書事項。 一、關於兩級師範中等以下各學堂職員資格事項。 一、學齡兒童就學義務及小學學費事項。 一、國語調查事項。 一、推廣義務教育事項。 一、擔任維持學務經費事項。 一、國家及地方補助學堂計畫事項。 一、學堂衛生事項。 一、此外學務大臣認爲必要之事。得臨時提議。

第四條 會員資格及人數。 一、學部丞參、及各司司長參事官、各局局長。 二、學部會派充視學人員。 三、學部直轄各學堂監督。 四、民政部內外廳丞及民政司司長。 五、陸海軍部軍學司司長。 六、京師督學局二人。 七、各省學務公所議長或議紳、及教育總會會長副會長、由提學使推舉一人或二人。 八、各省學務公所科長及省視學、由提學使遴派一人。 九、各省兩級師範及中學堂之監督教員、及兩等小學堂長、由提學使遴派二人。 十、著有學識或富於教育經驗者、由學部酌派三十人。

第五條 學部大臣認有必要事項。於前條會員外。得臨時派員到會與議。惟不得加入可否之數。

第六條 中央教育會。應由學務大臣於會員中選派會長副會長。奏明辦理。

第七條 會長有事故時。副會長代理職務。會長副會長共有事故時。學部於會員中指定一人代理職務。

第八條 會員任期。以二年爲滿。但於其職務上當爲會員者。不在此例。其因補闕而爲會員者。任期以接續前任所餘期間爲斷。

第九條 中央教育會規則。由學部詳細訂定。一律遵守。

第十條 會長依會議規則。整理議場秩序。及報告議決事項於學部大臣。

第十一條 中央教育會議決事項。由學部大臣酌核采擇。分

別施行。其有關於各行政衙門者。由學部咨商辦理。

第十二條　中央教育會。每年於暑假日開會。其會期以三十日爲斷。

第十三條　中央教育會辦事官及書記各員。由學部酌派本部人員兼充。辦事官聽會長指揮。整理庶務。書記秉承辦事官辦理一切事宜。

第十四條　此項章程。如有應行推廣增改之處。仍即隨時奏明辦理。

同　初六日

●王人文據四川諮議局呈電奏請暫緩接收鐵路幷請緩刋滕黃嚴旨申飭……奉　上諭。王人文電奏。據四川諮議局呈稱。川省紳民。自奉鐵路改爲國有之　命。紛紛函電。請飭暫緩接收。並請緩刋滕黃等語。覽奏殊堪詫異。鐵路改歸國有。乃以商民集款艱難。路工無告成之望。川省較湘省爲尤甚。且有虧倒鉅款情事。朘削脂膏。復歸中飽。殃民誤國。人所共知。朝廷是以毅然收爲國有。並停收租股以恤民艱。旣經定爲政策。決無反汗之理。該省諮議局不明此意。輒肆要求。並有緩刋滕黃之請。是必所收路款。侵蝕已多。有不可告人之處。一經宣布。此中底蘊。恐不能始終掩飾。難保該局非受經手劣紳之請託。希圖朦混。爲延宕時期接續抽收之計。不然。前降諭旨指明停止租股。並飭妥籌辦法。何至誤爲捐款。强詞奪理。情僞顯然。該署督目擊情形。一切弊竇。應所深悉。乃竟率行代奏。殊屬不合。王人文著傳旨嚴行申飭。仍著迅速刋刻滕黃。徧行曉諭。並隨時剴切開導。俾衆周知。至已收租股。並著趕即查明。由度支部郵傳部督辦鐵路大臣會同該督妥籌切實辦法。請旨辦理。

●頒發帑項賑山東災黎……山東迭年歉收。冬春雨雪連月。農田被淹。前經東撫籌銀五萬兩。並撥賑款賑濟。山東同鄉官張英麟等。以山東南境災荒奇重。有關大局安危。懇恩頒發帑項。舉辦速賑。奉　旨再賞銀三萬兩。由度支部給發。該撫迅即派員查明散放。

同　十三日

●粵督出示取銷初十日粵路公司股東會議案……初十日。粵路公司以收回國有事。開股東大會。先由總協理刋定決事表五條。(甲)遵部電。換國家鐵路借票。保六釐息。核定還期。准分派餘利。(乙)遵部電。換領國家債票。按年保息。分期歸本。歷年虧糜之款。除倒帳外。准不扣股本。俟得餘利後。分別彌補。粵境幹路。仍責成詹總理趕辦。(丙)遵部電。如欲領回資本。由國家估價歸還。聽其稟請自造枝路及開礦實業之用。(丁)遵部電。續繳三期股款。概換國家保息債票。(戊)仍照原案力爭商辦。當場分派決事表。請股東將贊成何條。塡注表內。投筒取決。不許股東發言。股東大譟。卒重行開議研究。獨照戊條決議。全主商辦。有已投筒之決事表。散會時亦要求銷毀。十三日。張督發出告示。略謂。初十日粵路公司股東會議幹路收歸國有。經派勸業道到場監視。投筒取決。原爲徵集股東意見。

冀上不阻撓　朝廷政策。下不虧損股東血本。務得確當辦法。由本部堂分別奏咨定奪。詎是日散會後。疊據勸業道路公司股東紛紛來告。詎是日開議。原定表決五條。在場股東。多已書明意見投筒。正待開筒核驗取決。因有人倡議。迫脅全羣反對國有。竟將已經投筒之票。盡行撕毀。分電中外。恫喝抗拒。另倡立機關部。入公司辦事。情同挾制。不知是何居心。此種不規則之議事。實爲擾害股東權利之舉動。殊堪痛恨。本部堂先已訪聞。是日議案。全爲黃紳景棠一人所主動。即日徧閱各報登載。大致相同。雖經詢查陳勸業道。據稱當場曾向黃紳嚴切制止。惟該紳自任能發能收等語。粵省方在多事。適值郵部實行收路。黃紳若明大義。自應從實際利害上詳愼解決。何得任意激躁。鼓動生事。致礙政策之進行。似此囂陵。萬一釀成違旨抗拒之事。本部堂實不能爲該紳任咎。初十日之議。既已不成規則。應即取銷。所定下期十五日再議。應一併飭行巡警道制止。另候本部堂博採正論。另定條款。責成路公司總協理董事。召集股東。擇日另開正式會議。務得眞意以期解決。粵路大小股東。須知此次幹路收歸國有。朝旨已定爲必行之政策。至股東血本。朝廷於川湘兩路。殷殷垂念。一再明諭。不忍令有絲毫虧損。粵路事同一律。當可想見。今爲爾股東計。各有切己利害。應從保全資本上着想。不可隨同囂張。自取損害。自經此次曉諭之後。應候本部堂辦理。無論何人。不得藉端生事。致干咎戾。

●**載澤奏請裁撤督辦鹽政大臣不准……督辦鹽政大臣載澤以**欽定行政綱目。鹽務職掌爲直接官治。現在內閣成立。度支部已設國務大臣。鹽務爲財政之一端。自應隸於度支部。奏請裁撤督辦鹽政大臣。將鹽務歸併度支部直接管理。以清權限。奉旨。現在財用支絀。鹽務爲國家稅。關係甚重。仍著該大臣照常督辦。以期日有起色。所請裁撤督辦鹽政之處。著毋庸議。

同　十四日

●**都察院代遞諮議局聯合會呈請親貴不宜充內閣總理摺……諮**議局聯合會呈請都察院代奏。親貴不宜充內閣總理。請實行內閣官制章程。另簡大員組織。本日都察院代遞。留中。原呈錄下。

爲內閣宜實負責任。總理宜不任懿親。請實行內閣官制章程。另簡大員組織。以固　國本。而脩　皇基。恭請代奏。仰祈　聖鑒事。竊本年四月初十日。頒發內閣官制。同日奉　硃諭。慶親王奕劻着授爲內閣總理大臣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統一政權實行憲政之至意。欽佩莫名。查內閣爲代君主負責任之機關。總理大臣爲內閣全體責任之總匯。故君主立憲國。內閣大臣有組織內閣之權。能負完全無缺之責任。責任之所集。功罪之所歸。即國家安危之所繫。立憲國家。重內閣之組織。尤重總理大臣之任命。其最要之公例。在不令組織內閣之總理。歸於親貴尊嚴之皇族。此非薄待皇族。謂其無組織內閣之能力。實皇族內閣。與君主立憲政體。有不能相容之性質。

勢不得不然也。談君主立憲政體者。類無不知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之語。君主立於神聖不可侵犯之地位。則隸於君主之皇族。亦卽立於特別不可動搖之地位。內閣之地位。則可動搖而更新者也。立於君主之下。以受議會之監督。有政策之衝突。卽發生推倒之事實。組織內閣之總理大臣。於君主無親族之關係。倒一內閣。不過倒一某總理內閣。君主毫不受其影響。組織內閣之總理大臣。爲密隸於君主之皇族。倒一內閣。卽爲倒一皇族內閣。皇族緣內閣而推倒。使臣民之心理。忘皇族之尊嚴。君主之神聖。必有不能永保之慮。恭讀 欽定憲法大綱。君主神聖不可侵犯。列爲專條。新內閣官制十九條。絕無組織內閣必以皇族總理之規定。蓋以守君主立憲國之公例。而第一次內閣總理。適爲親貴之慶王。慶王內閣旣成。對於 皇上擔負責任。使不可以推倒。於設立閣制之眞意何。使其可以推倒。於我 皇上神聖之體統何。此某等所以熟思深慮。不能不披瀝呼籲者也。或謂慶王內閣。不過暫行試辦。原非以此開皇族內閣之例。某等亦知暫行內閣。不至成爲經制。然 朝廷不組織內閣則已。旣已組織內閣。須具內閣之眞相。似不可有暫行試辦之制度。蓋試辦者。必成績之良否不可知。姑爲籌畫試行以定進止。設內閣以定政治之方針。保行政之統一。但當期成績之優良。決無可暫行嘗試之理。以皇族內閣先爲嘗試。在皇族卽爲褻尊。政治之前途。尤有舉棊不定之隱慮。慶親王受命之始。兩次懇辭請收回成命。另簡賢能。一則曰。速謗疾顚。懼負非常之任寄。再則曰。惟聖王能無我。咸知朝廷用舍之公。誠不欲開皇族內閣之端。以負 皇上者負天下臣民之望。所以爲 皇上計。爲皇族計者。至深且遠。非僅自爲退讓計也。且皇族僅不爲組織內閣之總理。不患無自展所長之地。皇室經費。親貴各有定給。法律上政治上之特例。均不同於一班之臣民。安富尊榮。當然一受中外之尊敬。原無取乎當政事之樞紐。以自陷於危途。且若以皇族總理開希冀之門。萬一內部生競爭之萌。尤非國家前途之福。某等若非有愛於 皇上。有愛於皇族。但求得良內閣以得良政治。其或不良。任議會內閣之衝突。組織內閣之總理爲皇族與否。皆可不問。以吾君主之國體。皇族密繫於君主。君主密繫於國家。今衝突之發生。屬於皇族。國家之根本不固。亦無善良政治之可言。某等具愛國之天良。不能不望我 皇上之預杜其漸也。夫古者宰相。率不任親貴。 本朝舊制。親王不入軍機。伏讀 仁宗睿皇帝諭旨曰。本朝設立軍機處以來。向無親王在軍機行走。正月初閒。因軍機處事務較繁。是以暫令成親王永瑆入直辦事。但究於國家定制未符。成親王永瑆著毋庸在軍機處行走等因。欽此。當時之軍機。尙無負一切政治責任之明規。尙嚴親王之限制。今日之內閣。責任重於軍機。組織內閣之總理大臣。更不可不循限制之舊矩。伏願 皇上爲國家計久遠。鑑立憲之通例。守 祖宗之經制。俯念閣制爲國本所繫。取銷暫行

章程。於皇族外。另簡大臣充當組織內閣之總理。責任明而政本以立。皇室固而國祚益昌。天下幸甚。某等恐忠所發。不敢不言。所有請代奏實行內閣官制另簡大臣組織各情。伏乞 皇上聖鑒。謹呈。

同 十八日

●郵傳部奏定鐵路軌制……郵傳部奏。鐵路推行日廣。擬請釐定全國軌制。奉 旨依議。

同 二十一日

●規定川粵漢幹路收回詳細辦法……自幹路國有 頒諭後。疊經 諭飭度支部郵傳部督辦鐵路大臣迅速籌畫收回辦法。請旨辦理。五月十五日。張鳴岐電奏。請從速決定歸還股本辦法。十八日復電奏粵民對於路事抗拒情形。酌擬辦法。請堅持國有政策。准令商股悉領現銀。同日御史黃瑞麒奏。借款官修鐵路。宜仍留商股。又請將停收以前所收米鹽各款。悉數解交公司。不准挪用。均先後奉 旨交議。至是度支部等遵擬辦法會奏。奉 旨。鐵路收歸國有。固以維持路政。實以體恤民艱。前經降旨停收川湘等省各項股捐。並屢次諭令將已收之款妥籌辦法。茲據奏稱。請將粵川湘鄂四省所抽所招之公司股票。盡數驗明收回。由度支部郵傳部特出國家鐵路股票。常年六釐給息。嗣後如有餘利。按股分給。倘願抽本。五年後亦可分十五年抽本。未到期者。並准將此項股票。向大清交通銀行。照行規隨時抵押。其不願換國家鐵路股票者。均准分別辦理。以昭平允。粵路全係商股。因路工遲滯。糜費太甚。票價不及五成。現每股從優先行發還六成。其餘虧耗之四成。並准格外體恤。發給國家無利股票。路成獲利之日。准在本路餘利項下。分十年攤給。湘路商股。照本發還。其餘米捐租股等款。准其發給國家保利股票。鄂路商股。並准一律照本發還。其因路動用賑糶捐款。准照湖南米捐辦理。川路宜昌實用工料之款四百數十萬兩。准給國家保利股票。其現存七百餘萬兩。願否入股。或歸本省興辦實業。仍聽其便。等語。籌畫尚屬妥協。著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迅速前往。會同各該省督撫。遵照所擬辦法。將所有收款。分別查明細數。實力奉行。朝廷於此事。審慎周詳。仁至義盡。經此次規定後。倘有不逞之徒。仍藉路事爲名。希圖煽惑。滋生事端。應由該督撫嚴拿首要。盡法懲辦。毋稍寬徇。以保治安。

度支部等原奏(上略)臣等公同會議。粵漢鐵路。於光緒三十二年。改歸商辦。不惜鉅貲。贖銷美國借款合同。實係張之洞主之。宣統元年。又與四國訂立借款合同。亦係張之洞主之。豈好爲其難哉。亦實見商辦之難見成效。鄂湘商股。固甚微薄。瑞澂電稱鄂路並無尺土寸材。湘路雖有米捐鹽捐田租房租。然路線甚長。民計甚窘。竭力搜索。告成無期。故張之洞絕不迴護前言。遺摺尚言此次粵漢川漢鐵路關係繁重。必須官爲主持。俾得早日觀成。並准本省商民永遠附股。藉爲利用厚生之資等語。又查移交案內。總理余肇康致張之洞

函稱。湘省財力有限。斷難驟得大宗。以之專造洙昭。或可敷用。此外工程。自非多分數國籌借不可。惟盼早日定局。以期從速開辦大工等語。此張之洞奏稱鄂湘借款紳士認可之情形也。至川省則已收租股等項一千數百萬兩。粵省則自丙午年起。己亥年四月止。商股已收第一第二期銀一千數百萬兩。六七年來。果能切實進行。粵路自黃沙至坪石。不過六百里。川路自宜昌至夔州。亦僅六百里。已可觀成。將謀接線。乃六年之久。粵路僅造成一百七十里。尚有前用美款。造成黃沙至高塘幹路棠涌以下六英里。已安鋼軌。棠涌以上六英里。築基已成。未安鋼軌。共計十二英里。合三十六華里在內。又石圍塘行車處。接收物料。值銀九萬三千餘元。又黃沙貨倉接收物料。值銀四十四萬六千餘元。又已買地價。計銀十二萬三千餘兩。一概估折移交。詹天佑到粵。新釘軌之路。由黃石站至黎峒二十一里。尚未開車。自黎峒至韶州二百二十九里內。僅止築基過半。而支出之款。已一千四百七十七萬餘兩。僅存材料價銀七十四萬八千餘兩。去年六月。郵傳部覆奏袁樹勛奏參粵路弊混一摺。據候補參議龍建章等。查粵路自丙午開辦起至己酉第五段通車止。一百四十五里。用銀六百二萬五千餘元。每里攤四萬一千三百餘元。核與梁誠電稱。每里二萬。暨鄺孫謀面稱。每里二萬六千及二萬九千元。數目不符。造路如此之少。用款如此之多。且歲月遷延。恐新路未成。而一百七十里之枕木已朽爛矣。又川路。據道員馬汝駿電稱。宜昌路工。查得大概。除北京滬漢成渝費用不計外。自光緒三十二年七月設局起。至宣統元年十月止。支開辦費。約計三十三萬餘兩。自元年十一月開工起。至三年四月止。共支出銀四百十餘萬兩。現在材料約值六十餘萬兩。內有未付之價十一萬餘兩。購入地畝。計值十九萬餘兩。現存錢莊生息十萬兩。現銀二萬餘兩。宜局向無多存款。按月須在滬漢撥支。又路工計由宜昌至歸州線。長二百八十餘里。分十段。均開工。已成通車運料者。三十餘里。橋峒未完。未通車者。八十餘里。在工夫役。四萬餘人。俟接收之員到工後。方能截數造報。又據四川護督王人文電稱。存款僅七百餘萬。與宜昌所報。合而計之。共計一千一百數十萬。其餘施典章上海倒帳。約計三百萬。前經四川京官甘大璋等嚴劾在案。總之鐵路國有民有。本屬無甚出入。目下國計艱難。果能商民實力舉行。不致延曠虛糜。亦可毋庸遽歸官辦。無如取諸民捐。則如王人文所言。催比追呼。繁興訟獄。閭閻愁歎不絕。取諸商股。則如袁樹勛所言。糜費作弊。工程草率。股東概不與聞。在商民受害無窮。而國防關繫尤鉅。　朝廷毅然收歸國有。銷除商辦各案。實亦出於萬不得已之辦法。今據御史黃瑞麒奏稱。收回幹路。而不將所收股款絲毫給還。固為失信。但還股款而不使民間享修路之利。仍不免為失信。且京奉鐵路。至今商股未退。幹路國有。不必完全官股可知。擬請　明降諭旨。將川漢粵漢以前所抽

所招各股。改換官辦股票。仍照原定官利。按時給息。路成之後。一律分給紅利。其有不願領換股票者。即將原股如數給還。不使有絲毫虧損。且各項加征之股款。雖當停止以卹民艱。而全國富商。未嘗不可招之使來以期衆擎易舉等語。即是此所陳不爲無見。臣等於四月十二日。電致各省督撫。即是此意。其所爲難者。四省情形。各有不同。受弊輕重亦異。臣等仰體 聖意。俯察輿情。但求於國際力圖進行。決不與民爭利。應即准如該御史所請。准將粵川湘鄂四省。所招所抽之公司股票。盡數驗明收回。擬由度支部郵傳部特出國家鐵路股票。粵漢川漢。仍分兩種。照數更換。仍照長年六釐支息。倘欲抽還股本。約以五年後分作十五年還本。從前京奉鐵路所留商股。不分餘利。此次格外從寬。如有餘利。按股均分。並准將此項股票。向大清銀行交通銀行。按照行規抵押。以便流通。惟該公司願領此項國家保利之股票者。則悉照歷年路工支出之款。除倒帳外。毫無折扣。倘或願領資本。不願換領國家保利股票者。必應分別辦理。以昭平允。一粵路全係商股。已收之第一批。每股一元。第二批。每股一元五角。近年因路工遲滯。靡費過多。票價每一元跌至二角。刻因有人收買。每一元漲至四五角。現擬每股從優。先行發還六成。每二元五角。先發現銀一元五角。以路工及材料支款一千四百七十餘萬。按里攤算。實不止袁樹勛所奏每里費銀五萬七千餘元之數。虛糜已達極點。其餘每股四成。久在虧耗之列。此皆任事人及股東査帳員應職其咎。在出股者不無可原。然所舉非人。漫無覺察。亦屬自失股東權利。現擬格外從寬。將四成一元之數。另發國家無利股票。俟路成獲利之日。准在本路餘利項下。分十年攤給。以示體恤。一湘路。所收五百數十萬。內有米捐鹽捐租股房股各項四百餘萬兩。商股約一百萬左右。支款內開修路購料約二百餘萬兩。據余肇康電稱。株洲至長沙一百餘里。已經完工開車。碼頭各項。均已齊備。約計其數。耗費無多。擬定將實在商股一百萬兩。照本發還。其餘米捐鹽捐租股房股。除美國贖約經費三百餘萬兩外。准即另發國家保利股票。長年息六釐。五年後分作十五年攤還。以充本省實業公用。一鄂路。所收商股。粵川兩項。共一百十四萬五千餘元。據湖廣總督上年冬季册開。除已支用外。尚存現銀三十二萬餘元。向歸官局經理。又該省上年所設公司。共收新股九十七萬餘元。續據湖廣總督單開。現尚存銀九十一萬餘元。其眞正商股。應准湊足歸還現銀。至川漢彩票股。另發國家無利股票。俟路成獲利之日。准在本路餘利項下分十年攤還。另有動用振糶捐。除美國贖約經費不計外。其餘如有實用者。准照湖南米捐。一律辦理。一川路。現存款七百餘萬。如願入股。應准悉數更換國家保利股票。五年後。仍分作十五年還本。亦准隨時抵押。並可分得餘利。除倒帳外。其宜昌已用之款四百數十萬。准給發國家保利股票。一律辦理。又宜昌開辦經費三十

三萬。及成渝各局用費若干。則發國家無利股票。與粵股一律。悉歸本省興辦實業之用。此外粵漢未贖之美比小票二十二萬二千二百金元。在此次借款內撥還。前已 奏明在案。至所借贖約。英款尚有本息五十七萬餘鎊未還。三省路工既經收回官辦。自應由郵傳部查照原約。按期另行籌還。以上所擬辦法。臣等盱衡時局。博采衆論。似已仁至義盡。大約以商股與公捐不同。實用與虛縻又不同。故不得不稍示區別。或還現款。或給保利股票。或給無利股票。分作三項辦法。而終不使其資本虧折絲毫。仰副 朝廷德意。如蒙 俞允。應由臣部咨明各督撫臣。並會商臣端方。迅速派員。分往各省。按照章程。妥籌辦理。一面由臣端方收路開工。至於趕辦工程之法。必須多分段落。庶可剋期告竣。擬請以武昌至長沙爲一大段。以長沙至郴州爲一大段。以郴州至廣州爲一大段。以廣水至宜昌爲一大段。以宜昌至夔州爲一大段。以夔州至成都爲一大段。其武長一段。長郴一段。郴廣一段。均限三年完工。郴廣一段。本擬責成詹天佑一手辦理。必令長郴一段。同時完工。俾得接軌。如粵商欠繳之二批。未繳之三批股分。如數照繳。便可毋庸借款。成夔一段。路線甚長。尚須另行籌款。限於夔宜一段完工之時。俾得接軌。從前用點工自造之法。未免擔擱。此次各段。擬參用洋匠包工之法。以求迅速。惟各段分局。斷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兼籌並顧。應由督辦大臣會同郵傳部。悉心遴選廉明切實可靠之員。奏明委派。並於監工之外。各派管理收支一員。以資稽核。借款銀行。雖派有查帳員。如我得人。不爲彼所輕視。其中保守利權。自必不少。各員派定之後。即飭各段總辦。分往各路接收工程。截清界限。其商辦公司。前此已用之款。飭令督同趕造實報實收之帳冊。以憑核辦。各路總辦之外。并當由督辦大臣遴選正派幹練之紳士。各省一人爲總紳。遇有地方交涉事件。應令認眞照料。俾免隔閡。以上辦法。均經臣等細加籌酌。並與總協理大臣妥商一切。意見相同。將來如有未盡事宜。容臣等隨時會商。請 旨辦理。

同　二十二日

●以陳寶琛爲山西巡撫……山西巡撫丁寶銓因病奏准開缺。簡裁缺內閣學士陳寶琛補授。未到任以前。著王慶平暫行護理。

同　二十三日

●派侍郎于式枚總理禮學館……以陳寶琛簡授晉撫也。

同　二十四日

●學部奏中央教育會會議規則……學部遵擬中央教育會會議規則四十條。繕單呈覽。並另摺請派翰林院修撰張謇爲會長。前郵傳部左參議張元濟。直隸提學使傅增湘爲副會長。均奉 旨准行。

會議規則

第一章　開會

第一條　會員於學務大臣所定開議時日。應即按照時日齊集

會所。行開會禮。

第二條 會員到會之始。須在會員簿註到。其由各省派選之會員。並將其公函文件交驗。

第三條 會員坐位次序如左。學部丞參 學部參事官司長局長 學部視學人員學部酌派會員 直轄各學堂監督 民政部民治司司長 民政部內外廳丞 陸軍部軍學處處長 海軍部軍學司司長 各省學務公所議長議紳及教育總會會長副會長 京師督學局人員 各省學務公所科長及省視學 各省學堂監督教員堂長

第二章 開議中止散會及展會

第四條 開議時刻。每日以早八鐘爲始。十二鐘爲止。由會長酌量應議事件。編爲議事日表。

第五條 會議之時。會長遇有必要情形。得酌定時刻。中止議事。

第六條 若本日應議之事未畢。已屆畢會時間。會長得宣告展會。

第七條 會長若未宣布展會。已屆散會時。無論何人。即不得就議事發議。

第三章 會議及討論

第八條 中央教育會會議。不得涉及教育範圍以外之事。如有逾越範圍時。學務大臣得即行禁止提議。

第九條 會議事件。須按照議事日表所定。以次議決。不得更動錯亂。惟學務大臣交議事件。應先付會議。

第十條 學務大臣交議及會員提議事件。得先期開具節略。由書記員繕印交會員閱看。以備按照議事日表到會會議。

第十一條 會員欲就各項事件提議。應擬具議案。附加案語。得全體人數三分之一以上贊成。會同署名。提出於會長。再編入議事日表。交會員會議。

第十二條 討論時。或贊成。或反對。欲發議者。應先起立。自報姓名。或號數。聲請於會長。得允准而後發議。

第十三條 同時不得有二人以上之發言。其同時聲請者。得由會長指定先後。以次發議。

第十四條 發言者應就本位起立。其有須特別說明者。得聲請會長。待其允准而登議臺發言。惟不得演說議題以外之事。

第十五條 會長如欲自行討論者。得改就特設議座。此時職務。即由副會長代理。

第十六條 發議畢時。由會長宣告討論終局。

第十七條 會議分初讀再讀三讀。初讀時討論議案大體。再讀時逐條詳議。三讀時就全案確定議決。但再讀三讀。得因事宜省略之。

第十八條 修正案得於初讀或再讀提出。惟須有三人以上之贊成。

第四章 表決及審查

第十九條 會長副會長及會員均有表決權。其不在會場者。不得加入表決。

第二十條 當表決時。會長應先將應付表決之議題宣告。

第二十一條 表決法分起立表決投票表決兩種。由會長臨時定之。

第二十二條 投票表決法。分記名與不記名兩種。由會長臨時定之。

第二十三條 用不記名投票表決法。若檢得投票總數。與當日到會人數不符時。得由會長重付表決。或改用他法表決。

第二十四條 議案有應付審查者。由會長宣告。於初讀後行之。其由會員聲請付審查者亦同。

第二十五條 審查員由會長臨時指定。

第二十六條 審查員審查既畢。應具報告書呈交會長。由書記繕印分送。即行會議。

第五章 會場秩序

第二十七條 會員入場後非宣告散會及議事中止時。不得離座及退場。

第二十八條 會場內不得吸煙咳唾。

第二十九條 會議時不得諠譁私語。並喧笑鼓掌。

第三十條 會長當整理會場秩序時。得鳴號鈴。此時無論何人。均須肅靜。

第三十一條 會長見爲會員確有妨害秩序時。得指名令其暫行退出。

第六章 告假

第三十二條 會員因事不能到會者。須聲明事由告假。

第三十三條 會員因事告假至三日以上者。應自請他會員代表一切。議決後。即歸該會員負其責任。

第三十四條 前條代表之會員。應將告假會員之委託書。呈於會長。

第三十五條 會員告假。如接續十日不能到會者。即作爲辭職。

第七章 議事錄及議決錄

第三十六條 會場每日所議之事應載於議事錄。

第三十七條 議事錄記載之事如左、一、開會閉會展會散會日時。二、開議中止展會散會時日。三、會員姓名。四、每日到會人數。五、交議提議事件。六、會議議題。七、議決事件。八、表決可否之數目。

第三十八條 凡會員議決事件。其辦法應詳載於議決錄。

第三十九條 議決錄所載之事件辦法。應由學務大臣分別採擇施行。

第四十條 除本規則所定外。有未盡事宜。得由會長臨時決定辦法。

同 二十七日

●頒布內閣屬官官制暨內閣法制院官制幷裁撤憲政編查館吏部

中書科稽査欽奉上諭事件處批本處……內閣奏稱。竊臣等前於遵擬內閣官制摺內。聲明內閣屬官官制。已由臣館草擬就緒。俟妥酌後。卽行照章會同奏明請 旨辦理在案。現在內閣業經設立。亟應將屬官官制。詳爲擬訂。以資贊佐而便遵守。査東西各國。內閣制度不同。有專設官署者。有不設官署者。且有僅設祕書官一二人者。惟日本自書記官長而外。設有法制統計賞勳印刷各局。規制特詳。中國漢晉宰相及三公等府。官屬多至百數十人。分曹且逾十數。唐宋三省。如吏兵等房舍人及左右司郎中之類。屬官亦多。元代又有參議中書省事等官。蓋由機務殷繁。必得官盛任使。始足以裨庶政。現以舊設內閣及軍機處會議政務處倂於新設內閣。而憲政編査館與吏部。亦當爲內閣職掌所賅舉。凡應辦諸務。事體重大。頭緒繁多。斷非設立專署不可。擬卽參酌日本內閣屬官辦法。折衷現在情形。分別釐定。計設承宣廳一。制誥局敍官局統計局印鑄局各一。設閣丞以總各廳局之事。設廳長局長以下各官。分治各廳局之事。別設法制院。釐定法制。設院使以下各官。專治院事。各司其職。以重責成。所有參議僉事以下各官額缺。擬由內閣總理大臣妥愼擬定。另案奏明辦理。現議釐定官制。凡官品官等各項。尙擬參酌古今。另訂合宜辦法。此次擬設各官。均暫令以原品治事。俟官品官等辦法奏請 欽定後。再行遵照施行。謹將酌擬內閣屬官官制。暨內閣法制院官制。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至內閣各廳局及法制院設立後。憲政編査館及吏部自應一律候 旨裁撤。惟吏部原管事件。甚爲繁冗。擬請 旨派員督率清理歸倂。以期簡捷。至中書科衙門。職掌無多。已規定於制誥印鑄兩局之內。應與事項最簡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批本處、一倂請裁。並將禮部鑄印局及各衙門應行劃歸事項。倂入辦理。其舊設內閣之撰擬繕寫。關於祀典。及無關於行政各事宜。應劃歸翰林院及典禮衙門。分別管理。舊隷於軍機大臣之繙書房。所管事項。以譯繕翰林院撰擬事件爲最多。擬請改隷於翰林院。庶足昭整齊劃一之規。而免權限參差之弊。再內閣辦事暫行章程。既設有協理大臣。則此項官制內。凡稱總理大臣各條。協理大臣皆得適用。俾免窒礙。其官俸章程未訂以前。各項屬官。均須暫定公費。應由內閣總協理大臣另行奏定。藉資辦公等語。奉 上諭。着先將此兩項官制頒布。卽設立內閣承宣廳。及制誥、敍官、統計、印鑄各局。內閣法制院亦同時設立。所有憲政編査館、吏部、中書科、稽査欽奉 上諭事件處、批本處等衙門。一倂裁撤。其所管事項。與已經裁撤之舊設內閣、軍機處、會議政務處所管事項。凡應倂入內閣管理者。統卽分別接管。舊隷軍機大臣之繙書房。改隷於翰林院。至各衙門應行劃入事項。及劃歸各衙門事項。均著妥愼交接。除俱照所擬辦理。此外各項官規。及京外官制。仍著妥速議訂。陸續奏候頒布。屬官制法制院官制錄下。

內閣屬官官制

第一條 內閣屬官如左、一 閣丞 簡任 二 廳長 簡任

三 局長 簡任 四 副廳長 簡任 五 副局長 簡任 六 僉事 奏任 七 印鑄局藝師 奏任 八 印鑄局藝士 委任 九 錄事 委任

第二條 閣丞承內閣總理大臣之命。管理閣務。監督指揮各廳局。並進退本閣委任各官。閣丞有事故時。由承宣廳廳長代理。

第三條 廳長承內閣總理大臣之命。掌機要文件。管理承宣廳事務。並監督指揮本廳各官。

第四條 副廳長佐廳長之職務。廳長有事故時。由副廳長代理。

第五條 局長承內閣總理大臣之命。管理局務。並監督指揮本局各官。

第六條 副局長佐局長之職務。局長有事故時。由副局長代理。

第七條 承宣廳掌事務如左、一 頒發 諭旨及法律命令 二 典守 諭旨及法律命令 三 收發呈遞摺奏事件 四 閣議事件 五 請用 御寶 六 收掌閣印 七 本閣公牘文件 八 本閣會計庶務 九 編纂本閣檔案 十 管理本閣圖籍

第八條 制誥局掌事務如左、一 進擬 徽號及 尊謚 廟號 二 恭進尊藏 實錄 三 進擬 制詔誥敕 四 進擬賀表賀本 五 勳封藩封世爵世職之封賞承襲事件 六

恩賞封贈卹廕謚法勇號事件 七 頒賞勳章寶星事件 八 外國勳章寶星受領佩帶事件 九 庸勳會議事件

第九條 敍官局掌事務如左、一 內外簡任奏任各官履歷稽核存儲事件 二 內外簡任各官開單請簡事件 三 內外奏任各官資格審查事件其條目如左(一)關於任用事項(二)關於升轉事項(三)關於俸給事項(四)關於品級事項 四 內外委任各官冊報及履歷存儲事件 五 關於文官考試事件 六 關於文官處分事件

第十條 統計局掌事務如左、一 統一各部統計事件 二 辦理不屬各部統計事件 三 刊行統計年鑑及報告事件 四 交換各國統計表事件 五 統計會議事件

第十一條 印鑄局掌事務如左、一 官報及法令全書職官錄之編輯發行事件 二 官報等及其他官文書印刷事件 三 冊寶印信關防圖記等鑄造頒發事件

第十二條 僉事承閣丞及廳長局長之命。分任各廳局事務。

第十三條 藝師承局長之命。辦理印鑄事務。

第十四條 藝士承上官之命。辦理印鑄事務。

第十五條 錄事承上官之命。繕寫文件。辦理庶務。

內閣法制院官制

第一條 法制院直隸內閣總理大臣。掌事務如左。一 法律命令案撰擬事件 二 法律命令增删改廢事件 三 各部所擬法律命令案審查覆核事件 四 現行法律命令解釋事

件 五 各項法規編纂整理事件 六 其餘關於法制統一事件。

第二條 法制院設官如左 一 院使 簡任 二 副使 簡任 三 參議 簡任 四 參事 奏任 五 僉事 奏任 六 錄事 委任

第三條 院使承內閣總理大臣之命。管理院務。並監督指揮本院各官。

第四條 本院奏任官以上之進退。由院使具狀。陳由內閣總理大臣辦理。委任官之進退。院使專行之。

第五條 副使佐院使之職務。院使有事故時。由副使代理。

第六條 參議及參事承院使及副使之命。掌第一條所列事件。

第七條 僉事承院使及副使之命。掌文牘會計及一應庶務。

第八條 錄事承上官之命。繕寫文件。辦理庶務。

附則

第九條 憲法未頒以前。按照籌備清單。關於憲政編查館承辦事件。一律歸併內閣法制院辦理。

●簡授內閣閣丞廳長局長副廳長副局長及法制院院使副使參議各員……華世奎授閣丞。趙廷珍授承宣廳廳長。英秀授副廳長。楊壽樞授制誥局局長。裕隆授副局長。寶銘授敍官局局長。張鍇授副局長。楊度授統計局局長。張國淦授副局長。陸宗輿授印鑄局局長。黃瑞麒授副局長。李家駒授法制院院使。章宗祥授副使。吳廷燮、林炳章、徐宗溥、阮忠樞、均授參議。並以李家駒現充資政院副總裁。著劉若曾署理法制院院使。

外國大事記

宣統三年 五月初二日

●葡國總選舉……葡萄牙舉行總選舉。王黨黨人仇視共和黨。故不預選。因之全院盡爲共和黨人。

●墨國新內閣成立……墨西哥組織內閣已成立。革命黨人佔多數。臨時總統特拉巴拉氏。兼任外務大臣。

同 初三日

●墨國暴徒擾亂……墨西哥尤愛黎士市。復有暴徒蜂起。擾亂地方秩序。死者五六十人。他市亦有刼掠之事。外人多遭殺害。

同 初四日

●西班牙逐葡國王黨……葡萄牙總選舉時。王黨本擬乘機暴動。以有備不果。惟葡人聞王黨謀後消息。頗爲震恐。里士本市遷徙者甚多。政府派兵四隊並軍艦六艘。前往北方邊界扼守。且

恐陸軍聯合王黨起事。故防範甚嚴。又預備造船製械之費一千萬鎊。歸英人之工程司承造。將來之海軍。亦擬用英人統帶。王黨之預聞此舉者。不過三百人。其匿於西班牙之加列西地方者。西政府現已下令。驅逐出境。

●摩王請法國駐兵保護……摩洛哥王於法將莫亞尼到費市後。即將國務大臣愛爾格拉維黜退。以其殘暴濫用也。並以法兵一退。革命之事當復起。請法政府駐兵五千於費市。以維持秩序。法拒其請。歐洲各報。盛傳法兵在摩。甚爲强暴。當費市解圍時。法援兵將校。率防駐費市法兵之一部。出至費市附近素號殷富之黎德地方。縱火搶刼。並掠得婦女小兒八十人。出賣於費市之市場。其價自一弗至四十弗。摩王以仇視叛徒。藉快報復。任其逞蠻野手段。絕不過問。而法國報紙。則不承認有掠買婦孺之事。又受英國保護之摩人。亦以摩王殘虐。大受損害。英國因此。於外交團聚會時。拒摩國駐英公使。不使入坐云。

同　初五日

●俄增駐兵……俄國添調三大師團。統有哥薩克兵及西伯利亞礮兵。向北滿進發。其統兵大員二人。均係日俄戰爭時。常居滿洲。極有經驗者。並聞居留海參威之華商。俄人强遣之出境。

●法國香檳酒產地又亂……法國前以限制香檳酒產地。致與布人暴動。現經國務議院議決。將與布所產之香檳酒。記以第二產區之公式。與布人不服。復起亂事。雖經憲兵擊散。而人心仍洶洶。現該處又布戒嚴令。

●墨政府頒嚴令……墨西哥臨時政府。已頒行嚴令。壓制國民。一律歸服。有某州長官不服。竟被鎗斃。他州亦擊斃二十八人。

同　初六日

●援摩法軍爲叛族所襲……法將莫亞尼在摩洛哥征勦叛族。行至拉命馬地方。爲大股叛族騎馬隊所襲。開鎗互擊。相隔祇百碼。相持八小時。法軍死四人。傷十三人。叛族損失甚鉅。法軍旋佔麥坤尼司。

同　初七日

●西班牙派兵艦赴摩佔拿拉治……西班牙政府。近因摩洛哥之拿拉治地方。情形不靖。派兵艦兩艘。前往佔據。法國報紙。羣起反對。蓋此舉足以牽動各國干涉。而起德國之乘機要求。頗不利於法國也。西班牙首相。則在國會宣言。謂西國並非有意侵佔摩地。且決不至起他國交涉云。

●墨國內亂復起……退位總統狄愛士之甥。任華哈喀州長官。集麾下兵一萬人。謀起內亂。

同　初八日

●意國記念碑落成……本年爲意大利建國之五十年。舉行前皇撒爾奇尼之記念祭。並建國民記念碑於羅馬。落成時。國民參列。萬衆聚觀。中有英國義勇隊九人。乃昔隸於加里波的將軍麾下。親與於統一意大利之戰事者也。亦持英國國旗到場。大受歡迎。意皇表敬意於英國國旗。一一與之握手。是日持外國國旗者。僅此義勇隊而已。

同　初九日

●墨京地震……午前四時四十分。墨西哥首府地震。經六分時。房屋多破壞。人亦有死傷者。礮兵廠煤氣炸裂。兵士死傷百二十餘人。是日以梅特洛氏到京。附近來京者多人。亦與其害。共計死傷者達一千三百人。

●墨西哥革命軍統領梅特洛氏到墨京……梅特洛氏赴京。途中到處歡迎。本日至墨京。政府派軍隊出接。街市遍懸國旗。人民輟業歡迎。數萬人集於車站。極一時之盛。若忘新遭地震者。梅特洛旋與臨時總統。商議改良政治更造官吏諸事。

●美國撤駐墨軍隊……美總統塔夫脫以墨西哥亂事平定。將派赴該境之軍隊撤退。

●亞拉伯叛族占亞雷沙……亞拉伯種族中。愛爾塔伊託族最爲有力。此次亂事。遣兵一萬人赴戰。宣布亞拉伯自治。立臨時政府。占領亞得里亞海附近之亞雷沙。隔斷土耳其人海上之交通。又在門的內哥羅國地方。與土國官軍。爭戰甚力。

同　初十日

●駐摩德使查法國驅逐德商事件……法國援摩陸軍。不許德國代表文尼斯萬礦務之探險隊。在秋蒲地方停留一事。德政府命駐摩德使。調查其始末。

●土耳其弒皇謀覺……土耳其皇由沙郎尼加。起程赴馬其頓。旅行。途中。在古伯勞鐵道左近。發見炸藥四十啓羅克朗姆。並製炸彈之機械。

同　十二日

●葡國沒收教會公債票……葡萄牙新政府以政教分離之結果。沒收政府公債之係於羅馬教會所有者。其額在五百萬鎊以上。

同　十四日

●比國內閣更迭……比利時內閣。因宗教派反對教育議案。而激烈派不受調停。全體辭職。現由交通部大臣勃羅克維廉重行組織。

●摩洛哥僭王降於法軍……摩僭王墨基司。十一日與官軍戰於阿爾喀撒之南。大敗。本日。降伏於法將莫亞尼之軍。法軍進勦蕃族。屢經戰爭。互有死傷。摩亂仍未平靖。

●西班牙進兵摩國佔愛爾加沙……西班牙軍隊五百名。在摩洛哥之辣智港登陸。進據拿爾治附近之愛爾加沙地方。摩政府以侵害本國之領土權。大爲反對。法國以西班牙佔據拿爾治及愛爾加沙。甚爲激動。各報紙斥爲違背條約。並有提議與西班牙暫行停止外交者。英德兩國。則嚴守中立。不加可否。

同　十六日

●土耳其與亞拉伯亂黨戰事中止……土耳其征勦亞拉伯亂黨一事。列國多起而干涉。奧政府派兵防守與亞拉伯交界地方。意政府派軍艦駐亞拉伯之多拉蘇港。共和黨且提議移會列強迫令土耳其遵守柏林條約第二十二條。不復征勦亞拉伯。德政府雖不欲加入干涉之列。而對於各國之干涉。頗表允意。土政府對於此事。初雖聲言不受他國干涉。後因列强已表示强硬意思。

故漸變其本來態度。且贊成亞拉伯人之合理要求。至是土國政府宣言。征勦亞拉伯亂事。大致平靖。所有叛匪。已逐過門的內哥羅國界。現在正籌商善後辦法。土皇將頒大赦。

同　十八日

●水手同盟會宣告罷工……英國利物浦之水手。十六日卽宣言全國水手罷工之實行。不過在數小時之內。航業資本家聞報。不爲所動。謂此舉資本薄弱之小公司。或暫致不便。大公司則斷不受其影響。本日。水手同盟會於沙桑布敦地方。宣告實行。英國各口擧之水手。已有多數罷工。集會於倫敦西印度船塢之外。有三千人。水手聯合會總理韋爾遜謂。預料此次同盟罷工。必至英國全部份口岸商業。盡行停止。此後四十八點鐘之內。卽將同盟之旗展布。并謂。現時暫限於英國全部及比利時荷蘭之處。俟數日後。始及他國。因各水手受僱之期有未滿者。不得遽行毀約也。此外則格拉斯哥等六處亦有大會。荷蘭水手。亦在阿姆斯德勝。宣告同盟罷工。勢日蔓延。各公司允令水手速擧代表。磋議加薪問題。

●蘇彝士河議定借款開浚……蘇彝士航業公司。開股東大會。已核准借款四百萬鎊。開浚河道。暨改築一切工程。

同　十九日

●日本地震……夜十一時。日本大隅國之島尼村地方。突起地震。約五分時。屋多傾倒。人壓死者五人。傷者六人。畜產不計其數。

同　二十日

●奧國海嘯……奧國特來斯澼海嘯。襲奧國海岸。死者在百人以上。財產之損害不少。

●日挪條約簽押……日本與挪威改訂通商條約。本日簽押。其內容與瑞典約略同。惟無關於關稅之規定。僅協定兩國間以最惠國待遇。挪威於憲法上要議會之議決。故換約尚需時日。

●土皇親臨薩拉克……土政府前已通告亞拉伯叛黨。許以十日限期。令解棄兵甲。限內投降。概不追究。並由政府給一萬鎊土金。俾重建兵燹時所毀房屋。本日。土皇親臨薩拉克。行宗教的祭禮。（薩拉克在高蘇扶地方、歷史上土耳其軍戰捷之地、著名之平原也。）亞拉伯人之在場者。一萬五千餘人。土首相奉土皇之命。宣明深信亞拉伯人忠誠之意。

同　二十三日

●葡國放逐法蘭根查王統……葡萄牙共和政府之議院。行初次召集禮。全國視爲盛典。行大歡祝。開會時。宣布廢止王室政治放逐法蘭根查王統之旨。衆口一致主張。列國亦正式承認共和政治。葡政府聲言。北境有王黨謀覆政府。行將全數逮捕。現正預備放逐此等叛黨之議案。

●日京暴風雨……日本自十七日以後。各地淫霖爲災。間有大風。損害合計甚鉅。本日。東京暴風陡作。並降大雨。房屋多坍。鐵道不通。電線亦斷。